【第拾卷】

俞平伯全集

九三叟顧廷龍題

俞平伯全集

【第拾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玉蓉　陈　熙　陆永品
李屏锦　林乐齐　俞润民

策划：张志欣　方　殿

俞平伯全集

第十卷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陶雪华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康董康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道15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183.375印张 4590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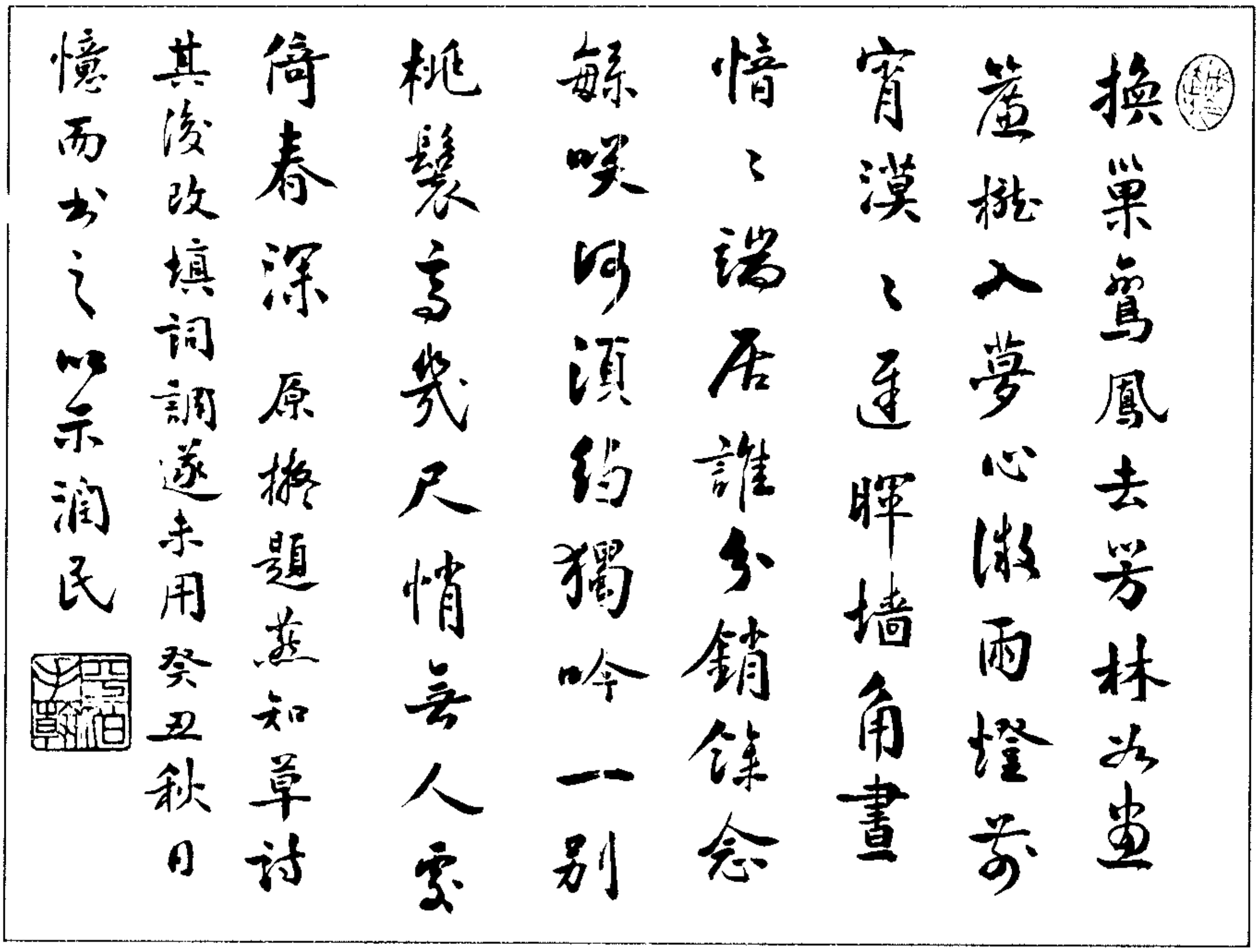
ISBN7－80611－570－6/I・558

（全十卷）

在天津寓所全家合影(1974)

与夫人许氏兄妹合影(1974)

位于俞平伯纪念馆旁的铜像(1996)



书赠儿子俞润民小诗手迹

bbs.hlmbbs.com

本卷说明

本卷内容包括三部分：家书、日记及年谱。家书收入作者致儿孙的现存的书信一百四十余封。日记部分，如作者所言“余不常作日记，外出或有事则书之”，因此他的日记都是零星片断的。在此收入作者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八二年所写的日记二十种，其中《国外日记》、《秋荔亭日记》为首次刊出。书后附录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玉蓉撰写的《俞平伯年谱》（简编），以便读者参阅。

本卷文字均以原稿予以校勘。

bbs.hlmbbs.com

目　　录

家　　书

致俞润民一百二十九封 ……………………………… (3)
致陈煦三封 ……………………………………………… (134)
致俞华栋十三封 ………………………………………… (137)
致俞昌实、杨金凤二封 ………………………………… (143)

日　　记

别后日记……………………………………………………… (147)
国外日记 甲集 ……………………………………………… (153)
京杭道中日记………………………………………………… (173)
杭、沪、苏、锡短程旅行日记 ……………………………… (176)
国外日记 乙集 ……………………………………………… (179)
秋荔亭日记(一)……………………………………………… (207)

bbs.hlmbbs.com

秋荔亭日记(二)……………………………………………… (229)
秋荔亭日记(三)……………………………………………… (260)
赴杭日记……………………………………………………… (323)
赴浙苏日记…………………………………………………… (333)
赴苏北日记…………………………………………………… (350)
偕游北戴河日记……………………………………………… (358)
香山游记……………………………………………………… (363)
霸县煎茶铺日记……………………………………………… (365)
“干校”日记…………………………………………………… (375)
赴津日记(一)………………………………………………… (384)
赴津日记(二)………………………………………………… (387)
丙辰京师地震日记…………………………………………… (392)
壬戌两月日记………………………………………………… (405)

附录

俞平伯年谱(简编)…………………………………… 孙玉蓉(429)

bbs.hlmbbs.com

家　书

bbs.hlmbbs.com

致俞润民*

1969年12月14日

润民览：

自罗山丁洼干校寄信到津谅已收到。我曾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日）步行至罗山县，约不足十五里，逾冈子数重始达，七时去，八时三刻到。在彼买一熟鸡，较北京的为佳。吃面一碗，又吃面裹鱼块汤。去时有伴，归时失侣，独自归来，行原野中，别有趣味，颇虞失道，幸只一条通路，无甚歧岔，于十二时半回寓。此事前信未提及，今补叙之。你闻之亦必有兴味。我们于十一日（前信云十二，系误记）上午九时半乘 bus 启行，过罗山、息县，逾淮水而北，有公路桥，于十二时三刻抵包信集。同人分住三处：（1）医院，（2）小学，（3）中学。我的住居分配在小学。茅屋三

* 俞润民，俞平伯之子。

bbs.hlmbbs.com

间，孙剑冰家占二间，我们只一间，中间腰隔一下，总算分为两家。地甚简陋窄小，汝母初到亦稍感不悦，我却能安之。其室虽陋，而四周环境颇佳，非常清旷。饭食暂时包伙，饮水（井水）亦可对付。带来各件均无遗失。煤炉迄未能用，以无煤，室内打洞安管亦不甚便。此处亦未必常居，仍须俟领导上安排。包信通电，但小学无之，故照明仍需煤油、蜡烛。十二日上午汝母在室内整理各物。我十时半外出"赶集"买笤帚、油条而归。此间有邮局，通信及寄包裹均便，我们现不需要何物，要什么当告你。来信可书：河南息县包信集包信小学转俞收即可。十三日上午开始"天天读"，即在邻室孙处，只此两家的人，由我主持，有汝母参加（八——九时），亦前所未有也。此间逢旧历双日有集，殆犹古风。我住北京五十馀年未移迁，而此一月之中三迁其居，北京——信阳——罗山——息县。住信阳十二日，住罗山丁洼十四日，到包信四日矣。去住之缘，诚不可知。南来匝月，除初到信阳时遇雪外，皆晴，未值雨。在小学打伙食，亦尚好。亦有烧肥肠肚块、羊肉之类。用饭票，非包月。蔬菜较罗山为少。"集"临柏油马路，通驻马店、信阳均有公车。驻马店较信阳为近，闻有公车直达。如我住在此，你将来来看我们，并不费事，但总是以后的事了。（此间可上、下车，却无购票站也。）昨日下午，我们到街上散步，打些煤油，买酱牛肉，往返只一小时耳。今日有"集"，拟去看看。所住室内温度，约在摄氏零度上下，亦不过冷，惟手觉僵冷耳。

有粉红条纹里子的丝绵被一条，不知你带津否？如在你处，可为保存，你母说她要的。复信告知。

估计你当有信在途中，因往赶集，即寄此书。即问你们都好。

父书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上午

bbs.hlmbbs.com

1969年12月21日

润民览：

十四日信谅已收到。是日赶集购得活鲫鱼和虾，只用二角。鸡子三枚，每个七分。鱼虾以火酒烹食之，虾有一大碗之多，南来第一次尝鲜。鱼虾等固价廉，开水却很贵。我打了一瓶的水，费五分，实系上了当。一角买四个牌子，可打四瓶。零卖则每瓶三分。即此亦很贵。以此间煤价高也。“集”为自由市场，讨价还价，我们不这样做，领导上如此嘱咐。十五日罗山续有人搬来，住中学校，云有十家之多。转到栋栋来信，略知汝在工地近况。十六、十七日天气均和暖，达40°F，闻本地人云，最冷不过摄氏零下六、七度，则比京、津暖多。十七日晚得你十四日书，知到工地情况甚好，且比我处为优。栋栋写信有父风，亦很有趣。十八日天气稍冷，室内34°F。此间伙食，早粥，午面条，晚馒头。菜则豆腐、萝卜、羊肉，亦颇好。用饭票，我们吃得不多，亦很省。知每星期尾可回家，信自可寄津寓。工地详址亦告知。南来已逾一月，箱子方全部打开，前信所云汝母之丝绵被已找着了。此间有煤油，买一角钱的小灯燃之。汝母又用“速溶咖啡”小盒盛油，上开三孔安捻亦可以温菜。又在西墙穿孔安管，小炉已装好，只是缺煤。廿日在集上购麻杆（四分一斤）一捆，价一元七角，可以对付烧些热水。

十八日上午收到汝十五日信，只有四天，并不很慢。胶鞋我有两双，一为胶皮的，一为布面（有带）胶底，大约也够了。长的马靴，暂时不需要。现在所内人员分住两处：一东岳集（主要是干部），二包信集（主要是家属），非常分散。罗山据点是否撤离完了，亦不得知。说要盖房，亦不知何时能建成。我住小学内，非常清静，甚闲，一切听其自然。睡眠之佳，前所未有，大约七

bbs.hlmbbs.com

时左右即灭灯安寝（大家也睡了）直至次晨六时起床。同事住此者，只有孙剑冰一家（孙常在东岳劳动，家中只孙太太和两个小孩），其他多住别处。旁人或不喜这样生活，我却很喜欢的。所谓包信集，事实上只有一条南北长街，约半里许。有些小店，依我所知，有杂货店（打煤油），理发、卖牛肉、卖纸张、卖茶水、药店等等。店铺无招牌，一般不容易看出。二日一集，有蔬菜、鱼虾、肉类。卖油条（以羊油炸之）、卖燃料等等，人甚拥挤。街之东头有公共汽车，通往新蔡、信阳等处，却并无车站，只有一木牌为记。车到后由车上人下来售票（要排队）。

以后信件书“包信集包信小学转”即可。以此间实无所谓“五七干校”也。我浮寄此间，生活虽尚好，心中亦不安定。汝母亦每日忙碌，身体勉支。节候即交冬至，以后气候总要冷些。馀不多书，即问你们都好。

父书　十二月廿一日

1969年12月25日

润民览：

廿一日发信，廿二日即得你十八日书，知提前回津。丝绵被找到，已见前信。炉子安好（汝母自己装），只是无煤。麻杆一烘即过，却亦可对付用，曾烧“胡葱豆腐”、“百叶鲜虾”、“大、小米粥”之类，只是比较费事而已。取暖则不能，好在此间总不算太冷。汝四姨自京亦有信来，云京中十八日防空演习，想空气比较紧张。

南来以后，香烟每得到补充，并不缺。火柴较少，幸带来尚多。总未雨雪，亦佳事。廿三日阴，室内36°F后转晴至38°F。看来这里冬天是比较好过的。“天天读”现改下午，在附近中学，较

远，汝母亦参加。

再逾数日，即过新年，一九六九年就这样过去了。以后的事不能预测。我们亦不要什么东西，无须寄来。北京报纸，这里可以看到前几天的，此外亦有广播，在远处亦听不甚真。罗山干校，听说尚未搬完。廿四日天阴，下午收到你廿二日津信，只有四天。到包信集，听说驻马店、信阳均有公车直达（也有说驻马店到这里要换车）。此间临柏油马路，就在市集的南头有公共汽车。这是我亲见的。容再详细打听，但你暂时不能来，并无须来，且到明年看情形再说。如到包信集，找小学十分容易，下车一直往北，转弯向西，第二所房子便是。信阳公车我没有趁过，但车站外有车，通到哪里不知道，大约与长途车站可以连接。今日天阴欲雪。馀不多书，即问你们都好。

父书　十二月廿五日

1969年12月27日

润民览：

廿五日发信后，即在中学集合，步行往东岳集。路很远，有十五里，（从丁洼至罗山十二里）却都是平路，没有冈陵。路亦径直，往西一直走就到了。九时行，至十一时一刻方到。在那里吃点中饭。初办食堂，比丁洼的更为简陋。下午听贫下中农的报告。时间不长，至三时许即散会。是日上午天阴，午后一直有小雨。我未带雨具，幸借得一伞，冒风雨而归。道路泥泞，十分难走，幸有同志数人沿途招呼，才勉勉强强于六时馀抵寓，其时天已昏黑，棉鞋、棉裤、棉大衣无一不湿，泥污不堪。次日汝母收拾了一个上午尚未完毕。我身体倒还好，即此就算不易了。两个据点相距辽远，是个麻烦，但亦必须克服也。廿六日，风寒，雨倒不下了。

bbs.hlmbbs.com

室内仍 36°F。

我们在小学搭伙，自己烹煮食物，或吃带来之食品，并无妨碍。罐头南来后已打开七个：信阳二，罗山二，包信三。所馀亦不多了。带来炉子，烧麻秆，管子一拔，一烘即过，并不适用，只是对付而已。

东岳集住居情况，还不及这里。许多人借住农家，食堂亦较远，天雨路泞，行步亦很困难。对外交通亦不如此地方便。廿五日去后，所见情形如此。说那边要建房屋，却不知何年何月方能造好。所闻此间本缺乏砖瓦木材，而运输紧张，造房是很困难的。

小学伙食，晚上有荤的，总是羊肉。廿六日忽有猪肉，肉较老，但亦算很不错了。饭食总不成问题。

廿七日气候较冷，室内摄氏零度。居然弄得末煤（要和水和泥）五十斤，总算不易。如何烧法尚不可知。这是所内用卡车由信阳运来的，每人配给一筐。带来炉子总算用上了。

这封信到正值新年。即问你们都好。

父书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

1970年元旦

润民览：

廿七日东岳又有会，他们未来叫，我亦未去。包信与东岳相距十五里，距息县均为七八十里。包信距新蔡四十里。罗山据点已撤销。将来工作怎样进行，我全不了解。盖房既很困难，现移两所（经济、文学所）尚居住分散，全学部共有十几个所，如全部下来，是不易想象的。我此来困难很多，而生活艰难不与焉。即以住居而论，两地既相隔甚远，我住在哪里都不合适。如住在东岳，就不用跑路了，但那里的干部都在积极劳动，我若袖手旁观

bbs.hlmbbs.com

既不对，但劳动又插不下手去；况且那边又未必有闲屋。住在包信，有些老弱，则不觉突出总比较好，却又有与“中心”远隔的毛病，我自只能听领导上的吩咐，暂时住着。这里生活我倒无所谓，且比较喜欢。一则清静。同住孙家四个人，而孙剑冰本人经常在东岳，只三人而已。二则小学环境颇好，饭食亦尚好。早粥，午面条，晚肉食（常有馒头），米饭偶有，太硬，我也不喜欢吃。廿八日（星期日）有宣传队等领导同志，到寓所来看，大约暂可安居。我亦不曾说要搬到“东岳”去。是日风寒，室内摄氏零度，汝母往集上购食物，打煤油。廿九日稍和。以麻杆煮白肉（买来系半熟的），蘸酱油，甚佳。煤虽来了少许，和成小块，却尚未烧。麻杆一烘即过，不易引燃。或将有劈柴，亦未能定。近学习文件。五七干校，即为学员，有毕业之说（即有期限的）；又要选拔学员去插队。我们这里现尚谈不到此。你处亦有所了解否？又云双职工可以由两单位协商下放在一起。这一条似适用于你们两人，不知作何计算？卅日又来末煤三百斤，室内不能容，只得堆在户外。如何笼上，尚是一个问题。中午居然对付笼上，以白肉煮白菜，甚美。室内温度亦达40°F。带来炉子，费事甚多，总算用着了。因装得很低，管子尚剩下两节。三百斤末煤，价六元六角馀，合五十三元馀一吨，比京津贵多。晚上将炉火留住，卅一日晨起，38°F，较以前为暖。日历只剩一页，尚是你从天津携来者。中午以邻室笼火（实系相通），温度曾达46°F，天气本不甚冷。卅一及元旦放假，无“天天读”。中学校门内尚有点缀，小学则无之。下午得你廿八日长信，为慰。杨厚湛与你投契，相聚多年，远行分手，自属难遣。当此伟大变动时代，这样情形是常有的。郭二嫂有去西北之说，她身体不好，有此壮志，亦匪容易。寄东西事，如果方便，我要下开各件。如缺某件亦无关系。地址仍如来信所书即可。

打火机一（要试试灵否。汽油续灌这里总有办法，你平常是

bbs.hlmbbs.com

怎么灌的？容量甚小，需有工具）。二号干电池两节。（如包中装得下，可附纸烟二包，亦不要多，不附亦可。）此间有邮局，自不难寄到。除夕，厨师有红烧方块肉，每碗三角五分，虽不太烂，颇佳。汝母更煮肉汤白菜加些虾米。我得饱餐，度此一九六九年矣。已交“二九”，这里约只有两个多月的冷天。

估计新年后你返工地，故寄至农场。打火机是否可以邮寄？可先询问一下，以免买来了寄不出。

我于去年廿七日发一信谅已收到。今日晴，42°F，农历双日有集。即问安好。

父书　一九七〇年元旦

另：我住室门甚狭，只一尺许。上有“李楼伙”三字，乃原来的李楼（？）的伙房，即此可见其陋矣。

1970年1月19日

润民览：

十五日（腊八）发书后，即得汝十一日津信，知一切安好，为慰。我们住室四面通风，西面的门其缝甚大，且墙亦缺损，东面窗虽然糊上却仍透风，纸有时被小孩（后窗在校，临旷野）戳破，北面的墙靠屋顶处亦破了一块，故屋顶亦漏光（我们怕雨雪渗漏，据学校的人说并不会漏，因坏在墙，非屋顶也。但如大雨，我想也会漏的。好在我们在此亦住不长的），南面则与孙家通连。因此天冷，虽有炉火，其冷如故；也不易中煤气，更无需糊裱也。南北居住方式全然不同。冬天南人不笼火，只多穿衣盖被，或用脚炉、手炉，取暖在一身，不在一室。夏日亦然，不在室内灭蚊，而退守蚊帐。我幼年即如此生活，想不到晚年重温旧梦也。小学自然环境，月夜雪朝颇有诗情画意，惜不能着笔耳。

十六日又于晨六时半到东岳参加九时的会，十一时散，归已一时三刻。大约走一趟须费二小时半或二十分，平均约半小时行路三里，如天气好，走走亦无所谓，也算是习惯了。

包裹收条十六日到，十七日汝母去取条，各件检收无误，我们都很喜悦，附书一纸亦已看到。打火机很灵，已试验过。罐头、烟、糖均甚佳，得用。香烟这里亦有零碎补充，暂时可不成问题。核桃颇适于闲时遣闷之需。糖，汝母亦有时需要的。手电筒暂可不寄。二号电池现还有，可用一些时候。一号电池这里亦有（前在罗山，小卖部即有之），只是电筒坏了。（据汝母说，集上有修理的，尚未去找。）包裹信件，写汝母姓名，亦同样可收到。不过这次取件，要我的名章、工作证。你母图章不知尚有否。可等将来再说。暂时我们不需要什么。无须再寄。有需要时自会告知你，好在信件很方便。

十六日得你四姨寄来《红旗》一册和七〇年农历，大约亦是勉勖我进步之意。

此间鱼虾、肉类、蔬菜、红枣、番薯均好，只调味品欠佳，棉籽油、酱油均不佳。带来的酱油膏颇适用，还有一块未吃。核桃罐头已打开一个，味甚佳。打火机亦适用，可不虑火柴缺乏矣。十八日（星期日）天气仍寒。早间有两次附近农民来谈话，下午又有两个人来。我住在这里是很受人注意的。这里过春节认真，有旧时风俗。小学逾两星期即放假。伙房亦停止。“集”到旧历十二月廿八日后停止，须到庚戌新正十八日方恢复。因此在这相当长的时间，必须自己弄饭，须有所准备。我们身体都好。馀不多书。即问全家均好。

父书　元月十九日

十八日上午来的一个人叫王天芳，是防胡公社的农民，距包信有十八里，不知是否专为看我而来。

bbs.hlmbbs.com

我们有搬东岳之讯，却不知在何时。

南来后在信阳有点心卖，且颇特别，有一种叫“三刀”似炸食。到罗山丁洼后即没有了。如靠邮寄不能解决问题，且我亦不愿多寄。近来买着一种饼，无馅，非常硬。汝母怕我崩断假牙，我捶破而食之。味却尚好，是硬面做的。昨日把它烤了一下，抹猪油以代黄油，甚佳。此事亦颇有味。

附书

1970年1月21日

润民览：

十九日发天津信，中言收到包裹事，谅已先到。此间二日一集原系旧俗，投机做买卖的不少，现已改为四日一集。我们买些食品亦较不方便。但现在不成问题，我们将于廿三日或廿四日搬往东岳集，到彼后地址如下：

“河南息县东岳集学部五七干校文学所（此三字不能省，因尚有经济所在彼也）俞收”。

那边情况如何，现尚不知，俟到后再给你写信。但初到事忙，寄信亦不知方便否，如迟迟无信，无须悬念。即问你们都好，匆匆不多书。

有信已寄包信者，自可转到，无妨碍也。

父书　一月二十一日

1970年1月23日

润民览：

十八日津信，于昨日收到。我于十日左右曾寄一信到农场，估

bbs.hlmbbs.com

计你在工地可以看到。看十八日来书云云，似乎没有收到，回工地时可查询一下。又于廿一日寄至津寓，告知即将移住东岳集。以后寄信仍当寄至津寓也，我们准备搬家，东西多而零碎，且有未烧完的煤末，不很好办。却总可以克服的。我总靠你母料理一切，虽努力帮助，却效率不大。到东岳后，可以免去步行往返卅里之遥，这点总是好的。这里天气，总不太冷，寒流一过马上就回和转。过冬是不成问题的了。蚊帐，你四姨母已为代做，将来会寄来的，目下为时尚早也。

汝四姨、六舅均仍在京。六舅地址为“北京东郊呼家楼北区宿舍第十八号楼三单元401（四楼）”。栋栋如要住他家一、二天，我们想是可以的，应当先去信联系一下。

现在一切都不能定，俟到东岳后再说，当再给你写信。寄来东西很得用，前书已详言。廿二日天阴，看来又要起冷信了。

馀不多书，即问均好。

父书　一月廿三日在包信

到六舅处，趁无轨到呼家楼下车，往北行（偏东）不远就到了。

1970年1月24日

润民览：

临去包信时曾复一信谅已收到。我们于廿三日下午离包信，赴东岳。步行路程虽只十五里，但车路却很远，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时已昏黑矣。住邮局北首一单间，不与人合住，比在丁洼、包信为好。但缺点也很多。（1）暂时又不能生火，食堂离居住颇远，打水、饭食均不便。（2）室南向，北面无窗。门以芦席为之，不但漏风，且不能关闭。（3）邻家大人、小孩围观者甚多，且推门而

bbs.hlmbbs.com

入。这些比在包信又差多了，廿三日捆扎行李，汝母十分劳累，只铺盖是有人帮着收拾的。由信阳搬罗山，由罗山搬包信都比较好；因那时各件未全打开。住包信一月有馀，东西十分零乱，归折就不易。现在初步整理中。将来情况如何，当再续告。

馀不多书，即问你们都好。

父书　一月廿四日

来信寄"河南息县东岳集学部五七干校文学所"。十日寄的信毕竟收到否？问题或在包信，不在你处也。

1970年3月24日

润民览：

十八日发信，天晴。食自集上买来的草鱼，或炸，或红烧，均美。寄来之食物中，罐头准备于阴雨或天热时之用，尚未打开，前书中未提到。菜园班搬走了，我独留东岳。有好处亦有坏处。上下班时间可通融，活动较少，都是方便处；但如下雨，则无裹饭相饷者，我亦不能上工，困难亦多。近日总未下雨。且到那时再说，我总不以之挂怀。忆在北平沦陷时（约1937年或1938年）曾有诗云："流潦妨行辙，沾泥畏出游。寒蛩（蟋蟀也）啼昨夜，笼鸟思其俦。班扇缘风敚（与'夺'字通，意思相近），江花与梦休。（'班'指班倢伃，'江'指江淹。）深霖无裹饭，窃为古人忧。（俗语有云'替古人担忧'）"首尾颇切近事，聊写给你看，不须存留。前信所云"林社残春"一词，我还记得，将来可为补写，恐字迹已大异从前矣。十九日天气亦好，中午仍吃鱼。此鱼颇大，可吃数日。据老乡们云，草鱼不很好。但极新鲜，仍佳。又在伙房买得盐肉五斤半，从息县购来者，因要搬家，馀剩尚多，同人可自由购买。气候渐和，我已脱却一件丝棉小袄了。将来天热恐

bbs.hlmbbs.com

比天冷更麻烦。唐坡之屋，仓促筹建，质量当不会好，又在旷野之中，毫无荫蔽，恐怕是冬冷夏热。但亦只可“得过且过”。又听说蚊子极利害（这亦是可以想到的）。下次寄件可寄些蚊香来。我想到夏日这里亦会有出卖的。不过总是自己先预备些为好。此物邮寄或会震断，但亦无伤，一样可以燃烧。（现在不忙于寄出）。

我近来生活，上午七时半至八时上工，约十一时即回家，下午二时——五时。搞积肥约两小时，前信中已说到。看守，主要是防人窃肥。若顺便临时任务，则范围极广。关于伙房者，如防鸡啄晾晒之白菜、板桌上一锅红烧肉；搬家之时，则有待运之大铁锅、粮食、腌肉等等。又新买来的小猪放在院中防它走出范围。又如外贸部宿舍晾晒之衣服，亦托我守之。此事颇可笑。我虽劳累，有时亦颇悠闲。你母虽不须上工，在家却很累。即“炉火”就够麻烦的。高粱杆、豆杆，一烘即过，只能烧一两样，烧一壶开水。若煨肉、煮鱼，均非煤火不可。末煤既少，又无劈柴（此间树木少。所见的都是细干稚树，从未见过大树，盖土性然也）。笼一炉煤，是很不易。供应虽不缺，却每样皆须自为。我在家本不会相助，且我亦不常在屋。回来了，大抵吃喝一些，就躺下了。住屋甚窄，不适于行坐，惟躺着最宜，且可避嚣，老乡们串门、围观等等是极不好对付的，亦多半由汝母任之。但这里有三好：（1）集市近，（2）厕所近，即在对过，（3）邮局近。若到唐坡，则赶集与到邮局寄件均不便矣。十九日得你十五日书，此信颇快，详悉近事为慰。对联如正华所说是很正确的，“冰冷酒”比“冰冷水”好，“百头”比“十头”好。“百千万”本相连，而“百”字的头又和“丁”字全同。自以此本为准。我当时想“十头”也还通，因“十”字先写一横，后写一竖，这一横正是“十”字的头。但看上去总和“丁”字不同，若百头则很自然了。栋栋这次回家

能够多住，且组织方面亦同意了，这是很好的事。临别自然怅怅，还当从大处着想。昌实劳动，一班有八小时，确乎很累。不知要去多少日子？身体好否？合家欢照相很想看看。村居荒陋，无照相馆。将来有机会，我们也要照一张寄给你们一看，较平安竹报更为具体也。可诩是你老友，能常来相叙自好，晤时亦可为我致意。前云郭二嫂赴西北事，未知实现否？汝四姨母来书，未曾提及。

你两次寄件均有木匣。二十日将木匣一，内装旧毛衣、旧毛线、江角蜜（此间一种点心，以江米为之，内稍有蜜糖，故名）、橘饼少许。二种食物，使你们略尝本地风味。橘饼我爱吃，前信已言之。汝母不大喜欢吃。你的口味如何？是小橘制，非金橘饼也。江角蜜约九角一斤。橘饼一元多一斤，买的人很少。汝母因木匣你们可以再寄东西，故此寄出。信到时大约寄件亦可到了。邮局，住室开门即可望见，相距不过十丈，但隔一水塘，须绕道行，总归是近的。

二十日天气尚好。二十一日放假。语言所人已来。他们为十二连，我们为五连（来信封皮如书“学部干校五连”比较简省，即可）。是日为春分，上下午在家，语言所人亦有经过来谈的，他们来后，局面扩大当有更变，现尚无所闻。二十二日晴暖，买了红薯十斤。盐肉已煮些，味道尚好，老些，盖老母猪肉。红薯柔糯比北京的为佳。廿三日晨开会。只我与吴世昌及主持会的周铮，三人而已。是一总结会，菜园班人多在工地，先已开过了。

这里语言，有些古语。如自称曰俺，买肉切肉叫“割肉”，笼火叫“制火”（盖非制作之制，疑“爇”字）。这样情形各地均有之，有些字变，或音变了，有些根本没有变。如北京话之“言语”，广东话之“饮茶”，即古语之未变者。又如普通话“你”，吴语之“耐”、“倷”，皆古之“爾”或“乃”字。你即“爾”，可以

bbs.hlmbbs.com

说一点没有变。"爾"小写作"尔"。爾→儞→你，不过加一"亻"字旁而已。"乃""爾"本相通，如"奶奶"，古写作嬭嬭。"奶妈"写作"你妈"（此"你"即"奶"字，非今女性第二人称之俗字，忆曾在甲辰本《红楼梦》见有此字）。"耐"、"你"与古之"乃"字，音亦未变多少，只是写法不同而已。想到这里，偶写一点给你一看。自然还有很多很多，你听到各处方言，或者也会发现的。若作研究，便是另一回事了。

语言所人亦在食堂打饭，亦有人参加劳动，却尚未接办，大约将俟月底，汝四姨母近来信说锡璇有病故之说，亦不知确否。她年尚不足六旬。

有两张折椅，任庆民所赠，带来以后，从信阳而罗山丁洼，而包信，而东岳，迄未打开使用。最近李荒芜搬家借用其一，携至小蒋庄（李所居）惹得一村的人围观。农村这些情景，住在大城市者很不易想象。

馀不多书，问你们安好。

父字　三月廿四日

1970年4月6日

润民览：

三月卅一日信谅已收到，卅日工地上宣布解放唐棣华，李荒芜、王芸孙从宽处理。卅一、一日均未放假，至二日放假。因一日学部各所大会战，烧砖，晨间新造的砖窑倒塌，以在早餐时未伤人，亦幸事也。卅一日我在外贸部买猪肉五斤。名为排队，实系一拥而上，我被挤狼狈，居然买着了。肉却好，比京津出售者为佳。其实集上买肉亦好，本无须如此。此间五日一集，近又改回二日一集，这样方便些。一则随时可买，二则五日一集，人太

bbs.hlmbbs.com

多，拥挤不堪，汝母亦怕上集。汝母同日亦买得草鱼一条，重四斤，（有人说是青鱼，即后制成熏鱼者）。一日又到小卖部购烧酒、酱油、点心如江角蜜之类。供应总不缺乏。又于一、二日得末煤276斤，均由李君代我搬运，煤火可不成问题了。二日假期，李在我寓中烧了鱼、肉，搞了一天，均得饱餐。从三日起，我所食堂搬走了，不在语言所吃，由工地往此地送，地点离家颇近，我仍可包伙也。

一日、二日晴，风颇冷。携来手杖，系汝祖母旧物，近有诗咏之，录如下：“冬月南来又仲春，空教扶杖感慈云。休言老去身还健，朝夕相携赖有君。”——汝祖父诗云：“故交嵇阮感离群，孤往相扶尚有君。薄晚支颐成久立，乱山青处看归云。”我平昔爱诵之，今亦述斯意作诗，并给你一看。

二日傍晚收到你上月廿九日信，你们心境、生活情况言之颇详，并收到相片，极慰。照得不错，自是中年后形象。我前有句云：“眼底纷纷儿辈大，不须揽镜看形容。”即此意也。栋栋抵内蒙，当已有信来矣。前寄毛线，浅蓝色的，是我幼年所穿毛衣（是我第一件）拆的，约已有六十年了。线系西洋品，纯毛所织，本极坚牢，但年代久了，亦不免有断折之处。你要用它，那是极好（纯毛织品，要防蛀），并可告知昌实。昌实劳动，不知几时完毕？你织成毛背心，将来亦可给他穿。

来信引诗句很切实景，但“远看”本作“遥看”。遥远虽同义，而平仄不同。此处用“遥”字，则音韵响亮。我知道你有一个印象，即包信比东岳好（这个印象是我书信中造成的，因在包信时有许多麻烦，我信上没有提），其实我来东岳后，情形非但不坏，且比在包信时好一些。来此两个多月，总很平稳。虽无甚风景，亦多野趣，卅一日书中已言之。

四月二日南风颇甚，到半夜时，忽起大风，怒吼声隆。我们

觉着脸上掉土，蒙被而卧。邻人夜起，来借电棒。我们亦未睡，后风稍小方睡着了。早起一看，原来我们住屋西边之茅草，已被吹去一部分。门边柴草满地，即由屋顶吹落之茅。是夕为西北风，亦不知几级，至少有八级。我们住屋本在这一排西尽头，故吹茅草。幸已有绳缚之，损失一部分，未全掉，尚待修补。远处另见一屋，整整吹掉一大片茅，露出屋顶，昔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吹我屋上三重茅"，今日方有真切之感，而老杜之襟怀真挚旷达，古贤真不可及。不知你能觅得此诗一读否？晨起屋内无处不是黑土灰尘，我们两人收拾忙了半个上午。因风大，亦无事，我未去上工。上午仍西北风，天气颇冷。这里春暖并不见得比京津为早，我尚穿棉背心、大棉袄也。

所需各物，可得便随宜购置，到"五一"节下，或者会放出一批物品来。寄件总不亟亟。

二日又吃到此间土产一种豆类，土名"蚕产"，不知是此二字否，亦不知正式的名称。形似绿豆而长些，却与绿豆不同。以之熬粥粘而颇佳，亦从来未吃过的。色虽绿，煮来是红色的。

三日汝母自制熏鱼（前在京时，王澄秋之母所教，苏州法），颇佳，晚间我吃些零食，发现假牙上排缺去一齿，深怕咽下了，后来在鱼骨丛中找到。有带来预备的新制上排换上，一点不成问题，很合适。只是旧的需要修理，此间自不能为，只能将来带到北京再办。义齿之坏恐与前信（在包信时）所云一种硬饼有关，所谓要捶破而食之者。如泡湿了，当然更好。因此吃东西必须格外小心，不比在大城市中可随时修补假牙。三日傍晚风息。

四日听人说，连日晨四时许东北方出现彗星，因时间过早，我未得见。你在天津亦听人说过否？伙房前积肥堆如小土山，四日上午以手扶拖拉机运走，猪于下午四时驱走。以席盖的男厕已拆去。因此我在旧伙房前已无工作可做，并无可看守的对象。将来

bbs.hlmbbs.com

工作如何安排尚不知，有移公社大院搞积肥之说，但彼处情形不同，不能积为土堆也。我总听组织上分配也。五日清明，仍颇凉，中午始至近处八号打饭。这里本无街巷名称、门牌，所云“八号”乃文学所自编之号，较伙房近得多。是日为星期，想你必回津休息，我亦竟日未上工。

咖啡，纸包里的已吃，小匣中尚未动，我吃得很省，可支数月 。馀不多书，即问都好。

父字　四月六日

遇见外贸部人，未知有天津你局者。

1970年5月3日

润民览：

四月廿五日、廿七日连发二信，谅已收到。日来无甚事，照常工作。廿九日改编麻辫，甚粗，为缚架盖屋用，我们未做，仍编麻绳。是日晚八时二十分左右，卫星飞过这里上空，一极小之星，在南天由西而东。我瞻望未得见，汝母则稍微瞥见之，可谓难得之机会。据云乃极小星星瞬息掠过，无怪我之不得见也。卅日下午休息。天气渐热，须穿单衣。下午雨，赶寄汝四姨信。

日前工地大会散后，有人叫我做诗，我急于要回家，道路又难走，无以应之。廿七日晚始成二首，亦不佳，姑录出给你们一看：“五洲万国仰红星，飞绕全球昼夜行，传送《东方红》乐曲，帝、修、反动一齐惊。‘只争朝夕’成功速，还是云程第一遭。主席宏观欣实现，风流人物数今朝。”

过节由工地送来猪肉三斤，每斤八角，乃由外贸部购来者。据闻集上之猪有病方宰，因此我们不常去买。外贸之猪肉虽佳，却因人太拥挤不守秩序，我买过一次很感狼狈（前书已言），亦不易

买到。

“五一”雨止，八时李来，杏糕赠他一匣，上面英文字他亦不认识。他赠我一诗，录如下：“朝读夕耘夜绩麻，灌园莳圃永安家。休言老去筋力减，邻媪争传饭量加。”——因老乡们说我比前胖了，其实并不曾胖，只是不曾瘦而已。我和诗云：“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鸭塘边看新绿，依稀风景似归家。”李买了一鸡一鳖，加上猪肉，烧了一大锅，度此节日。李赋诗咏卫星，录之。“一星高照绕青空，乐曲风传遍宇中。从此和平有保障，万邦齐仰太阳红。”又，李前诗中虽云“饭量加”，其实我并未增加饭量，总吃得较少。

二十七日书，“五一”收到，在干校挖河挑土是很劳累的。“五一”节也想可多放些假。在津做砖，你们两人都在机关工作，街道上每人十五块，能有余暇完成否？所云土少，有一堆土大家一抢而空。若在息县，则一片泥海，要多少吨泥土都不费力也。

二日上午又至威虎山大会，听报告，八时去，十二时归，路还好走。下午仍编麻绳，地点迁移，在集上一空屋中。你母亦去。她在干校做些工作，既免在家烦琐沉闷，又可与外面通些声气，即对于我总亦有好处。连日均晴暖。

知廿八日你们两人都在家，欢度结婚纪念日，亦很好的机遇。想必已照相了。现在人都忙，夫妇或不同在一地，即使同居亦各自奔忙。像你我情况，应当说是难得的。赶星期日发信，不多书，即问你们都好。

父字　五月三日

1970年5月17日

润民览：

十日晚荒芜来，赠我们诗，如下："翁媪双双逾古稀，白头作圃乐滋滋。何当共庆金刚钻，樽酒新蔬好赋诗。"十一日晨来，我答以诗云："已过欧俗金婚岁，黄菊花开迨九秋。那日迟君共尊俎，一轮明月照中州。"李君雅意赠句，不好空过，而前诗三章又不拟相示，只好另做。此诗纪事，点明时间、地点，都简单明了，却仍然是诗，非散文或白话。（注："迨"，及也。"那日"双关语，作"何日"讲可，作"某一日"讲亦可。"迟"，等待。前诗第三首"泥他"之泥，乃沾滞、缠绵、纠结、腻烦之意，这亦是诗不宜加标点之一例。标点就呆了。恐汝不大明白，故补写。）是日放假，上午买鸡（一公鸡，价1.50元）。亦徇荒芜意也。鸡红烧，加些芥里。又开一"三丝罐头"，加新鲜蒜苗，颇好。傍晚通知威虎山有大会听报告，六时一刻方开，我听了一大半，天渐昏黑就走了。抵家已近八点。十二日阴，仍搓麻绳。五时唐坡有会，我怕下雨，又嫌太晚未去。十三日得你四姨信（9日），她久未来信，多病渐愈。信中说及有一卢君要来，拟托他带东西给我们，如果实现，自然很好。是日午夜，汝母又闹肠胃炎，吐泻，至晨二时始定，服土霉素一片。次日我告假在家。她吃些藕粉，又服炭片，渐渐好了。近日天气凉快，所患并非痧气，原因当是吃食物不消化，惟发作必在半夜子时，却令人紧张。十五日胃口尚不开，人总算好了。是日得你十 日来书。知津地疏散人口，对你亦有影响。近日如何决定？为念。你本在津郊干校，下放之地仍在天津郊区；若说"安家落户"则正华、昌实却不能去；若说疏散人口，情形亦复相同（只疏散你一个人）；因此我不大明白。

bbs.hlmbbs.com

书中附诗已为改好。就你意思，调整平仄而已。诗意不错，只是平仄不合耳。

鳖即元鱼。此品甚鲜，和什么东西同煮就是什么味道，恐不可信。吃法是加好作料清蒸（宽汤）最好，与鸡、肉同煮，则鸡、肉等沾上腥味并不太好。一锅熬亦只是仓卒为之，非正规吃法也。鳖鸡同烧有“霸王别姬”的诨名。

“威虎山”只是极矮的长形土堆。这里是大平原，本无所谓“山”。前信已言。

我在北京五十年，游公园诗颇多，就记忆所及姑录示二首：“燕京游赏最匆匆，桃杏先开不耐风。看到花王须炳烛，藤萝纡紫海棠红。”“梨花云与雪丁香，素艳同登白玉堂。何事春归恼红药，折为瓶供殿群芳。”匆匆，不多书。

父字　五月十七日

1970年8月20日

润民览：

十四日发书后，收到汝四姨母寄来木匣，内装配好架子的眼镜和塑料小袋之速溶咖啡。假牙以不好做，未配上，却亦不生问题，现在尽好用。末伏已过，将交“处暑”，这里总无大雨，十七、十八阴了两天，雨甚微，气候却转凉，室内总不过78°F左右。强热已过去，蚊蝇亦不多。以后恐不久御寒问题又要来了。十六日你母寄栋栋信。

这里书信本由一女同志姓周的送来，现她搬往工地即无人送。幸邮局相去咫尺，报纸、信件我们均自取。

十九日我收到你十五日来信，悉前营工作不太紧张，生活亦尚安适，甚慰。我的十四日信，你当然回津时未能看到。我们近

bbs.hlmbbs.com

来身体均好，我胃病亦未再发，可勿念。

你不单纯劳动，更须协助大队工作，搞政治思想学习、宣传等原非常好，也是很重要的。做得好坏，很有关系，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主席之言为座右铭也。

十八日傍晚吴世昌来，说工地需要麻辫子。规格很粗，用麻经甚多，长约一丈二尺。我不能为（编松了亦不合用），仍拟编麻绳。汝母答应试为之。她当然能做的，我只怕她太累，劝说她每天少做一些。这工作尚在试做中，成绩进度如何，下次再告。今天要开始做。她说，比搓绳工作粗，也并不难。

我室内的门框，高市尺4.75，宽1.7（板户宽1.6），可见其低小，所谓“清晨才启户，艾叶拂人头”也。

你清早的那一班可不上，是很方便的。农村一般一月有四、五天的假，可以自由使用，你处是否如此？

因想赶星期日信可到，即发寄不多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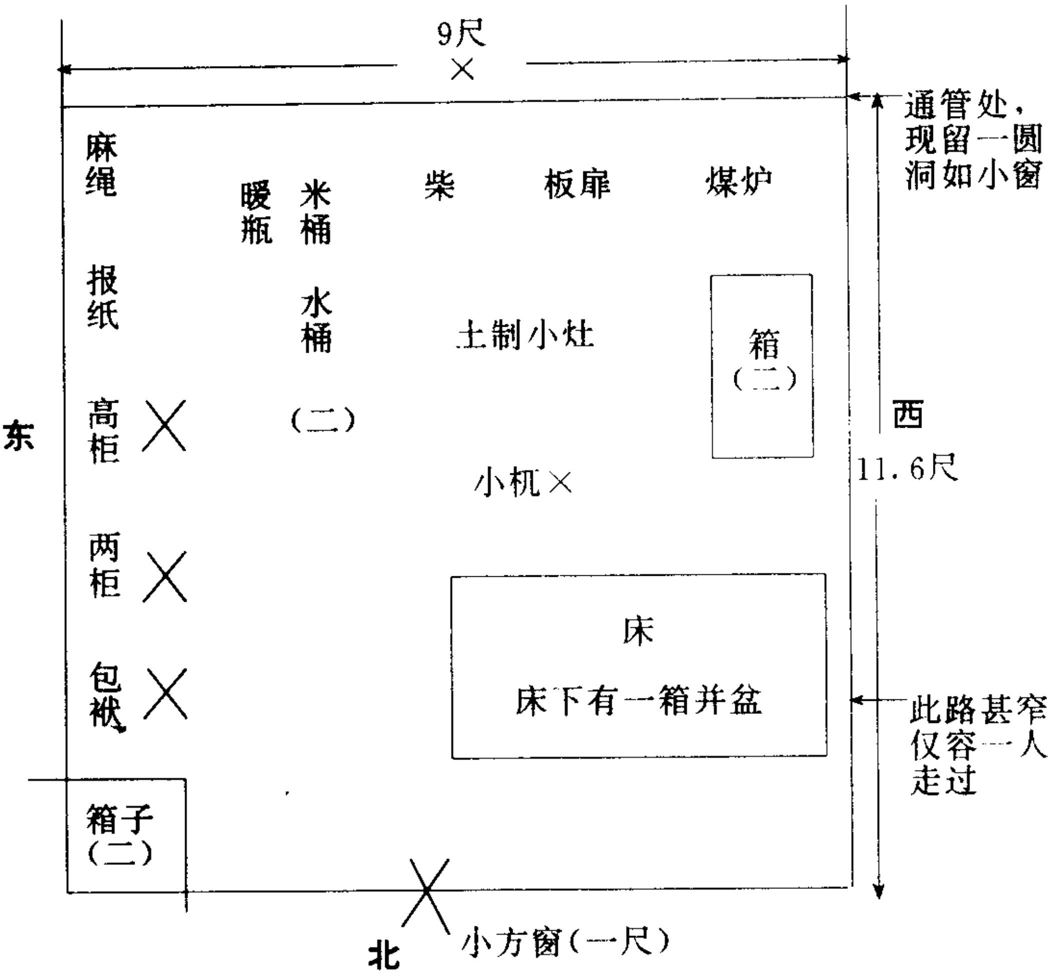
问都好。

父字　八月廿日

1970年9月1日

润民览：

二十日、二十六日均有书，谅已收到。你十八日书、二十三日发的亦于日前收到。此书画了在前营的住室很清楚。有两筐不知装什么的，其一筐搁在床边。未见有炉子，想必放至屋外。将我住室安排亦绘一图如下：



其塞满情形可知。来时只有一芦席扉，炉子未安管，无洞，亦无北窗。高柜乃新制者，甚小，不过茶几那么大。两柜即自京带来的两小板箱，垒在一起。西墙之二箱，下有一架，即作为桌子用，西壁悬主席像、日历，又，墙上挂的东西不少，天津寄来之大钉即用之。

此地久无透雨，近仍多阴。天气不甚热，如三十一日上午室内华氏七十五度，下午亦只有华氏七十七度。

近得陈曙辉山西来信，叙韦柰到彼处三日状况颇详，并说要搬新屋，北房两大间，砖地，玻璃窗，上面纸窗糊以碧纱，甚漂亮。这完全是北京四合房的样式。农村住屋如此之好亦想不到的，

bbs.hlmbbs.com

比我们所住好的太多了。

你母所编之麻辫，已托人带往工地。我编麻绳，麻已用完了，恐须停工待料。小卖部搬走了，亦可托人代买一些东西。你的书信当在途中，俟到后再复。即问都好。

父字　九月一日

1970年9月4日

润民览：

九月一日发信，并有汝母书，谅已先到。二日放假。荒芜值班，上午有人代之，仍来共饭，食三斤重之大鲢鱼颇好，饭后即去。他于旬日后将告假往北京，我赠以二诗，亦情不可却也。录如下："相逢遥忆五年前，同向中州是胜缘。我愧衰羸君努力，园田工竞乐君先。""一年一度探亲假，譬似银河会女牛。三五团圆佳节近，归期好及凤城秋。"

枣、柿上市均佳。枣子不亚于北京的，且无虫，得快嚼。柿子小个、圆形、通红，亦很甜；另有一种绿色硬的，可削而食之。南方所谓"扦柿"，却并不涩。

廿三日、卅日两书均收到，均由所内人送来。一般我们的信都向对过邮局自取，而这二书却送来，恐已到了工地，由所转送。以后你来信在信皮上仍当书明"不在工地"，免得把信分到工地。

二日下午得你三十日书，详悉一切。宣传学习很重要，不仅要小心谨慎，而且平时亦当多学习，有准备。这工作做好了，既可减轻劳动，对你的前途亦有些好处，不可忽略轻视。所说中午吃凉饭凉菜（天热自无碍）。我对此颇有经验，极长时期有数年之久，我总从家带饭盒到所，用暖壶的开水泡饭，（且赋小诗，致闹出事来！）你在那边总当有暖壶的，可采用这办法。菜是凉的，亦

bbs.hlmbbs.com

无碍也。

此间已有两个多月无雨（偶有小雨，并不沾泥），已有旱象。气候亦热，如三日下午我家此时温度82°。晚间稍凉。蚊帐总未用，因张了帐子室内容量更小，人在帐内亦更闷热。且黑灰极多，如悬上不久即成为一顶黑色的帐子。挂之、撤之、洗之要添更多的麻烦。蚊蝇并不甚多。有一种小虫叮人作痒，汝母亦畏之。

你和队里谈过，冬天农闲时来此，自极好。那时我们当仍居此（搬往工地应是明春），屋虽小，天冷，于居住无碍。在这里对你来亦有好处，因路线径直如前图所示；若到唐坡，便不甚好找。

四日偶有一打油诗，亦录如下：

荒芜赠诗有云："斗私批修水当茶"，作打油诗答之，以发一笑：者（即"这"字）里把"汤"呼作"茶"，（"汤"者，开水。茶汤连语。）沏来苦茗不须它。冬汤夏水从来是，孔孟当年不饮茶。

居此时邻人时来索饮沸水，故李诗云云。夏日多饮井泉，乞水者较少。《孟子》："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此风远矣。"茶"韵重出，打油体固无碍也。

麻已编完，自四日停工，待"料"来再做。自五月下旬迄今，共做了115绞，其中有你母编的十三，我所编一百之数。你母另制麻辫二根。

我们均安好。我心境亦安定，工作稍闲，在家多做杂务。馀俟续书，即问全家好。

父书　九月四日

汝四姨来信，庆民曾往看七舅。他卧床，有保姆及她的儿子照顾。政治上无问题，心境颇好。他的总结，闻新华社要了去，想必不错。

1970年9月6日

润民览：

bbs.hlmbbs.com

四日发信，下午即得你二日书，前后三天，很快。以前京津之间亦要两天。气候仍热，未雨，比前几天热稍减。麻续来，五日又做麻绳。你母则编一较粗的，规格为二丈，亦依嘱咐为之，看来这工作暂时稳定了。你母做得比我好，在干校义务劳动，工作量不拘大小，总是美事；对我亦有益。

回锅肉价廉物美，可以买些。又天津小袋肉松，虽杂豆粉，我很爱吃；前寄紫菜亦佳。月饼亦要些。均可购存备寄，亦不忙在一时也。

买柴十元事，未闻有下文。干校在查，我无能为力。好在此事总可以不会再也。

你上次来信说，津寓和小站前营均非长局，这是事实。现时亦只可往还其间。约十日一次，亦很好。将来总当另有安排。只要你思想革命化，工作努力认真，不须过虑也。

此书因想赶你十日应在家，故寄出。此间平静无事。馀不多书。问好。

父字　九月六日

1970年9月26日

润民览：

我于十八、二十日发两书，计已收到。得十七日来书，知过中秋节情况，“钨酸钠”试制有效，甚慰。寄来食物，因此间连日阴雨，不能出户打饭、购买，罐头等均极有用处，回锅肉已用去了两罐了。月饼虽小，味极佳，并不减于过去的大月饼，知你们排队购得，更不容易了。曾分给荒芜半个试尝之。

样品虽已制成，农村条件比津市差得很远，如何大量制作，恐须动些脑筋以克服困难。又来信言人事关系转移，事实上已脱离

原单位，这样清楚安定亦好。薪金由公社发，想必是原薪不动，来信却未说及，亦以为念。你近来用款颇多，如栋栋处总须接济也，南来计划须用多少，希望我们怎样补助，他日来信告知当为酌办。

赠李诗有两“君”字，并无妨碍。近体诗固避重字，但作者如有意用之，即两见、三见俱可。如唐诗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便是眼前的例子。又李义山“寄内”诗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不但重一字，且重四字。前诗“君”字亦然，显得恳切郑重。

我们过中秋，非常简单，只吃了食堂的烧肉，前书已言之。前者不准干校人员到集上购物，禁令已开放；但集上有时亦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已久不买鱼了，不过买些蔬菜，有时油条。荒芜廿一日未来，廿四日上午来共饭。其探亲假延迟，将在“十一”以后。

阴雨缠绵，蛰居无事。麻已用完，自廿四日起停工待料。曾写给你四姨母之长信，达四页之多。亦她来书要我写的。你母复栋栋信。

寄来各物，来信未说用款多少。尚存你处若干？可将大略告知。

天气渐凉，“秋分”已过，蚊蝇等类已不成问题了。

报载北京卷烟厂新生产三种香烟：“北京”、“香山”、“八达岭”牌，不知津市亦有之否？

你母说所存药品尚多，蜂王精暂时不要，或等他日寄件时再说。

来往信件，迟速无定，有快至三日者，有慢至五、六日者，总看这里交通情形，信阳邮件有时不到。所订报纸亦然。

廿五日上午连部领导人前来看我，叫我在家抓紧学习，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态度还好，坐了一会而去。搓麻绳工作亦向他汇

报，并要麻经。

廿六日仍阴雨，颇凉。室内中午17℃，62°F。房东送来的鱼块，又烙发面饼食之。从是日上午起，与汝母“天天读”，遵照规定，日内学习新党章，亦可记之一事也。

此书到时，已在国庆前夕，昌实当已回家了。即问你们都好。

父字　九月廿六夕

1970年9月30日

润民览：

廿六日发信后，即得你四姨处寄来一大木匣，内容丰富，亦不知是她送的或是代买的（我们未向她要什么），即“蜂皇精”有八瓶之多；因此你不须再买了。即寄件亦要过些日子，因室内充满，不便收放。阴雨兼旬，迄未开霁，幸罐头食物颇多，可供食用。麻已停搓，暂时休息，俟有麻送来再做，大约须在国庆节后了。

廿七日下午五时许，汝母忽然头晕、恶心，未进晚餐。廿八日见愈，吃粥和鸡蛋、烧鱼。廿九日有时尚稍头晕，已算好了，可勿念（曾服黄连上清丸）。是日雨止，露晴光，道路仍泥深，不能出外。下午得你廿五日书，知去治牙，这是很麻烦的事。而为人到中年必经之阶段。又悉昌实患肝炎，能在家从容治疗，调理，当然要好得快些。你亦切身的经验，我们较比放心，仍待续信。

食物暂勿寄，汝母所要的东西，你们记下来，俟将来再寄。四姨所寄的许多罐头尚未打开。其中有一种小罐，亦无招牌标记，打开了原来是西湖莼菜。一听加水，恰好有两饭碗莼菜汤，颇佳，与吃鲜的不差什么，亦故园风味也，故告你知之。天津亦有之乎？

即将交国庆了，近日实无事可记。即问都好。猪仔① 痊复。

父字　九月三十日

1970年10月6日

润民览：

汝母头晕已愈，卅日曾往集市购蔬菜等物，其时道路仍很不好走。天气转晴有风，很凉。一日回暖些。

前言李君赠诗，不甚贴切，其稿尚存，录示于后："朝读夕耘夜绩麻，灌园治圃喜安家。休言老去筋力减，自觉新来饭量加。绕屋多栽陶令柳，隔畦学种召侯瓜。座中尽是工农客，斗私批修水当茶。"其另楝花诗，却颇佳。他曾在蚌埠家中（李，蚌埠人）种过此树，言之有物故有味。"手植墙东药圃边，画堂高树两巍然。感怀细味桓公语，劫火飞灰又卅年。""绿阴高树数鸣蝉，往事犹如梦里看。最是小环饶意趣，竞收楝果染黄衫。"不过是旧的情调耳。树毁于抗日战争。"桓公语"是一典故，指晋人桓温，他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语。

国庆仍放假两天，连部供应鱼、肉、鸡蛋。一日中午吃"鸭四宝"罐头汤面，晚吃醋椒鱼。二日爇煤炉，（以秫杆将用完）红烧肉加罐头油焖笋，甚佳，为南来后所稀有也。两日无人来。三日你母到邮局汇津二十元谅必收到。并到集市买得麦柴，不如高粱杆，亦可对付用之。近日秋晴。亦不见送麻来，只可听之。

五日下午得你二日书，邮印为三日，三天即到，信之快慢不同如此。我于廿六日后尚有书（约在廿八号或廿九日）想亦已收到矣。联系钨粉事未知进行如何？来东岳旅费需要（二人）八十

① 猪仔，昌实小名，俞平伯之孙。

bbs.hlmbbs.com

元，我想是可以的，主要的还是住宿问题。知昌实养病需用些款，汝母前寄正合实用。急性肝炎，不转慢性就好，慢性病总是比较麻烦的。小孩康复自较容易。即问都好。

父字 十月六日

1970年11月5日

润民览：

近有二诗俱咏东岳居室者，姑写示你们一看，不足以示外人也。题目《陋室》。唐人有《陋室铭》。

炉灰飘堕又飞扬，清早黄昏要扫床。
猪矢气熏柴火味，者(即“这”)般陋室叫“延芳”。

螺蛳壳里且盘桓，墙罅西风透骨寒。
出水双鱼相煦活，者般陋室叫“犹欢”。

这两诗看来虽佳，但你如不到这里来，尚不能领略其真实味，其所以为佳也。次章第二句或稍夸张，但西墙有无数小孔，西阳映之如金点却是事实。

十一月一日晚七时许，有宣传队某同志和连部领导人王保生来看我们。宣传队态度很和气，问我住此有什么困难，叫我下雨天不要出门等等。自宣传队老薛走后（他是代薛的），尚未有宣传队人来访，他们之来总是件好事，想为你们所乐闻也。王保生言“你孙女来时可代觅住处”，意颇殷勤。至问题如何解决，仍不能测度。

前诗之小叙又稍有修改。写文字不难，改却较难；知自己文字之好处不难，知其缺点却难。举叙文中之一处改动为例。原文有“陵谷沧桑皆难为比”，“皆难为比”这四字就不妥。所谓“陵

谷”，古书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所谓“沧桑”，指麻姑见东海三为桑田。这都是地质上的大变动，或是神话，这五十年中人事变迁固十分剧烈，但怎能说“陵谷沧桑皆难为比”呢？难道还不够么？现将这四字改为“犹为泛喻”。这就比较合于实际，因这些比喻已用得太滥了，现在再说这样的套话、老话，便觉浮泛而不切了。这是我原来的真实感觉，而在文字中却没有能够表现得恰如其分。即此一端，可见写诗作文之难。按说也并不难，只要词能达意，古语所谓“辞，达而已矣”。但“达”之一字，又谈何容易。

上次书中（十月卅一日）言买得煮鸡，实是盐水鸡，味佳，又可省烹煮之劳。二日又买得一只，价一元二角，约可吃两天。

寄来之杂样糖中，有咖啡糖。起士林早已改变，此糖却仍如旧，即包皮亦未改变。肉松味很鲜美，较市售者为佳，就馒头、饼干食均好。近来笼煤炉，亦尚未加工也。知尚拟另制，有了经验当然会更好些。

三日下午得你十月廿九日与十一月一日之书（两书同时收到）均悉。诗稿亦得阅，要写恐只能限于在东岳做的（以前的诗太多，且多不适合现状，俟将来再说），又在这里只有横行的绿格子洋纸与自来水笔，并无毛笔、墨、砚（地方过小放在箱内，迄未拿出），你如要我用水笔洋纸，则就可以写，俟你来时带去；否则便须过些日子再说了。来书可告知。是日同时得栋栋来信，说农活已完，但暂时尚不能离内蒙，还得等些时候，此情况你必早已知道了。这里女干部宿舍总可以住，自比老乡家中为洁净，且领导上已关照，你意亦和我们相同。挤住一室，俟你们来时可看实况再定。

毛栗是从小卖部买来的，集上并不见。如果有便可买，当买一些为你们存。肯尼亚咖啡和淡奶，我都有兴味，可买些。将来

汇旅费时，当多汇十元给你。

老华[1]在工厂辅导工人学哲学，这工作并不容易。如再晤他，可为我致意，并告知我们安居，相当地好，可以放心。

近日天晴转和暖，室内约54°F，14℃。苍蝇又集，较上次略少。这儿总是比北方为暖，虽有时候也会很冷，我处之泰然。你母未免怕冷。至于西墙多孔，无由全面糊纸，亦不便以之烦累他人。好在其孔甚小，问题不大，诗中云云，不可拘泥也。你母已在床头的墙钉上纸，又用泥巴填塞一些，只高处够不着耳。

今天是去年决定要下乡的日子，整整一年了，故寄此书。大约再逾十天必有一封书，即十一月十六日，我们离京南下之日。馀不多书，你们都好。昌实当已痊愈了。

父字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五日

1970年11月26日

润民览：

十九日晨发书，是日有两件事：其一为历史所伙房停办，以后完全自炊，不能打饭了。其二为房东在我们室外西边造了一堵墙，挡住往塘之道，于是就住在他们院内的尽西头，如闷葫芦罐然，前诗所谓“西塘小坐似公园”者，已风景全非了。这两事对我们生活皆不很便，却亦无可如何，只能听其自然耳。现在室外成一狭长的极小院，东西都是墙，南面将棉杆堆高，有数尺与房齐，亦是一堵墙，其情况如此。另一方面比较严谨些，亦可稍挡西来之风。二十日晚七时宣传队王同志和连部王保生又来访谈，态度和蔼，仍未谈到我的问题，只对我们的生活表示关切，小坐而

① 老华，即华粹深。

去。二十日很暖，蝇飞集甚多，夜有西北风云五、六级。廿一日降温，上午室内46°F。廿二日晨起只36°（无火），廿四日稍暖，约38°，只仍阴。蝇寂然不见了。

自笼煤炉后，不烧柴杆，黑烟与飞灰减少了，屋里比较干净，视《陋室》诗第一首所云为佳。天气寒冷，小火亦不甚管用，聊胜于无耳。廿一日你母汇去60元，其分配仍如前书旅费40，买物20，想必已收到了。廿二日，近处买得猪肉四斤。冬天猪肉较多。虾米用处很多，如烧白菜、拌豆腐均宜。现虽还有，如天津好买，可带一小包来。如缺货，无须觅购。

你所说我从前为你写的诗词各一，现在没有了。我还记得，已为写出暂存我处，俟将来再寄。又去年“五一”节，我有一诗赠汝母者，其首句为“去年十一君寂寞”，记得曾写给你，不知你处尚有此稿否？我已记不完全了。如找得着，抄寄我。不好找就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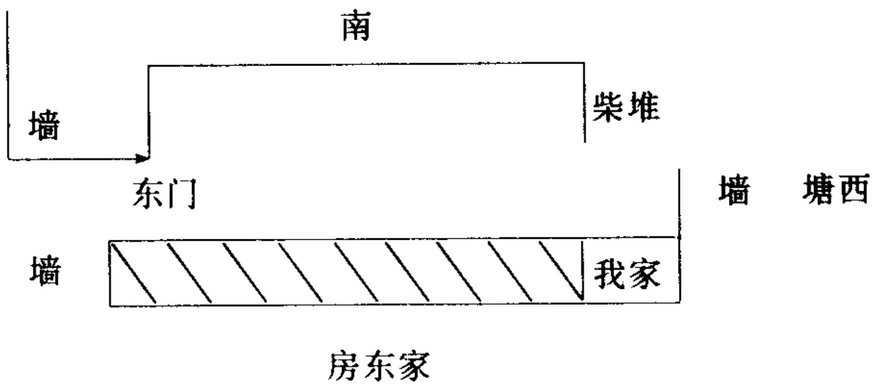
自九月廿四日以无麻停工，约有两个月未做，至廿二日下午忽又送了一些麻来，于是廿三日又继续工作。何以中隔多日，亦不知其故。有麻即做，无麻停工，亦只可如此。

廿三日微雪，仍冷。预报最低温度2℃—4℃，北方最低温度于人的生活影响不大，如北京每零下十馀度而室内仍可甚暖。这里却不然，室内四通外达，与室外相差无几。前在包信屋内的线粉结成冰块即是一例。大江南北均然，不独此间之“陋室”然也。我倒无所谓，你母却较怕冷。二十四节的气候，原按照中原、中州（古人谓之“中国”）定的，因此很准。如23日交“小雪”节，果然有小雪了。

得汝四姨母书，说到正华去，并赞美肉松味佳。又嘱转告，如你们过京须住宿，你可住六舅父处，栋栋即住她寓。她尚问我们要什么东西。前书言要买固体酱油及黄油。此二物天津有否？如

果没有，可托四姨在京购。来信告知此点，以便与四姨通信。其他我们不需要什么，已详前所开购物单上。因东西太多，你们亦不好带。

最近房东又在他们的东墙造一门，事实上我们就住在他们院内的尽西头。你们来时须扣房东之外门而入。草图如下：



（最低温度零度左右）

廿五日天气仍阴寒。汝母做菜连日有红烧肉、清蒸鲫鱼等，皆美味，但亦甚劳矣。寄来的肉松二瓶颇佳，未及加工，已吃完了。

信写好待你来信，廿五日晚果然收到，知在小站饮食方便，一切都好，为慰。驻马店与信阳那里趁车方便，我不知道；至于繁盛，闻两处相仿，驻马店不减于信阳。以地理言，息县已在淮北，从驻马店来较信阳为近。（信阳到包信，车票要二元多，路费须稍敷馀）等你回时可趁此间学部的卡车直达信阳。我想，你来时或走驻马店，则二地均可旅游。来时可住半个月，甚慰。栋栋来津有期，即来书告知。

汝四姨母住址：北京东单南小街盛芳胡同41号。

明年日历带一份来（不要纸板）自好，听说这里亦有，却尚未发售。小罐西红柿酱，可要。择要先复，馀俟续书。昌实当俟完全好了上学，以免再发。

父字　十一月廿六日

bbs.hlmbbs.com

莼菜罐头我留两听，等你们来同吃。来时须带雨具。

1971年1月23日

润民览：

我们于十八日到京，即草写一书，谅已收到。十九日上午偕至汝四姨处，得你十二日、十七日两书，你在小站做说服宣传等工作，亦颇有趣。不知成绩尚好否。十二日信写得很有意思，显然现在事情大变化了。十二日电报使你们大吃一惊。这情形我亦稍有估计，我曾告你现在打电报很容易，其所以要发电，就怕你寄出木箱、包裹，现在果然截住了。东西自无须再寄，等你来京时一并带来可也。药物亦不忙在一时，汝母病患近见好。

十八日宣传队王同志（解放军）用他小车送我们到招待所，六舅、韦柰同车。在二楼有一间房，宽大清静，有一双人床备卧具。这样最适于我二人之用。铺盖虽已取到，但大床是慢件，约三五天以后方能取得。睡眠清静，甚适。有暖气设备及煤气灶。前在东岳用秫秆烧灶，后改用煤炉，今又改用现代装置，变化甚剧。汝母可省去劈柴、制煤饼、笼火等工作，可以休息，且换换脑筋，总与身体有益。十九日上午偕汝母至四姨处，六舅母亦来，相见慰庆。午饭，家常菜，佳甚，有笋片油菜心、烩南豆腐加香菇、酱鸭等品，我得饱餐。已有五年未在什方院吃饭了。下午四时馀返，在寓所附近小馆买烧饼、葱爆肉片、摊黄菜，以作晚餐。夜庆民来谈，情意恳切。

现在住址为：建外永安南里第十号楼五单元504号（实是二楼），招待所恐不会久住，但事情难说，因正式迁居恐尚须时日，多住些日子亦说不定的。有信可仍由盛芳胡同转交，较妥。

我的事情，由京下放干校进了一步，由干校回京又进了一步，

bbs.hlmbbs.com

当尚有下文，亦只宜静以待之。我一切皆无所谓，听组织上决定。你来信结尾，提议我们到津过春节，意思非常好。只住居未定局，说不准什么时候要搬家；又初回京如要他往，亦须告知学部方可。好在我们既回京，俟生活安定到天津来一趟很不费事，比在东岳回来其难易相差多矣。虽说及早回京（整整一年零两个月）是大好消息，可是从十二日至十七日约一个星期，非常紧张，直到十八日晨一时开车北上，方才如释重负。到京以后便很从容，可以慢慢儿来，不须着急了。

在北海公园的照片，照得不错。你说是东岳之行的尾声亦是对的，你们东岳之行确不可少；否则我们在农村一年的情况，无论我信写得如何详细，你总归是隔膜的，所谓没有感性认识也。与过去住齐内之五十年，与今后在京居住的情况，亦无从得到清切的对比。这地方不算错，如老乡所谓“不冷不热，吃啥有啥”。最大的毛病，在离信阳远，交通不便，我与汝母住在那里，实际上是陷在那里，我固愿意安居，亦只得安居。若非组织上发动，一切得到照顾，有李君大力相助，我们是无法离东岳而到北京的。我们要年轻些，在六十岁左右，即便要好得多。

我好空想，原本错误，但若无蛰居乡村的憧憬，却亦无法度过这一年又两个月。现在总算大体安好，以后就再说了。

我们临走时（十五日），有祁姓（亦五连）要接住此小屋，而房东不同意，指出这房要修理了，如梁断、漏水（正是我们当时谈论的问题）。祁是否住进，却不可知。看来房东要找像我们这样的房客亦不容易了。

你自制木牌，少了两张，原件我都带京。将来是否可以配全？看制作颇非易，觉弃之可惜。食物现只要你自制肉松、花生、药及老华赠品，其他都暂可无须，京津两地所有本差不多。可可粉上次寄来的未吃完，亦不要。

离东岳时有小诗一首记之："落户安家"事可怀，自惜暮景况非材（谓自己年老又不会劳动）。农民送别殷勤甚，惜我他年不管来（"不管来"记原语，本地方语）。

又明岁交"辛亥"了，在东岳时亦作了些杂诗，摘录于下，可供春节消遣。

（一）全家八口去江滨，白豕（指辛亥）秋来世运新。六十年华弹指过，茫茫何必问前因。

（二）从此神州事事新，再无皇帝管平民。纪年远溯轩辕氏（用黄帝纪元，民国尚未成立），又道崇祯是好人。（崇祯为明代末帝，在清朝当然不行，近来又在批判之列，只有辛亥革命那一段时期他非常吃香。）

（三）姊妹朝前髻子梳，帽儿新式广檐舒，同车过市人人笑，此事谁还得记无？（"姊妹"即大姊、二姊。那时妇女梳"朝前头"。两姊又购得帽子，同乘"黄包车"过大马路，路人皆笑。其后那帽子迄无人戴，"朝前头"亦不梳了。）

（四）皕（音密，二百也）年编辫遵胡俗，"豚尾"空教异国嘲。烦恼青丝今尽剪（"今"指前辛亥年），光头吃肉最逍遥。（和尚光头，非常舒服，可惜不能吃肉。今两兼之亦一快也。我小时最怕剃头。小孩怕剃头叫做"赖头"，我曾以此招我父发怒。改用西式夹剪推之，就不须怕剃头了。但我理发次数甚稀，迄今日犹然。）

以上均六十年前事，现在的人若非七旬以上即不会知道。若栋栋、昌实等看来，更是历史上的事情了。近又口占得赠李君诗一首，不宜寄往东岳，亦录于此。《与荒芜别》："今夕荒村一杯酒，明朝京国路漫漫。为君重咏高楼句，挟纩如春度岁阑。"（一九六八年除夕，与君同卧六号楼之三楼，寒甚无火，君以被褥相假，曾赠诗，其中有"感君推解惠，挟纩似春还。何时一尊酒，涤此尘

 bbs.hlmbbs.com

垢颜”。)《左传》“三军之士皆如挟纩”，言人情之温暖，虽然寒冷，却如拥絮也。

连日大风，廿一日汝六舅父来，同在小铺吃饭。廿二日下午，汝六舅母来，正值搬家，她帮了忙。是日上午，我到学部留守处报到，春节后要布置学习，现在休息。长住在招待所，亦不是事。托运行李亦已运到……

父字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1971年2月2日

润民览：

二十九日我自往寄信，邮局信箱颇远，往东有一站路，要比东岳远得多了。回家后有一事可记。当你们在东岳小屋时，我正在写着，忽将自来水笔笔帽丢了，遍找不得。幸我有同样的笔两支，就把那支上的“套”移用了。以后又时常找，及十五日东西都搬空了，仍不见。二十九日你母整理箱子，忽在箱套内找着了，事隔了一个多月之久，运送数千里之远，居然配全，亦可喜也。那支笔笔头有些毛病，不大好用，换一笔头就好。全体透明是一优点，现在市上已没有这“永生”牌的水笔了。

近日不断有来客，许、郭二家亲戚外，更有章元善（我行时他来送别，今年八十矣，甚健)、蒋雪瑛、念劬。曲会中人尚未有来者。

这里到崇文门“新侨”，九路车直达，颇方便。只是新年人多，久待方始得座位。若平时或者要好些，亦总非早些去不可。

三十一日汝母约六舅父、母，林国贤，许渊儒全家，许通儒等来午饭。此亦六年以来未有之叙会。

日前章元善来，见示近作，题为《学习散后步归自寿八十》，

bbs.hlmbbs.com

且索和。原诗韵脚难用，另作了一首七律以应付之。章对我惓惓，六九年曾到旧寓相送，不作诗亦不可。诗如下：

与君垂髫称昆季，黄发相期晚节妍。
双寿八旬夸俪福，通家六叶喜姻连。
神愉体健今犹昔，人老心红后迈前。
我愧中州参干校，习劳胼胝让兄先。

一月三十一日深夜作

三十一日书收到，信封上误将十号楼写了三号楼，友人吕叔湘先生送来。以后须注意。

你母说带铺盖，两式均可，两被较宜。糯米粉亦可带。淡奶买不着就不要了。馀俟另寄。

父字　二月二日

1971年2月8日

润民览：

五日发信，即得你三日来书，知赴工地。寄去各诗中，有一末句改为“馌耕南亩又春深”，这样比较好。《诗经》有“馌彼南亩”。田间送饭谓之“馌”。在东岳时，看老乡们都不在家里吃饭，或带到塘边空地蹲坐而食之，或带了饭碗往别人家去吃并聊天。房东之女即常常带饭到我们小屋来吃的。这个风气沿袭甚久，即从古代馌饷而来。我在农村一年，所得非浅，不仅了知中国最基本的情况，并知古今之异也。你们到东岳一趟，确是很值得走的。否则我们在彼真实情况，虽书中万语千言，终归是不能明白的。

汝母与汝四姨虽在京重逢，却从我们来后日日风寒，她不能来，汝母亦不能往，相见不过三度耳。顷得汝四姨来信仍在家休养，庆民参加“拉练”，须二十五、六方回。要到房山、平谷等地，

bbs.hlmbbs.com

行路很辛苦。

顷又得五绝一首："茅檐绝低小，一载住农家，倒影西塘水，贪看日易斜。"亦纪实也。

得五日书，知猪仔学校有劳动暂不能来，栋栋要在家陪他。小孩能懂事是很好的，昌实要分配工作固不宜疏忽也。京津咫尺，小孩都长成了，改日要来看我们是极方便的。行期知仍在十二日，如有更动，即来信为要。

带来的果仁已吃完，肉松还有。四姨前带来之速溶咖啡，迄今犹在饮用，可见其多。

此次搬家十分凑巧。从一月十二日宣布决定，到廿二日迁入建外新居，前后只有十天，可谓迅速。其中包括写思想小结（写作环境在我一生是最坏的），收拾一切物件装车，移住公社大院，到信阳，午夜上火车，到京住招待所，分配房屋，取回行李，并搬入新楼。单靠我们两人是不可能的，在彼则荒芜之力，在此且多群众之力。得到这 303 之屋亦非容易。宿舍虽有空屋，大都是两家合住。这却最不便，住下必引起许多人事纠纷。我们坚持要独住，而独住据说只有四楼。我们说四楼就四楼（其实四楼上下确多困难）。后来组织上照顾，用调换办法，得在二楼居住。下午定居，傍晚移居。

火石已找着了，带不带均可。

七日谢象春来。他亦要去干校，在驻马店，十五日就要动身了，期为一年。是日晚间得东岳房东之女顾兰芳来书，情词恳切，读之颇多感慨（原信存留，你来时可看）。又口占一诗，录于下："连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却言梦里还相见，回首天涯感比邻。"农民很淳朴。回想这一年生活非常有意思，这亦是一点。我在农村时，或行路不便，或走错了路，或将摔跌，或已摔跌，都有人来搀扶照顾，或送我到目的地，绝无例外。这不知是古道还

是新风，总之是非常难得的。你必有同感也。又作题前作《陋室》诗："不觉春秋易变迁，不辞经岁又经年。若教门里安心住，道以佳名不是颠。"（若"延芳""犹欢"之名，非反语也。）

八日晨到学部，十一时归寓。是日有日本电影放映，在北京展览馆，时间极长，自下午一时到晚九时，路又远，同人多有往观者。我不能去。自九日起，下午要上班学习，同室仍为同来之十一人。学习材料，为主席的五篇著作。

八日中午约小玉及其二女沈青（青青）、沈倩（梅豆），琪琪。郭家二嫂亦扶病而来（她患高度贫血）。又有陈颖及其外孙女适来。亦难得之叙会。

相见在即，不多书。

父字　二月八日下午

1971年3月5日

润民览：

你们到京站，有行李可雇三轮车，空身可趁九路公车，到头道街下车。大路南侧有警岗，由此往南，一直走到尽头，再没有楼房了。最后的一幢，即十号楼。乘三轮车亦是这样走法。找到十号楼，往西找到三单元（上有字不甚清楚），上楼即303号。

这里地方清静，房屋洁净，均是优点。其缺点是出路稍远，车路不多，只一"九路"，又须横穿大道。因此我偶尔外出，汝母竟不出门，且连日风寒。

四日学部有李政委报告，我于晨七时半去，十时半归。开会处在一汽车房，甚冷，坐位又低，幸时间不长。下午有徐北汀、马士良来。是晚7时26分立春，我们于此时饮酒吃你寄来的花生米、罐头凤尾鱼，俗谓"咬春"。亦有小诗。

bbs.hlmbbs.com

闻吕叔湘言学部大楼内在布置一室，供我们集体学习之需，却尚未齐全，尚须宣布也。

要半磅咖啡、二号电池一对，如有得买，可带来。没有亦无碍。

东岳无消息。祁君四日在会上得晤，他亦已回京了，大约我们旧居他不去住了。我曾给房东的女儿写过一信，又给乔象钟、李荒芜各去一信。

离你们来京期近，如无甚事，我或不写信。你可来信，报告行期（如有变动）。

即问你们都好。

父字　三月五日

1971年3月27日

润民览：

日前寄书谅已收悉。星期四上午汝四姨母来，在此午饭，汝姊往新侨购大碟猪排、沙拉等品。星期五玉甥携其二女来午饭，有青菜、购来的罐焖牛肉等品。今日须至你六舅父处午饭。连日均有吃局也。

得陈曙辉信，上海大批学生回插队岗位，火车票紧张，三月份绝对无票，改搭乘江轮到汉口，然亦在露天排队一夜方才买到。因之想到栋栋回内蒙车票的问题。天津或不如上海之紧张，不知视往年情形如何？此间之插队青年，大约都于月底或下月上旬归工地。

近读春在堂《佚诗》，皆卅岁以前之作，其中《述怀》一首云："一灯形影镇相亲，与我周旋止此身。早窃声名忧不寿，少耽著述

bbs.hlmbbs.com

恐长贫。吟诗太苦心神病，作字难工腕鬼嗔①，饮水是寒还是暖，人知不及自知真。”

此诗很有意思。第三句自忧不寿，而公享年八十六。著作与吟诗等等，到后来发展了，字体晚年比早年大变了，工力尤在篆、隶二种。

二十六日《参考消息》有一条科学新闻，说因果可以换位，是十分新奇的。

天津近日食物供应如何？靠存货罐头总非长久之计。天气渐和，有春意，即要出门，不多书。即问你们都好。

父字　三月廿七日

1971年3月30日

润民览：

廿七日发信，到呼家楼汝六舅父母家，午饭极佳，炒肉丝极似鸡丝，有红烧鸭。下午我上班。晚得荒芜廿四日书，有云：“偶过旧寓，室迁人远，归途口占五律一首抄呈，藉以引玉。”

建外欣联榻，岳东庆卜居。
门庭惊若市，父老竟求书。
白水试新茗，青葱煮鲤鱼，
楝花风信近，惆怅小茅屋。

此诗颇多佳者，如第三句非常贴切，“惊”字佳。“白水”以下并佳。你谅有同感。我亦抄了几首绝句给他看，并将旧稿略改答以五律。因原信有“抛砖引玉”字样。

廿八日上午乔象钟自东岳来（因有公事故来京）。说学部干校

① 虞世南善书，人称其腕底有羲之鬼。

bbs.hlmbbs.com

自下月一日即要搬到"明港"，（不知是此两字否？）另有机关迁入，亦新闻也。中午蒋雪瑛带了易小俞来。他回京继续上学，住和平里机关宿舍，秋后将分配工作。他和猪仔年龄相同，长得很高，初见不认识了。俞欣在河南修武县劳动部办的干校。

所谓旧作五律（已录给你），所改其下四句为："又展新葱翠，长怀旧草庐。经年欢绪永，三宿意踌躇。"（三宿是一典故。浮屠不三宿桑下，为其有眷恋故。）原稿后半虽佳，却太萧瑟，从这点说，不如改本。

廿九日风寒，未去学部。午间得你廿八日书。像片三张亦收到了。我处旧像片都没有了，得此很好。与你们同游公园一张，栋栋、猪仔均非常小，阅之颇感慨。天津水上公园之游，亦迢迢远矣。

知你在发奖大会致词，甚慰。不知讲得尚好否？看来队里对你很重视，不可骄傲，大意。你将偕栋栋同来，甚好，盼之。又书中说"过于保养其实并不能保养"，我们均以为然。且这个说法是辩证的。汝四姨心境总不很开豁是主要的，其在家与出外还是次要的。

天津食物供应如何？此间肉类不缺，蔬菜品种少。

已属月终，再过两星期可见面。你如来京要把这情况向公社或队里讲明，得其了解方妥。

发叉买几个，寄来或带来均可。

父字　三月三十日

1971年5月14日

润民览：

九日又得五言二首，云："小灯明易灭，娇怯怕风侵。欲破周

bbs.hlmbbs.com

遭暗，荧荧藉尔深。”（咏罗山所购小灯，所谓“如豆”者也。）“经岁五迁徙，归来与子同。遥灯新驿见，身卧月楼中。”（赠内）第一首昨宵（八日）枕上作，颇损眠。诗有苦吟得者，亦有率意口占，不必以之分优劣，却有难易之别。第二者切合本地风光，以起来写出前句，搴帷灯月交辉，即目而成，不费力也。是日晚间王曙云自永乐店来，住四天，十三日去。

十日在班上购得新印严复旧译之《天演论》，字大悦目，文义颇深，亦可遣日。此种译笔，现在无人能为之。十一日中午，约章元善夫妇及其第四女携外孙女来午饭。我们与章家二老，四人合成三〇七岁，章最长八十岁，张夫人与汝母同岁七十七，我则七十三岁，在最幼之列。此会亦颇非易也。气候渐热，已至摄氏二十二度。十二日下午，许潜庵及其儿媳李月连、张允和与你四姨母同来。张允和初归自苏杭，许老年八十四，尚健，惟步履龙钟矣，亦年高必然之经过也。四姨饭后去，仅六点多钟，天光尚明。十三日中午在小铺吃饭，花二元馀。下午得你十二日书，悉一切。所云旧诗：“一曲刺鸡弦”，“刺鸡”这两字很奇怪，不知何解，或记忆有错字。插队青年不大愿分配，大概情形相似。但自己不着急则可，而分配与否，却恐不在自己。我自十四日起改为七点半至十一点半上班学习。这样可以凉快些，亦好。你们来京事，什么时候都好，随宜酌定。收音机，如东西好，收音清楚，汝母说可以要，与可诩商洽。他是很在行的。如再晤粹深，为我们致意，告以近况安好，与他来时无异。汝母于星期日将约人吃午饭，以买得甚肥大之鸡可以利用。曲会旧友都来过，亦不好恝然置之。此信你当可于去前营前看到。馀俟续寄，即问均好。

父字　五月十四日下午

bbs.hlmbbs.com

1971年5月19日

润民览：

好几回书信，未谈我在学部的学习，人数不过六、七人，亦无军代表来，只是同人自学，大家看看书而已，而且各看各的，不过不带无关学习的杂书（这是应当的）。他们有时谈话，我因耳聋，亦很少参与、说话。星期五总有一次讨论。因参加的人各所都有，可以谈一些各自专攻的问题。已谈过的如下：四月廿九日“让步政策，农民起义”（历史所翁独健）；五月七日“文字改革”（语言所吕叔湘）；五月十四日我谈了《红楼梦》的“自传说”，作为自我批判谈的，但也讲了一般性的批判，约一个半小时。（本来治《红楼》的还有吴世昌，将于另一次谈。）廿一日将由哲学所杨一之谈“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当亦很有可听。这种学习颇像古语所说“切磋”者。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其他则寂然不动，亦无所闻。我的看法，我的问题仍在明港前干校方面。这里的学习是学部主持的。靠它不会解决什么问题；但如果不搞得太坏，时间长了当亦有些好处，未知然否？近闻明港搞运动紧张，男女分住大屋，在京之干部有些已调往彼处。

吴世昌写了《红楼梦识小录》给我看，其中说到宝钗、麝月命名之解释。又说到贾芸，以芸草的训诂有使死者复生之义，就说后回中宝玉下狱，以小红、贾芸、倪二等人而得救，出于想象未免附会。关于《红》的研究，始终是那么一种“红学”的气味，虽经过运动，大加批判，而读者们的兴味犹如故也。我实不愿再谈这个，但有时亦不能不谈，如上言星期五讨论事，关于文学方面，班上拟了这个题目，我亦责无旁贷，得讲一点，好在着重在自我批判，不会出什么毛病的。十五日下午有小阵雨，较为凉润。

五月十六日上午至二道街购了五角钱的碎肉。西北风大，颇凉。成诗一首（附后），名为赠同座者，其实不给他们看的，只给家里人看，另纸附去。作意有五点：一、我不大出门，故约他们来；二、鸡是主要的肴，鸡黍有乡下饭的暗示。“珍”者亦借古典所谓“八珍”。三、用佛经观河（恒河也）面皱故事，言人虽衰老而观物如故，神识无异儿时。四、第四句是我最得意的一句，汝母亦欣赏，不加解释，可细玩之。五、绾合从前唱曲事，入本题作结。所引曲文原七字句，今入五言，删去“枯树”二字，意义似改变了，然而这样便较恰当。这些地方，若我自己不谈，漫尔读过，汝未必能知。作诗与读诗并非容易也。

是日来者：你四姨带小青青、张允和、许士箴、袁敏宣、周铨庵。吃白煮鸡、烧卖、炒莴苣笋、花生米炒肉末、枣汤圆。客散将五时。得栋栋十一日书，说她蒸馒头困难，天气暴热等等。她总是想家，亦回忆随你到东岳时也。

十七日得你十六日书，此信甚快。小照片已取来，今附去放大的三张，小照片十一张，又胶卷，便你们另印，可检收。栋栋来书要照片，即由你斟酌就这次所寄给她一些好了。

近来在家热闹，到班则很清静。《天演论》已读完，意译有删节处，我亦未能对阅，而文笔至佳，不过现在了解它的人已很少了。精者有一大半。上次发言底稿，亦拟在班上把它整理出来。你他日来京，可以看。

这封信内容十分丰富，大可供你星期尾之消遣了。不多书。

父字　五月十九日

诗录如下：

bbs.hlmbbs.com

辛亥清和下浣寓楼小集赋赠同人兼示内子

一似迷方感，归来少出门，
小楼欣再晤，鸡黍愧非珍。
未改观河眼，频惊续梦身。
北词还记否？“花发又逢春”。

1971年6月30日

润民览：

近日无甚事。廿六日竟日雨，气候甚凉，我冒雨到学部。我写了两段小文，即寄你们看。这是我近来所作抒情文字之第一篇也。两地你都熟悉，必多兴味。上午十时偕汝母至崇内购物。咖啡无散装者，买了一红罐，即汝前者携来之品。十一时馀饭于新侨。心想雨后较凉故而出门，午归亦颇热。廿八日汝母到四姨处，四时馀归。我在家整理稿子，亦做到四点半，其时她尚未归也。得廿八日信，抗旱墙报被雨冲掉了，的确无妨，且有幽默味。牵牛花遮阴，景况当佳，想象得之，廿九日在班上把发言（二次稿）给他们全部看过了，可以另抄了。为党的五十年纪念，组内写的墙报已弄好，由十三人具名。我名列第三，其前为金岳霖、孙楷第，均年长于我。末有关淑庄（女），为丁声树之爱人，她亦在学部服务，从东岳同来北京。此十三人中，包括来自东岳全部十一人加上金岳霖（他未去东岳）和关女士。这亦算办了一回事。其另一事则我的发言，却不知在何时，总当在“七一”之后了。你信中说法，我亦大体同意，恐不会再有以前“解放”、“处理”的形式，却不等于没有任何的形式，如个别谈话之类。我一如在东岳时听其自然变化耳。

bbs.hlmbbs.com
附书得阅，并无偏激之处，意思也好，你说她应以北竹竿胡同为家，而常来我处团叙，这原是正规的办法。她却不这样做。户口在彼而人在我处，到学习班结束后，事情当有变化，她总有学习、劳动需要参加。

永安生活上自比东岳优越得多，亦有不太方便处，如买菜，出路就较远，我们总会妥善处理的。

馀续书，问均好。

父字　六月卅日

1971年11月26日

润民览：

近日天气甚冷，室温只摄氏十四、十五度，以暖气不大。我近未出门，只有时往取小报。有近作小诗一首附去。你能猜出"注"中之门联是什么？（五言两句）又旧作二首。一九六八年岁除，一些人集中住在六号楼之三楼，室中无暖气（工人节日放假），我带被薄，荒芜分给我一条，同睡在一大桌上。我赠彼一诗，于看后即毁去，现在追忆录出。五言古诗难做，此首在我诗中算较好的，亦终未写给荒芜也。挽琴伯诗，语淡而悲。一并附去。

你二姊给你大姊复信，说她频年生活很详细。与我们前在豫省，其环境亦颇似，如雨路泥泞，滑倒多次，房子很黑且透风等等。惟我们在彼，以年老得到照顾，时间亦只有一年多。她在修武是很辛苦，前在京时体重百馀斤，现只有八十多斤。你母已给她去信。她今冬能回家一趟总是很好的。

廿四日中午同到西单鸿宾楼吃涮羊肉锅甚好，去时乘公车，以小摩托归。汝母亦去，病后出远门，还是第一次，归后亦佳。近日未停电。从是日下午即无电，竟夜未来。且暖气亦无，因需要

bbs.hlmbbs.com

电力吹风。想必是机器出了毛病，非一般的停电。迄昨日下午二时始复。

得你廿三日来书，附寄药片收到，可够用一些时候了。取表事，前书所询乃时间。约定何时可取？因条子上未书明也。

正华当已全愈？你们同译小说，极有趣味。译事却很难。中西文字区别太大，因此严（复）、林（纾）两公均意译而用文言，以之对照原文，出入甚大，亦不得已也。还有一点，中国现代口语的词汇比文言更为贫乏，对译英文困难更多。“得实”与“传神”总难兼顾也。你们作此尝试，总是有益的。将来或取较短的小说试译之，便容易完成也——我们亦可参加些意见。

如果译仲马此篇，可参考旧译本加以修订补充，则事半功倍。但不知此本好找否。

我处室温尚在十四度左右，以天气未严寒也。似比你处还暖和些。如暖气久停，则将降温。

杨远来，你们得小聚，亦好机会。

昌实分配事如何？

馀续书寄。

父书　十一月廿六日

1972年2月6日

润民览：

五日正华来，适粹深亦来，共食春饼以应立春，你们要来，在津是买票问题，这里是报户口问题。听说控制甚严，究竟是怎样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一切正华回津面商，不多说了。

六日口占小诗：小集居然四辈人，通家还往感情真。（粹深适自津来晤）宁宁初学人间字，又见高楼报早春。（辛亥腊月廿一日

bbs.hlmbbs.com

交壬子年春）

有名牧石者曾有“红楼梦印谱”，于一九六六年春日拟找我题咏，并预刻小印为报。却尚未向我说，我亦不知。后运动起，原谱已失而小印尚存。他近托黄君坦转老华手相赠。右钤即此印章。今日尚有此事，可谓新闻矣。我添一小印亦可喜也。（颇佳，且方便）另写一张，转给老华。

父字　二月六日

1972年4月26日

润民览：

近无甚事。班上少至二人，上星期六则多至十人。为谢国桢改诗三十多首，费我约一个星期上午的工夫，幸在学部多闲。原编有一百五十馀首，若一一改动亦不可能。

廿三日得十九日栋栋来书，汝母已复信，知到彼安好，为慰。又云走了五里后有人帮助，也是很好的。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意谓如走了十分之九，只能算走一半；馀下的十分之一也抵一半。这句话可以用在这里，天津知亦得安信了。是日“参考”有杨振宁长篇谈话，无甚特别却亦妥当，未知得阅否？

小方糖已快用完，天津如有，可买些存着，亦不忙于带来。

我于辛亥（一九一一年）秋天到上海，与你大姑母一家，同住舢板厂小楼一年，到壬子冬回苏州。近有诗云：“生小吴儿不识愁，避兵黄浦趁嬉游。瞻乌爰止谁家屋，细草毬场一角楼。”这所洋房还在，我以前曾访之。顷得沪郭学群来书，他近来又去访旧，有《浣溪沙》一首，颇好，与上面我的诗可以参看，录如下：

“依约巢痕忆麦根，衰年重过暗伤神，旧居谁识旧时人。莫向小楼寻往迹，且凭阶草证前因，昔欢今梦不须论。”

bbs.hlmbbs.com

麦根路，其地俗名舢板厂。词甚合律。同是经历者，现只有我和学群二人而已。今年壬子，整六十年了。

你廿三日来信收到。知“五一”将和老华在起士林午餐，可以和北京的西餐馆一比。会不会好一些？近日常买到鱼，新鲜。昨日我未上班，因体稍有不适，而在彼亦无事，星期二、四两天，到者只二、三人。温度23C，于来信记津地相同。此书到时已近“五一”了。即问你们都好。

父字　四月二十六日

1973年5月11日

润民览：

昌实携津烧酒四瓶，馀存我处备用。十一日天气晴朗，午转阴，和暖，聚餐于西单之“湘江”，共九人，肴均大盘，颇佳，昌实当能备言。在西单东雇三轮摩托归，时两点一刻，汝姊、曙辉则乘公车，晚到约半小时。正华自去办事。昌实去游玩，回家共吃茶点。他学制香脆蛋卷，颇佳。馀俟续寄。

父字　五月十一日灯下

1973年7月23日

润民览：

你母说，要一些化肥，装在较坚固的信封内寄来，用法如有必要，加些说明。牵牛不开花，或系缺肥之故。

知已买到镇江酱瓜（大瓶），甚好。

来信所说《女儿经》，我未读过。《弟子规》，前日始借来一看。《三字经》中也有些不好懂的。如“莹八岁，能咏诗”我亦最近才

知道，是北魏时的祖莹，见《北史》。天津批判本，有注解否？

廿日的“参考”有一文《杰克逊的危险观点》分析颇细。你们曾注意到否？

小平来信说，当地正在依照21号文件解决“武钢”问题。又说要寄茶叶来，今年我处茶叶甚多。

入伏多雨，不觉太热。室温28℃。

廿一日小青妹偕其新婚夫邝宇纮来。邝君初见，广东有此姓。前有邝富灼，有名，或系一家。

所内学习法家著作，依时代为序，先为商鞅、韩非，尚未论及柳宗元。

吴小如要我和汝母写字，又要找叶圣陶、丰子恺写，据说“凑作四幅”。

廿一日信收到，附花他日可寄叶圣陶一看。肌醇片了解清楚，是否吃，再考虑。我二十日信实际上是十九日晚上在车站所发，故到得快。

我们词稿两首附去。即问各好。

父字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

1975年11月1日

两次来信又栋栋信都收到了。我病见好，但不性急。一切起居行动须逐步恢复正常。你们尽可以放心。以手发抖，勉作数字，寄润民、正华，并示华栋、昌实。

父手书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

bbs.hlmbbs.com

1975年除夕

润民览：

廿七日来信收到，小袋麦乳精我不想买，因恐它溶化。地黄丸也不要买，暂时不吃。圣诞吃火鸡不过从“新侨”买来一块而已，非一只也（且市上也并无出售）。

我近体如旧，有三字信口溜记之云：眠如常，食无伤，立须张（张两脚），行步跄（踉跄），软郎当，体未康。

廿九日就有三客早来（李荒芜、曹辛之、朱海观），十时馀去，又有周铨庵来。是日汝母到崇文门看病，又拿回一些药，十二时搭乘公车归。

从上面看我两人的病无甚好歹，尚可对付耳。

重庆有一不相识者，姓陈，说要寄给我一本《西还》。这本新诗集，比《冬夜》更少见。如果寄来，亦有趣，其中有许多游美的诗，如同隔世也。

日前所内有人来谈说又有房子，我不大相信，姑妄听之而已。据说地点或在三里河，或仍在学部范围内（即建外或干面胡同）。

汝母服李大夫药，神经稍宁。搽药可对付。我曾服活络丸四颗。此信到日已在新年，即问各好。

父字　七五年除夕

1976年1月4日

润民览：

年前又填一住房调查表，备列家属姓名，你大姊处四人，你处四人（注明在津，有时来京）。听说要有房子，大约在一个月左

bbs.hlmbbs.com

右。这回总可有分晓。与齐内老屋发还事似无关。

王伯祥翁于去岁除日子时病故，年八十六。我甚悲感，有一挽言写在纸上送去。“记当年沪渎初逢，久荷深衷怜弱棣；惜此日京华重叙，忍教残岁失耆贤。”此改定稿。二十年代之初，在上海相识。王翁长余九岁。晚年在文学所同事，三十馀年。七日将在八宝山开追悼会。

吴小如日前来，传一验方，很简单，“黄连、肉桂等分研末为丸”。但黄连极不好买，不知天津能觅得否？如无黄连，可以黄连素代之，但须多用，黄连素三分之二，肉桂三分之一。

易礼容来信介绍一种药，名“121”，是牛、猪骨髓做成的，治瘫痪神效。我们却疑惑骨髓含胆固醇高。你们有什么理解？能为问问医生否？

三日收到你来信，栋栋于七六年内不能分配，很觉奇怪。何以如此之难？

三日晚间在室内又摔了，幸无大伤。这已是第三次了。将近三个月，身体仍软，走路郎当，可见恢复之不易。

你母要买安宁片、利眠宁，如有，可于春节时带来，即问好。

父书　一月四日晚

1976年1月16日

润民览：

近读清人吴穀人《有正味斋日记》，他于嘉庆二年丁巳自京南归，三月十二日从齐化门到通州，就走了一天。乘船到天津，经过十天，二十三日方到。到现在不过一百八十年，而旅程差异如此之大。书中还记载天津的历史。摘抄一点如下：

“天津，元史河渠志称为直沽，即海津镇也。明初改天津，置

bbs.hlmbbs.com

三卫。”（所谓“天津卫”、“卫里”，皆本于此。设府县自清代始，亦见《日记》中）至于食品，他说有：

“河豚之白、江珧之柱，黄甲巨螯之蟹，腾香回网之鱼”，至今日已全无踪影矣。又载二十六日：

“午后过杨柳青，即柳口也，四面皆植杨柳……杂树不生，故地受其名矣。”

李大夫来过三次，见效不大，手、腿似稳一些。一家都请他针灸。“百合”如有，可叫栋栋为买二两，由正华带来。没有，自然算了。十五日来信收到。家中水仙未开花，其中一箭有希望。栋栋分配事在念中，你们要“操心”有什么办法？

汝母今晨又去医院换药。听说到医院去看病的亦很少，这现象亦很特别。

你们要带我东西，不拘什么都好。

馀不多书，即问均好。

父字　一月十六日夕

1976年7月24日

润民览：

带去文稿两篇，其一为前乙卯十二月作，距今六十年；其二为近作，文理或较深，却可以保存。第一篇所用纸，乃你祖父修清史所用之稿纸，家中只存此一张，亦可珍也。又正华折扇一柄，桃一罐，糖一包。

来信均收到。家中事昌实自会详说。我二人都病，你母过生日能够支持总是好的。我只关怀她病，自己的病除起居行动稍不便外，别无所苦，亦听之而已，汝母之病疙瘩见好，而痒更甚于前，究竟是否好转亦不大明了。须等下星期四复诊可知。是日阴

bbs.hlmbbs.com

凉，来客许处四人，郭二人，连我们恰好一桌。下午雨后忽热，后知即时正交大暑，可见节气很有些道理。来客有嘉正、幼蔷、祖期、裕德，“打桥”我未参加。昌实带来你的书信，悉一切，所说那些食品我都喜欢。晚我看昌实“打桥”，局散已九时。她这生日过得颇热闹，陈曙辉自郑州来贺电，亦远人之意。

廿八日仍阴，浴，是我病后初次，有昌实照料诸事，甚妥。午转晴，吃买归的烧鸭，生日之馀兴也。馀由昌实面告，不一，即问各好。

父字　七月廿四日

1976年8月

润民览：

检去年赴津日记，知为二月六日（阴历十二月廿六日），距营口海城之震只有两天（2月4日19时38分，震级为7.3）其时津地情形亦紧张，而我们不知。十一日日记，记你同寓刘义卿之言，海城震烈，地漏黑水，伤亡甚多，比之今年唐山虽然渺小，亦剧震也。十五夕晚饭于登瀛楼餐厅清闲，亦缘适有警讯，盖防馀震耳。迄今追思，颇有意思，亦话旧之资料，故为汝言之。

陈颖昨到协和接洽，汝母可于下星期四（廿六日）前往复诊，亦一佳讯。自地震后她久已不去。我亦取得活血丸。

任庆民回京，来寓。四姨等均在上海，未往宁波。此次熟人中南行者不少，你母心中难免亦稍不安。我仍保持“无事故安居”的想法。若防震长期化，尤不得不以镇定处之。出游虽美，若警讯不除，则归期难定也。

十六日虽解除警报，实由不得已，故外松而内紧。学部保留窝棚，殆亦因此。若要重搭，费事太多。顷言近处之棚，仍为我

bbs.hlmbbs.com

们保留位置，亦照顾老人之盛意也。另一种想法，有备无患诚然也，而警讯频传，真伪莫定，遍及各地，爱民之中，不免惊扰，其得失亦难言也。你意或与我略同。

栋栋在房管站，近做什么工作？

父 又书 八月

1976年12月1日

润民：

近震情缓解，闻唐山一带震势已减弱，则安居可无虑矣。你处有房屋修缮问题，想逐渐可得解决。汝六舅父等住在比邻二单元之地下室。他曾来过一次。

你母的病，据她自说不能再搽5FU，又不宜于放射治法。现当考虑手术问题，此事必须慎重。我在今春即有比较确定的想法——即特效药不效，亦不要动手术，现在还是如此。她自己当然游移不决。现当从各方面多了解，主要要看她病的实况。你们想法如何？正华曾参看医学文献，其中述说用手术以后或好或否的各例，或可有比较具体的意见，亦盼告知。她近来还好，仍起来活动。方才说，“病情变化，5FU不灵。”“大夫早已不主张搽了。”(近亦有时搽些)

近室温增高至18℃，一点不觉冷。王湜华寄来“地震时刻表”以阴历计算如其所开，对照如下：

初二 3：36（唐山大震七月二十八日晨3：47，只差十一分）

二十四日 21：12（最近十一月十五夜十时震，亦只差一小时多）

两次地震时刻均符可谓奇矣。(这样看来，中国历法十分奥妙，非罗马的太阳历可比也）不能确知地震的日期，却能算出震于某

日的时刻，不知是怎么推算的。据说有一个周期的规律。原表在我处，你将来可以抄去。

裕德来，将咖啡带到，询悉津地情况比京严重，又你处无电，为念。

廿八日晚信次日上午收到，天津仍传震讯，与此间所闻稍异。京中目前认为无事了，我有时写字为遣。与圣老通信亦多趣味。他亦安居，其家中亦未有设备。

馀续寄，问各人好。

父字　十二月一日

1977年5月30日

润民览：

汝母之病不仅头晕且抽风，初发时即如此。须服“硝基安定”，如间断时长，就要发作。廿七日下午忽抽风，发抖，以进药而止。近两天算维持住了。并无对治办法，补剂或可增进身体抗力。老要闭眼，看物不清楚，不舒服，知杞菊地黄丸有，甚好。如在十天以内有便人带京最好；否则寄来亦妙。我体亦欠佳，幸而总不曾摔，只跌碎一茶杯耳，近买得一电视，上海英雄牌，价233元。机置诸北室，用处不大，而买得非易。闻说排队要两天两夜，亦新闻也。

廿七日书收悉。我第二首诗较有趣。第一首似自我否定多，不免牢骚。如懂得诗的人看，就不至于误会，但知之者少。“画梁”用唐诗，“海燕双栖玳瑁梁”意。“三宿”，浮屠不三宿桑下，勾留则未免有情矣。故“三宿”是用典，虚拟，而次句“陋室双栖”便为纪实，现在做诗宜近于白话使人易解，但亦不可说呆了。呆说即非诗。

bbs.hlmbbs.com

汝母今晨又将发病，急服西药止住。下午二时在床上又发病，她说不能服药，其后渐停，这总不佳。写信给谭大夫，希望他能来复诊，亦不知可否。馀不多书，问好。

父字　五月卅日

裕德何时来京，能带药否？

1978年除夕

润民：

找着了旧日记，五六年南游日程，非常明白，有作此词的日期却不载原文。经回忆后改写下半首，似比原稿为佳。今寄去一览。回环叙述，在词中亦少见。你母抄词已将完工，不足十一页，并自写跋语，清婉可诵。我稍改换数字。

两次来信均收到。林昭已来报告，近想已去津，你必已了解一切。来京时可办手续。

我近体亦只对付而已。你牙疾想已好了。不久过年，你将来京，不多书。

父字　一九七八年除夕

1979年4月23日

润民：

我近又看此小说，你前所提那一点很重要，是他译错了，原因在没有看懂。关键在于 wait，等待。第四册 1251 页有这么一句话，我认为很有关系：

“从你所讲的一个字的声音——就认出了你。”

你可以检对英文本。此书上文曾说他语音也改变了。美茜帝

丝正在听到一个字上发见了秘密。这一个字就是 wait。此处文心甚细，可惜译者不了解。全书用“等待和希望”结尾，可见此字之重要。她的错误正在不能等待。

又第三册 1164 页四行有一句话：

“有了这样大的窗户，他们干吗还要装楼梯呢？”

这句话很不好懂。窗户岂能代楼梯？查一查英文本如何？

你母看病事，昌实知道的。钴疗室认为满意，却也不保后不再发。既别无治法，只能休养对付。

你四姨母十九日来寓小住。是日张允和、周铨庵亦来。汝六舅父母来。

文化部办的《红楼梦学刊》要我作编委，谢却之，付以旧作关于红楼梦的长歌（吴世昌介绍）。文学所办一个叫《红楼梦研究集刊》亦来要稿，付以一九六四年旧作一篇，长二万馀字。以后不拟再给。不再作，亦无可给者。

出版社陈君于廿、廿一日又连来两天看校样甚细，颇费工夫。廿一日吴小如、王湜华亦来。

天气渐暖，室温 19℃，尚未看过花。节气已过谷雨了。

接你十九日自蓟县归后一书，写旅游景况甚详细，为慰。林昭于廿一日来午饭。

汝母患痔疮，年高不宜割治，亦只能休养耳。近因四姨来寓，比较不沉闷。

我写关于《红楼梦》文，已有十篇不以示人，即圣陶与君坦亦只各看过一篇而已。此信笔所书，不宜公开。

新校本《红楼梦》八十回送样书来，字甚大，本子亦大，尚未能看。实亦无此必要，近来“红学”已成魔障，即我近作如上所述，亦可不必写。

廿二日阴。汝六舅母因感冒未能来。下午与赵广生合“打

桥”两局。六舅请客，有易礼容、蒋雪瑛、胡祖期，此外周裕德、赵广生、沈祖修夫妇等约二十馀人。菜颇丰，我们晚上都吃的很少。

馀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　四月廿三日

1979年6月17日

润民览：

廿日之会，于廿一日见《光明日报》，廿三日见《人民日报》，闻《文汇报》亦有报导。

廿四日晚比邻袁绍良夫妇约至东来顺晚餐，有刘峄莘父子，汝母未去，肴颇佳，闻费36元。来回乘小车，费八元五角。

近看“词选”二校毕。看了三校，就可出书。《古槐书屋词》已编好，将于六月付香港梁披云君，《书谱》杂志主持者。闻政协近将开会，以后总要忙些。

你母又拟为我续写在永安南里的诗，要搜集亦颇费事。

屏条相片放大，今附去一张。即问均好。

父字　六月十七日

1980年8月27日

润民览：

得来书，开列今岁你处五事，良堪喜也。我今年刊行三书，亦前所未有者。栋栋挈女来，你虽感些寂寞，却是正办。从此京津两寓，一变卅年格局，又是一番新气象也。

父字　八月廿七夕

bbs.hlmbbs.com

1980年11月15日

润民览：

两信均收悉。星期日正华与栋、佳同来为悦，近气候和煦，所谓“小春”，室温22度，从电视中看公审现况甚清，我近写诗词，并为陈从周之散文集作序，多年不写，文思不畅亦老态也。杨敏如自津来，粹深要我的词集，今带去一册，你于便中往访时给他，并为我们致意。词不易解，可以小说视之，即录于后。

父字　十一月廿五日

烟空一望无相识，飘零不记闲踪迹，料（平声）理浴归舟，夕阳明柁楼。　云端疑幻墨，知是谁家笔，欹枕看鱼禽，碧波红浅深。（《菩萨蛮》）

1981年元日

（一九八〇年除夕，庚申十一月廿五日　日记）

阴。昨晚头眩，八时半起见好。室温摄氏十八度，近午微晴。孙女栋挈佳佳来。宁宁算术成绩好，在学校带上红领巾来见。前日代圣陶作《浣溪沙》词，为俞振飞题曲谱，午来电话相谢，云惬意也。荒芜来信，为《诗刊》索稿，检七八年旧作七律付之。天寒晷短，日色淡薄。三时骙若弟来。桥戏一盘。晚餐由成、欣、雪瑛、陈颖合办，有二十五人，亦盛会也。是夕跳舞，林昭等住在大间。韦梅元日夕去香港。我仍感头晕，不甚要紧。

以日记代书可悉近况。即寄

润民、正华同览

父字　一九八一年元日

bbs.hlmbbs.com

1981年3月8日

润民：

五日信收到，谈肥猪瘦鹅一段颇幽默。此间情形亦相似。为李[①]写字已裱好。三、四月间昌实能来京一行亦好，顺便可为他讲解以增进了解。我近又为人写“红楼”歌，西北大学校长郭君属书，虽懒动笔亦不可却。将来此等事不易对付。外间改悬吴小如书赠一联，为祝我生日亦佳。汝母近体还好，下午温度37°馀，或36°馀。十日将有曲社友来饭。问好。

父字　三月八日

1981年4月19日

润民：

来书收到。汝三姨母在此小住，十八日下午回呼家楼。“五一”飞美，不能参加昌实婚筵，但月底当在我家会面。六舅父拟写关于《红楼梦》文章。

我近来较忙。已写《〈振飞曲谱序〉》、《追怀顾颉刚诗五首》，为华粹深文作序（杨敏如来说）尚未着手也。你母情况也还好，盲肠炎已愈，历时三月。

距昌实婚期只一礼拜了，想必很忙。栋栋考试录取，亦颇非易。与林昭十八晚来寓。闻于本星期三、四将去津。

十四日雨，偕章元善同访叶圣陶（由叶处派小车接送）留饮欢叙。续一九五五年之会，而五老只馀三人矣。得晤叶之二子一

① 李即俞平伯之孙，字昌实。

bbs.hlmbbs.com

女，乃友朋家庭之会也。元善后有信来附诗亦颇明白，今封在函内。我有诗九首，由荒芜介绍在《诗刊》第四期刊出。汝母八年前（癸丑）为上海陈从周写的字（我旧作）亦于《书法》第二期刊出。你来京时可以看到。

美国航天机于十四日如期降落，我于十五夕电视中看到，很清楚，亦重要之发明也。若非卫星转播，在地球对面亦决不能见。馀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　四月十九日

1981年6月14日

润民览：

得来信知正华有恙，甚念。休养外似更须检查。上星期尾栋栋来，佳佳穿小裙，极有趣。吃到她家包的粽子。

周颖南四日来寓，八日即飞往香港。中间宴叙三次，以第三次本院一号楼庄明理家为最好（庄为主持侨务者，曾偕礼容来寓）。肴既丰盛（有福建风味），主人款客殷勤。自移居后，我在同院居邻吃饭，尚是初次。

我近作章元善寿诗，又作“红楼琐闻”小诗，今附去一看。要硬抠字面，不顾文理、情事，近来作文风气如此。

昌实、金凤带来你信又各件均收到。照片非常清楚，旧碑是廉石公的，未新立碑。知廿日你将来京，为慰。有港友送我一瓶绍兴酒，名曰“加饭”，想必不坏，等你来品尝。昨晚聚餐在北京餐厅。小茶食颇好。“开口笑”已早吃完。馀不多书。五月二日诗，写给昌实一份。

父字　六月十四日

bbs.hlmbbs.com

1981年8月18日

润民、正华同览：

正华来信收到。照片甚佳。峰形奇特，所云“磬锤”，僧寺所用。我曾有诗云“度亡击圆磬”，即指此。磬，圆形垂直而深，似一小缸。锤，木制，长不足一尺，一头粗以击磬，一头较细，便于手持，山峰形极肖，如过于长，过于细，便不像了。可谓奇迹，山中多佛寺，故以此为喻。如比萝卜，便不大像。不知曾近看否？

润民扬州九日书极详细，床上只铺一竹席，南方度夏家家如此，谓之赤（读如擦）席，意谓光光的什么都没有，如人光身，谓之赤（亦读如擦）膊。扬州瘦西湖我于五九年到过。富春点心亦尝过，似亦平常，不如上海邑庙的南翔包子。平山堂未去。扬州虽在江北，却有江南风味。镇江在江南，亦与扬州相近。镇、扬与苏锡风俗迥异。

十六日锡璇来，出示五十年前我父为六叔父西山别墅一粟园所题律诗。她记得六句，缺第七、八句。家中无存稿。她属补写两句，愧未能也，只得谢却之。诗佳，可能是真的，话却空泛，看不出所以然来，亦近日之新闻也。

汝四姨母迁居海淀科学院宿舍，听说房子很好，我们尚未去过。未装电话。公用电话可以打来，不能打去。书信不送达，要到邮局去取，亦很不便。将来会转好。

近有二事：（一）在北京图书馆发见一九〇六（光绪丙午）曲园公卒之“哀启”，记载临终时实况，是我父亲笔，有我八岁时所未知者，极可珍贵。又有当时的“讣闻”。如何发现，事很凑巧，不及详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印行我的《诗词曲杂论》，篇幅相当大，已有草目寄来，在接洽中，大约明年可以出版。虽是

美事，亦很麻烦。好在不急在一时。

润到津知安好，来信收到。带京之物，俟星期尾当可收到。在镇江、南京游玩，走马看花恐兴味不多。“京口三山”，我早年逛过一次，曾有新体小诗记之。现寺庙破烂，不如从前了。抄出莫愁湖对联，写得呆板，不佳，有些字不识，亦无关系。

家中近况，我仍体疲事多，应付亦不大易。《新观察》十五期载我的访问记，作者为广播电台的林乐齐。事隔三年，且中英文文字不同，忽然刊出，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汝母患泡疹逐渐见轻，李大夫给的药，近不大吃，大青叶试过两次，据说觉胃不舒服，就未再吃。近有小热度，下午总在三十七度六、七左右，亦不易治，据云，偶服安乃近，上午在三十七度下。

报载京津水源缺乏，是一问题。此信甚长，近年少见。即问各好。

父字　八月十八日

1981年9月6日

润民：

来信收到。四日上午我们同到海淀黄庄汝四姨母新寓午饭，有汝六舅父母、郭小玉、蒋雪瑛。晤谢象春（庆民不在家）。房屋、肴馔均精美，亦难得之盛会。我们自河南归后至什方院午饭，这是第二次，已逾十年矣。四姨即将到郭二嫂处小住数日，然后偕雪瑛住三姨母新居，以待她十七日晚来京。汝母归后，体温转高38°，次日38.2°。

五日上午正华到京，携来月饼颇好，此间尚未购买。恰好是夕梅伯母介绍的中医研究院大夫王友虞来诊，年七十，雇车接送，住隆福寺，费十三元五角。七时来，开青蒿、鳖甲、柴胡等，云

热在血分，拟试服之，希望退烧。情形如何，当另函告。

译本侦探小说，你来时可带来看看，我亦有兴味。

父字　九月六日晨

1981年9月24日

润民：

廿日信收到，湘畹介绍南大女生要我和她谈论关于朱公的事迹，我没有新的材料可贡献，你代我辞却很好。

你母自你行后，下午每在38度边上，我认为这热度即从盲肠炎来，不能忽略。约李舜伟大夫廿一日傍晚来寓，他的看法与我相同。给了一种小丸药名“炎痛喜康”，日服三次，每次一片。现已照服，情况尚好，盲肠痛减少，体温稍降在35°左右，盖药力也。现总算有了医药，比以前为佳。再看服药后状况如何。收效恐不能很快。

我近手软，但为应酬却为章元善九旬写寿诗，题在一册子上，又为十月初在济南召开之红楼梦讨论会写一横披，亦应他们之请，不能却，如以后有人要我写字，你告病不能书，代我辞之。

吴小如来信，云为中华审稿百万字，工作亦不容易。我现在看书，只略观大意而已，有《北平风俗类征》一巨册（一九三七年版）在我处，你来时可看看。其中有两条曲园公之“忆京都”，其真伪难定。

汝三姨回国，迄未晤面。听说迟日要来寓。

你们不久来京，不多书，问好。

父字　九月廿四日

1981年9月29日

润民：

我给正华书想已见。得廿六日津书，知提早一天到甚慰。适栋栋来寓与之同看。本写好一纸给她今日带去，可以早到。

俗语“祖宗三代”谓父、祖、曾祖，则高祖是第四代甚明，不须多说，弄错就走弯路。

信中谈旅况甚悉，何以在如此僻远地开会。天天吃鱼又烧得不好，宜其乏味。烹鱼本非易也。未言气候如何，安抵想必不太冷。天然景致，红叶满山，自是佳游，想象得之。

近我以蒙诵四书加学佛，谈不上心得，却每天共有半小时功课，可以习勤，否则就太懒散了。论《大学》文难做又无人知；却有一极短之文，可代书札：“旧传织女以她常用的支机石（盖即诗经“弄瓦”之“瓦”）送给一不相识的乘查（即槎字）客，的确很奇。故前人句云：“只因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语颇风趣，而牵郎固未尝妒也，戏为续之：“黄姑不妒支机石，乞得琼楼剩巧来。”

恐你不知所语云何，如知之，或有兴味。书不能详，且作哑谜。

京中近开两汽车公司（“中北”、“光大”），我不出门，亦置不问。三姨曾雇一“中北”车，即我搭乘游“玉渊潭”者。寄此信后，就过节了，即问各好。

父字　九月廿九日晚

1981年10月7日

润民：

来书收到，我于九月廿三日寄正华信片，不到，甚奇。片上无重要事，只说廿一日趁三姨母车穿行玉渊潭公园事，其他说些闲话（以有日记可查）。

过节无事，只看了两小时的电视尚不甚累。此景不睹已二十多年，家国沧桑，如在梦中，新添学生布阵图，变字，前所未有也。

诗中黄姑，一名河鼓（音讹为黄姑），即牵牛星，琼楼指织女。乘查客到天河，是一神话，只可面详。似不难懂，其含义却难知。何以对之感兴味耶？总有寓意。杜诗云："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地位可供参考。"支机石"一作"乘查客"，三人是谁，猜之诗意自明。

顷栋栋来，文件已改正，仍付她。知佳未全愈为念，或风斑未出透。

我心境尚好，不作怕梦，写《"大学之道"说》费时甚多，无所用之亦可笑。馀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　十月七日

1981年11月15日

润民：

两书均到，以事冗心劣未复。文债两篇均已交卷，每篇仅数百字，而修改颇费事。为德文译本《浮生六记》作序更不能马虎，顷已寄出。将来拟即用手迹影印，可免有错字。此处仍不断有人

要写字。我近来手眼俱差，且容易写错，拟拒却之，却不容易办到，将来总要辞谢的。前书所记对联颇有趣，恐是后来人所拟，非原有者。小凤仙不能自称为“绝代佳人”，事甚明显。有一联嵌字极佳。“凤兮凤兮，仙乎仙乎”皆用成语，非常自然。

汝母盲肠并不甚疼，低烧不退且转高，又无适当药可服，我很烦心。“炎痛喜康”已吃不少，似不见效。近有成药，每瓶六元馀，买了一瓶尚未服。我们都不主张再吃。十四日请刘大夫（贵权）来诊，服药一剂。十四日 38.6°，十五日 38.4°，退热不多，感觉尚好，拟续进。惟有一味药，此间无有，不知在津有处觅否？最好能一找。白花蛇舌草 30g。如有，可购三份，即 90g，听说汝四姨母要来寓小住。馀不多书，即问好。

父　十一月十五日灯下

1981年12月4日

润民：

来书收到。我近来手脚均软弱无力，行步愈感困难，盖因风疾加神经衰弱所致。服李大夫所给药。晨起床时更软，下午晚间稍好。写字暂停，好在笔债已大体完毕。汝母仍发低烧，且或较高，如三日下午 38.4 度，晚服安乃近一片，四日早起退烧，下午 38 度。自云脊梁发紧就有寒热，亦苦无治法。正华日内来京，可知详况。汝三姨母顷自西郊四姨处返寓，来此探望，片刻即行。馀不多书。即问好。

父字　十二月四日夕

bbs.hlmbbs.com

1982年1月11日

润民：

五日信收到，知近况。天气较冷。此间可对付。壬戌为汝生之年，初三日之约很好，主要须看你母能否勉力去，须看那时情况。我则还不成问题，亦须努力。四姨于八日还家。她已知道，说恐不能去，因预有别约。且到你来京后再说。

那小说我觉得很细致，写女校人物、气氛均佳，乍看似凌乱，却耐细看。即首段于案情亦非无关。末章尤佳，比国侦探小说三篇我都看了，以此为佳。侦探不大显本领。另书《象能记忆》对话琐碎冗长，侦探只听人言毫无作为，但疑案之本身（一男二女之关系）极其微妙，以不了了之，实可单另写一小说也。你阅后自知。

汝母腿肿，据云未愈，亦未发展。汝三姨母来书言当延中医诊视，而汝母不愿服药。药亦有对与不对。刘医亦不便屡次麻烦他，暂拟从缓。现仍服些补品。如多，恐碍胃口。仍口渴思饮。又怕冷，每用一热水袋置被中，自去岁除夕停服西药迄今十一天，这两天体温下午均三十七度八，昨（十日）服药，当可降低。栋栋昨日来。佳佳未来，随其父至荒芜处。

叶圣翁年初以急性青光眼入医院（四日来电话）。顷闻已归家，想必好些，能看近物，还不能看字。以天冷，不能往候。

我近不用毛笔写字，只用钢笔，幸此笔甚佳，笔尖较粗，即此有些字还每缺而不全。又易脱字。写信非复看一遍不可。近发表短文两篇：（一）陈从周《书带集》序。（二）与周煦良讨论《长恨歌》通信，发表在《晋阳学刊》，一页中有十个错字，不堪卒读，而《新华文摘》要转载，我已为校改，以目力不佳，亦颇

费工夫。

新买小灯适用，宜高举，于汝母处不甚亮，而我可看书，所谓高灯远照。

用旧信纸背面写。原叙记者马力来访亦可一看。此信颇长，到后距你们来不远了。即问好。

父字　一月十一日

1982年3月16日

润民：

十四信，十五到。知近况为慰。《Last Case》小说，侦探失败。

我近况清简如旧，闲中有忙，可笑，写作应酬一概谢却。亦不喜写信，但来信总不能不回，这就忙了。此外来客亦不想见，却又不能。如十三日来二老，上午叶圣翁（89岁），下午梅夫人（90岁）。我又要瞎涂，如诗云："无一不概然，无一不枨触。若云即是诗，斯亦未免俗。"十五日写一小文，曰"不庵庵说"，皆无益之事。汝四姨有信来。写得很好（待天暖来），说我"知情达理"，稍过其实。我并不太好，只不愿表示而已。

六舅在民革要办两刊物，一《团结报》，二《百花园》，来征稿，又译西洋诗。上海寄来七舅的诗词，不辨真伪，惜汝母不见，已转给他们三人。南京要编印《现代学人手书诗笺》，寄来小照片二，一九五六年写给曹辛之的，我写朱公诗，汝母写我们合作的《鹧鸪天》词。另外还要给他一些。

室内尚微有暖气，不到摄氏19度。

即问好。

父字　三月十六日

1982年4月4日

润民览：

四月一日书收到。家中均好。“四一”停火，室温四日摄氏20度，正好。

我前写一文，即你曾提所见的，并不能用，以意思不妥当。“谈林译”稍可，亦觉赞美处多些，已写示叶、黄二公。大水养鱼法也有点毛病，倒不怕失眠，有一夜就睡多了，起来腿软。关门困大觉，有谁来管呢。虽很闲，有时亦忙，如三日寄圣陶书有四张之多。日记写到清明后（四月六日）即停，名“壬戌两月日记”，不示人，更不发表。以后或另写随笔以代之。二日，齐家以结婚在凤凰请客，据说丰满而好，有海参、大鱼、对虾等，属告你知，不知何时可大嚼也。

大本《红楼梦》已出书，为此开会，我未去，闻圣翁去了。他曾参加标点工作。或将送我书，我既不想看，亦没地方搁。你们要否？可来信。如送掉，就没有了。书尚未来。校本原底已送给你六舅。

诗共做了十二首（正月六首，二月四首，三月二首），并不打算做。一则悼亡之感最普通，容易落套。古今作品太多，而大致相同。二则悲哀之语，旁人和自己都不喜欢读，如刊出更无味。出于情之不得已，哀至即书，不计工拙也。仅抄呈圣陶，亦只一部分。

知昌实会做菜，他如来京，可让他试试手段，恐材料不易得。金凤想安好。

近期间将有二事：一、曲社追悼汝母，拟借照片去悬挂，或在下星期日，我亦听之而已。此会致悼，另有三人。二、我例于

bbs.hlmbbs.com

四月间往访圣翁，你亦去过一次。今年等他来信，于海棠开时电约。外有章元善。昔称五老，今成三友矣。章九十一，叶八十九，我只追二老耳。即问各好。

父字　四月四日

1982年6月9日

润民：

你行后我又忙了三天：（一）将《呻吟》附文二篇整抄毕。（二）写信。（三）将《谈曼殊诗》补充，以上半闲话多，下半本文太简。文意略如和你所谈，关键只在第二“画牡丹”句。香港何焯贤（亦老辈，章士钊旧友）来书，赞赏我作《玉楼春》末二句，称为“太动人了”，“弟亦不禁泫然”，颇出意外。或将在港见报，亦只可听之。文字知音，可遇不可求也。

汝二姊自苏归，携来松子糖颇好。又有麻饼，你上次送的尚未吃完。昆剧演了三十馀出，有些虽俞振飞也没有看过，亦盛举也。若在从前，我必大有兴味。欣是外行，不过观场而已。新旧是否都好不得而知。

此间缺水，近要开辟水源，未知如何？我对气候变化颇不乐观。事实上无透雨者已数岁，不仅今年。今年尤特别，高温37度，而低温不高。又不闻雷，无雷雨。往远里看趋于大陆化，甚至沙漠化，亦可云杞人忧天矣。报载苏联遏北水使南行，北冰洋缺少淡水流入，可谓颠倒乾坤，其影响良不可知。

圣翁于三日归。烟台甚清净，本地人说“有海无腥，有浪无声”，诚然。

八日，汝三姨母来寓小住，买小西餐请她，以不能外出。

七日书收到，同意廿六日中午在凤凰中餐。如有变动再通信。

bbs.hlmbbs.com

因即邮寄，不多书。问好。

父字　六月九日

1982年6月30日

润民：

自你们行后即有人来理发。近清写前文，有十二页之多，亦颇费工。可以遣日，较初稿多出两倍，三十日写毕。正华已见。

廿九日贤亮请宁夏的同志，我在室吃烧鸭葱酱卷饼。宵来有梦，共六层：1. 不眠；2. 梦；3. 转怕梦；4. 知是梦，挣扎不醒；5. 初醒犹在梦中；6. 醒。词中所谓“梦中有梦”并非比喻，乃纪实也，总是神经之故。卅日在梦里床上起不来，起后犹在梦中，亦不觉得发病，又一怕梦也。大水养鱼法不坏，有时不须“做困头”自然地睡着，毫不紧张。近日又欠了二书债：1. 应森涤（汝大舅、六舅之婿）；2. 扬州郁念纯。手眼俱劣，又无兴味，但不能却。一日，拟在西四吃西餐，为张贤亮兄妹饯行。

正华带来短信为欣。馀不多书。

父字　六月三十日

1982年7月5日

润民：

我晚上常有幻想和怪话。如说“我非误在《红楼梦》，而是误在《三国演义》上”。不知你懂否？如不懂，可以加上一句“如果读通，那就更坏”。这看法我自己从未想到，亦未向汝母谈过。在大水养鱼法外，近又有小床大睡法亦颇好。

文稿已发出。1. 给《朔方》月刊。此文细腻，知之者少，将

bbs.hlmbbs.com

来你们可以看。2. 另一清写本寄香港何君，或可复制，如此，手中只存一本矣。经过约三十多天。虽文思枯窘，亦可知近亦稍微恢复，以前并此不能也。

我有五字遣悲法，事实上全不能用，只谈两个字为例。（1）“忘”这个字，《玉楼春》末两句已就打破了。名说健忘，依然堕泪。（2）“空”，空则无悲原是对的。但“空”只是空话耳。五字虽无用，另外有两办法：1. 把一切人情病理都看透了。2. 听其自然。

肉松已装瓶，甚好。四日信收到，风扇与正华怕风不利，要注意。（汝母在日最怕风扇）即发信，不多书。

父字　七月五日

1982年7月19日

润民：

来书收到，我于十三日寄书，想亦到矣。栋十七日来，因下月领工资拟叫栋栋去拿。

《谈饮食》文将见八月份《烹饪》，已看过校样，颇清楚。自已看过较放心，如吴鱼片误作蛋。有原误，改而仍误，如“账触”改“怅触”似可通，却是帐字。我对发表文章不感兴味，一误于简体，二误于错字也。且编辑者亦不免妄改，此文亦有其例，如“其言可信”径改“当为可信”是也（“当为”二字不大通，现已改为“其言当可信”。）

地震日记虽不足一月，却亦颇长，有四千多字，还须加附记、跋语。你来时可看到。

圣陶有近刊《日记三抄》，思想进步，有关政治，我记只是零碎琐屑的家务，如小巫之于大巫也，亦不无感想。“三记”中自以

四六年“江行东归”为最佳，旅况艰难，江行危险，一一如画。其行程实与汝祖父《蜀辅诗记》相同，只情形迥别，写法大异耳。雅有诗意，俗则写实。以今日观之，似俗胜于雅。“北上”一记备见五十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的倾向，最后到京曾见访老君堂，光景如在目前。游内蒙则平平，可略窥塞外风光耳。所见当然都是好的。

近感 Fair Play 的重要，中文谓之“直道”，大体相当。严复不用，却用音译“费厄泼赖”不易明白。必须懂英文才可。但如解英文，不如直书原文。现在每横排，更无问题。

近偶梦见汝母，印象不大清楚，聊胜于无。以前的《吟呻》，其十首“礼佛”语甚空泛，不惬意，就换了一首。隔了两个月语较和婉，风格稍异，补作非易也。录如下：

春梦如丝弱，犹堪似见伊。

一朝和梦断，觉否有谁知。

来书收到，如廿三晨来很好。入伏后你处三十二度，我室十九日晨二十八度，较凉。

新加坡叶松英者，以在荣宝斋特制的大册，由两位女士送来，完全空白，要我首写，不得已却之。如写坏了一页，便带坏一本也，岂可涂乎！

正华生日想过得很好。此书甚长已达三纸矣。即问各好。

父字　七月十九日

1982年9月28日

润民：

前有古怪的信片，收到否？我从王运天处得新刻章“敝帚孤生”，又代购宝蓝色印泥，思量半载遂得实现。印泥质量颇佳，而

色较深，乍看似黑，细辨是蓝。拟用之至明年阳历二月底为止，以后则作为文房闲品用之。附钤一章于后。

所谓大水养鱼者，在十二小时内选睡五、六小时。海水养鱼者在二十四小时选睡八小时或以上也。故曰衰征。加一倍似不得谓之“海”。但每天若此即一生如此，故曰“海”也。——亦谓之昼夜平均睡法，打破了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非有闲不能为，非有病不必为。其他身体情况，即可想见，故详言之。不去政协开会已二年，但情形不尽同。去年以兴致不好，今年以身体不好，愈觉衰弱耳。用上述办法睡眠较多，有时晏起并不好，却可安定神经，得失亦参半。

近偶写些小件，亦无兴味，如陈从周属写“程砚秋唱腔集”封面，而我对之完全外行。与程相识，且有个小笑话。他很有名，我却老认不清，可笑。

恢复曲园不易。以我所知，并无花园，净是些房屋。空地亦少，亦无花木，只一棵紫薇。圣翁尚根据文物保护法向苏州去信，意殊可感，却未必有效。我明年后，将有三书出版：一、散文选；二、杂拌儿；三、论诗词曲。都要写前言，皆被我拒却。只第三种较大，不好一点不写，拟作小文又写不出，遂以诗代之。四面玲珑，不著边际亦颇自惬。今另纸附去。纸背有陈来信，他怕我不肯写，说话可笑，我已写好了寄去。近未得书，未知你等皆安否，为念。

父字　九月廿八日

1982年11月29日

润民：

得来信知前复信片未达，亦无甚事。两个星期日和星期三，均

bbs.hlmbbs.com

有客来。汝四姨处并无消息，我亦不问。闻她与庆民写信。

寄来剪报很有趣，可知沪会花絮，我只见报上官方消息。其实所传雪芹遗物多半是假，不仅陆氏画也。即真，于了解本书亦无甚用处。

前寄长信并附诗稿，想已收到。诗颇轻妙，亦只是对付。汝爷爷说，遇应酬，作文不如作诗，诚确论，我至今守之。即问各好。

父　十一月廿九日

1983年1月16日

润民：

今附寄二件：一、《曲园公传》抄本亦颇不易得，可留存备查。他日有人来询公之事迹者，以此示之即可。二、汝四姨母其中叙述亦可注意，览之自知。你们去得及时，如只有我一祝寿的风景信片，就嫌太单薄了。

近细看于觳轩刻象牙片，颇有趣味，是一九一七丁巳许季湘为祝你祖父五十寿送的，至今六十六载，洵可宝也。字迹极小，我不能看，属汝二姊、周裕德辨之，居然分明。中引佛经，以费目力未看，此有书可查。绘画乃拜佛人，与你祖状貌有些仿佛。一向误认为佛像，可笑。佛那里有胡须！既是家珍，不能送人，他年归你们永保，与玉印堪称两宝也。我已写了一段话，你来时可看即知。

周颖南寄来月历，两月一张，纸薄且有广告，并不甚佳。画亦多近人笔，然已分完，以今年月历少。十三日下午汝六舅母来。十四日上午三姨来，盖皆为我生日。三姨送好罐头颇丰，借看旧小说，精神尚好。天气转暖，午时室温至摄氏二十度。

今年阴历十二月初二日，我依曲园公在日吃斋（不关一家），此例于六六年停止，历十六载而始恢复。亦可记也。初二次日，复戴戒指，亦中辍多年，取其检校行动，安定神经也。

因近懒于活动，对写字作文皆不感兴味。卧时较多。此信固长，亦非一时所书。

十五日信收到。看你情绪亦不高。退休未及年龄，似不忙在一时。有假早来京是好的。

父书　一月十六日夕

1983年1月22日

润民：

你去后阴历初六，吴小如、陈曙辉来，皆赠食品，盖为我生辰。圣翁来书亦致祝，九旬老辈，长我五年，殊不敢当，却感光荣，俗谓“托福”也。

买柜宜稍大、稍好，是否有好锁。你们钱紧，我可给价。因用途大，不只关于丢书一事。姑举一例，如你母青春临写的唐砖塔铭，其弟妹戏称她书为“砖底砖面”者（亦稍过誉），即拟藏于此。碑于明末出土，不久即碎，全文不易得，书法又佳，欧褚之间，故世人重之，且你母所喜临摹，关系王、许、俞三姓。归你们收藏，特有意义。堆放我处，他年或被忽略。你们将来传与栋栋、昌实均可。我意不大相干的书少放，以免空占地位，可斟酌办理。亦不妨移换也。原件当给你们看。

近日颇忙。有所内人员进级文件要看，只是形式而已。初六晚朱复来。初七日上午有张茂滢、弥松颐来。弥为我照相，粹深弟子。汝六舅父来饭，已多日未见，感冒初愈。

人送蛋糕，有大有小，并吃不下。家中未买。初八日在“河

bbs.hlmbbs.com

南”买了两样菜：全家福与烧青鱼。弥松颐送的蛋糕有上下款，文曰“俞平老吉祥　松颐拜”。名曰不做生日，实则等于大做生日，客来不少。是日拟杜门谢客而上午徐北汀来，不能不见。后有许氏来。

你信恰好于初七晚到，带来喜讯，是大好消息，岂但抵得上，且胜于拜寿。嗣续是我家的大问题。当我未生时，曲园公盼之极切，现轮到我了。我自命达观，未能免俗，亦无以对地下先人也。故于你上次来京时，微微询之。既有佳音，嘱金凤多多保重。所拟办法甚妥，可放心。春节来京，由他们自己妥商，不必拘泥。

你说月底来，今已廿二日，不多书，问好。

父字　一月廿二日

1983年2月25日

润民：

你两书均到。自京寄津书每迟到，不解其故，如所作小文，你们行后即写完，次日付邮而到很迟。

汝母忌日有事不来无妨，纪念在心，不在形式，只要你出国载誉归来，即可安慰母心于杳冥也，我处不拟有仪式。且许德珩前来贺春，面约元宵宴诸老友一叙，谊不可辞，只得勉为一行，亦与我心情抵触。曾祖《霍国夫人歌》云：“悼亡永罢元宵宴”，以为对我极切，殊不知人事牵率，事与愿违，怅然。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　二月廿五日

1983年5月24日

润民：

前有信片给正华，想已见到。廿二日雨，汝三姨与世然宴亲戚于和外全聚德，两桌二十一人，车不好雇，以小车接送我，菜好而不甚贵，闻费二百数十元。廿三日上午以李赓钧（东北）之介，有意大利女士巴德加利，以翻译我的新诗（见《新文学大系》）来问。午，章元善约我与圣陶饮于复外同和居分店。三家两代十一人，菜不甚佳，亦难得之会。第一辈四人合356岁，只我年轻，章、叶三位皆九旬矣。正华来书收到，内容丰富，栋栋在中国新闻社，青年中可作状元矣，一笑。佳佳相片极佳，像大小孩，沉静可爱，期其他年有成。馀当另详。即问双好。

父字　五月廿四日夕

1983年6月17日

润民：

行后十四日晨汝三、四姨母来，六舅母继至。以有行厨雪瑛，红烧鱼、烧茄子均美。饭后各去。同日上午，有沪友黄裳来，亦甚巧。他已来过一次，被闭门拒却。这次再来若非诸女宾则其时俞成又不在家。我一无所知，无形中已得罪朋友了。且我正有事和黄裳接头。他有一书存我处数年——其时汝母尚在，——即面还之。近有散文丛刊《绿》、《赤》，黄裳为编委之一，我亦投稿，闻下月初可出书。不知佳否？次日端阳无事，我偃卧不写作，病未再发（不过血流迟缓耳，总是亏症），李大夫药，每日服二次，加服港来V. B. 片，拟服至七月。起身迟早不定，早只五点，晚

至七点半。

汝六舅将搬家。

我有三文寄出：一港《大公报》，二《文汇报》，三广州《羊城晚报》。自三日发病后，虽无恙，但对于一切均无甚兴味，空空洞洞不想什么。饮食如常。

你来书收到，知均好为慰。你离津日久，自有些事要办。室内 34 度很热，我室 29 度。初六夜十一时雷雨入夏。

汝二姊有去昆明说，或是美差，详情不明。即问各好。

父字　六月十七日八时，晦冥欲雨开灯

1983年6月24日

润民：

手麻未再犯，但确是发病轻微而已。就情形可说最小（家中不知），就性质可说很大。其影响一个星期未做一事，只抄诗两页耳。以脑活动减弱。名说眠食照常，实际上或五点起，或九点起，极不正常。午、晚照例吃饭，不问好歹。十九日星期后好多了，仍无兴动笔，看英文侦探小说消遣，书佳。

梁披云还来汝母手书《古槐书屋词》，将来归你们保存。若非梁君（非由书店他花钱印）书不能影印，殆前缘也。同来有黄墨谷女词人，而词不甚好，以不见时代与个性。

廿日来信知身体普查良好，为慰。牙齿另一事，更换亦费神。金凤安好，欣慰。前给百元谅已转交，来书未提及。

循例看报，不问时事，书信亦稀，虽叶、黄处亦不写。此信到津，估计你不久即来了。此次发病轻微之甚，幸有未用的李大夫药，否则不甚好办。兴师劳民似乎不必；径置不理亦不大妥。且李或不在京，出国进修。新人新药，我亦不敢轻试也。

昔有《阅微草堂笔记》（石印本）二册，翻阅破碎几不能读，且缺其首尾二册（原本四册）甚为气闷。顷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得新印本，（我问他们要，编辑人惠赠）遂得完全，亦近来一快事。我最怕读不全的书，如人断手断足。此书谈果报落实，不如聊斋之空灵。

广洽又送西洋参及丰子恺纪念册，由圣翁转到，我亦无所用之。你不久来，俟面谈。

父　六月廿四日

1983年7月17日

润民：

到津后十四日信收到，我寄正华一信片想亦收到。你此次在绍兴得见汝母手迹，甚为难得。我只记得有书字在兰亭，说起写秋瑾遗作就恍然了。当时她很有兴味，故努力书之。你能看到，可成佳话，她亦不寂寞了。我闻之甚欣，又很感慨。到杭能往右台祖坟省视，了我一愿，已将三十年不到杭州了。同晤海筹、锦涛亦善。新茶我处有，锦涛所赠，你可先分去一半（或酌给栋栋），以一半他日给我。

我事似无可说，亦可说来很长。阴历五月后三次发病，每次均在汝三、四姨母来寓之上一日，依日记录之：

五月初四，三、四姨母来。初三日（你去津）我小发中风病。

五月廿九，四姨母独来。廿八夕发病，不知何病，似神经又似感冒，人很难过，时间甚短，旋愈。

六月初七，三姨母一家来。初六晚感冒，盖被久卧而愈。次日能对付，仍赴宴会。人皆不知。他们三次来寓都没有看出来。我颇满意，告你知之。身体总是老衰，亦“得过且过”耳。宴会豪华，其地

在台基厂之南，新造高楼，店名“花竹”，近代化，有“空调”。排场贵宾式，先在另室休憩，饮茶。六冷荤，九正菜，点心二，川菜，不太辣（预先通知），味亦好。连来往车共费百三十元，宾四，主六，恰好十人。刘世燧挈眷来，此会似不可少，不然就太寂寞了。我还在计划一更盛大的，俟见面时商谈，你想心中有数。

有百五十元要给你，面付。秋瑾馆或另一处，不在兰亭。我们曾泛舟东湖，汝祖父在峭岩下题词，未刻，年久想不存了。事在一九二〇年，见我所作日记。

顷栋栋来，云晚上她表妹结婚。此信即寄出，馀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　七月十七日

1983年7月21日

润民：

日前栋栋来，我把你母手写《平伯学诗》二册付之，藏永安里。仲茂寄来曲园公《病中呓语》稿照片五份（每份四张）。你们三人各得其一，此件原底已佚，幸早年汝大姑母曾为摄影，故犹存胶片。我近开始读《资治通鉴》。于文化革命期初（偷）读，自河南归住永安南里再读，这是第三次了。十九日周铨庵偕曲友四人来，中有王传蕖。以有“传”字辈老师来，曲社近稍活动，延王教戏亦不会长，照例要我写字，不能拒，次日即写付之。我现在应付一切，行云流水，事过即忘。很少写信，但书来即复（除极无聊者外）。名为要拧松螺丝，实际上亦不闲，只心中不紧张而已。澳门李君寄赠相片，与我相像，非常奇怪。现置外屋方桌，汝来可一看。

来信收到。金凤能参加考试非常凑巧，考完心里就踏实了。

bbs.hlmbbs.com

非有公事，你随时可来京，或在八月初。

近天气热，我不会小感冒。每天总有些事。

即问各好。

父　七月廿一日

1983年7月26日

润民：

近看上海寄来《杂著》新增篇目校样（此须我自己校对），大约今年底可出书，亦算好消息，以我前刊各文流传甚稀，但“炒冷饭”亦无甚趣味，而雁过留踪犹为多事。又上海书店寄赠重印旧书二本，不沉闷，将留给你们看。天气热，我闭户赤膊亦颇适意。人虽消极，却亦不闲。此八字颇能概括近况。

世燧送咖啡，一种是袋装，可沏泡（一杯开水、半方糖合标准），另一小罐速溶，巴西品，佳。均拟尝试。他已返美，只一叙耳，妻子尚留京，住劲松。

灯草笔好用，怕用久灯草磨尽。顷王湜华来送我一支，可备用。新笔尖较旧的长二分，可见磨损之度。廿五星期，晨起写字二张，颇热，室温摄氏31度。栋、佳来寓，云彼处32度。给她刘半农旧文一册，馀事可询之。我六十馀岁时拟一自挽联，顷始写出两份，以一份交你保存。亦勿以示人。

廿四日浴，今年初伏，第二次当在中伏或你在京。廿五日稍好，30度。栋带来天津相片，已见各室布置颇好，可宴客矣，又待小孩之来。

信待发，得廿四日书，知即来京，可面谈，不多书。小孩如生于六月下旬，则与它曾祖母之生日接近了。问好。

父字　七月廿六日

bbs.hlmbbs.com

1983年8月12日

润民：

十一日上午寄信，谈小孩命名事，昨得九日晚信，亦谈此。现有两个方式，似第二式为好：

（1）“秋明”名（昌实说）。“丙然”字（见我诗）。

（2）“丙然”名。“秋明”字或小名。

你们商量决定，告知即可。

“秋明”（雅致）重在秋（沈尹默有《秋明集》不大像人名）。“炳然”（火炽）重在夏。有二重火。“然”本从火，而俗不知，另制“燃”字繁体，不合六书。用“炳”比“丙”为明白。小名唤作“明明”可也，叫来顺口。

你说起曲园公给我、我给昌实的小对联很有意思，我却忘了。亦生男之预兆也。今悬在室内，十分恰当，如新赐一般。若生女就不切。有些神话。可谈极多，书不能详。为我慰问金凤，好好调养为嘱。

父字　八月十二日

来书未言形状相貌。四至五时为申正。

1983年8月13日

润民：

小孩名字重要，现决定如下：炳（省作丙亦可）然——名，秋明——字或小名。名号合一，作为小名，简呼明明。这样就妥当了。在我心上有不少空想：（一）我愿意他和你母生于同月，时在卅日下午，稍迟就是七月了。（二）排行既属火，我原重夏而轻秋，夏火爆，秋萧瑟。还有一句毛诗“俾尔炽而昌”，“炽”字在名上

bbs.hlmbbs.com

虽不见，“炳然”即炽意，又与“昌”字连。昌者昌实也，我以为绝妙。（三）秋字从火。但“秋明”无明察秋毫意，只是明亮，（明察秋毫，我亦不喜。）用作小名则妥。

另写诗的定稿一纸附去，未写下款，谁要保留均可，为小孩保之。可谈至多。如第一首第一句用“闻”字开始，示京津两地。二句有你在内，从“吾家三世尽单传”（壬午银婚诗）旧句改写。三句指昌实，孙枝，小枝也。“蟠根大”太夸，不切，改本比原稿为好。第二首则关连复杂，不及详谈。我虽对曲园公交卷了，却只是马马虎虎地交了卷，大意如此。时间有三：（一）自曲园公卒时至今七十五年。（二）自我生至今八十五年。故诗云“八十年来”。（三）问题的根本在从前，自汝祖父生时算，将一百二十年了，直到最近方才解决。诗注所谓“勉成夙愿”。诗题“李孙”，不提金凤，文律宜然（我从剑花公、曲园公学来的），实际重点正在金凤。正华功绩亦大，自南方归见昌实卧床上犹在目前也。

十日书收到，小孩回家后事多，诚然。此信即寄，前写小条二纸，无须寄回，毁之可也。馀不赘，问好。

父字　八月十三日晚

一九八三、八、八癸亥六月晦立秋
曾孙丙然生于津门为赋二诗

闻得佳儿可象贤，吾家五世尽单传。
不虚仙李孙枝秀，六月秋生唤丙然。

东涂西抹总休论，弓冶箕裘讵复存。
八十年中春未老，已延祖德到云昆。

bbs.hlmbbs.com

1983年8月17日

润民：

只写二诗忙了几天，写了几份，自留其一（在我处）。问题在于第二首末后之注，措辞很难得体，改了多次方定。其在《团结报》刊登者，汝六舅父取去之初稿也。一般人恐不易知其好歹，亦是我自己捣乱而已。现告一段落，不拟再搞了。

汝三姨母送你们四十元，可去信道谢（款在我处）。她本说要汇去的，你复信说收到好了。如你不久来京，如亲往谢，就不必写信了。据她说，未通知四姨、六舅以送礼事。你是否要请客，须考虑。我虽重视，亦不乐铺张。只是我家的事情，他人不能详也。天气闷热潮湿，易出汗。速溶咖啡变为难溶，幸是小罐，大罐就不堪设想。

诗及诗注自己反复看了，还是夸大。但不夸大就无诗了，无诗自更好，已经写出只好算了。信上是说不清楚的。大意总是马虎交卷；如不马虎，将交白卷——且恐把卷子丢失。我的喜慰和重视，都是消极的，别无奢望，只是过得去罢了。诗第一首，第二句指你，三句李，四句炳，十分明白。第二首前半否定，后半肯定，有似矛盾，自语相违，极不好懂，只观者不察耳。而问题正在于此，注之所以难作。诗并未改什么，几天工夫都在改注，所写多本殆无一相同者，即前写寄你们的亦尚非定本也。道理亦很简单，一要符合事实，二要说我本怀，三要得体，如是而已。诗已得反映。圣翁十五日书云："易以'已'字至工切。"得老友批准，可喜。

得十五日书，因盼信告知详情，甚慰。名号合一，通行简单最好。名炳然亦可写作丙然。"小丙然"小名三字亦很有趣。"耳

大”像我。我小时因大家争看，因此摔交，可笑也。

此信上面已很长，不多书，即问各好，丙然好。

父　八月十七日

1983年9月7日

润民：

你去后次日浴，一夕后颇有秋意。昌实来信措词得体，字迹力求工整，不坠家风，可嘉，已另复之并为校正小误，计已先到。邓云乡属写“旧时月色”（语见姜白石词），云将悬挂苏州狮子林，当时一恍惚允之，遂不能罢休，顷写好寄去，布置费事，以后当勿允书。此件写得不太好亦不俗。如果制匾你到苏可看见。“月到旧时明处，与谁同倚阑干”，悼亡词也。此与前书嘉兴南湖来许亭皆有怀人意，聊为涂抹，其他则否。四日，海筹之女沄携其子女（姓龙）来，赠月饼、香烟皆杭州产品，属写字，次日即付之。六日，汝三、四姨母，六舅母来午饭。得汝十四日信，知津寓皆好，为慰。《团结报》附寄，汝六舅父文极清楚，且说明问题所在。还画事无消息，俟栋栋来时可知（不知有损否）。我只盖一章，当仍给她带回，以此间不易安放。画幅亦颇大。即问各好。

父　九月七日

1983年9月11日

润民：

前为陈女士写吴梅村诗（你看见的），现已裱好（价十三元）送她。这张字裱后颇佳，我自己不易见之。陈送我极佳之英腿五片价六元，闻每斤需十二元外汇券。

近又写一小文只能留给至亲看，别无用处，却颇费心。自谓可比曲园公“述祖德诗”或更好些。希望丙然他年能读。写文有一目的，要说明我们三代为吾家中衰时期，因此很不易做，未卜你们同意否。小孩初生即有不少包袱，亦可异也。罗先平来书道贺。邓云乡亦来信，引北京从前常见的门对“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语虽粗俗却很贴切。邓说“岂偶然哉”。盖人同此心也。

闻四姨要来小住，家不会寂寞。栋栋下星期去津，便看看小孩。即问各好。

父字　九月十一日

1983年9月14日

润民：

画中间有折痕，可惜。署年丁卯在乾隆初年，西元一七四七，距今236年，已加汝母钤印，随时可取去。文已写好，稿送圣翁正阅（看他怎么说）。此为近日惬意之作而知之者少，只可留在家中，备给小孩耳。附寄二件：（一）整张《团结报》，日期为九月八日，可看作为小孩大做满月，留作纪念。（二）黄君坦贺诗二首，写于花笺，用“结夏”典，新而确，亲戚老辈中工诗词之仅存者，亦纪念品。阅后付李保存。

汝姊去银川，约二十日归，届时你或来京。雪瑛来庖代，甚佳，且为我稍整居室，室温摄氏二十三度，夜睡盖薄被。仍铺席，可护褥单勿过于凌乱，且南方习惯。

十三日书收到，天津引水为空前盛事，每户给一两茶叶，东道亦不小。栋到津想必接回丙然，让她见侄儿。三厂曾送红楼糕点两次，一径来，二携所内陆永品介绍信来，均携有点心多匣，均被我拒绝。今阅剪报更有了解，盖三厂与劲松厂竞争。但我岂能

为彼作广告。近有盲目复古之风，庸俗可憎，如琉璃厂荣宝斋已建洋楼，拆去改建旧式平房是也。馀不多书。问好。

父 九月十四日

汝四姨今日来寓小住，三姨明日来游，难得之会也。

1983年9月25日

润民：

前信想收到，我左眼流泪即是发病。后发见口角右歪，服旧藏牛黄丸，李医生药，已稍好，可勿念。

因眼须休养，工作迟缓。文未写，诗已写好，虽自我欣赏而知之者稀，且总不及曲园公原诗之妙。然已费时甚多，可笑。

附去郭学群词、许声甫诗，均交昌实代小孩保存。今日好像破纸，他年将视同珍品。初生时纪念岂易得哉。

馀晤谈，不多书。

问好。

父字 九月廿五日

1983年10月5日

润民：

四日傍晚栋买来梳打饼干三匣，甚好。恰得你来书同看，又新开“速溶”咖啡（本拟五日开）共饮为乐。她要上课匆匆去。栋栋淳朴可爱，努力可嘉，我只耽心她劳累耳。如不让她发展，却很别扭，亦只能听其自然。

来信甚好，分别答复。我能写长信自是精神不错，却亦是一种变态，每每控制不住，却总不大要紧。你说不久要来，就不必

bbs.hlmbbs.com

再跑野马了。说“诗词难讲”一段颇佳，与我意同。譬如曲园公诗稿，独不注“衮师”自有深意，如冒昧补注好像明白，其实大煞风景，所谓“黑漆断纹琴”也。

描写丙然一段，我很爱看，颇为传神。不宜有过多的幻想，好好教育，将来是不错的。说句笑话，昌实要在儿子身上翻本了。亦告知他要奋勉，别让将来儿子笑话。你随宜来京都好，洗彩色底片知你已商量好办法，如何付款。先平近寄来一张我与圣陶合拍的放大相片，甚佳。

正定有大佛寺，即龙藏寺。石家庄亦有，却未闻。(想不是一个?）信上只说庙大，像大如何？正华当已见。金凤能稍锻炼，以免身体弱，甚是。以下说一新事。

我双满月时，曲园公写诗，章家亦有之，元善兄送一复制本来，只少“毛衫”一条注，馀同。当时盖分赠戚友者，此其一也。两边有空白，我都写满了，亦工整可观。将来拟给你们，或者贴在大间。我诗不敢写在原本旁，却在复制品上题了，这亦很好，你们当满意。至于原本左侧空白如何处理，你来时面商。

馀不多书。问合家好。

父字　十月五日（旧历九月朔）

许白凤寄来贺词改正本，今附去。原来涂改的那张就不要了。

1983年10月21日

润民：

得信知抵津均好，为慰。此次来京，行后次日即转阴寒，可谓凑巧。我亦于是日添换衣裤，室温只十六度馀。我这次发病形貌虽无恙，而更软弱了，药多，亦不知服那个好。近服同仁堂通脉片，中药所制，有人参、三七、丹参、枸杞，而药量甚大，每

bbs.hlmbbs.com

天十五颗，我减量服之，看成绩如何。温度计天津有否，如有，买一支，他日带京，亦不忙。白饼干也要些。

近不写字，仍有索书者三，且搁置之，睡眠时多。

读《通鉴》将一半，大约年底可完。“鉴”，照也，照见古史之得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非泛泛之书也。车不好雇，亦不出门。即问各好。

父字　十月二十一日，阴历九月十六日

1983年10月26日

润民：

自你去后，我虽形貌恢复，人极软弱，并未全愈（谓恢复此次发病以前），现决定吃药方法，以十天为一期，每日早晚各服“抗栓丸”一，中午偶服中药制通脉片三，看情况如何。作此书时比较好些，可勿念。要去医院亦很方便，暂可无须。

日来读《通鉴》十得一名言，前阅两次未见（当面错过）！又想起朱公昔赠我三首诗的末句“何当执手话沉灰”，此句用“昆明池有劫灰”的典故，有似趁韵，枕上忽然惊觉，这不是一九六六年旧寓大院中都是纸灰的实况么！可谓奇矣。本非预言，却是最明确的预言，气机所感，无心偶合，出意想之外，不可思议。近来的感想，殆无一人能知之，此类是也。你亦不懂，姑妄言之耳。

附去诗稿改本，可保留，惜纸薄耳。廿二日。

昨勉为邵怀民写字，去年正月他曾送一诗来，上犹具双款，汝母迄未得见，感此意故不却也。外，厦门人索书有二，则阁置未写。注意信封，从哈尔滨道115号至98号，却贴了八分邮票，很别致。其刊物不看。

大罐“速溶”计吃了七个月，可谓节省，尚存一瓶计可吃到

bbs.hlmbbs.com

明年矣。酱瓜得用，天津有可再买一瓶来（不论南北何种）。

廿三日晨三时梦醒后成《鹧鸪天》，叙“五伦”事，意深不合时，好在不易懂。以朋友、君臣、兄弟、夫妇、父子为次序。将稿附去一看，不需留存。祖孙即父子，“客”即丙然。以这两句神韵最佳。你们恐怕也不大懂。亦只能自我欣赏而已。

得廿四日书，详悉近况为欣。

通脉片较利害，我吃了有些喉痛，现只服“抗栓丸”。所存不多，吃完将以“脉通”代之。你们想必赞成。

你自制番菜，备各国味，想佳，惜未能同吃。据古书说，小孩三个月视为方足，周岁开始学话，不知是否？十月初（阴历）即满三月，可观察之。

信已长，不多书，问各好。

父字　十月廿六日夕

1983年10月30日

润民：

廿六日发信后，想起此词不能下注，——注便坏了。如第一，必须详注，若单引朱公诗，引起误会。以朱所谓“沉灰”，非我所谓。第二，原用“儿嬉未识”极妥。如要表态甚难，且容不下，非万言不办。下半首，妙在空灵，有注便呆了。如“人已去”，说破反而无味。结尾“新来客”亦然。此可作为诗词不宜注之一例。姑为你一谈。又如曲园公抱我剃头诗，不须注的有注，如引白香山诗，末句“衮师”，人多不解反而无注。大有涤义。如将李义山诗注出，即焚琴煮鹤，大杀风景了，此意似更深，近人不会理解的。现写一纸给你们。（我另存一有注本已给栋栋。）其中“少弟昆”，原作“鲜弟昆”，笔误；但“少”比“鲜”更明白，你们或喜欢这

bbs.hlmbbs.com

"少"字，故未改（原用李密《陈情表》"终鲜兄弟"）。近天津有人来携一文要我看，说我与津之关系，大约又是孙玉蓉作，文字还好。首提小孩生的二诗，闻将刊出。我其实并不喜欢初生婴儿大出风头，却也无法（旧时有迷信，且不理它），总是《团结报》搞的。以后有人来问你关于我的事，能推即推，告以我有病谢客，或简单告之。以我作为对象而研究之，岂能有所得乎，亦可见其无聊也。

你前书言，买得温度表甚好，备而不用，不可不备。窗前马路迄今未修，而我甚喜，以寂无汽车喧闹；然终归要修的。

廿八日夕费十元请吃羊肉，三斤未完，比在外面回民食堂更好，又清净，只须搬炉火耳。

你下次来时，将春在堂诗找出（容易找），我可为你们抄出两诗：一、"述祖德"夸说科第，是我文的前半，可知老人对后辈之期望甚奢而我不能交卷；否则何须"引咎"。二、即我常说的"凉亭过客"（非原题）即近词结尾两句之注解，客是何人，不言而喻。

近精神恍惚，时有错误，自觉无味，却写了一小文，题曰"虎丘剑池"，拟付江或浙刊物，将原稿印出，亦只百馀字也。

信未发，得来书，又栋栋来甚慰！气温下降，只摄氏十四度，不久可有暖气。栋栋考得据说不错。你信中所谈词，颇好，所加注尤是。朱诗三首叙我们生平交谊，其结句却只用典泛说，不知正说中我家（老君堂）之将来结局，其神秘性在此。此即付邮，不多书。问大家好。

父字　十月卅日灯下

1983年11月1日

润民：

上月廿九来书谈诗颇好，已复。今更进一步言之。录原诗第

bbs.hlmbbs.com

三（如三首全看，更好）：

忽惊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霉苔。
终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沉灰。

“孤诣”二字说我一生最确，他人皆不能言，此朱公所以为我的唯一知己也。既曰“孤”即无可比较；无比较即无所谓好歹。前书说有人要研究我，毫无用处者，其故在此，非骄傲也。通观全诗三首说尽我的一生，而朱卒于一九四八年，他不曾见我的后半生，但诗中却都说了，可谓奇迹！我非为谈诗，乃借此为例，以明宇宙之神秘，不可思议。

“沉灰”事在六七年左右，仿佛我家完了，其实并未。诗上有“话”字。“话沉灰”者，我尚在也；否则与谁谈话呢。其事应在一九七八年恢复职称时。“举世茫茫有百哀”句亦是说时局。但“百哀篇”是昔曲园公悼亡之作，朱或不知，却将一九八二年事一口说煞了，已直到我晚年，非一生而何？

如一九六七、一九七七、一九八二各年事均在朱之身后，以之说四十年代的诗明是附会；朱非能前知，本无所谓预言，以预言说诗更是错误的；若是我岂不知。但就诗论诗，第三首如包括我的一生，实比他生前的自解更为圆满。作品离开作者而存在，自很古怪，却亦未尝无理。以万有一切既是神秘的，则文学亦其中之一，自非例外，无足深怪。连系我近词，自己的解释并不必皆正确，这是很实在的例子。此词我曾有三个解释：

一、初写成时，我戏比为“空心汤团”（南方俗语）。从上有朋友、君臣、兄弟、夫妻，下有父子，中间“清朝无事”句空而又空。五伦环绕之。

二、后想此分析不对。“人已去，总休论，清朝无事到黄昏”

bbs.hlmbbs.com

当作一句读，记悼念汝母之实感。空虚即悲哀，似较一说为佳。无所谓“中心”。

三、到上月三十一日重写，忽有怅触，加了一个题目“偶有感”。用这题看，全部颜色改变了，特别是末句“客”字。虽说五伦，却不限于五伦；固是自叙，却不限于自叙。若把这句指什么，那句指什么，就太呆了。即以首二句言，不谈预言迷信，只泛泛感叹，亦非常好，何必作注。三个解释于我固关系极大，却只以“少弟昆”配对，轻轻点过，好在含蓄，下片“人已去”与上文“良友”可呼应，意在悼亡，却亦不必道破。结语“客”字，若不确定是谁，则尤超脱。谓丙然可，不指他亦可。“且待”者，未然之词，又何须说煞呢。即曲园公原诗，亦本未点明，暗作比喻耳，——以“偶有感”为题即无所不可，不限于自叙也。自诗自解尚不必是，何况他人。我常说诗宜多读，不必多讲。非不欲人知，乃怕讲了反而引起误解。

此词题目，曰五伦、自叙、偶感都不大对，其实是朱公怪诗（本非预言，不得谓之预言诗）引起，首曰“良友花笺”可证。

书札有一定的长度，若此长言不合体例，既已写出，只好寄出，你姑且一看。附友人贺词可一并收存。

“抗栓”日内吃完，以脉通代之。郭还有其他药。阴历十月初一将新开咖啡。

父　十一月一日

1983年11月20日

润民：

近天气冷，炉不热，室内19度弱，北面更低。你处如何？《春渚纪闻》，有些很好，不落俗套；只文字较古似不甚明白，点

bbs.hlmbbs.com

校者水平差，错误多，我更正了若干（不全）。你将来可看，如讲围棋二则就极好。记梦亦奇，不必真有，姑妄听之耳。你来书十七日收到，正华如期来。十九日下午照片来，都照得好。我选了几张已告知煦。

我的近况，大约每天（二十四小时）起坐时间占六小时，1/4（无事），如作事增至1/3，八小时。睡眠伛卧时多于以前。脑经不灵，容易缠错，只能放下一切，闭门养拙，即通信亦从简。其他正华面详，不多书。

带去杂样糖果一盒，瑞士糖给丙然舐尝。

父字　十一月廿日

P. S. 万事由因缘生，似因重于缘，而古人喜言缘法。以近事为例，如题横披有内因，而章元善送件是缘；改诗有因，而费在山属书是缘。忽然而来，无端凑泊，不可思议。

1983年11月25日

润民：

前词云“清朝无事到黄昏”，言无公事，业务也。但无事当改为“忙碌”，如昨廿四日上午写字两种，给马士良信书至午，下午稍休，又写你信之一半，给黄君坦书（此书颇有关系，见下）至五点馀天已黑了，和你们上班相同，则“忙碌”亦事实也。这当然是笑话。“无事”句写悼亡，虚淡而悲，前已言之。

黄大约被我得罪了，有一个月未来信。因他先来一次为人索书（即冒氏），后又来书殷勤恳切，代其友冒效曾求书，甚至于有旧写的补款亦可，大有不拘什么都好之意，却被我复书拒绝了。何以我如此坚决？说来话长，此不及书，俟他时面谈，如你母在，必然不赞成，而我却无法。且我第一次已将复印诗二纸（丙然事）加

bbs.hlmbbs.com

款送黄转交，故此次必然拒绝。君坦仍然要好，终久又来信，这次不能再得罪了。只好努力作复，另赠《鹧鸪天》词。非我不知休息，所谓“人情急如债”也。

《春渚纪闻》，我知有此书却从未看过。这次送来本应当看，而忽然不看就堆放外间，不想被你发见了，从此就大看。又标点错得一塌胡涂，因而又细看。看得有些迷了，这缘法亦很奇怪。后又发见书中有些和我家有关的两条，则更奇。亦不能多说，将在书中某处盖一章。有些亦颇难懂，文甚简要，不如后来小说若《聊斋》、《阅微》之夸说狐鬼、因果报应。每直陈其事，不附议论，至于标点者，则一窍不通，任意妄改，读之有气。——可谓闲气矣。馀不多书，问均好。

父字　十一月廿五日

1983年12月6日

润民：

来书收到，印照如何印我不甚清楚。我有数张即可，无兴整理贴本。抱丙一张多印些好，以或有人索取。我今对世事消极，对人事应酬被动，比如有信则复，无信不特寄书，照片如要即给，不来要即算了。写字已不应人属，却总有例外，如廿四日上午即写二件。因此连想上面我的计划怕要失败——亦无如之何！

《蜀辅》、《越中》二书，下次均带京一看。从周只是推举，他不管印书事。并无出版社来商洽，我意亦踌躇。简字，错字，误标点，一塌胡涂，印行不如家装之为善。想把《蜀辅》一书整理。此外另有一手稿，即把“诗”全删而加上古迹考订。将来把两本一并付你们保存，并设法，或待机印出。

室温廿六度上下，不觉冷。日前汝三姨母来，到“河南饭

bbs.hlmbbs.com

庄”买芙蓉海参请她午饭，价十三元。以海参装为树木小船，馀外白色，芙蓉多而海参少，亦是“噱头”，却颇壮观，由酒店把原件搬回，亦非易也。梅老太太送来炒二泥，我喜食之。平常去吃，总没有甜菜。即问均好。

父字　十二月六日

1983年12月19日

润民：

来信昨晚到，很快。知金凤祖父卒，你们送礼否？

能多睡补积劳是好事。我睡法小有变更，总是多睡，白天活动亦只四小时耳。

汝三姨母曾来一次，午饭晤谈。此外无他客。

我仍恍惚、善忘、易错，眠食如常，很少写信。近作嵌字酒家联，从未写过，非应人属，一时兴到，以要嵌鱼翅的“翅”字，不易。今写在周颖南贺年柬背面。须注意，勿用手蹭，一蹭墨迹就模糊了。墨虽干亦不行，因纸太滑，画亦好，可给昌实、金凤，有含义。最好把帖裁开，你存字，他存画。将届冬至、圣诞，此件亦应景，馀不多书。问你们均好。

父　十二月十九日

1983年12月22日

润民：

我睡法稍改变，名曰“舞休”，比悬丝傀儡以十二小时（八至八），白天为舞，黑夜为休，就不提“鱼”了。语云：“谁人肯向死前休”，此法亦名“生前半休”。绝不提睡眠，睡眠在其

中矣。总是多睡，却亦可不睡。事实上关系不大，而心理上却不同。

我还有两道闸：“少、慢。”本只有一道，现又加一道。因精神恍惚、善忘、易错，只好藏拙。少活动，错误自少。却还不够。应付事情，第一念往往错，必须转念，更要慢慢地等它转。又必须慢慢动，快动就要错。俗语所谓“耽迟不耽错”这很有道理。我并非真糊涂，只是念头转得慢，或者忘了，致不能应付一切。这些例子，随时随处皆有之。如十九日下午只复一贺年片，一短信，可称极慢。以上所说并非全是空话，你年岁渐老，将来也会用得着的。自非身历其境，不易体会也。

我要买一瓶驼鸟牌碳素墨水（天津产品），为灯草笔用，你来时带一瓶来，或叫栋栋带来，我可用同样的牌子（蓝黑）和你调换。我以为驼鸟牌只是一种，就买错了。“蓝黑”的我有，尚不需要另购也。这亦是容易错误之一例。

二十日书收到。金凤能管小孩很好，日内想要回家。

我一切听其自然，无所谓勉强，只是衰弱而已。过圣诞节无活动。生平最可纪念的，是昔从东岳冒雨晚归包信小学，汝母在家凝盼，时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五日也。虽有诗亦不佳，不能写我感怀之百一也。

近气候颇冷，室温十八度、十九度之间。

日本选举，自民党本是多数，现不超过半数。不知何以要解散改选。

馀不多书，即问好。

父字　十二月廿二日

1983年12月29日

润民：

廿三日栋栋来，稍坐即去上课。廿四日汝姊往东单华都买火鸡归，午食颇丰，算过节。下午梅伯母携祖彬来，赠我以美国香烟，报之以佳佳、丙然相片，茶叙，颇有过节气氛，亦难得也。成、欣到梅家晚饭。

我前以《鹧鸪天》词写给费在山。他来信说，“客”字是否指他？这可算赠他的词否？何其可笑！已明告他不可。勿妄涂，将词损坏。可见一般了解水平之差，简直无理可说。所谓“少”“慢”二闸决不可少。

圣诞甚冷，室温十七度，起晚逾九时，食品大蛋糕、布丁二种，又咖喱饺，颇丰。汝两姊随梅伯母往崇文门教堂做礼拜，有大汽车接送，亦颇兴旺。我闲居，饮泡咖啡、清茶。得君坦书，盛赞嵌字联，有云：“翅字经史少见尤属奇想。嵌字格诗钟，抡元之句。”他夙诣此艺，闽人喜为之，故云然。若不能自制，即无由欣赏。其实我不会诗钟，瞎凑合而已。十岁在苏，见父延宾每为之，如岳乐山即其中之一，仿科举，评定三鼎甲、传胪，亦酒边之文字游戏也。

廿六日只写了一张信纸，三张贺年卡，所谓慢。梅伯母亲书贺片，可珍。

文代会代表选出，我亦在内，却不开会。

《唐宋词选》重印，有赠书五本，拟给栋一本，存永安里。校正些错排，改动只一条（李后主词）。有纸板，不便多改动。

天气仍冷，室温摄氏十七度，北屋摄氏十六度，你处如何？今年炉不甚热，不如往年。廿八日晚得书，复如下：

"舞休"无"鱼"，与前法异，即"不作困头"而睡得很多。如昨晚八时上床，中间醒，至今日六时一刻即起，约有七、八小时，即是"多"之一例，亦有较少者。碳素墨水，想北京亦有，只是我不知"驼鸟"有多种，就买了"蓝黑"，不愿多烦韦柰，于天津购之。我前书云亦一小误也。知你们互送礼物犹存西俗，颇有趣，我却不能自出购物，只给了栋栋十元过节耳。她要去津不知能否，近想有分晓了。汝四姨生日，我寄一卡，并贺新岁，以正值岁除，闻往贺者三姨、雪瑛、小玉。汝母为正华写扇早已忘了，可携京一看，看写些什么。但恐不久又忘。是可纪念者。即候全家新年快乐，馀不多书。

父字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九日

1984年2月19日

润民：

旧正月十四夕栋来，手戴金戒，见之生感。询悉其阴阳历生日均与其祖母、外祖母殁忌相碰，我觉得不大好，她说不做生日似亦扫兴。因之建议将她阴历生日移后一天，恰值元宵佳节，便于欢叙。如你们同意可即告知她，其阳历生日或可不动，以存其真。此意似佳，但我不作决定，可大家商之。

天元甲子前为鬼元，极可注意。如我们同度的一九二四鬼元甲子（你方三岁），即经过三次大变很剧烈。依七次列表看，只秦始皇十年并六国，此鬼元甚大，其后皆值衰世平庸，如东汉桓灵、六朝齐梁、中唐、南宋、明万历。秦始皇后天元，正值西汉盛世，以古推今，或可望太平。且作吉颂，以待征验。

郭学群以孤本预言书托人带给小玉。她于未出旅店门即被遗失。我初闻之惊讶惋惜，随后淡然，置之不理，最后有侥幸之意，

bbs.hlmbbs.com

谈之殆有损无益，易入魔境，若使外人知又似妖言惑众。

《鸡肋编》有云：“未至豫言固当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诚为达人之言。而世间确有此事，亦不可不知。

我身体愈弱，惟躺着始觉安全，然多卧必至不能起，此亦无可如何。即此亦陆续写成，非一时之笔也。前说“不自动作书，有信来即复”，此亦不易办到，若无聊之书亦只好不复。

十五日书收到。扬雄一般如是写，可与《水浒》之杨雄分别。作“杨”亦可。

陈从周信云今年可修复故园，我姑妄听之，且并不想去，一则年衰难支“文酒之会”（来书语），二则浑不似往迹徒失望，增感慨耳。

晚枕看儿时所读《大学》，颇有领会。宋儒特提此书在五经之上，极有意义，而将第一条“亲民”本文改作“新民”是一大误，何以千年儒者置之不理，甚可异也。又在书中发见一小书夹（叫“书鞭”），乃我小时候亲制者。原来每本均有，现只剩此，睹之几欲堕泪。已隔七十馀年，若传至丙然，即未必能读，可作百年古董观，书题吾父端楷手书，乃初入翰林的字，传家之宝也。且我近来仍看，以字大悦目，他日再给你们。

此书颇长，可读以消遣。即此问好。丙然情态宛然，有兴味。

父　二月十九日

1984年2月21日

润民：

得来信，为慰释念。此病非很小，以前忽略了，早该动手术。我近来精神差，虽注意却未往下想去。近想已全愈。冷冻法前所未闻，能除根否？

栋考得很好，云是第一，努力可喜，云须三年，亦甚念之。她想去看你，当已有信寄津。正华须多休养。

近不写文，只八个字，是套话、陈言，亦有新意，姑寄去一观，写在周颖南书背，不准备存留。

出国事你说二月有信，续告之。现在快到了。或去或否，将于何时来京？总须在三月。脉通等买一瓶来。现服存药。汝母有两种药，我均续用之，只无安眠剂。

前云丢书，其事甚怪，然可见社会上道德水平之“每况愈下”。对我可减少魔障，甚善。已复郭学群书。我近以为客观虚心，则世间一切无非学问；否则就不必谈了。因而又想“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用成语最好，宝玉不喜，不知你喜欢否？馀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书　二月廿一日

1984年2月25日

润民：

廿一日书，次晚即到，知决定要出国，是佳音，但旅外一切要谨慎，不可过劳累，出外不比在家，小错会变大。不可失神。此次手术经过好又及时（不碍旅游）。其症何名？来书未说明。

一九八一（或八〇）年，锡璇以汝祖父于三十年代题咏香山一粟园诗，缺末二句要我补，以先旨不能悬揣，谢却之。后想其诗不全诚可惜，而锡璇存之非易，嘱补意亦良佳，谢绝殊不惬，不得已空说两句不着边际。（结联当有赠弟感谢主人意，我却无从说起。）又搁置三年已成废纸。顷检丛残居然完璧，遂写给她。另纸附去备留存。不知你曾到过此地否？我去过，未住宿。你三姑母两姊皆往住过。

bbs.hlmbbs.com

栋栋很好，如你所说。我觉她韶年光阴消耗于电大考试等，未免可惜，却是前进之途，亦无可如何。给她奖励十元，又依例分给五十元。她来时如带清新空气，可慰老怀寂寞。

还有一对联，不知你喜否？汝母好逛地摊，曾买一副破旧的，写亦不佳，词曰："买雏养就冲霄鹤，拾子栽成偃盖松。"我以大红纸另书，即贴在住屋廊下柱上，你当见过。日前久琪来谈，忆之，意似羡慕，未说要请我写。

廿二、廿三日书均收到。为金凤买打字机甚好，惟铁厂亦用英文打字否？（想必有用）丙然将来读书什么都好，不必拘泥。古书可酌读，随宜决定，如《大学》、《论语》篇幅不多。（《大学》我有校正宋儒朱注处，可面谈）将来你能大意讲给小孩，亦算传家。

《论诗杂著》寄来二十五册，尚未全到。你订三册，三元七折，每册二元一角。书品尚佳，但对炒冷饭兴味不大，赠人书概不书款。

《杂著》印平装九千，精装三千，数目不多。将来恐不易购得。其中有些附件，我毫不记得，仿佛是新的。可怪，幸无赝品，亦可喜。

三姨近未来。世然患"视网膜脱离"，恐不易治。以前陈寅恪即患此病，到英国治亦无效。

以下简答廿三日书。小玉所失，乃《二千年的预言》一书，是孤本，非曲园公诗稿。

《红楼》此联，意思完全正确，却非常可厌，宜怡红之不喜，不知作者如何想出来的！要说它为何可厌，却并不容易，可见解说文学之难也。

近喝（人送）英制小瓶速溶，香而不苦，你下月上旬来，当可尝到。你廿三日信未提面部伤口，想必全愈了。此病不能算小

病，亦是运气。

为什么信写得长？因近不写作了，只复必复之信，然亦上下午都有事。馀不多书。即此问好。

父字　二月廿五日

我补父诗，似毫无痕迹。

1984年3月1日

润民：

廿八日汝三姨母来，得谈话，是难得的。廿九上午想不到栋栋自津携你的信来，很详细，并面谈其他为欣慰。药二瓶、奶油夹饼均收到。她很忙，下午有课，上夜班，颇念之。《杂著》你应得三本，顷给栋栋一本。只来了一批（购买），赠本尚未到，已函催。

近杂事多，如李凤林来嘱，汝二姊友人均要我字，陈从周有信来（见下），或允或却都费脑筋。大约人愈老怕动笔墨，而来找的人愈多，这是我矛盾的，所谓“藏拙”亦不容易。苏州今年修理“环秀山庄”（即我曾为写匾的）中有曲园公旧联已失，从周属我补书，情理自不可却，但我的确不能，只好谢却了——未免得罪人，然亦无法。虚名只是受累。陈又在杭提倡修复“俞楼”。我且置之不理，将来或要和你商量。

你祖父的诗，末二句或有赠弟答谢之意，我却不能妄拟，只得以空话了之。好在看不出补缀痕迹来，亦吾家一故事。全诗明白晓畅，以近时情况，实比多用词藻、典故为好，你必谓然。正因其浅近，会做诗的与不会做诗而瞎做的，都不了了也。

金凤英文打字需要学习并非容易，望他年能如愿实现。栋栋说她理料小孩非常精细，比自己好的多；又说丙然个子很大，亦

bbs.hlmbbs.com

可喜，吾家无一小男孩，确亦有点寂寞，不仅应先人之属望也。

罗先平寄来相片不多而精，小横披三段完全。我想把这幅交给昌实，如式照相，将底片放大一、二张，即可复制多份以便流传。俟你看后再商定。前有句云“已觉新年事必遥”，甲子之谓也。虽好事亦须应付，而我身体精神俱劣，幸用“舞休”法颇有体会尚可应付。估计你不久来京，无事或不作书。即问好。

父字　三月一日

1984年3月19日

润民：

已交春分仍冷，室内仅十七度，大约曾降至十五度，比津寓为冷，因暖气欠热，近稍加衣服。南京有人寄来我于二十年代末所书词稿复制本，今附去留存，见我早年书法不佳，其签名亦与今不同。盖附见徐志摩集中。此本写赠志摩者，距其遭难时不远。此纸背后同时寄来，即志摩画像也，或可同留。

你们的信于十八日收到，悉近况为慰。丙然将来或喜欢活动，与家风、传统不同，很有兴味。昌实说“真是个大丙然”，颇生动。

我书在沪，闻销行还好。你如有需要可再给一本。其赠圣翁者已由王湜华带去。徐小平来京，赠好烟卷。

我近看宋人笔记消遣，闲亦写字，有周作人编笑话亦印出，奇，可给你们，文字简短，如昌实看，可习文言。数日即见面，不多书。即问各人好。

父　三月十九夕

bbs.hlmbbs.com

1984年5月16日

润民：

我近很忙，几乎等于上下午上班。消极固与活动多少无关。近有两事缠在手边：一、缮写《半帷呻吟》二卷。二、为圣翁改、写诗。恐将延至月馀之久，亦可借此消遣时光。十一日来信收到，即在纸背写一短联，似对非对。“凤阙”即凤城。唐长安城像凤凰之形，后来沿用为京都之通称。阙是名词，与下联不对；但以“孤”对“阙”（缺）却很工，谓之借对，亦文字游戏也。此联藻饰悲哀，与近作干枯不同，故写寄汝。

将柜上零杂一起搬开，置小儿于上，似一摆设，是我所创，成绩居然不错。站着一张，显得高大，惜其母面露出太少。我侧面一张，似在看 Doll，或小菩萨，合于我的意想。并照一张，我不带眼镜，示原来面目，与丙平并坐，姿态一样，我最喜之。惜你们当时车阻未来参加此热闹也。丙然起初上柜很闹，等我走过去同照，他知道有正经事，就很乖。从照片可看出，亦有趣。

十四日汝四姨偕小玉、雪瑛来寓，午饭后去。二十日搬家是星期，人手不缺，侄、甥女辈相助。房屋原为“离休”、“三高”而设，高级，云较三姨之屋为佳。外表似可满意，内心并未尽然，曾略露端倪，被我岔开，总还是家中琐屑耳。另外我又发空论，高寿非馀生，以不必人人皆登八秩也。亦姑妄言之。前照我（歪头）抱丙一张，被她要了去，可补印一张来。下次你来，当去一次，在九路终点站。

《论诗杂著》，云将有精装本寄来，却未到。现存书不多，你如要，可以普通本来调换。其校印不精，有错字，我对之亦不感兴味，但总有必须送的。《燕知草》所存亦不多，只十本。

bbs.hlmbbs.com

前谈美人来，必很好，其他未言，现下文应已明白，恐还不止此。我为圣陶瞎忙是对的，情况并不明，有一句不好问他：诊断错了，何以佩服这大夫？盖知音之难也。

软罐开吃，新鲜，内压得紧（怕有空气），不如西餐馆。此信到值昌实生日，今年他有儿子拜寿，可称同喜。即问各好。

父　旧四月十六日

1984年5月22日

润民：

正华带来书信。饼干虽少甚佳，来自西欧难得，无怪丙然爱吃（仍留一些带给他）。三十二元（扣去书价后）已付正华。

我近为两事很忙：一、抄录《呻吟》，连修改文字；二、为圣陶诗，文字已改好（二十日始定），写好是晚年的一事。至善写文给《人民日报》宣传，对我亦非无益。以大夫有名，圣翁进步，我也多少借光了——虽然我不在乎。其事复杂，不大合我本意，就不必再说。圣陶自己决定，总是对的。

照片收到，祖孙握手好。那张横披，最好把底片带来或挂号寄来，想给照相店放大试试看，是否能复制，流通。

兆瑾来信说，那张剪报上所记，大部是瞎说。有如文化革命时她并未受我的连累（另有别因）且缠错，说我是她的叔叔。报道大抵如此。她又说马医科花园内居民楼住户已迁出，修理或有望，但需款五十万元之巨，诚可惊。无乃虚费国币，我所以不敢参与也。

星期日正华携佳佳来很乖，下午回东城。精装本《论诗》仍未寄来，其故不明。《燕知草》我处只存数本矣。廿日又寄来一包古籍，即交正华带到永安里。十八日栋栋来时，我给她十元，她

bbs.hlmbbs.com

很努力。

廿一日穷一下午之力（至四点半），将圣陶的诗幅写好，不甚佳，尚可用，无错字在我就算不易（因精神恍惚）。长二尺七寸。说要去宣传，我就不管了。馀不多书。估计这两天，只你一人在家。

父　五月廿二日

1984年7月9日

润民：

近减少烟卷，结果，你买一条加上三姨所送六包，共十六包，吃了整一月（卅一天），比以前每三天吃两包计，省去四包，亦不算多，却总是有成绩。你母在日未曾办到者，拟保持之，未必能再减。

你去后我忙了两三天。其故由于汝六舅带来扇面一，上书"明弟求书"。我近不写折扇面，但此却不便坚却。明弟乃外祖之孙，四舅父、四舅母之子，我虽未见，却是表弟。用什么材料却费斟酌，前人诗与我作均不合适，后自日记中检得光绪甲辰（一九〇四）正月廿日外祖来我家观灯诗二之一，最为适当，就写上了，幸而未坏。因系和韵，有押"媒"字者颇觉牵强，而想起两家三世婚姻，这"媒"未尝无理，次日又写为小文，却亦无用，只是好玩而已。诺斋又应诺了一次，此后当戒之。诵东坡《无题》诗之下半云："故国多（稀）乔木，先人有（失）敝庐，（按此二句应反用之）暂将闲送老，不着一行书。"以此谢客，不知成否。他日如为人写，拟改两字见括弧内，款曰："误录东坡诗"，以彼尚有归老四川眉山之想，我则并此无之。

我左拇指伸而不屈，近检郭医生给药服之，仍日吃脉通一粒，

bbs.hlmbbs.com

可勿念。我以为是关节，日服少许白兰地。

上海书店刘寄来《诗境》、《读词》两书封面样张，劣不能用，“俞”用草体竟不成字。

前小文初稿已在《大公报》刊出，今附去剪报（无错字可喜）。文字简短，与改本各有短长，如诗次句作“胜如前”，较有气魄，作“宛”或“尚”就软了。写实仍是写意，应有增减、超过、不及等等。如完全真即成为报道矣。

未得你到津信，安否？想有信在途中。

父字　七月九日下午

1984年7月17日

润民：

前寄书未到，十二晚书十四日到。丙然光头吃冰，有意思。我儿时在南方禁止生冷，更无人造冰可吃，但冷饮亦不宜太多，酌之！

你的西瓜疗法颇好，可去内热，利小便。我亦有之，曰酒疗法。每日早晚服极少量白兰地或威士忌，左拇指见好（非但不扩大，已好了十之九），可谓有成绩，其不信医生如故。此与叶老大相反。可见日前为他努力，事与心违，有舍己从人意味。我所写信日前王湜华送来，我以为大可不必照相，非美谈也。近有徐盈写访问两家事，虽不尽确亦可一看。

破书苏寓旧物，以本世纪之初预言世纪之末，取其罕见而怪，流传勿失，当保存之。《儿女英雄传》文笔很好，其思想、叙事离现代太远了，遂不被人注意。其实过褒《石头记》而贬低此书，盖两失之。此不及详论。昌实虽不能治文艺，但小说却可入门，亦自修之一法。此信可给他一看。

bbs.hlmbbs.com

刷（喷）墙名为两天，却拖拖拉拉。我谨守斗室，不问其兴废。栋栋日前曾来，亦耽不住，少时即归饭（人皆外出，家中不开饭）。却知道你处安好，大约遗失一封信，于我颇有益。她不久要考试，送我一匣小饼。我很同情却爱莫能助。

我近花了一元四角买了三期《法音》，很得意。你既不知为什么我要买，我又怎么能买？自去乎？请人乎？而我要看的一文，你又完全不懂。又重看“外祖日记”，引起儿时回忆，更别有感想。又发见有与“丙然”同名者，姓姚。若此等信上皆不及谈，面说或者稍好些。

近为孙功炎（玄常）看《白石诗笺注》，又忙了两天，已写一小文，亦是诺斋自找的事，可见“诺”并不等于英语之No。因喜白石诗，非喜孙公。

《诗境》、《读词》的封面，其不佳者附去一看，已另安排。我书仍用圣陶旧题，《诗境浅说》拟请陈从周书。原本字迹失真，人皆不知霜根是谁，故决定不用。如我写则不合礼法，必有称呼，又不合时。其他书无期，这两种还是较快的。记藏经小文，已载《团结报》，此事圆满，比家存废纸要好些。

正华已向组织申请退休否？为念。

三姨之儿媳保益挈小孩来京，将来寓聚会。其时当还有安安，亦一盛会也。

近只能做半天事，文字亦怕长，总是衰征亦无可如何。小文虽短，却大修改，亦缘脑力差。

大间只挂一像片，一横披，堆书减轻。

馀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　七月十七日

bbs.hlmbbs.com

1984年7月22日

润民：

你前书说及《儿女英雄传》未及复，在此一谈。我以为李如要学古典，可以从小说入手。古典文学本不限古文，白话文中亦有之，不妨从小说入手，如《水浒》、《西游》、《儒林》等皆是。（《红楼》亦可看，但太复杂，又未写全，不宜初学，尤忌看一切红学书，包括我所写在内！）现先提此书，我如空讲一通无甚意思，最好他先提看法，如思想结构、文笔、语言等等，只是闲篇，不要掉书袋；我亦以闲话答之，在此不提什么，以免有所暗示，只说一句：此书是学《红》而反《红》的，书中有明文。故学习此书亦有对《红》的了解。——自然此书作者的话亦未必全可信，却总是嘉庆时旗门子对《红》的看法之一，比较近真，视索隐之荒唐，考证之拘泥，固犹胜之。

刷房已毕，厕所墙云尚须加油，亦不知来否。只可听之。

来信说丙"动作太猛，有时要打人"，这很重要，诚宜注意。我已微有所感，故说"此儿要改变门风"，非泛语也，前向李说，必须熟读《种树郭橐驼传》亦此意。种植须自然发展方能畅茂，但有些不适当的萌芽却宜早期摘去，俟长成后，便难改动了。如小手戏打人是很好玩的，却必须即时禁止，不可姑息，小孩长成是很快的，断不可溺爱，溺爱将误大事，故不恤再三言之，你和正华及时提出必深明此义。此书可给李、凤一阅。

据沪陈从周信说晚间热不得睡，你信说晚上还好，可睡，南北度夏不同，即此两语最为明白。我于一九一五夏，初自苏抵津，讶其傍晚何如此之凉，此话七十年矣。

三姨送牛奶咖啡合制品甚佳，二茶匙一杯，完全外国味，只

bbs.hlmbbs.com

是不甜亦不苦，味甚佳。稍加糖则尤佳，你来时可试之。以天气潮湿，近来不吃“速溶”也。

我自乙卯发病到本岁十月整整十年，对付得不坏。但以后就难说了，恐怕已接近“边缘”。所谓“边缘”者，即差一点就要掉下去！——尚非“死”之谓，乃是弄得十分狼狈，不如现在一个人自了的干净。此亦无可如何，只好走到哪里说哪里的话，暂时亦想不出很好的办法。脉通将开新瓶。

廿二日，阴（星期，大暑），室温摄氏二十九度，比天津差几度？

近发现我体气有些特点，赤脚只其一耳。儿时睡枕极低，结婚后改如常式，迄今犹然。事实上愈睡愈往下，头或离枕，实无枕也，仍是儿时用“扁枕”之习惯。（“愈睡愈往下”，此五字汝母常说。她恐始终不知我睡觉根本不需有枕，既已设枕，只好姑且用之而已。）

父字　七月二十二日

1984年8月5日

润民：

四日得你和栋栋信，可谓凑巧。佳佳所患病名“手足口”可谓奇怪，我不但不知，不解其名，并不知属何种类，务即来信告知详情，为慰。常说自己不但老，并且古，不仅年岁大且与时代脱节。若此即一例也。你信言八日蛋糕要点小蜡一支，很好。我虽未到津，仿佛见之。附去剪报一纸（相当考究，是单面印的）可作老人之礼物（亦恰好周岁。又无错字），共阅后，付昌实，转丙然存之。闻寄锦涛小照片，已过优待矣。

小事不少，不能详说。有一事可略说：即我向不签署文件，你

bbs.hlmbbs.com

总知道的。近忽在政协的一文件上签名，名列第五，上有四位，其名为：许德珩、叶圣陶、吴作人、周培源。可谓新闻矣！且对我将来或稍有关系。详情俟面谈。以信件常丢，不愿写得太长，亦是一种进步。且估计，你们不久就来了。

明日汝三姨说来，想必有些热闹。馀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八月五日

P. S. 我近服脉通，人参白兰地，尚好。

1984年9月11日

润民：

返津八日书，于中秋午刻收到，知旅行安适，在彼讲课已是专家身份，为慰。初返，来京不忙，于“十一”前来，不拘何日均好。

彩电有问题，近风气渐变牟利人多，谨防受骗上当。其他关于钱财亦须小心，不比以前，可偶夜不闭户，如你母之独居破屋。

前三姨来，买肴不佳。雪瑛说醋鱼是蒸熟浇汁，可谓贻笑大方，却花三十元。七日四姨来饭，只二肴：生炒鳝与火腿莼菜，却甚佳，苦于无材料，如有，自做比市沽好得多。河南饭庄不但无烧鸭，且停业修理矣。

速溶咖啡只存“难溶”的小块了。汝二姊送速溶可可一罐颇好，可代替，用得亦很费，淡则无味。

附去另纸，日前所书。我身软，卧时多，兴致差，并瞎涂亦减少，眠食无恙。甲子闰十月，少见，且较长。另纸所说《唐诗三百首》便中带京。

即问各好。

父字　九月十一日

1984年10月30日

润民：

廿六日信收悉。日前有新加坡潘受（国渠）偕梁披云、庄明理来访谈；其后潘又来电约，我辞以眼病未见。眼疾虽无大碍，以属去年碰伤故难愈。以法国眼药水治之，其说明有“小病灶后遗症”一条，似相合，遂用之，且看效果如何，因此信少，即有书亦不能详，异于往常。我其他尚好。国家机关亦要赚钱商业化，古所未闻，亦新事也。今冬有四月之久，不易度过。所云放翁诗，非我谈，乃供你研究，今将原件附去，可借以消遣，不忙一时。又，你来时将昌实处《儿女英雄传》带来，要查一句书，或再翻阅。馀不多书，即问好。

父字　十月三十日

栋、佳廿八晚来寓。

1984年11月9日

润民：

七日书八日到，我前寄信片不知究竟收到否。知你在京即不适，到津卧病二日，极念。过劳容易生病，中年以后尤须注意。不往匈牙利，有似塞翁失马也。

我处已有暖气，室温廿一度，你处如何？

附去录陆放翁诗、海筹来信。

眼疾渐好，未能断药。查日记，知于八二年底碰伤，二年之久，不易除根。药水是八三年十一月港友杨克平所赠，搁置多时，

近始找出，亦是凑巧。

知诗稿已找出，来时带京不忙一时。因我尚有不少诗稿存栋栋处，已写信去要，可先整理那一批。我已无稿，只凭记忆补充，恢复困难。我本无意编诗，而孙女士以此为业，又是好意，弄得无可如何。近方大力提倡旧体诗，本月中旬在长沙开韵文学会成立会，包括诗词曲赋。如编得好，付印不难；如编不好，会伤我名，她亦不利。如晤孙，可告之；并告将大力支援，不忙在一时。

宣内“雅都”一鸡腿卖五元六角，与一全鸡价同，奇闻也，亦见市情之混乱。以后在外吃饭不易。

馀不多书，即问好。

父　十一月九日

1985年1月21日

润民：

来书收到，知近拔牙根，很重要。人须过此一关才到老年。我因牙齿一向坏，于六旬时度过，后来就无事，以致于今。你将于星期日上午来，吃饭总赶得上。本亦不关紧要。此纸背后有文字，叙述多误，亦可看。

知汝休假用在岁杪，甚好；全眷偕来尤慰。

我精神尚好，身体欠佳，于上月圣诞节右臂微肿，写字不便，至今未用毛笔，幸而旋愈；又于今月十七日晨四时头晕，引起恶心，幸进食未呕吐，至晚渐愈。后未发。其时正值编诗，是晨孙玉蓉来寓，不能叫她回去，幸徐家昌在寓帮我应酬。工作对付而已。共三个上午，至十九日大致完成。现全稿已付孙携津抄写。内分三卷，二百三十四篇，包括三千言长诗，篇幅不为少矣。体裁

则诗词歌赋皆备，恐是三脚猫耳。此后抄写校对工作还很多，全非我本意也。

见面在即，馀不多书。问各人安。

父字　一月廿一日

1985年3月26日

润民：

来信于廿四日中午收到，甚慢，检查邮戳发见其慢在津京之间。你二十日寄，津邮记为二十一日十三点（普通稍迟，当二十二日到），京邮记（红色）为二十三日九点，已误了一天。这是上午，却到次日中午始送到，是京邮更慢于津矣，可笑如此，真所谓鱼沉雁杳，好在无事。

诗稿于昨日编完，顷寄孙书，另约她于下月中旬来寓面商，并取原件。写本无问题，因全部由我自看，印出如何，则不可知了。

家中无事。廿四日忽来你母稿费十五元，为昔年写赠周有光、张允和的《望江南》刊在《老年》杂志上，看了多感触，无法处理，想到给小孩们。

近读明史。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　三月廿六日

1985年3月31日

润民：

近在废纸上见一短诗，颇有感，录后：

落户安家事可怀。自憎暮景况非材。

农民送别殷勤甚。惜我他年不管来（土语）。

 bbs.hlmbbs.com

亦不记曾抄录否？当时我们有家庭宿舍之痴想（亦奇想也），故有首句，读之怅然。我之晚年，只在东岳这一年是乐观的，可谓奇矣。故吴世昌有点铁成金之说，是赞美又讽刺，名言也。然非如此亦度不过去。《重圆花烛歌》之后段描写，出人意外，恐今日农村大变，令人幻想古代淳朴之风也。原件拟付栋栋。

附去二书，可看，不须寄还。一、蔡义江，杭大教授，红学家，已复，只名誉会长不敢当。二、陈，不相识，书述收藏你祖父的对联，其意想要我收买它。本可不理，细看却发现一奇，即此对联本是假的。何以要造假？给你一看，看后弃之。还有一事，近看福尔摩斯故事电视，你曾看到否？虽不甚佳，却有七种，我都熟悉的，离原本接近，惜描写少而叙述多。主角饰福不很像（似胖而年轻），是一大缺点，看了没大兴味，已看“偻背眩人”，又“蓝宝石”较好，闻有七集。

你廿七书，廿九到正好，丙然活泼而有理性即佳，要多说服，少禁制，使成良器为望。你二人南游机会难得，约在何时？

怕纸过重，不能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　三月卅一日

1985年4月10日

润民：

得胡文虎书（并地址），他说五月中旬，园文局有人来商洽进行纪念馆事。我多病恍惚，不宜应付，等你届时来商量，为要。我疑惑他们意在重建二层楼，未知然否？毛曼曾处未有消息。

我近体还好，续服淡参汤以代安眠药较少流弊。寄信甚慢，不知何时可到。偶忆昔人闺秀句云：“寄来情，封去泪，待到愁边，已过当时意。”亦谓好否？

bbs.hlmbbs.com

馀不多书。

父字　四月十日

1985年4月21日

润民：

杭胡文虎来长信（已复），留给你看。你此次到杭，不妨与胡商洽。他管理杭州饭店，或可助你旅游（本无住俞楼问题）。如价太昂，或可介绍他处，在旗下亦很方便。

十七日来书悉，两孩偕游，可爱。日本餐馆价昂味劣，一向是“野人头”，何况如今，不去最妥。

十八日游明陵，无所得，过定陵不入，水库涸，馀水一泓。在回龙观午餐，农民自办颇有意思（肴亦不劣），亦新事物也。其地在昌平县界，距德胜门不远，平常不易去的。归后抄一《定陵行》加注（与昌实本不同），赠汝三姨。二人平均得八十五岁，亦难得之机会也。

我近精神颇佳，观上述可知，而愈疏懒，终日无事。喜诵梅村《圆圆曲》将七十载，近看晚明史稍有理解，而只写一短文《传来消息满江乡的圆圆曲》，仅百馀字，其他可知矣。

罗先平寄照片来，拟五月迁新居。汝姊定十月赴港，拟为我觅一南方保姆亦颇感兴味。昨晚电视，较《壁上奇书》小说更具体、活泼，压卷之作。半方糖将吃完，津如有可买二匣来。即问各好不一。

父字　四月廿一日

bbs.hlmbbs.com

1985年4月29日

润民：

栋、佳在津度“五一”必很热闹。写此书用笔，灯草所制。字迹较大，于老人为宜，不知好灌墨水否。闻另有一种黑色者，天津有否？经卷取去，文字尚未写完，近行动迟缓亦老境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拟重印你祖父释词旧作（四十年代，南京《同声月刊》登载），良非我意，亦不能止，却不写题跋。他日你们将有稿费分给，为数不多耳。

来书收到。知到津后仍忙，此次出国工作颇多，得成绩非易。正华患恙，医院检查如何？甚念。总不宜过劳。

苏州旧园议将修复，只看拆迁如何，且姑待之。

灯草笔恐不耐用，想不久将废弃也。

问好。

四月廿九日

1985年6月10日

润民、正华：

杭发三书次第收阅，甚慰（二书已转栋栋），书详细有序，不殊我南游一次，曾到“右台”、“南埭”，可谓此行不虚，苏津旅程如何？计程当抵，遂寄此片。

自别旬馀，我心身还好，曾两晚出游，打破记录：一、访圣翁于医院，甫归而锡璇伉俪来，勉允其请。二、次日赴其婚筵于南河沿，今市政协（昔欧美同学会），其地昔多常游，颇有感慨。及四日下午，以水疮旧恙挠破触水感染，致右腿浮肿，不得已借

bbs.hlmbbs.com

文学所车至东单北协和皮科就诊（我尚以为在东单三条，不知早已搬），在六楼展转等候费时甚久，仍饭于绿杨村，后归如法敷药包扎，颇为得法。三、四日消肿，可以放心，现仍依式治之。本病积三年馀，根治尚有待也。五日栋栋来，看见实况，但其书或不详（我嘱她写信）。日来起居眠食无恙，你可随宜来京，亦不甚忙，一切面谈。即问两好，不一。

父字　六月十日

1985年6月22日

润民：

来书收到，你们两代同过生日必很热闹，初三那天上午汝三姨母携肴来寓同饭，四时归。我饮啤酒二小杯，有醉意即睡熟，醒来一点，后洗涤搽药，天明后睡起已七点，腿恙见好，可勿虑，尚可到医院取药。

我外祖日记，已嘱三姨他日带来，我可抄给你，将来可由你们整理，凡五代四篇，百二十年（你抄的两页在我处）。

馀不一。即问各好。

父字　乙丑端阳　一九八五年六月廿二日

1986年1月13日

润民：

来信甚慰。所谈两点均好，只可惜笔迹清楚，墨色太淡，有些不易辨识，若我的原子笔即较浓、深。（一）用安宁片如你所提出，可稳定心情（即神经），不仅治失眠，拟设法调整之，亦稍有成绩，当面谈。（二）昌实自学有成绩可喜，《逻辑》得 83 分不易，

bbs.hlmbbs.com

可见脑筋清楚，若我当时不知多少，恐未必能超过他也。拟将一九〇三年的《华生包探案》给他，浅近的文言，看小说亦颇有用，不易解的可问我。

周颖南又来一信，未另作复。即问各好。

父字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三日

1986年5月13日

润民：

九日书收到，想在下旬可来京。近天气颇凉。得港友来书二封：一为潘际坰文，曾来打桥牌，言汝母亦参加，读之感慨。二为说我与胡风，论点相当尖锐，汝来时可阅之。关《红》事我总不谈，其实可谈者很多，并有新看法，又多空想，不谈为妙。

你们来京时，可买“脉通”一瓶，以不久将吃完。馀不多书，即问各好。

父字　五月十三日

1987年3月12日

润民：

那天你来我睡着了，八时方醒，可见精神之差。次日又写一字由栋寄去，虽无差谬，却费力很多，如“园”误作“国”，“独”像“狗”字，皆努力校正之。录曾祖书，自当永保，且肖我之为人也，非泛泛笔。“三八”节我上下午都写字，尤为难得，勉力校正错误，否则即将“没落”矣。我亦有两句：“不转念头，不做困头。”以为如何？但皆不易也。亦即前引文“常冥心”二句之翻译，而稍变其词。又拟定用三付眼镜之法，不再另买。

你九日书，十二日始到，亦很慢。天气阴冷，空气沉闷，彼此同之。大家要长寿，人口更多了。偶记，不多书。即问好。

父字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

挂号信想已收到。

1987年3月21日

润民：

十二日书收到，十九日并收悉，前谈琐屑，今总括之，近况三条：不念佛，不歌诗，不写信（对外），以免妨碍睡眠。回顾生平无可称道者，在苏州十年不计，当于一九四九年分为两段，约各四十年，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界，似较妥当，然已衰老矣。以神经恍惚，过后辄忘，却将我父壬子一九一二时诗四首钞付注释约十五条，亦颇费力，此事之可记者，并前之《芙蓉诔》为二文，亦炳烛馀光矣。《文学评论》二期载关于我文两篇，有些公式化，尚好，看了半天亦很吃力，不失为赞辞。

《蜀輶诗记》样本已到，大批待发，全用复制良佳，闻印书甚广，恐知之者稀。

知将有管道煤气，新事也，丙然上学是要事。盼其有成。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匆复问好。

父字　一九八七年三月廿一日

1987年5月29日

润民：

两书均收到，闻患牙痛，想已见好。闻冰雹破窗亦颇惊险。丙然能安慰尊长知大体，诚可喜也，总须遇事留心，好好教养，不

患其成器。幼儿园一段，关系最大，古书所谓“蒙以养正”，即此义。

栋栋居芝罘海岛，音书稀少亦一奇境，想顷已续来信，为念。

可谈者极多而可说者少，譬如颠倒阴阳的调整即是一问题。你来意颇佳，当徐图之。昼夜之别意义甚深，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来久矣。你安排在六月上旬来京恰好。附去日俄战争旅顺口诗一纸，未知你去过否？此诗我父手稿，只此二句，以少许胜多许，可留存之。瞬八十年矣。《蜀輶》新印本，若你处还有，给我一本。百本说要寄来，未知何日。即问各人好。

父字　丁卯五月三日

1987年7月20日

润民：

两信次第收悉，内容丰富，甚慰。小站农民颇有感情，难得。昌实努力前进不易，还要考几门？说起“民法”我头都痛了！何况考试。栋、李皆有才而不能有大成就，可惜！都是我耽误他们的，我心为之歉然。若栋栋之去内蒙古，不殊昭君出塞也。

秦人路来书并附照片，说四个月可出书，我亦听其自然。总之，我不想再出书了。知八月来京，很好，栋栋想不久回京矣。我处客人极多。

我近体欠佳，不免闹失眠，我想校正它，亦不易也。可带方糖，脉通、安眠药可酌带，作为防备。馀不多书，对昌实加慰勉！

父字　七月廿日

1987年11月4日

润民：

上月廿日与今一日书次第收到为慰。以精神恍惚，卧病时多，未能即复，而大体尚好。便秘已愈，正华携带蜂蜜有效（吃得不多），失眠以时间太多，不易排遣打发，仍不免稍服安宁片。胃口平常，不出户庭，如是而已。

栋、佳曾来一次同饭。来客前有家昌近已去了。曾为缘缘写一小册，大小不匀，却是惟一之书。

听说你班上发了“聘书”当是美事，何以信中言之不详。报载“初级的理论”，亦所未详也。

问各好，不一。

父　十一月四日

1988年2月1日

润民：

我近兴味尚好，用中药对付，可减少安眠药。有些琐闻：（1）孙来信颇详实，原信可看。决定由四川人民社出版。叶至善去信有力，仍当归功于圣翁。（2）昌实如有墨迹照片，得便携京，不必寄来，迟日转给周颖南即可。周仍循例汇些小款来。

闻五种书将出版，而进行殊缓。其赠书如何安排，可大家商量定之。即问好。

父字　二月一日

bbs.hlmbbs.com

1988年6月5日

润民、正华同览：

上月卅一日书收到，甚详明。通管道煤气可省劳动力，若安汽汀则更好了。我近仍患便秘，“开塞露”固好，却不宜常用。麻仁滋脾丸最平稳，含大黄厚朴，而近售者只有润肠丸，而我意不惬。津地如有滋脾丸，可买两匣，亦不需太多。京中亦当有之，未及遍访也。写此信片颇明确，可见近体尚佳。失眠近亦稍好，服药甚稀，即问各好。

父字　六月五日

1988年12月16日

润民、正华：

十二日书收悉，为慰。我近况尚好，安宁片、洋参均拟少吃，以对付之。闲时过多，不易消遣也。附书颇劣，可见一斑。即问各好。

父字　十二月十六日

碧桃如新，红莲未老，蒹葭零落秋风早。故人生死别经年，悠悠极目山河渺。　信誓成虚，交情莫保，感时愁绪空缭绕。欲携尊酒吊游魂，游魂何处依荒草。(《凤双飞》第四十八回)

平伯　书

bbs.hlmbbs.com

1989年5月19日

润民：

信收到，我近况粗安，能待至一九九〇就算不坏。安宁片再带些来，以所存不多了。问好！

父字　五月十九日

致陈煦*

1980年6月17日

正华览：

十三日来信并附润民两书都收到了。信中说的皆好消息，为之快慰。逗子海滨原是避暑胜地，只是离办公地远些。我以前送朱佩弦游欧诗，有两句可移赠润民。诗曰：

稍将远志酬中岁，多作佳游在异乡。

我觉第一句尤为贴切。因他很忙，未必能畅游也。

你在先进单位工作，且起带头作用，甚慰、甚慰。诚如所言“真不容易”。望坚持努力，同时注意保养身体为要。

栋栋调京有望，是大好事。这样你们在京津各有寓所，就方

---

* 陈煦，即正华，俞平伯的儿媳，俞润民之妻。

便多了。我们得便也可以去玩，并会晤一些旧友。

润民信写得清楚流利，仿佛身到其境，可惜信少。家中人都看过。原信仍附去。

此间不太热，我俩都还好。我仍忙于写作杂事。今日陶然亭有诗会，多集名流，我因病未往。

即问合家安好。佳佳想乖好。

平书　六月十七日端午节

P.S. 信封是以前写的，即用之。

照片三张收到，神情都好。

1980年7月13日

正华：

计算润民日内将到却无消息，未知你处有信否。在商检局方面亦有所闻否？为念，此信到津时，或者两处已都知道了。

另有一事：

我给昌实的一横披，上书“定陵行”，最好日内为抄写一份寄来或带来。字不要很工整，看得清楚即可。也无须加标点，由我自己加。因陕西近拟办一专登古体诗词的刊物，来索稿，事亦不忙，得空为之，可也。

三姨、四姨于十二日各自回家。

润民到后尚须在京小住，你有来京意否？你母很惦记你们。天气甚热，佳佳安否？

馀不多书，即问各好。

平伯　七月十三日下午

1983年5月21日

正华览：

昨得润民十六日青岛书，知于月底归津。栋栋考取电大，努力可嘉，为慰，以后注重在数学，亦非易也。近尚未见她。

近日此间事情颇多，依日记之如下：五月十七日郭家二嫂朱卒，以久病，其人运蹇可伤。二十日三、四姨偕刘世然、世蓁兄妹、雪瑛来，我约午饭于大三元，费百五十馀元，菜颇好。世然自美归，下月初即返美。

预计廿日中午世然约在和平门外鸭子楼，闻有两桌必很热闹。廿一日上午有意大利人来访，要谈新诗。午刻章老（元善）约我和叶圣陶饭于复兴门外之同和居分店，叶以小车接送。几乎每天无暇。又润在京时曾说六月中旬要请吃大三元，现估计其时正值两个大会同开，雇车恐困难，到那时再商。你们喜事重重，应当庆祝一下。你近体安否？总要节劳。金凤如何？均在念中。此信到时距润民回津不远，我体较耐劳，只步履仍劣。不一。

父字　五月廿一日

bbs.hlmbbs.com

致俞华栋*

1975年9月17日

华栋、昌实：

得来信喜慰，并盼你们随时来京，“十一”来也很好，转来你父书收到，他不久就要回京了，我们这里生活大致照常。你祖母病未见好，还能支持，她亦盼望你们来。

杨厚湛寄来桂元肉，如通信时，代为致谢。

以将要见面不多书。

问你母亲好，你们好。

祖父字　九月十七日

---

* 俞华栋，俞平伯的孙女。

bbs.hlmbbs.com

1982年7月4日

栋栋览：

二十日以前，随便那一天，你到我处来一次。因你大姑等将于是时出游，为期半个多月。估计到下月发工资时，五号（星期四），六号（星期五），他们未必能回。我想托你或林昭代取送来。你如能在她行前来此接洽尤好。若须名章，我可给你。地点在日坛路文学所。馀晤谈，不一。

双好

祖父字　七月四日

1982年8月22日

栋栋；

带去的文稿暂勿呈荒芜，俟他日再说，你们从两信比较学习，可知文章利病所在。叶公公一日来两书可喜。

汝父星期二来，晚间当往你处。

即问

双好

祖父　八月廿二日

1983年3月12日

栋栋：

知书是两《红楼梦》，不用将全书带来，只取两部书中之各第一本带来一看即可。（另一办法，如你写得清楚，能将两书描写，

bbs.hlmbbs.com
使我能够不带书来知道亦行。不过不如上法之善。）又是否付款？想有收据？

我对《红楼梦》不甚感兴味。你父听说十四来，或当另有信，总在此星期尾。

馀俟面谈，不一。即颂

双好

平　三月十二日

1984年4月14日

栋栋：

我处有新印《汉魏六朝诗》三厚册，你暇时带包来取，存放你处。

荒芜来信说要编一书名《诗画配》，来征诗稿。你得便告知他，我没有诗稿适宜的，且近亦不想发表所作诗，为歉。即候

双祉

平伯　四月十四日

1984年11月7日

栋栋：

你来时将存在你处我的旧诗检齐包好带来一看。因天津有人要编我早年的诗稿，需要补充些资料。你父处也会有些，恐不会多。火柴也带来，现在还有。

馀不多书，即候

双好

祖字　十一月七日

bbs.hlmbbs.com

1984年11月26日

栋栋：

你出外买物时，可为我再购“夜光丸”一匣，又可问“有黄连膏否？”如有，可购些（不要多，试用），眼疾淹缠，不甚要紧。

汝父来书说要买彩色电视，未知成否。

馀俟面谈，即问

你们好

平　十一月廿六日

1985年1月11日

栋栋：

九日信收到，叙天津人家新婚事有趣，你父书中所未详，既功课紧，有暇再来，不忙一时。我为编诗，每日做些工作，精神好，勿念。

你到邮局时，为购三分明信片十张（稍多亦可）带来。画中塑像二僧，“寒山、拾得”，寒山寺以之得名。即问

双好

祖父　一月十一日

1985年5月24日

栋栋：

你父母于廿二日下午赴杭，你处当亦有书。我听说杭州香市

bbs.hlmbbs.com
拥挤非常，他日来信，即可知之。

我近颇忙，两日连出外，并在外晚餐（锡璇你祖姑，四代同堂，新婚约宴），打破多年记录，却不能不去。

前发还的《红楼梦》旧书六册，你来时带来一看，却并不忙。

那本“随笔”有问题，并不甚好。

馀不多书，问好。

平　五月廿四日

1985年12月10日

栋栋：

有好几样事：(1) 要买一袋梳打饼干，和丝袜同带来。(2) 我近得上海书店寄来你太爷的书《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有十二包之多，要分给你一包，一半给你父亲，一半给你，可分给荒芜一些，分量颇重，不知方便否？这书出版，我全不知。印行、赠送皆他人为之。(3) 我和我六弟、七弟早年曾共译一小说名《长方箱》，你曾读过否？这是珍贵的资料。我的翻译，仅有此耳。

我近较忙，每天有些事做，比前日身体较好，开会未定期，总在新年十七号以后。馀不多书，即问都好。

平伯　十二月十日

1986年1月28日

华栋：

我意仍用你原稿，只提我的二短篇。刘文不必加入。你谓如何？如能来一谈尤好。

馀不多书。

bbs.hlmbbs.com

林昭同此，不另。

平　一月廿八日

1986年2月1日

栋栋：

来书收到，照样寄去很好，我怕它不准寄到，无他意。

《中国日报》剪寄，其文甚佳，你想早看到了，我处另有一份。你要保存，可留给你父母看，今附去。即候

新年安好，不一。

平　二月一日

1986年10月22日

栋栋：

常念你近况，未能晤谈，得来书甚慰。林昭谅亦渐愈，附候。佳佳当了小队长不易，可喜，自当努力前进。你要考试想为期不远矣，亦无须很着急。

你母前自沪寄书收悉，近想已返津矣。我近仍软弱，恍惚，眠食无恙。拟于十一月下旬去港，只听它如何安排，我并不大想去，听其自然，又怕费钱多而盛情难却也。

有小书“序跋”在我处拟送荒芜一册，他近况如何？代我问候。

即问各好，不一。

平　十月廿二日

致俞昌实、杨金凤*

1983年8月

昌实、金凤同览：

得来书甚慰，且写得工整为悦。对于小孩要注意教育，不要过于娇宠。所悬曲园公联即是此意，谓须好好培养后代，可重兴祖业也。知已联前照相，俾他年丙然观之。馀不多书，即问

双好

祖父字　癸亥秋七月

---

* 俞昌实、杨金凤，俞平伯的孙子、孙媳，俞润民的儿子、儿媳。

bbs.hlmbbs.com

1983年10月1日

昌实、金凤同览：

得来书喜慰。文理书写均好，叙丙然近况，逗着会笑，宛如见面。我方改诗未就，即用“解笑”二字补入恰好。汝母回津带去文一、诗二篇，阅后可保存。双满月诗有复制本，你们如要还可给。听说中旬将到京，一切面谈。即问双好。小孩安好。

祖字　十月一日

bbs.hlmbbs.com

日　记

bbs.hlmbbs.com

别后日记

戊午年（1918），北京

正月二十三日（1918 年 3 月 5 日）**在天津**

晨起七时馀，乘早车入京。环① 立楼前送我，想车行既远，尚倚立栏干也。不敢回眸，惟催车速走。过威廉路石桥，昨日倚栏同立之处。偕昂若② 同车，人多，占一席，危坐甚倦，低头若睡。过廊房方醒，饮汽水一瓶。丰台未停车。十二时抵京归家，堂上安健。匆促饭后，赴校上黄先生课一堂，馀未听。与以亨（毛）谈，以治日文为亟。上日文一课，以未带书，等之未去。下课与三姐闲谈。晚饭后写津信。在母室闲话，检译稿。睡已十二时矣。

① 即俞平伯夫人许宝驯，字长环，后改字莹环。

② 即许宝驹，字昂若，俞平伯内弟。

二十四日（3月6日）

九时馀起，发津书，附大床尺寸单。上学。周“欧洲文学史”时已过，上朱“文学史”两堂。昂若来寓饭，谈张作霖进兵事。将稿送毛。阅日文法“形容词”，上日文一堂。晚作津信、翻书。十二时睡。

二十五日（3月7日）

晨起至前门外“天华”照相。毛、吴（子清）二君来谈。下午上刘“文学史”。至新世界晚餐，遇曾君。晚翻书。在床上阅《新青年》杂志。十一时许睡。

二十六日（3月8日）

十时起，赴西斋，晤培风（张），至二道桥见王（抚五）、吴（瞿庵）二先生。归托昂若代作联，余亦受张托也。作曾君书并稿。写津信。上日文读本。归翻书。以电与环话，仅互问无恙而已。稿已翻完。得环致三姐书，较通话仅差一时馀，而信亦到，未免性急矣。十二时睡。

二十七日（3月9日）

八时馀起，上文学二堂。至东斋见毛、李、赵三君。归饭。与许至法科，以幼屏（王）病，书未能检付。归与三姐谈。赴东斋，晤吴、毛。上日文一堂。归阅日文法。十时得环书。床上阅公文法。十二时睡。

二十八日（3月10日　星期日）

起已十时。作昂书，为津嘱事。风仍大。作《东风解冻赋》一

篇。发津信。晚作文未就。十二时睡。

二十九日（3月11日）

起已十时，赴校，上“欧洲文学史”。晤伯万（傅）。下午至阅书报社与幼屏检对稿件。上日文一堂。归阅日文法。十一时睡。

三十日（3月12日）

赴市场，至德昌小饮，买明信片二张。午后发津信。赴校，见布告，以改名册记过一次，大奇。上黄先生课二堂。日文未上。归作书。晤毛。得津信。十一时半睡。

二月初一日（3月13日）

晨起作译稿序文。上“中国文学史”一堂。午后将序写好，在阅书报社与以亨、幼屏将稿检齐，明日可交与学长矣。上日文一堂。归阅日文法。得津寄来《九九销寒图》。十二时睡。在床上阅词。

初二日（3月14日）

晨无课抄寿文一篇，昂来，为题云红照诗一首。饭后至西斋，晤傅、毛、赵三君。偕以亨至二道桥听“老庄哲学”，亦未报名。赴廊坊头条“天华”取相片，尚佳。过劝业场，略涉览即出。晚翻稿一张。发津信，并附照片。十二时睡。

初三日（3月15日）

作文未就。午后晤以亨、子清，赠吴近照一张。至二道桥听胡先生讲，题为“短篇小说”。晤吴、王二先生。归翻稿一张，十二时睡。

初四日（3月16日）

上“文字学”、“中国文学史”。午后至阅书报社晤以亨。上刘“文学史”一堂。至华美春略览。晤子清，谈储蓄银行、消费公社事。晚看《留东外史》。翻稿二张。十二时睡。

初五日（3月17日　星期日）

早，以亨来谈。午后至西草厂访曾君，寓所未寻着。至季刚师处，先生牌兴方浓，未便打搅。到新世界，时已不早。在滩簧场中，遇以亨、捷先。余屡游新世界，诸种游戏皆未寓目，可笑。旋侍父亲、歉缤表叔在致美斋晚餐。归得津书。十二时睡，枕上成诗一首。

初六日（3月18日）

上“欧洲文学史”二堂，至伯万舍中少坐。午后麟伯介见伍君（一比），同班也。劝余精意于古文词，虽无意于此，然其意甚殷，挚可成也。晤以亨、幼屏，邀幼屏至寓略谈。上日文一堂。晚发环信。得诗一首。十一时睡。

初七日（3月19日）

赴校，知季刚师请假。下午翻书四张。上“日文读本”。晚又翻二张。十一时半睡。

初八日（3月20日）

上“中国文学史”两堂。消费公社售品开始，余买信封十枚。午后上“中国文学”两堂。至阅书报社，未值以亨，至东斋晤之。日文未上，晚整治书桌。床上阅《四六法海》。十二时馀睡。

初九日（3月21日）

赴校，无课。至松公府遇以亨，偕赴捷先处，晤李君。午后知“文字学”下礼拜六……。

见季刚师，还郑校本《清真集》。至二道桥研究所听刘讲“老庄哲学”。晤陈仲甫。

晚翻书。床上稍阅《四六法海》。十一时馀睡。

初十日（3月22日）

至二道桥晤王抚五先生。下午至棉花七条访季刚师，未值。至法科晤以亨、子清、华农。向以亨假洋五元。定明日行。晚饭后赴市场买零物、理发。十一时馀睡。

十一日（3月23日）

晨起八时馀，上“文字学”、“文学史”三堂。至棉花七条季师处，商补考事。是日未午餐，至稻香村买饼食之。归家已二时馀。写留致麟伯书。下午四时上车，人甚多。过廊坊后，雨。八时馀抵天津，大雨不止，泥泞难行。以车至许寓。

后　记

此余初婚于许氏，妻归宁津寓，地在特别一区，旧德国租界，余回京上学，别后所书之日记也。距今四十有五年矣。而旧稿尚存，爰迻录于此，不加改订，存其真也。

记中诸师长，今犹在京者只知堂师，年将八十。馀如逿先、申叔、季刚、玄同、瞿安诸师，仲甫、适之两先生俱久已谢世。同班同学诸子，麟伯表兄尚在苏州，楚僧同在北京（日记中未说及。

bbs.hlmbbs.com

正月三十日记中言“记过”一事即与楚生同列在布告中，前者晤许，尚谈及此事）。他若培风早卒，伯万客死台湾。至亲中如昂若，解放后京尘重叙，以癌症卒于一九六〇年，遗作有昆剧《文成公主》流传舞榭。作记时，三姐尚未嫁，顷则其次子小平且有子矣，而吾姐之卒亦十有二年。此所谓“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者是也。

所从受业诸先生皆学府先辈，文苑耆英也，同游诸君亦一时之隽也，今皆古人矣。其为功为罪，当俟千秋尚论，则黄垆思旧，一己之戚，可无述焉。若余当时者，童心犹在，孩态未除，逐侣随班，曾无寸进，嬉恬玩忽，岂惜分阴，真所谓“三载虚担上学名”，记中云，即其实况也。

盖其时虽肄业于中国文学门，而求学志向未定，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对于古文词意殊不属，观记中二月初六日晤伍叔傥事可见。似于政法、东文深感兴趣。来往密切皆法科诸君，今久不通消息矣。若以亨其后曾长北平大学法学院，以与女子文理学院争校址事，率其生往包围女院师生于国会街旧参议院，余及启明师、溥西园先生皆被困，阅一小时馀始获放行，亦一趣闻也。

戊午年为“五四”运动之前一年，记中载晤陈独秀、胡适，又言阅读《新青年》，盖新文学已在萌芽矣。吴瞿庵师方初入都，住北城二道桥，此余日后习曲因缘之一也。

平伯衡　一九六三年癸卯仲秋迻录

国外日记　甲集

一九二〇年

一月一日

晚在德国总会公宴。(旧历己未年十一月十一日，公元一九二〇)

二日

同孟真①、昂若至太古公司取 Label②。

① 即傅斯年，俞平伯北大同学，“新潮社”同仁。

② 托运行李用的标签。

bbs.hlmbbs.com

三日

晚八时至新关码头，上小火轮，徐、许送行。昂送上大船(S. S. Tydus)。十一时馀睡。

四日

六时半醒，七时起，九时船开，十一时出吴淞。阅 Great Society①。下午入海中，风静浪平。

五日

七时馀起，浪稍大，船摇簸略甚，不晕。阅前书。海水由绿而蓝，翻跃作银波，下泛湖色，甚丽。十时睡。

六日

八时起，天渐晴暖。早阅 Sound Celestial②，美人 Schany 所借。步甲板上，竟如春日。

七日

七时半到香港，上岸寄信、游山。四点船离港，入中国海。

八日

人很倦，阅 S. C.。

① 书名，即《大社会》，下文有时简写为 G. S.。

② 书名，下文有时简写为 S. C.。

bbs.hlmbbs.com

九日

早阅S. C. 一章。浪较大。天阴。(房内温度F74°)

十日 雨

阅G. S. 。(F76°、80°、82°)

十一日

浪平。早看《红楼梦》。晚，略阅G. S. 。写志希[①]他们的信。(F82°)

十二日

上午九时到新加坡，上岸时已十一点。中国领事馆李君指导我们吃饭、换钱、游公园。夜，又在上海楼共延李饭。归船睡。(F90°)

十三日

上午十时乘小轮上岸，寄信、理发，在大马路酒楼同傅吃饭，仍坐原船归。

十四日

未上岸。写信后和孟真谈。

十五日

船尚未开。连日上货，机声震耳，可厌。夜阅Great Society。

① 即罗家伦，俞平伯北大同学，主持新潮社和《新潮》杂志。

bbs.hlmbbs.com

朝，将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津浦车上未做完的诗修正。

十六日

阅前书。停新五日矣。本云四点开，以货未上完，不果。

十七日

至夜九时始开行。灯如繁星一线，海风冷，然而和，别新加坡矣。是日写致《新潮》书。阅G. S.。

十八日

海平极，作罗纹。阅前书。夜和孟真在船头上谈。

十九日

上午十时到槟榔，查护照。因省事（须乘舢板）、省钱，未上岸。傅等往，归云甚佳。以与孟真辨“美感”，再写社信①，寄家书。

二十日

正午船开。阅G. S.。晚，浴后在甲板上坐。

二十一日

上午阅G. S.。十二时过苏门答腊北端。浪较昨日大。自此入印度洋。（旧十二月朔）

① 给新潮社诸同仁的信。载1920年5月1日《新潮》杂志2卷4期。

bbs.hlmbbs.com

二十二日

醒来觉船颠簸甚剧。清晨，有浓雾，且雨，人微晕，后渐愈，浪亦略小。未看书。

二十三日

浪平。阅G. S.。下午小睡。

二十四日

上午遥见锡兰① 山色。写未完之社信。下午四时半船操，只点名而已。晚八时船泊哥伦布② 查护照。

二十五日

九时以舢板上岸，雇汽车周游二小时。在庙宇买《贝叶经》一纸，在海边买手杖。下午六时船开，未看书。(自上海至哥伦布约4200英里。)

二十六日

浪平。阅G. S. 第一部分毕。夜看《西游记》。从昨日行至今午，船行215英里。

二十七日

天甚热。看《西游记》。天甚热，舱内九十度。入亚剌伯海(是日余生日，原未记)。253英里。

---

① 今斯里兰卡。

② 即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bbs.hlmbbs.com

二十八日

浪平，阅G. S.。夜和孟真谈。浴。

二十九日

浪平。阅前书。272英里。

三十日

天较凉，浪平。阅前书。浴。280英里。

三十一日　晴

早九时，远望见Sokotra岛，船忽停机不动，至十时半方行。阅G. S.。船操，浪仍平。270英里。

二月一日

入Gulf of Aden①。阅G. S. 毕。291英里。

二日

天阴，未看书。下午四时到Perim②，因小船少，未得上岸。七时开。夜，和孟真在甲板上谈。276英里。

三日

红海道中，浪较亚丁略大，但船不颠簸。阅M. N. 英文法。浴。191英里。

---

① 即亚丁湾。

② 即丕林岛，在红海口。

四日 阴雨

阅纳氏文法。浪较大。264 英里。

五日

早阅文法。245 英里。

六日

天较凉，浪较大。阅文法。238 英里。

七日

进 Gulf of Suez①，两面皆童山。略看文法。下午三时到苏伊士，有人来查验。六时半开，七时半又停，中夜开。263 英里。

八日

晨八时起，船行运河中，十一时到 Port-Said②，下午一时登岸，乘汽车游览一小时，四时返船。理发耳微伤。夜雨。八时一刻开，行入地中海。(自哥伦布至此约行 3410 英里。)

九日

半夜醒来，觉摇荡甚剧，如卧摇篮中。早起觉不适，中午略好。在床上看《红楼梦》及《词选》。128 英里。

---

① 即苏伊士湾。

② 即塞得港。

十日　先阴后晴

浪仍大。填证明书，取得card① 一张。仍卧床上看小说。中夜浪渐平。是日换呢衣。205 英里。

十一日

浪渐平。未看英文书，阅《水浒》。夜睡不佳。237 英里。

十二日

浪较昨大，人颇适。阅G. S. 毕。下午在甲板上。晚偕孟真画功课表。夜过Malta② 岛。223 英里。

十三日

有日，无风，浪亦略小，下午尤平。是日心绪不佳。217 英里。

十四日

浪平，有时南岸见非洲远山。略阅James: Selected Papers on Philosophy③《习惯》章。夜浴，天较暖。264 英里。

十五日

浪甚平。未看书。夜稍凉。295 英里。

---

① 即卡片。

② 即马尔他。

③ 书名，詹姆斯著《哲学论文选》。

十六日

早起，见西班牙山色，头有带雪者。下午五时半过 Gibralta①，山形峭刻。（从波赛至此约行 1779 英里）夜入大西洋。287 英里。

十七日 先阴后晴

北望，犹见葡萄牙海岸。正午船转北行。略阅詹姆斯文。是日无风，而大西洋轩然大波，船左右倾侧殊缓，不觉晕。288 英里。

十八日 晴

浪与昨仿佛，似略小。夜入比司开湾。272 英里。

十九日 晴

浪不大。比司开殊不见颜色。273 英里。

二十日（旧历庚申年元旦）

早，天色阴晴，间有风，海水浅绿，船不簸动。下午略治行箧。四时天晴。中夜船小停。得陈源（通伯）② 自英来书。279 英里。

二十一日

起甚早，治行箧。失去钮子一个，后找到。十一时，见英国海岸。十二时半抵英之 Liverpool③，自一月四日开船，历四十九

① 即直布罗陀。
② 即陈西滢，字通伯。
③ 即利物浦。

bbs.hlmbbs.com

日始到。上海至利物浦约三万五千华里。查检护照及卡片，四时始登岸。检查行李、茶叶四瓶纳税二先令。乘马车至西北旅馆。黄昏时散步街头，寄国内信片。

二十二日

六时半起，八时三刻开车，下午二时半抵伦敦。陈、吴、任三君来接，同至留英学生会。饭时已过，未午餐，即在会所对过觅一暂寓之处，三十多先令一星期（无伙食）。夜在中国楼吃饭，又至会所谈。

二十三日

九时半起，至邮局寄家信。下午乘地道车（tube）往留学生监督处，中途误车，只得雇车（taxi）返寓，又与严君乘原车至监督处。拟电稿未发。晚在中国学会谈。

二十四日

十时起，寄信，发京电，由北大胡适之转，费镑半。又理发，以未谙情形，费十六先令，昂矣。下午在寓理物件。偕钱君乙藜至西南区觅屋，有一所须五十先令一星期。夜至中国楼晚餐。

二十五日

雾重，地潮湿。同傅、吴至西南区找屋。傅、吴住 Endlesham Road，我住 Cavendish Road。孟真下午搬去，我明日搬。夜至经济学校索章程一份。睡甚早。

二十六日

上午在学生会，下午同任君至银行，为汇票事。三时馀同吴

君至车站取箱，以小汽车移居 210，Cavendish Road，Balham，S. W. 12。傍晚散步。钱君来，又至彼处。钱住同街 147 号。

二十七日

早，孟真来。整理书籍。下午晤同住之 Mr. Fuhury，谈入学事。晚至傅寓（34，Endlesham Road，Nightingale lane，Chapham Common）。

二十八日

早至 Balham 图书馆，遗失钱君书，甚闷。下午钱来至傅寓，遇陈君。陈请任、傅及我在中国楼饭。

二十九日

晚与 Mr. F 谈。陈通伯来谈，借去《新青年》、《新潮》等书。

三月一日

订新闻纸，此日起。上午偕任至 Southampton Row 银行存款。偕傅在中国楼约吴、任、陈、杨、张诸人餐。下午同陈、傅买书，由学会归寓，在 Chapham Common 换车，人甚拥挤，未上，步行归寓。

二日

未出门，阅算术及 Candida，因近在上演此剧。

三日

上午至高街市厅（Food Control Office Town Hall 取 Ration

bbs.hlmbbs.com

Card①（其时尚未知所谓配给也。自注）。凭证可购乳、油及糖。下午至 Pall Mall 街通济隆（cook）②。傅有书来，至傅处。

四日

至通济隆。钱、闵、宋、吕来。上午照相。

五日

至日本邮船公司。至中国领事馆取护照。至银行取钱，汇款。夜至钱处。

六日

六时半起，治行箧。八时半以小汽车至 Fenchurch Street 车站，十一时登日本邮船佐渡丸（S. S. Sado Maru）。先在三等舱，人甚多，后知所购票系二三等间票（intermediate class），稍好。十二时半船开。

七日

晚入比司开湾，船大颠。

八日

船仍颠簸，人不甚适，床上看玉谿诗。

九日　晴

浪稍小。下午在甲板上作《去来词》。

---

① 定量供应卡。

② 饭馆。

十日

天气甚好，傍晚船转东行。

十一日

上午十时过 Gibraltar，晴和。看 Experiment Psychology[①] 小册子。

十二日

以焦急悬宕之心情，处极闲极长之时日，其味极坏。天亦晴好。以饼干作消闲品。

十三日

仍如昨日，船偏北行。得五言律诗一首。作五九销寒图“珍重待春风”五字，以后按日填之。

十四日

夜来又苦颠簸。晨七时抵法之马赛。孟真从英赶来，劝我返伦敦，意极厚，而我未能从之，怅怅而别。是日心绪更恶。马赛上船客甚多，舱为之满，多西班牙人。（并详《冬夜》集中寄孟真诗。附记）

十五日

早七时开船。天气阴晦，船又大颠，卧床上读玉谿诗。因船荡甚不成寝，东人有吹笛者，声甚美。午夜后略平，遂睡去。

---

① 书名，《实验心理学》。

bbs.hlmbbs.com

十六日

天似放晴，云拥至，又雨。幸浪已稍小，坐甲板上看书。天气甚凉，加大衣。船向东南行。正午始晴，人觉疲倦不适，夜枕又被邻舍日人所搅，至十一时方睡去。

十七日

天雨，浪平，下午晴，经意大利海岸，相距甚近，亦懒问其何处，或系 Sandinia①。略阅桑代客 Elements of Psychology②。入夜船又颠。

十八日　晴

浪略平。船东行。下午人略适。看书。夜梦见环。

十九日

阴雨后大晴。略阅前书。夜重理大箱，因被颠簸零乱。饮柠檬水。夜不眠，二时方睡去。

二十日　晴

作两绝句寄环（存稿，故未录）。上床甚早，苦睡乃着。日人开话匣，其声呜呜然，颇似牛鸣，调少佳者，亦有仿佛江南山歌者，但总令人不耐耳。

① 撒丁岛。

② 书名，《心理学基础》，下文简称 E. P.。

二十一日

早六时到波赛，未上岸。买糖及信片等，以信片寄傅。一时半船开，入苏伊士渠。天渐热。中夜停机。在床上阅《长生殿》。

二十二日

早七时船始行。天晴。阅 E. P.。入红海。晚见新月，成《祝英台近》词一阕。

二十三日 晴

阅前书及《长生殿》。夜在床上作打油诗《戏咏日人》自遣。

二十四日 晴

阅 E. P. 第一部毕。

二十五日

渐热。阅前书。

二十六日 晴有风

阅 E. P. 第二部。船略转东行。晚方就枕，有侍者来，要求换舱，我不允。

二十七日

始作《仅有之伴侣》[1]。略阅 E. P.。

---

[1] 《仅有之伴侣》，俞平伯著名白话诗，后收入诗集《冬夜》。

二十八日

阅 E. P.。作《仅有之伴侣》第二节。

二十九日

略阅 E. P.。作前诗第三节之半。是日气分不舒。

三十日

夜来梦恶。作两绝句及完前诗第三节。

三十一日

作第四节。睡不佳。

四月一日

天略有云。作五节之首段。阅 E. P.。以热携卧具至甲板上，未成眠，仍返舱睡。

二日

天雨，稍凉。略感头痛。阅 E. P.。是夜睡佳。

三日

早八时到哥伦布。阅日文报，粗悉二月初旬京况，旧戏再演，远道闻之更为愁损。作完前诗第五节。六时船开。

四日

晨遗失皮夹，幸即找到，给侍者二先令半。天晴。阅 E. P.。枕上作前诗第六节之一部。船行 205 英里（日记自此日起始有记

录，盖以前未知也）。

五日（清明）

阅E. P. 毕。作《玉楼春》词。晚腹痛，如厕两次。是日换绸衣。272英里。

六日

晴，午后雨。275英里。

七日

有云。两舷群山罗列。287英里。

八日

晴，浪平甚。船偏南行，已入麻六甲海峡。作前诗第六节之下半。280英里。

九日

正午抵新加坡，买香蕉，甚生，不适口。换鹰洋一元（六先令）。将《仅有之伴侣》录出（此篇后收入《冬夜》，见三一页至四五页）。阅《儒林外史》。300英里。

十日

上午买贝壳两个、邮票六张，费两先令。是日来船客人甚多，甲板上为之满。下午五时开船。

十一日

天甚热，海平极。下午看《儒林外史》，至下午六时船行。290

英里。

十二日

有风，略凉。晚间头小痛。286 英里。

十三日 287 英里。

十四日

晚饭甚早。夜，日人有演奏会。遗失肥皂，颇闷。287 英里。

十五日

有雨，浪较大。下午四时到香港，兑钱一镑。天放晴，是日换哔叽衣。

十六日

上午十一时船开。看《儒林外史》。

十七日 282 英里。

十八日

阴仍如昨。看前书以遣。略治行李。286 英里。

十九日（三月初一日）

上午入江口，十时许泊吴淞，候潮，闷甚。一时方行，三时抵上海。以马车径至长滨路修德里徐宅，安巢舅氏方在此。至先施理发。絅章弟约至咖啡馆。夜一时睡。262 英里。（自港至沪 830 英里。）

二十日

上午在四时新吃面，侍舅父访康脑脱路“徐园”，已改为民居。至中华书局买《新青年》、《新潮》等书。下午二时五十分开车赴杭。七时半到严衙弄许宅，家人均惊喜（时二亲亦适在杭州）。

此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日记，外出则书，家居则辍，故虽历一载只存片段也。时余方弱冠，初作欧游，往返程途六万许里，阅时则三月有半，而小住英伦只十二、三日，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岂所谓“十九年矣尚有童心”者欤，抑亦所谓“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者耶。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执手临岐如在目前，而瞬将半个世纪，故人亦久为黄土矣。夫小己得失固不足言，况乎陈迹。回眸徒增寂寞，其为得失尚可复道哉。原记记别后事，本为长环而书，小册幸存而潦草黯淡，虽善识我之涂抹如君者，恐亦不能辨之。癸卯岁冬日稍闲，遂加迻整，俾君得读，以成畴昔之愿，盖略如《祝英台近》词中所云（见三月二十二日日记）“拚将鸾鹤心期，都和浪去，索换取、镜中人笑”者也。君亦重为之一粲乎。平伯记于京师时年六十又五

阅九日有绍兴之游，曾作《山阴五日纪游》（一九二〇年），见集中。原记尚存，较简，附录于此，以存其真。

四月三十日

早九时渡钱塘江至西兴，十时上船，正午过萧山，晚六时小泊柯桥镇，夜又开船，十一时泊柯岩下。同游者：两亲、舅父、二三姨母、炳舅、长环，予侍父同舟。

五月一日

晨游柯岩，看山后石峰，摄影。下午移泊刘龚埠（原作“雷宫”，字误，兹据曲园公诗集订改）。以山兜游兰亭。船行十里泊偏门。

二日

清晨游快阁，现为姚氏业。谒大禹陵庙，看窆石。下午泊南镇，登香炉峰，甚峻陡。归舟移泊东湖，为陶氏别业，正对绕门山石壁，怪丽幽绝。晚饭后以小舟泛月。

三日

晨五时开船，泊攒宫，谒南宋陵（凡三处），午正移舟吼山下，登山，有庵，石峰怪异。在沈氏庄午食。下午以小舟游水石荡，有青狮、白象等胜景。移船绕门山，临深潭复至东湖。晚饭后，以小舟看石壁。至西郭门外泊。

四日

六时半开船，附轮返杭。一时到西兴，二时半渡江，潮甚涨。三时半返杭寓。

京杭道中日记

一九二〇年

八月二日（旧历六月十八日）

早整治行箧。下午六时搭乘快车赴沪，十一点到，住振华旅馆。

三日

至渔阳里访陈仲甫，并晤张国焘。至先施洗浴，永安购物，并至新世界一转，又买《官场现形记》及《绘学杂志》。夜十一时上沪宁车，人甚拥挤。

四日

车过镇江后始得小眠。早七时到南京，住新华旅馆，以误点

bbs.hlmbbs.com

未赶上津浦车，须明日成行。下午以马车至莫愁湖，景物清韶而秀。复至秦淮，殊少六朝烟水气。是夕宿下关，患蚊扰。

五日

早七时一刻渡江，九时二十分浦口车开。中午热甚，木板都炙手，午后略得疏雨浇暑。七时过徐州，食鸡与饼。至兖州后方睡去，至泰安即醒，因颠簸殊甚也。

六日

晨六时过济南，九时到德州，因盘查勾留甚久。过沧州后，人多，天酷热。下午三时馀抵天津新站，检查甚严。住日租界乐利旅馆。在 Kissling[①] 吃点心。至十号路一带闲步。是夕睡尚好。打翻阿摩尼亚水。

七日

晨七时赴老站购票，人甚拥挤。九时二十五分开车。下午一点一刻到京，即归家。（其时直皖战事甫毕。附记）

九月三日（旧历七月二十一日）

早六时京奉车开，十时到津新站，父亲亦同行。在津下车。津浦特别快车尚未开，这列车无二等卧铺，且二等人已拥满，在饭车少坐，乃改乘头等。十一时车开。

---

① 即起士林西餐厅。

bbs.hlmbbs.com

四日

夜眠甚酣，偃卧阅《荡寇志》。下午四时馀抵浦口。天色阴沉，途中时有雨。下车后细雨，急行至渡口，雨点已稍大，入渡船舱内避之。五时到南京，至天然池洗浴，筱乐园吃夜饭，坐待至十时赴站。十一时沪宁车开。

五日

踡卧半夜，过无锡后始醒。晨七时到上海，至五姨母家，锦弟患外症。舅父亦在徐宅。午饭后即乘二时五十分车赴杭，途中仍阴雨。夜八时始到杭州。

杭、沪、苏、锡短程旅行日记

一九二〇年

十月二日（旧历八月二十一日）

早搭乘三等车赴沪，十二时馀到，住振华旅馆三十号。至北四川路伊文思书馆取书。南京路宝利斯德午食。至先施买鞋及香水一瓶。洗浴理发后又至伊文思购 The Fundamentals of Psychology[①]。晚又至市上买物。访陈未遇，得昂若信。

三日

昨夜五时始小睡，(何以失眠，原记不详，或由旅舍嘈杂欤。)

---

① 书名，《心理学原理》。

六时半起，食豆腐浆、油条。以二等车返杭。下午一时到城站，以藤包太松，将香水瓶打碎。乘车归城头巷三号。

十二月十六日（旧历十一月初七日）

下午二时半杭沪车开，七点到沪，至徐宅晚饭。十一点上沪宁车，一点十五分到苏州，住铁路饭店。一路雨不止，睡时已近三点（同行者：安巢舅氏、长环、娴妹）。

十七日

九点起，十一点至观前松鹤楼吃面，甚美。在护龙街一带闲步。下午一时至全浙会馆听昆剧，戏甚多，七时一刻方散。出城到久华楼晚饭，已颇觉饿。十一时睡，睡甚酣。（此次往苏州，为陈冠三君约舅氏观昆剧，记忆所及，有《八义记》、《西厢记·跳墙、着棋》、《白罗衫·游园》、《牧羊记·望乡》。原记简略，只云“甚多”，亦颇得其实。盖余等当时对昆剧初不甚了了，只觉其长耳。而铺啜关心，可笑也。癸卯十月二十二日附识）

十八日

晨八时半起。十时乘马车偕游西园、留园。在冠云峰前摄影。归店午饭。下午一时进城，步至干将坊巷平江中学故址，屋已空，无居人，回步怅然，不能遽去①。循上学旧路至马医科老宅，夕阳、曲巷皆如故人。后在云露阁广南楼吃茶，正元馆吃面，归店。晚六时一刻乘沪锡区间车离苏，七点四十分到无锡，住新世界。九点三刻眠。

---

① 此次访问，作者写有新诗《如醉梦的踯躅》，收入《冬夜》。

bbs.hlmbbs.com

十九日

早七时起，乘舟而游，风甚大。十一时一刻到管社山，在万顷堂小坐，面对太湖，烟波极目。本尚拟游鼋头渚，以风阻未果（有《太湖放歌》，未收入《冬夜》中）。归旅舍已三时馀。四时馀开车。七点一刻抵上海，在宝利斯德晚饭，到徐宅已九时。寄京信。十一时馀睡。

二十日

昨宵倦甚，至十一点始起，下午随舅父上街购物。夜到天蟾舞台看戏。睡时已一点。

二十一日

下午至新世界一游，看电影甚佳。晚锦弟约在宝利斯德餐，十一时馀睡。

二十二日（冬至）

下午至先施。晚七时乘车返杭，十二时到，即归寓。

国外日记　乙集

一九二二年

七月七日（旧历壬戌年闰五月十三日，时润儿生甫逾月也。附记）

将发杭州城头巷寓。醒来向曙，知别绪将与晓光并其绵远，勉作欢笑，而泪痕终不可掩。出手一握，瞥然而去。怅惘之意，只以“珍重”一语了之。许氏诸弟妹送我门前，亦觉弥增愁思。幸天气晴美，稍祛愁抱。车站上遇佩弦，偕之赴沪，倾谈许久，良适。午抵上海北站，赴卡德路环球中国学生会，以彼处不备铺盖，改住孟渊旅馆九号。下午二时到美国领事馆，接洽护照事。五时后佩弦来，偕至振铎处。又偕振铎返孟渊，留一字条与颉刚、圣陶。在铎寓晚饭。闲步时遇颉、圣二兄。是夜与颉、圣、佩同住孟渊九号。

bbs.hlmbbs.com

八日

同至五芳居早点。我至青年会理发。归寓又偕佩弦、圣陶至先施为康白情购物。四人在广珍园午饭，偕往一品香出席文学研究会年会，至六时聚餐。晚到长滨路徐宅辞行。四人至新舞台看《济公活佛》第十七本，一时半始返舍。寄京信。聚谈至二时馀始睡。

九日

晨起，振铎、介泉、延陵来。赴船公司验身，又购物。下午颉刚、圣陶先别去，延陵送到新关码头别去。佩弦、振铎送我到吴淞中国号船上（S. S. China)，六时馀始别。挥手送远，为之惆怅。住四号舱。船七时开行。

十日

晨起，稍患眩晕，是日风平浪静，不解其故。坐在甲板上望远。作信数通，备明早寄。晚眺落日甚美，两年未睹此景矣。胃纳减，心绪亦劣。

十一日

四时馀醒，见两面青山，知已抵日本境。起，将未写完之书信写毕。九时馀有日人来验护照。十时泊长崎，装煤甚多。我将函三、明片三交邮，买风景信片十三张，未登岸。午餐稍多，以船停泊故。傍晚看人力装煤，甚感难过，灯明后即入舱卧。夜十时船开，起至舱面一看，月色正圆，青山如画，灯火山间明灭，较前次欧游所见香港夜景尤丽。夜梦中止赴美，醒后尤怅然。

十二日

早餐后，见海峡两岸皆山，天日晴朗，海水不波，烦忧稍却。胃纳渐好。午后波更平，呈浅蓝色。向晚波色转深，知在太平洋之滨矣。船人获飞鱼一条，长不盈尺，有两翅。前于舟中屡见，未得谛观。

十三日

海波无际。闻明日可达横滨。今日浪稍大，甲板上有风，而船仍平稳。殆载煤甚多之故。自昨午至今午，行三四九英里。夜洗澡。

十四日

晨一时半舟停，已抵横滨。八时靠岸，偕同船友人登．以高架电车往东京。先至青年会，约一导行者，游东京博览会。其规模甚壮，惟走马看花耳。天时方热，奔走疲劳。仍趁京滨电车归。下午三时馀返舟。五时一刻开行。见岸上送者，以彩色纸条与凭舷行客相牵，为之惘然。夜在谭君（邦宪）舱中听渠吹箫。

十五日

起稍晏，未进早餐。舟行太平洋中颇平稳。下午与谭下象棋，二败一胜。入夜浪稍大。甲板上有跳舞，坐观些时始就寝。

十六日

船略颠簸。夜，浪更大，船大摇大摆不止。

十七日 阴

风浪仍大，在舱内觉晕，勉力起坐甲板上，略为清爽。下午在 Social ltall[1] 闷坐。今日船长报告云 Fresh Gale，Heavy Sea。[2] 在船舷看浪花喷薄，雄壮美观。夜眠不佳，因颠簸甚，不能无戒心。美游何如穷居乐也。

十八日

起稍晚，天放晴，风浪仍恶。下午渐平。晚微雨。

十九日

亦晚起，海平。午遇同公司船"南京号"由东往西行。下午在舱面看《牡丹亭》。入晚风稍大。甲板上有跳舞。

二十日 晴

海尚平。船医处又花了美金二元，冤极。晚与谭在甲板上谈，睡已十一时许。

廿一日 晴和

下午船逾 180°到西半球矣。饭后睡中觉。夜不寐，心绪纷如。

因逾日期线（Date Line）而加一日，仿佛多活了一天。下午与谭下棋一局，负。买风景片四张，美金一角。傍晚在甲板上看虹彩如弧，一端浸海中，甚丽。晚有中国饭吃，亦未佳。夜仍在舱面坐。

---

① 公共厅。

② 大风，恶浪。

bbs.hlmbbs.com

廿二日

晨略写信。下午在谭舱中闲看相手书。晚成诗一首，又写信。

廿三日　晴

写信。

廿四日

起颇迟。下午四时到檀香山（Honolulu），逾半时登岸。同行者五人，谭、范、张、于、夏。以摩托车周游全市，到水族馆、Pali峰及Panch Bowl，观已死之火山，全港远景。下山市街驱车。八时返舟，九时开行。遍山灯火似香港。

廿五日　晴

下午填行李报告单两纸。

廿六日

下午在甲板上看拔河、泅水，又看西人打麻将。睡稍早。

廿七日

九时起。下午舱面上看游艺。四时馀，船操，因铁钩朽腐，有一水手（?）堕海丧命，放救生船下去，亦不济事。船公司实在太胡闹，怅然久之。

廿八日

电致白情，嘱来接。

bbs.hlmbbs.com

廿九日

晚有风浪，夜眠不佳。

三十日

风浪仍如昨。下午觉受凉不适，夜睡略早。

三十一日

六时半起，整治行箧。船于十一时始进金门（Golden Gate），靠旧金山第四十六号码头。在船午餐后验护照，二时登岸，直至三时方将行李查检清楚，随即偕同来接之康纪鸿君（白情之侄）赴大同晨报馆晤白情，略谈即偕赴 Berkeley 中国学生会。此地为加州大学所在，风物绝好，气候稍凉。以会中今日人多，偕谭、于、夏、甘四君住 Hotel Berkeley，每人一元一角，屋亦清洁幽静。接汪缉斋信。发北京电。浴。

八月一日

偕谭访陈君（逵）。到银行取汇票。移住 2600，Etna St. 学生会中。下午行李送来，略整之。夜白情偕到 T. &D. 看电影，佳，惟触起归思耳。十二时睡。

二日

起不甚早。下午剪发，归后人不适，腹痛，（记未言其故，盖吃多了李子。附记）偃卧至夜，吐两次就愈。谭惠以神曲，饮之殊佳。夜与康纪鸿长谈，午夜始睡。

三日 阴

写北京信一。下午偕陈逵、谭、范赴 S. F.，在 Market St. 步行，又至 State Teacher's College① 地在斜坡上。至 China Town② 购物。予饮柠檬水一杯，买明信片数张。归食面包糖酱。白情邀明早同游 Sunta Cruz，允之。接北京家书第一号。

四日

四时半醒，以尚有些事，辞白情之约，七时复睡，十时馀起。下午赴银行取款，买零物。夜作环书。与纪鸿谈。

五日

起颇迟，与纪鸿在山畔闲步。下午纪鸿约至旧金山 Strand 看电影。本听说有法国大革命的片子，及到那边，却演了极无聊的。片虽不佳，却于我们对美国的认识有些益处。在车站买东行车票，价 130 元。纪鸿别去，我独返寓。夜略治行李。

六日

八时起，谭、陈来，偕范共四人出游旧金山金门公园（Golden Gate Park）。园周围有四十馀英里，今只逛了博物院及一湖。傍晚偕谭、陈在外餐。夜与纪鸿谈。

七日

发长环信片一。将行李交转运公司。十一时偕纪鸿到大学路

---

① 州立教师学院。

② 中国城。

bbs.hlmbbs.com

车站，(university Ave Station)陈逵来为照相。近午开车，康、陈别去。车上热，吃饭亦贵，惟尚舒适。下午五时许到一高七千馀英尺之山顶，地名 Sierra Nevada。寄纪鸿信片。九时半就寝，吃万应锭三颗。夜有月。(阴历六月十五日也。附记)

八日

昨夜眠颇凉快。八时起，天晴。车行原野中，远见平冈起伏。在 Monteblo 停久，误点约两小时。午后车上仍燥热。过盐湖，空气腥浊，桥梁工程颇浩大。三时到 Ogden，有许多乘客由此换车，为 S. P. 线之终点，东去转入 V. C. 线。路迤高，近 Rocky，山峰插天，绛黄色，大都童然少林木。峰顶或肖城堡，或肖老人，殊为诡观，惜时入暮，未得纵览。中夜逾落机山而东。

九日

起近九时，以“三明治”作午餐。下午仍燥热如昨，饮冷水甚多，非此不能解热也。吃万应锭三粒。在 Grand Island 站买冰其林角。傍晚抵 Omaha，入芝加哥及西北线。夜眠稍差。

十日

六时馀起。从旧金山到芝加哥，2260 英里，从芝城到 Baltimore[1] 824.7 英里，此行全程约 3084.7 英里，亦合中国万里矣。整治行装，而车误点两小时殊闷。如接不上 B. &O. 车，即须在芝城耽搁。十一时一刻馀抵芝加哥，有丁绪宝、卢孟宇二君来接，在中央站换乘 B. &O. 车，电缉斋。十二时五分车开。下午较昨稍凉，惟人颇昏昏欲睡。此线餐车甚好，价亦不昂，午夜两餐得

① 波定谟。

大嚼。过 Akron 始寝，定一上铺，亦颇舒适。在 A 站车停甚久，中夜疾行震荡，故眠不佳。

十一日

八时馀起。本当于九时抵华盛顿，乃误车两小时，十一时始到，须换 Pennsyloania 线。原约汪缉斋在 Mt. Royal 站见面，今抵 Union 站。到波定谟，时已过午，未遇缉斋。出站雇一汽车径赴其寓。(1209, N. Broadway) 缉到车站接我尚未归，枯坐待之良久，在近处买海蟹饼干二枚以充午餐。缉斋三时始来，握手欢然，亦异乡之一乐也。缉谈其恋爱事颇详。他已为我觅屋，即在同街之 810 号，相距甚近，皆红砖白石相仿佛。晚饭后汪偕至 Johns Hopkins 医院之心理学实验室，看他试验白鼠，颇有趣味。归寓写信数通，十二时睡。

十二日

因劳乏，九时始起，稍感腹痛即愈。晨餐后偕汪至实验室，午后同赴 Camden 站接洽，嘱其将行李送来。缉邀往 Druid Hill Park①，碧草青林，有水有鸟，松鼠跳跃不知避人，虽非鸥鸟忘机，亦异国之风光也。归寓至傍晚行李送来，与缉二人搬大箱上楼，甚吃力。夜仍往实验室。赠缉《冬夜》一册。十时返，写信算账毕，睡已十一时许。

十三日

八时起，在实验室与缉谈。下午偕游 Patterson Park②遇小雨。

① 德鲁伊德山公园。

② 帕特森公园。

bbs.hlmbbs.com

在缉寓谈入学事甚久。接白情、志希两信。夜作环书。九时三刻睡。

十四日

寄志希、颉刚诸人各一信，白情一片。下午寄纪鸿、寿椿、金甫各《冬夜》一册。今日闷闷。夜在实验室看汪解剖胎鼠。十一时睡。

十五日

略看英文书。下午作金甫长信毕，即付邮。夜作颉刚书，谈《红楼梦》中大观园地点问题。十一时寝后又成诗数首，近晨一时始睡着。

十六日

上午读前书一章。下午寄环信。将昨夜枕上所作写出。夜不快。

十七日

又读一章。下午成诗半首。晚偕汪在 Patterson Park 散步。

十八日

寄环信。下午偕汪至 Druid Hill 卧树荫下闲谈。夜缉约赴 Carlins Arena 听 light opera[1]，剧名《Mikado》系嘲弄日本人的，无甚意味，聊为娱耳。十二时归，一时睡。

---

① 轻歌剧。

bbs.hlmbbs.com

十九日

上午与汪谈。下午在 Druid Hill。夜将东游诗《横滨》一诗写完，睡已近一时。是日寄北京信。天稍凉。

廿日（星期日）

读前书一章。下午游 Guynn Fall Park[1]，高树鸣蝉，颇似西湖山中。

廿一日

得金甫信一、片二。下午复之。又写浙江教育厅信。

廿二日

早寄颉刚、圣陶、佩弦三兄信。续读前书一章。下午偕缉步至 Clifton Park，坐树下谈。缉讲其幼年环境事甚详。夜中拟作一诗，未写而入睡。

廿三日

上午将稿写好。得志希寄来一诗。下午在 Patterson Park。夜从缉斋处得阅《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

廿四日

阅报，知黎退孙兴，国内扰攘。上午在俾探森园。下午看《水浒》。拟作一文而懒未果。癣又作患。夜有雨。心中甚难过，勉成一诗后稍好。

---

① 公园名。

廿五日

晨又得一首，尚未名。下午在缉斋寓中谈。得环一信一片，许六、七弟一信。是日心境稍佳。夜作杭州诸人复书。

二十六日

上午买治癣油膏一瓶。下午偕缉至俾探森园，天甚燥热。晚癣恙甚烦。欲草文亦未就。

二十七日

早成《东行纪游》之第四节。与缉街上闲步，自下午一时谈至夜十时，亦可谓长谈矣。以汇票托缉代取。今夜秋风凉甚，雨缠绵不休，枕上诵“万里秋风夜正长”之句，为之不怡。

二十八日

癣痒烦心，人颇不适，作文一段而易稿一次。早得杭州许六弟信片（欠资十二分）及金甫信，振铎寄来《小说月报》一本。复金甫书，下午接陈逵寄在 Berkeley 所摄相片。夜赴图书馆，归作书。

二十九日

寄家信数通。癣患仍剧，心烦，睡较早。

三十日

下午到 J. H. 医院，待良久始诊，开药方仍是油膏。晚缉斋邀赴中国饭馆餐，又至 Druid Hill 一游，心绪稍佳，然癣仍作怪。十一时馀睡。

卅一日

下午成《东行纪游》诗一节。寄振铎信，谈近况。晚心境不佳。

九月一日

夜写铎、佩信两纸。中夜癣大痒叵耐。闻雨声。

二日

早阅《努力周报》。下午到 J. H. 医院看病。写颉刚信。夜至 Wymun Park。

三日

今日写完《东行纪游》诗。夜至 Druid Hill。癣痒较昨略好。

四日

寄长环诗，下午因苦闷而瞌睡，至缉来始醒。癣仍不免滋生。夜缉来。十二时半睡。

五日

接京中第二号书，夜复寄第十号书。今日改搽油膏，似略见好。

六日

晨得志希、金甫信。杨函中并附药方，即在近处药店配了一瓶，搽上又疼又痒，癣焦了头，或可向愈。夜在 Druid Hill 园中玩月，今夜是七月十五也。复杨、罗书各一。

bbs.hlmbbs.com

七日

成诗一首。癣稍愈，而每搽药水辄作奇痛。晚在中国馆子吃饭。D. H. 园中有些凉风，而月被云遮。九时半归，十一时馀睡。

八日

得陈逵书。夜成《忆》一首，写文一段。

九日

癣患又作。下午到神经学实验室。夜中人很难过。

十日

早仍烦闷，癣患如昨。下午绢约到 Gymun Fall 去，归仍不快。

十一日

写文一段。

十二日

到 J. H. 医院，未得进去。夜绢来谈。

十三、十四、十五日

均无记，以心境不佳也。

十六日

早理发。下午到 G. H. H. 去诊治，四小时之久，给了一种水粉，功效平平而已。夜绢来，十一时始去。

十七日

人颇不适。早接金甫一电，发京、杭信各一。下午整箱箧，买车票，同缉在中国馆子晚饭。又谈至十一点始睡。

十八日

勉力成行。下午二时抵纽约之 Pennsyloania 站，杨金甫、赵太侔二君来接。寓 Apt. 54，541，West 124 St.。得短诗一首。入晚即眠，昏昏然。

十九日

晏起，疾小愈。下午到赫贞江边小坐，仍烦倦。夜大闷。

二十日

晨接京三号书、铎、佩两书、许六弟一长信，人渐康复。晚晤赵、姜、计三君。

廿一日

午后得环二号书、缉斋书。两书以误递，故耽误半天。在扬州楼吃夜饭，偕金甫公园散步，谈至十二时始睡。

廿二、廿三日

无记。

廿四日

下午偕赵太侔乘公共汽车游览纽约。夜在逸仙楼饭，商选功课事。

bbs.hlmbbs.com

廿五日

下午到Columbia大学去注册，用五十四元，手续麻烦，至四时许始毕。得老汪书，附诗数首。夜成诗两首。

廿六日

又写一首。夜访赵、冯（芝生）。

廿七日

接汪寄来《雪朝》。午饭时与金甫谈诗，颇高兴。志希来，我以性躁得罪了他，他去后我闷闷不乐。三时赴校，观开学礼，如做戏一般，夜与金甫略谈。寄杭州信片六张，老汪信一。

廿八日

八时起，偕杨在学校早餐。到Ph. 610号室上课，人甚多，女生尤多。以教员未到，须下星期方上班。在书店买铅笔一支。见哥校学生对于一年级之蛮野举动，虽夙知有此风，而目睹良诧，归途遇同上课之Mr. Salbitano，下午略作教育报告，夜与金甫共读《雪朝》之周启明集。

廿九日

得京家书第四号及缉信，内附汇票一百五十元。

当有三十日而无记。

十月一日

下午到Bronx Park偕友荡舟，稍有红树，甚丽。夜看影片

"Two Orphans of the Storm"①，此在 S. F. 欲看未得者。

二日

阅 Shelley②："A Defence of Poetry"③。

三日

上诗一堂，听不甚真，大意尚可把握。归寓得环三号书。下午上近代剧一堂，无所得，借书未借着。夜，癣患又作。

四日

无记。

五日（中秋）

癣大闹，上课亦不能去，只卧床转侧，自此直至八日。七日得环一书。

寄环《浣溪沙》词原信片尚在，为十月九日，云"昨晨枕上成《浣溪沙》"则八日所作。且附书"请勿再寄信"，盖其时有归意而未甚决；若在十二日则已定船票矣。以心绪不佳，日记殆系补书，故舛错耳。六三年除夕自记。

九日

以寄身异地，所患缠绵，殊多不便，遂决意归国，至船公司

① 电影名，《风暴中的两孤儿》。

② 雪莱（1792—1822），英国诗人。

③ 书名，《诗的辩护》。

bbs.hlmbbs.com

询船期，将于下月行。发京电，属汇款。

十日　雨

下午到昌兴公司定“俄罗斯皇后号”船票。

十一日

上午至领事馆领护照。

十二日

早得词一首①，写寄环。夜癣又作患，颇剧。（记中未有词稿，且误记日子见前，亦未入集，偶尔忆及之，其末句，顷录时稍改定也。附记）

十三日

午到东八十三街四十号 Dr. Joseph Gordner Hopkins 处诊治。下午搽上油，稍好。（固以病癣速归，事实上若不稍愈，长行亦多不便，故去求诊。孰知此医甚高，以后遵用其方，终得全愈。详载名居，以志其惠。一九六三年附书。）

十四日

接到家中汇票四百元。寄老汪信。精神稍复。夜成散文诗一章。

十五日（星期日）

无记。

---

① 即《浣溪沙》（飒飒西风夜已凉），见《古槐书屋词》。

十六日

下午偕保既星（君建）到船公司、税关及哥伦比亚大学。

十七日

接京第五、第六号两书。下午配药水一瓶，夜间将瓶打碎，甚闷。

十八日

得缉书，复之。下午将车、船票价付清。又配药一瓶。

十九日

天气甚冷。早得环书。下午写致孟真英伦一信。

二十日

又访J. G. Hopkins，下午游Woolworth Building乘快电梯登眺，世界之最高屋也。是日得环第五号书。（屋共六十层高792英尺1英寸。附记）

二十一日

下午到Bronx园去看动物。夜成《忆》两首，绝句两首。

廿二日（星期日）

发家书。接老汪快信，于明晚来。下午游览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①，又购印片数张，穿行中央公园而归，到赫贞江上已

① 大都市艺术博物馆。

bbs.hlmbbs.com

黄昏矣。夜成诗一首。

廿三日

下午到哥校书店买了九本德国画片。晚大雨。缉斋自波定谟来。

廿四日

起迟。以天冷换呢衣。下午偕缉斋在River side[①]闲步。夜访冯芝生。他亦来访谈。

廿五日

早得洪章（白情改名）书。理发。午，同人邀在江南楼饭。夜治行李，金甫、缉斋帮忙。一时半睡。

廿六日

上午将行李交转运者。访计、姜二君。到学校取款。下午偕保君到Grand Central站换行李票。夜偕志希在逸仙楼饭。金甫送我至G. C. 车站，临别时殊怅怅。七点四十五分开车，睡尚佳。

廿七日

晨七时半抵坎拿大之Montreal。从纽约城至此，384英里。住Windsor Hotel，Dominion Square重睡一觉，十一点始起。下午雇马车独游Mt. Royal，疏林遍山，黄叶委地。此处偏北，景色凄清，迥异纽约。风寒云澹，鞭影蹄声，旅怀良惬。登顶眺全市，风劲不可久留。归途下山，野烧气烈。归舍洗澡。夜饭在旅馆中吃，

① 河边。

花了三元，胡闹之至。九时馀行，步至温莎车站即上车。汽管甚热，睡不安。后半夜稍凉，始睡着。

廿八日

今日重九，天阴沉。醒来见树梢残雪。十时五分早餐罢，抵北湾，（Morth Bay）距孟屈利哀尔 360 英里。成诗一首。下午放晴，偶见平冈，作浅绛色。阅域外小说集。体不快，睡甚早。枕上成诗一首。

廿九日

九时十分抵 Fort William，换中央时，慢一小时。八时三十分车开。自北湾至此，632 英里。天仍阴。上午所经皆平原，下午渐见冈陵起伏。坎拿大境内林沼颇多，惜当晚秋，只见一片凄迷耳。长途倦旅，甚觉无聊。到 Win……（字母不清）站即睡，一觉醒来，已十一点，车犹停，时甚久。车开后复睡。夜中汽管忽不热，觉冷。

三十日

九时起，弥望平原，如行津浦道直鲁境。餐罢近十时，抵 Regina，距威廉炮垒 776 英里。下车闲步片时，虽阴却不甚冷。过 Moose Jaw 后午餐。天转晴，车中颇热。以晴和，心境稍舒，车行久亦习而安之。对座老夫妇两人，观之作痴想。（原记不言所思如何，今了不复忆，重览觉可笑。附记）窗外只见衰草金黄，午日射之浩莽无际。忆前与佩弦在吴淞言拟作一诗名《黄金的薄暮》，恍如昨日，却又一年了。一九二二年如此匆匆地过，不得不叹流光偷换矣。落照甚明，对之殊少佳趣。就归途心绪尚如此，何能再住纽约耶。在 Swift Current 买糕，未进晚餐，以不饿又省钱。夜与薛

绍清君谈晤，他将与我同船返国。到 Medicine Har 始眠，甚闷闷，因癣虽不剧，终究烦心。今日车误点近半小时。

卅一日

七时半醒来，窗外已见带雪高峰，知近落机山矣。九时起，至“展览车”中眺望，千林雪皎，万壑云迷，左侧时有浅流，依然一绿。抵 Lake Louise 薛君为我摄影。十时半开。十一时馀到 Field 距 Regina612 英里。以行雪山中，故迟迟耳。在此换太平洋时。一路景物奇横秀丽。白头之峰兀突云气之表。青松迤逦数十百里咸妆以素雪。车窗间如披长卷也。饭时过 Connaught Tunnel① 计行廿四分钟。从二时二十分迄四十四分（将出站时稍停）。全长五英里，为美洲最长之地道，车行如入长夜，诚巨工也。过隧道抵冰川（Glacier），沉阴雨雪霏霏，气象愁惨，四山一白无际，闲眺良久。购风景片二十张。上灯时抵 Revelstoke 停颇久，又误半小时共误点一小时馀。余在欧美乘火车五次，只纽约到孟屈利哀尔不误，馀如利物浦至伦敦，旧金山到芝加哥，芝城到华盛顿均误点两小时。夜睡甚早。就寝之迟早，以车侍理床铺之时间为准也。

十一月一日

以昨早眠，五时半即醒，七时起。见木叶未脱，知西方气候较暖；渐见湖沼，知近温古华矣。八时廿分抵 Vancouver，B. C. 距 Field 505 英里。从孟城至此 2885 英里，从纽约城至此 3269 英里。到站时正值大雨，幸有接客之 bus 径赴 Hotel Vancouver 住 671 号。早餐后将道中所作杂诗写出，别无他事可做。午后到 830 号访薛，同至车站将行李付船上，保险费用去三元五角。又偕张

① 康诺特隧道。

君三人合雇一 Taxi（各费一元二角）往游 Stanley Park[1]，园中林树苍蔚，松翠枫黄相眩呈丽。满地尽是黄叶。远眺碧海银山极其辽阔。温古华偏北方，而有海洋热流经过，故气候甚佳。归店买些风景片，寄信数封。晚饭费二元。洗澡。近十点睡。

二日

一时馀醒来成诗一首。睡不甚佳。九时馀乘 bus 登俄后船（S. S. Empress of Russia）住 386 号，同舱三人。十二时一刻船开，殊无所感。五时廿分到维多利亚，六时半开行。夜月甚皎，略眺即入舱，眠已九时。

三日

七时馀起。天气粗恶，稍患晕，卧看《儒林外史》。此次舟中与上次欧游归途心境不同。前凝盼船到上海，此则无所可否，船上固甚闷，但亦并不想如何也。心绪如斯颓暮，可惊之至。俄后船二等尚好，惟出帆次晨即遇风涛，令人不快。午饭亦未能多吃，既患微晕而菜味又不见佳。甲板上又太冷，不能去，甚闷闷。略阅《爱之成年》，颇有警语。昨午至今午，船行 400 英里。晚饭略吃些。饮果子盐少许，九时睡。

四日

将表拨慢一小时。阅《牡丹亭》。风浪仍大。行 396 英里。

五日　晴

仍有风浪，舟行 249 英里，较昨日尤慢。听碧波打窗，又是

① 斯坦利公园。

欧游景况。翻阅旧日记，为之怅然。昔游闲而焦烦，此次则沉闷，虽亦盼至吴淞而显得麻木，殆一次不如一次了。向晚天又阴，浪更烈，但人既不晕而睡尤佳。

六日

晨枕成绝句一章。天放晴色，海波视昨差平。阅无线电信，知有 Tomi Maen 者在 Seattle① 之西 1500 英里遭风，云俄后号将往救之；又云风力每小时 75 英里，则亦甚巨矣。甲板上今日稍可行坐，然仍风寒。舟行 313 英里。晚与薛弄纸牌为遣。夜浪渐大，又颠簸不已，睡仍佳。

七日

起太早，天还未明，浪甚狂，打窗作怪响。表又改迟一时。行 392 英里。午后浪稍平，观人下象棋，学了棋谱两个。

八日　晴

浪仍巨。行 410 英里。又改迟一小时。下午在枕上闲看环之照片，成诗一首。浪愈转愈大，C 甲板上浪花喷薄，风声紧嘶不已，幸人不晕。晚上花了四毛五，吃了一顿中国饭，无事可做，早早上床睡了。枕上闻吹喇叭。

十日

晨，风浪稍息。因越 date line 跳去一日，自此入东半球。近午浪又狂。行 368 英里。成《西还》集书后一篇。

① 西雅图。

十一日

浪仍大。作老康书。自登舟以来，未经一日平波。行 306 英里，风烈故也。

十二日

中夜梦中得句甚多，醒后只忆两句。（盖即“杏花隔宿退红绵，初分秧子碧于烟”，后写为“江南二月”者。附记）枕上成诗一首。今日风浪略平，行 405 英里，可在甲板上行坐。

十三日

晨枕成诗三首。起看日出甚丽。行 459 英里。今日海平，云明夕可泊横滨。换钱八元。

十四日

又改迟一小时，自上船以来计迟六小时矣。天渐暖，浪平，见帆船，知岛屿近矣。行 473 英里。人稍感咳嗽。晚七时半到横滨，九时泊岸。例有医生来查验。予未登陆，即睡。从温古华到此 4294 英里，或云 4286 英里。（后检书，Robinson、Beard 合著之《欧洲史大纲》下册则云 4320 英里，附记）合华里一万三千馀。

十五日

七时起，早餐后登岸。以人力车漫游横滨，买了些糖果、明信片，又做了一件事，甚可笑，平生所未有也。十一时返舟，正午开行。因同舱之人每天吃烟，咳嗽不止，觉很不便，下午移住 390 号，良佳。

 bbs.hlmbbs.com

十六日

宵梦与环长谈，四时馀醒来口占一绝句。七时馀起，船已到神户，自横滨至此 350 英里。九时泊码头，因雨甚未登岸，买邮票、画片，费日金一元。下午一时开船。傍晚在甲板眺夕阳，四面青山，海波澄碧，松翠若盆景，内海风光洵为奇丽。阅新闻报，略念国内近况，仍然黑漆一团。睡甚早。自上船已来，总在八、九时之间。

十七日

晨成诗一首，连夕梦环之故。海平甚。十一时泊长崎湾。装煤仍用苦力。下午瞌睡片晌。四时搭渡轮上岸，买些日本糖果。长崎街市风景幽静，当此冬日犹见绿阴门巷，信步闲行，良惬于怀。五时半返棹，闻人言，明夜可到上海，颇高兴。八时后开船，即卧。

十八日（星期六）

起六时，实五时也，因又拨慢一小时。填行李报单一纸。仍不知今夜究能抵沪与否，船上人其说不一。天晴海平。上午略治行李。午后始悉明早方能上岸，甚闷。傍晚见远，四周有岛屿。入夜疏灯明灭，不知其为渔火为远村也。同舟人以就归途相庆，亦添怅惘。晚饭后入舱睡，睡不佳。十一时馀醒，闻人语喧哗，知已抵吴淞口，起到甲板上看，数行灯火而已。复就寝，醒甚早，只四时耳。

十九日（星期日）

起在甲板上看吴淞江晓色。早餐后登小轮，八时二十分开，十

bbs.hlmbbs.com

时一刻抵上海新关码头，徐宅有人来接，验好行李后，雇马车赴长滨路修德里徐宅。父亲自己来接在码头上未得值，须臾归始得相见。父须至陈宅午饭。我在徐处匆匆未进午餐，十二时赴北站，下午一时廿分车开。车上甚暖，午餐。六时卅五分抵杭州城站，径返城头巷许宅，环正睡。（顷于写录时询之，云以等人心焦故睡耳）

二十日

将船上所作各诗写出。午偕环在素香斋饭，湖滨闲步，西园啜茗。三、四妹来，泛舟湖中至白云观（即漪园），景色清佳。有题壁诗尚佳，四首录一。

蝴蝶交飞江上春，　花开缓缓唤归人。
至今越国如花女，　荡桨南湖学拜神。

又至西泠苏堤上闲步吃桔子。晚与六、七两弟长谈。

廿一日

午饭偕环及三妹在王饭儿（王润兴之俗称）吃。为环买了些药，几失之，幸即找着。是夜殊怅怅，与环谈片时始少释。睡甚酣。

廿二日

醒来几忘今日须行，已七时，匆忙上车，只差五分钟车即开。到上海时已正午。将车票落在窗缝里，只得补了一张沪苏车票。二时卅五分到苏州站，即赴惠中旅馆见父亲，住五十三号。夜侍父餐于太白楼，谈至十二时始睡。

此壬戌年游美洲日记，当时排日计程为博归来之一笑，而四

bbs.hlmbbs.com

十馀年环实未能披览也。倦途万里，空费车航，殆如所谓“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检点尘蟫，雪窗泚笔为之颜汗。今日思之，好一似怅惘之情多于惭愧。记中海内外诸友只颉刚、圣陶同客都门，其他多作古人，或久无消息矣。蕉鹿之梦，黄垆之感，可胜道哉。意已见前记跋语中者，今不复赘云。

一九六四年癸卯岁十一月廿八日迻写于北京东城老君堂寓中。

秋荔亭日记（一）

一九三一年

一月一日

三姊于九时进城去，客岁积雪皑皑。访佩未遇，午食佩来，饭后为说陈女士事。王家表弟肇征来，晚教小儿作纸牌戏。闲看林译《十字军英雄记》。

二日

晨兴殊晏，见晴雪光辉可爱，环及小儿在院中堆雪人。傍晚访芝生、公超均未值。与环闲谈。作灰背戏①，负于润民。

① 即 cribbage，纸牌戏。

bbs.hlmbbs.com

三日

晨起以柬邀友人晚餐。记梦数则，忽忽向晚，江清、芝生、湘乔、武之来，谈叙颇畅。送客，见明月照积雪，甚皎。江清假脂本《红楼梦》去。与环在书室闲坐。

四日

上午作《梦记》。下午阅《爱理斯梦的世界》引论一章。小睡，起已上灯。佩弦来饭，今午始返自城中也。饭后又诣佩处谈。归已近九时。

五日

早起乘车入城，诸事毕，返寓。母患小疾，今日向愈。午后三姊来，是日又雪。为岂师[1]作煆药庐额，易纸始就，终苦稚劣也。夜大姊自津有电话来。予侍两亲谈至午夜始睡。

六日

小寒。在青年会小食，十时半乘车返清华，车中遇公超，杂谈殊不寂寞。下午读《三国志·诸葛亮传》。以电话询母疾，并约岂师来。灯下作小楷一页即睡。

七日

上午十一时许岂明师偕启无来寓，邀佩来作陪。启无见赠“古槐书屋”小印。五时半客去。灯下作字一页。

① 即周作人。

八日

为女生改卷。许七[1]自城内来访，并贻“声越诗词”一册。偕七翻译坡的小说初稿甫毕。晚赴江清之招于西客厅，晤苦水。归时有风。

九日

今日大风，寒，天色沉翳。为诸生改卷。写大、小字各一页。译坡小说毕，并校正，抄写之。是夜室外温度已近华氏零度，为今冬初次奇寒也。

十日

早起写大字一页。晚作《梦记》第五。是日天略回和。夜室外十五度。午夜始入睡。

十一日

作大字一页。《梦记》第六。傍晚返京寓，侍两亲谈话。

十二日

是日各校始有课，晨至北大，下午至女大。归寓啸麓来。晚为父亲写词两章。

十三日

晨至北大，过市场购零物。待车良久，于下午一时始抵清华园。灯下作大字一页。

---

① 即许宝騄。

bbs.hlmbbs.com

十四日

在清华上课。下午环赴海淀，余为学生改词。复圣陶书。夜作大字二页。作 cribbage① 戏，予负于环及许六②。在红屋闲谈。

十五日

课室晤公超，以译稿托彼审定。下午至燕京上课。天晴和，夜风。

十六日

九时入城，北大课罢，返寓，得慰堂自德国来一信片。下午赴女大，六时乘车返。得废名青岛来信。灯下习大字一页。

十七日

拟作小词未就，而作忍耐扑克纸牌戏，许七得分最多，环则负点五百。以校中足球队大胜，燕京演免费电影，许七率小儿往观。灯前续成一章。

十八日

将前词略加修改。作大字一页。下午作王觑缤表叔及废名书各一。偕环应子通伉俪之招，饭后看所藏画。归已逾十时，中夜得诗一首以记之。

① 一种纸牌戏。

② 即许宝騤。

bbs.hlmbbs.com

十九日

匆促而起，径赴燕京，八时车开，几误时刻也。北大课毕返寓。下午至女大。夜父命至淮扬春，餐菜甚佳，三姊亦去。寄黄子通昨夜诗："破我郊居寂，明灯语莞然。江南无燕垒，冀北有萍缘。白酒难泥醉，黄鸡可入筵。论书还读画，深感鹿车贤。"

廿日

旧历十二月初二为曲园公生忌，因遵遗言，持斋。上午赴大学时微雪。下午赴隆福寺福全馆，贺胡家表妹婚礼，礼毕即行返寓，以电车至西直门，雇人力车至清华，斜日寒野，弥静弥远。灯下作桥牌戏。

廿一日

大寒。

廿二日

晓色晴朗，满地积雪，心颇讶之。清华课词选毕。下午有风，赴燕京即归，为北大杨生改诗。

廿三日

作词未就欲记梦，而失却其一，狂索不得。入城上课，返寓后阅新到之《书道大全》。下午又上课。以词稿呈父。至市场取名片，购物。径归清华。灯下仍作"桥"戏。

廿四日

无事，译《叫卖桥》草律，檃栝为五十项。向晚人小不适。

 bbs.hlmbbs.com

廿五日

枕上得句成《菩萨蛮》一首。得公超来柬约去修改译稿。余以坡小说译文属彼审查也。午应湘乔之招，除清华诸同人外，有陈、廖二女士。是日人略好。

廿六日

今日腊八，甚寒，值予生日。晨入都门课毕返寓，许六先在焉。下午至女大上课。学群来。晚吃面，大饱。得岂明书。阅《书道大全》深感古人用笔之微妙与其变化，而学书之难成也。

廿七日

至北大后赴许宅。下午访岂明师。晚饭后始归。午夜枕上得《浣溪沙》一章，和清真韵。

廿八日

晨赴宣南贺三姨母六秩寿，又至许宅小息。在青年会待车，一时返清寓，得石荪寄来一词。傍晚佩偕颉刚来，颉少坐即去。夜作“桥”戏。是日因奔走疲困，睡略早。润民有微疾。

廿九日

晨梦在燕大大发脾气，把讲义一掷如雨，携帽推翻坐椅，径出。醒后作《梦记》草稿，此梦未列入也。上午阅燕大试卷毕，下午访佩，佩来作“桥”戏至十时许。

卅日

发燕大注册部函，示抗争之意。晚石荪、湘乔来谈词，甚畅。

石荪近作殊清新美秀。得颉刚书。发家信一。

卅一日

得《浣溪沙》二章，和梦窗韵。

二月一日

续成三章，其东韵一阕尤为惬心，“拖”字环所易也。

二日

天气沉阴。下午偕环应幼渔夫妇之招，席间诸人多能曲者。夜成词一章。

三日

早晚甚饱，购零物返寓。下午将词写毕。夜访佩弦谈。返时有微霰。

四日

患牙痛。公超来饭，同赴叶处校译稿，归得马季明书。晚作“桥”戏一局。戈大夫来视环及润民疾。

五日

立春，以九时车入城，理发、为环买绒衣料，午返寓。傍晚至许宅。是日风寒。

六日

晴冷，九时起，至许宅，本拟偕许六赴“新疆所发见史料”展览会，以将券遗在家中，去不成。约许六及四妹青年会午餐。返

bbs.hlmbbs.com

清华访公超、石荪。晚作“桥”戏。

七日

上午作文一节。饭后子通来谈。作《词课示例》之六，上灯始毕。晚作“桥”戏。

八日

雪寒，入春以来连日祁寒也。为诸生改卷。下午略读词已黄昏矣。晚饭后，许六自京来。灯下为翁初白写近作词两页。

九日

入京在北大晤岂明师，下午至女大，课毕已黄昏。至许宅饭后作牌戏，未毕而散。是夜梦莹环及许三、四、六、七亦一奇也。

十日

至北大。下午随父谒陈伏庐，归吃水晶饺子，为偿八日梦中所欲也。然而吃得并不多。是夜祀灶及年神。晨一时大嚼鸡与肉。略作“桥”戏，二时半睡。

十一日

晨至许宅，许六、七俱未起，后偕在青年会午餐，同乘车出城，六在燕大下车。是日清华尚未开课，故颇得闲也。

十二日

在清华上课。下午燕大课毕，访颉刚，略谈苏州近事。归已上灯。

十三日

入城上课，下午季湘来寓。薄晚乘车出城，西山作暗青色，车中景色迷离，殊增惘惘。

十四日

十时偕家人入都，阿成晕车大吐。是日天气阴寒，见微雾。下午环至许宅，予则未往也。高步云来，予唱《亭会》、《湖楼》，与环合唱《折阳》。

十五日

晨起见雪。下午赴和平社曲集，归途在福生晚饭，父亦往，食甚饱。

十六日

庚午除日。下午悬祖先影像。步云来，予唱《玩笺》，偕环唱《茶叙》。至许宅辞岁，偕六、七弟同来。晚饭时人不适，后即愈。一时就寝。

十七日

辛未元日。今日较昨日冷，贺年礼毕，为高步云写一小条幅。下午访三姊，姊新年所作《望江南》殊佳也，更至许宅。环夜间往看戏。是日得《蝶恋花》一，即和稼轩元日立春韵也。父亦得诗、词各一。

十八日

下午许雨香来贺岁，略唱昆曲。偕环至六叔处并钱宅，在厂

bbs.hlmbbs.com

甸购零物。归已上灯。愈之自法国归来，来访未相值。

十九日

得佩弦电话，约愈之午饭，予因有事未往。高步云来唱曲。至米粮库访孟真。晚应苦雨翁[①] 之约晤疑古[②]、愈之、佩弦等。

廿日

父约闰庵丈、季湘、致远在福生午餐。餐前访绍原，人甚瘦弱。下午访雨香，后至许宅，晚饭后归。掷明代职官图。环则往听梅博士[③] 戏，据说殊佳也。一时馀睡。

廿一日

起已十一时，在淮扬春吃饭，润民有病亦去。至许宅、晚饭后小儿辈在母室中放花，硫磺之气扑鼻。午夜掷明代职官图三局。

廿二日

下午母约胡表妹吃饭，三姊、许六、七为陪。胡灯下串《思凡》半折。七日午景匆匆过去矣。

廿三日

至北大、女大两处上课，五时半返。环已去同生照相。晚赴许宅应致远之招，有石屋在座，父亦往。

---

① 周作人别号。

② 即钱玄同。

③ 即梅兰芳。

廿四日

是日下午返校，晚作“桥”戏。

廿五日

在清华上课。是日有风，下午人甚疲乏，倦卧良久。傍晚为诸生改词。

廿六日

下午至燕京上课，晤马季明。

廿七日

入城，是日风甚大，课罢返清华。

廿八日

为父写词稿一页，又大字一页。虽交春，天殊寒，在书室内笼火。

三月一日

下午偕环在琉璃厂遇子通，购图章二小方后返寓。许六来。

二日

北大、女大有课。发致启师信一。

三日

是日伤风感冒，北大有一堂未上。侍父饭于森隆。下午永持来过，无事。人殊不适。晚略愈，侍两亲在淮扬春吃饭。归略掷

bbs.hlmbbs.com

彩选[①]，以是日为元宵节也。

四日

因预备早行，夜中时醒，七时行遇许七同车，因仍伤风只上小说班，曲班未上。服必得胜丹二十粒。略写词稿，“桥”戏罢睡甚早。

五日

上午上课，课毕抽空打“桥”，完昨日未成之局。偕许六兄弟、莹环同车入城，在福生吃面包，后至许宅，是日为外舅生忌也。晚返寓得启明书。

六日

惊蛰，在北大上课，女大未去，偕环至市场购物，至许宅，后乘汽车返清华，途中风大，鼻塞，伤风未愈。

七日

无事，为父写词稿一页。灯下偕许七聚小儿作红心之戏。

八日

饭后偕许七、莹环并小儿游大钟寺。钟巨，入其下洞黑。偕七登楼，楼梯亦黑。钟楼前，松树颇佳，前院置一铜钵阳文“南无阿弥陀佛”，乃道光十六年造，甚光泽。归时殊暖。

① 一种游戏。

bbs.hlmbbs.com

九日

以燕京汽车入京，课毕在东升祥为环购物。返寓。下午至女大。

十日

至北大，后问绍原之病于大兴公寓，其夫人亦在。侍父饭森隆。下午偕三姊理古槐书屋之书，数年来未有之盛也。薄暮出城，是日天暖而风。

十一日

上午上课，下午打“桥”，整理《移棋相间法》旧稿，写大字一页。

十二日

继续整理此稿。下午正在打“桥”，朱公保雄来，后锡璇妹来。晚赴 M 茶会甚奇诡。

十三日

至北大上课，取薪水。归途车中遇赵澄、赵万里。

十四日

朱保雄清晨叩门，小儿大怖。枕上成词一首，为诸生改新诗。下午做文一节，兴尽而罢。晚看七与莹环赛忍耐扑克，七负。

十五日

整理《呓语》原稿。天雨有春意。与环打牌，予胜。写大字

bbs.hlmbbs.com

一页。

十六日

上课，返京寓，欲至许宅未果。

十七日

返清华时与赵斐云同车。环至燕京访锡璇妹。

十八日

清华有课，下午燕京大学马季明来，致挽留之意。

十九日

清、燕两处上课。午在荷花池照相。燕京课罢，访颉刚。作小文一篇。

二十日

入城，女大课毕，知环已来京。晚赴粮食店天寿堂程宅寿事。九时返，环则至子夜始返也。

二十一日

作信数通。下午自许宅登车返清华。作大字一页。

二十二日

写大字一页。为诸生改诗词。

二十三日

入京，因钟点改早，第一时未上。下午至女大，傍晚至淮扬

bbs.hlmbbs.com

春吃饭归。小睡后，略掷彩选，因食太多，梦甚诡，如梦小屋点一洋烛，桌上置表，出外则天雨，廊下置一洋灯。后又梦旋风甚烈等等。

二十四日

自京返寓，下午作“桥”戏，林庚、安文倬来。

二十五日

在清华上课，下午改新诗及词。打“桥”一局。

二十六日

是晚始节抄脂砚斋评在我的《红楼梦》上（第一卷毕）。与许六谈。

二十七日

入京为环购袍料一，暮返，晚在礼堂听托诺夫奏小提琴。

二十八日

抄《石头记》凡三卷毕。下午在园中散步。拟登气象台而未果。在合作社吃点心，归后甚倦。

二十九日

上午为诸生改作。下午打“桥”。晚看电影述欧战，不甚佳。

三十日

入京照例上课，在女大遇熊佛西，邀其星期五至清华讲演。天色黄惨可怖，晚掷彩选。

bbs.hlmbbs.com

三十一日

北大课毕返清华。天气渐暖，阅小儿日记。山桃已作花矣。

四月一日

上午上课。下午为废名书诸葛公二诫。

二日

在清华、燕京上课，遇黄子通于丙楼。

三日

在北大为学生书《缘溪》封面。课毕购洋点心返寓。下午至女大，待清华汽车不来，殊焦急。三时半始行，至燕京，邀熊佛西来寓吃茶，听熊公讲演，更偕至北院。晚应杨武之之约于西院，座间有吴、戈两大夫。

四日

拟游玉泉，而有风。二时始往，到后风渐息，先至裂帛湖，后觅路登山巅，小憩半山一茶馆，纡回始跻塔尖。环则至四层而止。守者导由山阴过峡雪琴音而下，经夷旷后复绕至水源品茗。归已上灯。今日之游颇畅遂也。

五日

偕闲若[1] 入京，在青年会分手，归家。下午得佩电音知不能来寓。

---

① 闲若，即许宝騄。

六日

至许宅，皆未起，返清华。下午浦公来打“桥”。晚约黄子通夫妇吃饭，九时客散。

七日

九时寅恪来，略谈即同游万寿山，有玉兰三株着花颇茂。在长廊午食，入排云殿下观宝云阁，后至石舫。寅恪导游山后，殆旧日清漪园之前山。清溪长松，杂以桃杏，缓步殊适，至谐趣园晤郑桐荪。后即返。晚为月刊写封面。

八日

近日屡出游，致不能收心，今日天气晴美，又动游兴，下午雇汽车同环游翠微。以肩舆至所谓“八大处”者，幸春色尚佳，不虚此行耳。香界玉兰尚好，后在西山饭店茶点，七时返。

九日

起得甚早，就打电话雇车约人，许七昨夜自京返，予至快熄灯时始知之，佩来略打“桥”数付。寅恪来即行，同行者许七及环，佩则须入城，未偕往也。十二时车抵沙河，以桥坏了，汽车乱流而过陷于沙中，雇人推之始脱险。一时抵汤山饭店，食后洗浴甚畅，较温泉为佳也。后又至汤山公园散步，春水碧色，已见新荷叶，景象韶秀之至，四时半登车，穿京城而过，以畏沙河之险也。先送寅恪归家，予等同返，归后忽碎眼镜，乃美中不足也。

十日

是日家居无事，下午打红心数付。写圣教序数行。

十一日

得废名书，即复之。下午佩来。得三姊电话。晨间朱保雄之姑母来找俞平伯，我告以“他进京去了”。

十二日

写大字一页半，为诸生改稿。晚浦江清来。得京寓电话。

十三日

入京上课，女大课毕返家。忽遗失《四部丛刊文选》四册，闷损之至。在许宅晚饭，晤大姊自津来。

十四日

因精神不佳，北大只上了一堂课，赴东兴楼贺徐宅婚礼。下午至大陆公司晤杨君商购公债事，至银行及眼镜公司配眼镜，近日损失颇不赀也。在许宅小憩，乘汽车返清华，天色黄甚，抵家休息，精神略好，夜许六来。

十五日

在清华上课，天色微阴。大陆银行李君来，晚打“桥”两局。大雨，此入春以来初次得雨也。

十六日

清华上课，燕京去晚了未及上。借书一部，傍晚略作文一节。灯下打“桥”一局。

bbs.hlmbbs.com

十七日

在京上课取眼镜。午饭于淮扬春。天阴雨甚寒，晨见西山高处远处积雪皑皑矣。下午飞递一函与南京沈士远，岂明所草也。返清华，环因受冷头痛。

十八日

写一文未就而废名来，即以就正，他述所见二、三，甚有是处，他饭后去。偕许七、环、成、欣[1] 游达园、朗润园。达园碧桃、榆叶梅盛开，惜布置未脱俗耳。朗润则大佳。晚修改未就之文。文债欠得日久，非偿不可矣。就睡前草毕。

十九日

偕环入都门，余先下车访苦雨翁，以今日为法学院蒙难二周纪念日，废名在座，并闻是晨有谷万川袭来之事，殆亦疯矣。

二十日

循例授课，发圣陶文稿一。环返清华。

二十一日

课罢，青年会小食。返清校。天仍寒，只F53°，傍晚朱姑又袭来，小高拒却之。

二十二日

上午有课，下午至成志小学看润民讲故事，神气尚好，只是

① 即俞成、俞欣，俞平伯之女。

bbs.hlmbbs.com

说得太快。在合作社饮汽水。写《词课示例》一节。晚，人甚昏昏不适。

二十三日

在休息室晤公超，下午去燕京。是日朱姑又来袭，高又拒之如前，晚朱保雄、林庚来谈。为林看小说。

二十四日

北大上课，下午得岂老人书，后使人购《文选》，至许宅偕四妹至清华。晚写大字。与许六闲谈。环等往看魔术。归途遇疯子，亦奇闻也。

二十五日

天气殊佳，改学生诗稿，下午在校中散步，海棠、白丁香繁开。溯宣南之游又一年矣，晚戏红心有比赛意味，为父写词。

二十六日

午前两亲、外姑等均来至园内看花。饭后游玉泉山，在水边小坐而已。归途绕至燕大。两亲归去。

二十七日

入城上课，晚掷彩选大胜。

二十八日

课罢至汇理、大陆银行。仍以正午车返，下午应国文系茶会。晚作“桥”戏。

二十九日

是日休假，作红心及“桥”戏。为学生改新诗。晚在合作社吃饭。偕佩、许四、许六等步月归，景色致佳。

卅日

上课，下午至燕京大学遇黄子通于丙楼。

五月一日

是日入京，下午课罢理发，由青年会至西直门即以人力车返清华。晚在校中步月，林木致佳，后食冰激淋。

二日

下午姊自京来。晚率小儿听音乐及娜拉剧表演尚佳，后更看放盒子花炮。归已逾二时。环等均去燕京，未同游也。

三日

四妹等上午返京，余乘一时车行，环以三时半车行。晚间三姊及许六、七弟来，为父暖寿，有汤姓者为父捏小面人，仅数分大小，而神态宛然。

四日

今日为父生日，上午至市场购物即返。下午亲友续至。傍晚汤君来为捏面人，钟馗嫁妹，迅速而传神，绝艺也。是日雨。

五日

早与寅恪通电话，十时半行，在“天然博物院”牌楼下车，至

万牲园[①] 晤寅恪。牡丹已放，着雨后弥鲜。饭后以人力车返清华，道泞难行，费时一小时十五分许。

六日

本日立夏，而仍可御绵衣。室内温度 F62°。下午至大陆银行付款。工字厅牡丹尚未大放。

七日

下午等寅恪，予行后彼始至。燕京课毕返。岂明来，为应国文学会之讲演也。晚佩约在公超处餐。

---

① 即今北京动物园。

秋荔亭日记（二）

一九三六年

九月十日

作文阅卷未毕，牙疾未愈，夕食粥耳。

十一日

阅卷毕，连昨共六十本，纰缪有出意想外者摘记之。静希来，陈来。下午天阴，访佩弦。夜浦逖生约“桥”局。晤鸣岐。

十二日

陈来。至国文系借书。下午晴，大、二女自校归。续前文。晚饭后在室外小坐，有来购《古槐书屋词》者。

十三日

九时进城谒苦雨斋。下午返寓，骙来谈至中夜始去。

十四日

阴，约骙饭于青年会。午出城。

十五日

晴。陈来唱《哭宴》。陈震旦以颉刚之介绍来谒。下午环进城看戏。晚访江清，遂饭焉。在逖生寓打“桥”。十一时馀归。

十六日

陈来，拍《泼水》。环傍夕始归。

十七日

上课，(以后有课不悉书。)下午三时参加研究生何格恩考试，论题甚狭，备员而已。外姑、四妹来。

十八日

梦醒时得两联语，今记之“但得风流如洛下，何须雪艳似梁园”，“三姝媚擅黄金屋，七宝妆成白玉楼”。又有两联乃昔日所作将忘之矣，“露柳烟含春水碧，霜林晴媚夕阳红”，“金阙觚棱分日月，玉山钟磬出云霞”。亦附记焉。是晨陈来，仍理前曲。西乐助教张肖虎来。下午偕环至珣寓，谒外姑，七时归已暮矣。

十九日

续得五言一首，燕东园纫秋馆即景也。约江清、邵心恒作

“桥”局。王明之、萧公权来。晚鸣岐约至其寓打“桥”，偕环往。

二十日

上午偕环过友人居访公权。下午外姑来，环随至燕东园。余作文至暮。

廿一日

陈来，同环唱《茶叙》。下午见江清经过，遂偕访王了一。留江清饭。鸣岐来。

廿二日

得诗二章。连日晴暖。

廿三日

阴。在窗间获一蚊，其腿长一寸。珣来，陈来。

廿四日

晴。钱稻孙以日本制出云名笺见赠。下午食蟹。逖生夫妇来。夜江清、逖生、鸣岐来打“桥”。

廿五日

陈来理《惊丑》，殆忘之矣。为人写字。下午废名来，以新作短文见示，偕访佩弦，过江清寓并晤稻公。

廿六日

环绘花卉四页属写字，遂选清真词四首书之，至晚始毕。鸣岐约打“桥”。

廿七日

朝霞，九时偕环进城，余至苦雨斋，废名继至。是午周静子及其婿杨君约知堂师合家在西来顺吃羊肉锅，师命往遂偕往，饭后仍至斋待静希谈办《世界日报·明珠》栏事，林为编者。五时后返寓。二亲均在许宅，及余往而环已行矣。

廿八日

于 Hemple 早餐，十时出城，晴复微雨似秋黄梅。下午转晴晤佩。五时至珣寓。

廿九日

九时半至珣寓祝外姑寿即返校。四时馀江清、健君来。翻阅《六祖坛经》。七时十分挈润儿入城饭后返舍，环已先到。

卅日

中秋节，下午大兄嫂来，晚全家饭于东安市场经济食堂。去时无月，归时月明。

十月一日

午饭春阳楼，车中遇刘叔雅。抵校后外姑、四妹来，上课至四时，外姑已进城去，环七时到。

二日

晴风。陈来理《叫画》。下午始易夹衣。参加研究生张恒寿毕业初试，考完至佩寓茶点。应珣招去燕东园，偕环归时月朗，草谈清真醉桃源词文，至午夜粗就。

三日

下午二时谷音社一部分社友在寓小集。唱《赏秋》、《佳期》、《茶叙》、《琴挑》、《秋江》、《男祭》。

四日

前晚之文始脱草。趁九时公车偕江清、延甫进城，在公园下车，在柏斯馨茶点。出时遇陶光。至景山东前街许潜庵宅，曲集于十一时始，唱《赐福》、《拾画》、《叫画》、《玩笺》、《借饷》、《藏舟》。饭后唱《盘夫》、《议亲》、《茶叙》、《琴挑》、《痴梦》、《佳期》、《游园》、《折柳》。五时半毕返舍。侍二亲讲《论语》。父讲"吾日三省吾身"章，旨云圣贤心迹在人我之间，忠恕之道与禅门止观不同，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

五日

十时出城遇刘叔雅。陈生昌年来，赠以《槐屋词》。下午陈来，环唱《痴梦》，余及江清唱《泼水》。偕应沈茀齐夫妇茶会。灯下作废名书，约其迟日随知堂师来也。

六日

傍晚王了一夫妇来打"桥"。

七日

晨五时得《梦寻》二则，草毕复卧。陈来理《阻约》。午顾颉刚招饮，座间遇蒋慰堂。环三时十分车进城。八时偕江清赴一年级生导师会议。奉派得十一人，不知当从何处导起。枕上阅《史通》。

bbs.hlmbbs.com

八日

晨，润民告以昨夜黄鼠狼衔小鸡之头而去。问曰“死乎”，曰“已死”。余曰“可食鸡而免杀矣”。是日课馀，治《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并绘座位图至晚环归时粗毕。逖生邀打“桥”七局。

九日

陈来。知堂、废名、静希来，启无后到。饭后毕树棠来谒知堂也。乘三时十分车偕去。佩弦夫妇来打“桥”一局。晚环挈润民到校内观剧，余惫卧未往。

十日

阴，命润儿往购邮政四十年纪念票一套。陈来，偕环唱《规奴》。下午三时十分车进城。大姊来，到京已二日矣。

十一日

十时至苦雨斋，午，启师命餐于西安门外之香积园，同座废名、启无、静希及傅君。饭罢仍至斋小坐。往返俱乘电车。四时出城，以人力车行郊野间，稍有风，五时到。

十二日

作文。下午陈来唱《描容》。王了一夫人送西红柿、扁豆来。

十三日

得闲[1] 自伦敦九月廿三日来书。课罢复之。仍治昨文。睡甚

---

① 即闲若，许宝騄。

早。

十四日

陈来，珣来。下午写谈《石头记》文之一节。

十五日

七时续写之。九时上课，下午三时课后参加研究生许世瑛口试，未及格。至佩寓茶点，后至工字厅教职员公会聚餐，因备有杂耍，到者纷纷，十时馀偕江清出访健君，步归已十一时矣。

十六日

陈来，珣来。下午风，母亲、大姊、玉甥女自城来。父因有风不果来。近六时归。以陈来晤姊，遂稍唱曲。

十七日

风止，仍寒，闻北地见雪。陈来。许生世瑛来辞行。晚饭时大、二女自城中来。

十八日

写《梦寻》跋以寄静希。下午一时偕环至石驸马大街陆宅珠萦社成立会，唱《楼会》。六时环偕陈出城。余至景山后大姊处，两亲已先到。饭后同归。

十九日

午前大姊携孙骐骐来。二时出城，曲罢后访江清。

bbs.hlmbbs.com

二十日

上课。

廿一日

陈来拍《冥勘》。下午整治《看状》谱。始圈读春在堂诗。

廿二日

陈来。下午课罢进城。大姊来。

廿三日

至晋古斋裱曲谱。小店理发。昨今均在槐屋。下午两亲、大姊先行，余偕甥女辈乘公车出城至珣寓。归后鸣岐约至王化成寓打“桥”五局。环失眠。

廿四日

下午一时半至工字厅。二时谷音社曲集，唱《扫花》、《三醉》、《藏舟》、《絮阁》、《看状》、《冥勘》、《问病》、《痴梦》、《泼水》。散将六时。晚逖生约打“桥”三局。

廿五日

晴转阴，访陈后晴，风。十一时进城至市场森隆，应静希之约。座有启师、川岛、废名、耀辰。三时始归，大姊在寓。晚阅笔记数种。

廿六日

晴，许季湘姊丈自关外来，已五载未晤。至青年会待环，至

bbs.hlmbbs.com

市场饭，环返寓，余二时出城遇珣同车。为人写字，得随笔一则。环延张蔚泉治疾，七时到。孙生作云来。

廿七日

写随笔一则。上课。下午偕环及润民香山园看秋叶，并约季珣来，于一时行，四时归。于栖月山庄茗坐赏之。久羁京国，顷始来游耳。晚饭后访江清，更于合作社晤健君，谈谷音社事。

廿八日

陈来。治《请郎》、《花烛》谱。不觉已十一时，匆遽行，上车即开。是午父邀季湘饭于颐园，予亦侍坐。返寓一转，四时出城。写定晨间所得句凡三章，以寄知堂师。

廿九日

以一诗两稿略加评泊。珣来，四时课罢曳杖秋林偕茗叙，出见落日，珣自去遂步归。

卅日

丙子九月十六日，风，陈来理《请郎》、《花烛》谱。四时风渐止。赴珣寓，归时月明，访健君。

卅一日

午食火锅。菊花多为风败，购瓦盆栽之。向晚添寒，卧室内笼火，闲谈，窗外寒月。自碧灯下为润儿改文，有拖沓凌乱处。

十一月一日

居清华已六年，南院七号之屋即所谓“秋荔亭”者及今之新

bbs.hlmbbs.com
南院四号俱于是日入居之，亦一纪念日也。十一时偕环进城，饭于德国饭店颇佳。返寓后张蔚泉来为环转方。晚七时大姊来。

二日

至市场早餐，十时出城。三时陈来。五时健君、江清来。

三日

珣来，晚约杨荫浏、郭绍虞饭，并约芝生、佩弦、健君、江清、陈来。杨、郭俱拟加入“谷音社”。

四日

陈来。抄《请郎》、《花烛》谱。阅一年级课卷。

五日

下午五时偕妻子至东安市场，约啸鹿、大姊饭于森隆，两亲亦到。乘九时车出城，三十三分到。杨荫浏来未值。留旧抄本曲谱四册相示。署光绪七年，凡九十五折，每字均附四声及收音符号。

六日

风而晴。灯下作一小文并为环项所画红叶题七绝一章。

七日

晴，是日立冬。陈来。整理《请郎》、《花烛》谱始毕。夜校杨君携来谱《吃糠》一节尚有古意。

八日

拟写《梦寻》而九时须入城，颇匆遽，及抵苦雨斋以启师外出，遂续写之，废名来始止。各出文稿相示，亦旅中佳趣也。四时返寓，适学群约在墨蝶林晚饭，遂与大姊偕往，父亦去。

九日

华生粹深来。十时出城，下午五时约了一来观杨谱音注。江清夫妇来。夜偕环应芝生之招，晤志希。

十日

课前访佩弦。晚杨荫浏、江清来。

十一日

拍《错梦》。写《梦寻》。

十二日

风。至国文系写文。午，骙夫妇、珣来。

十三日

晚佩约打“桥”，座有二浦。

十四日

陶重华、华粹深来，留饭而去。五时馀进城，车行甚慢。外姑在寓。是日闻杭灵隐罗汉堂灾。

bbs.hlmbbs.com

十五日

起，见大雪，木叶未脱，枝枝如玉，家人诧为奇观。废名来小坐而去。侍两大人游海子，成、欣二女从。池水盛涨，衰柳尚绿，真为秋雪耳。十二时至德国饭店，废名之约。下午二时至石驸马大街王宅，以六时车行。闻清华园雪景不如城中可观也。

十六日

晴。午以补写之《梦寻》付写官。珣来。

十七日

晚鸣岐约打“桥”，偕环往。

十八日

梦得一语，写成两稿，反侧久之始定，记之“风清未觉摊书久，日短何妨对镜迟”，“绿天梦里帘栊影，红日窗前素纸声”。起，陈已坐待于书室。下午访佩弦，以其今晚将赴绥远。晚，学生开大会。

十九日

学生罢课，到校后始知之。环入城去，六时归。夜治《梦寻》，尚须补六条。

廿日

校剔目谱。下午健君、盛可来，补草《梦寻》毕。晚访江清。

廿一日

得闲书。校《云阳》、《法场》谱，颇繁重至午未毕。以饮浓咖啡致醉，下午精神不宁。杨荫浏来。五时进城饭于市场。欲听鼓书未果。

廿二日

晨始写《独语》。至小店理发。午父命餐于德国饭店。四时出城，佩弦招饮并有“桥”局，佩生日也。

廿三日

学生复课。下午延甫、绍虞、健君先后来。灯下复闲书。

廿四日

有课，五时进城至西长安街庆林春，应汪、陈、浦三君之约请王瞻岼也。

廿五日

续治《云阳》、《法场》。外姑、四妹来。夜陈来、健君来。

廿六日

阴，寒，风。抄《女弹》谱毕。课罢五时偕妻子入城为母暖寿。环失眠。

廿七日

晴。丙子十月十四日母五十七岁初度之辰，在槐屋。

bbs.hlmbbs.com

廿八日

润儿七时、余八时出城以有课。寄《梦寻》四八至五九与沪“谈风社”。珣来。环三时归，夜又失眠。

廿九日

阴。健君来。下午偕陈至朗润园十四号郭宅，环亦勉强去。晚绍虞约同人饮，席散后偕健君、袁敏宣、綦诗二女士进城。送袁归，偕汪、陈至前门中和园，环本拟看戏以疾不果。是夕俞振飞演《醉妃》殊佳。两亲、外姑均往。返槐屋已晨一时矣。

卅日

微雨。九时起，饭于青年会，午出城，雨止，仍阴。静希来。赵守愚夫人来以诗属改定。

十二月一日

以为一年级生导师，故晚七时约诸生茶会，凡十一人，到九人。

二日

闻吴缉熙卒于武昌。十一时进城至许宅，为舅氏忌日，四时十分行，以换车濡滞，五时一刻始达。环续至。是日购钞本纳书楹《西厢》谱，价十元。

三日

无记。

四日

有疾。

五日

上课。下午访赵守愚夫人。逖生招饮并有“桥”局。十一时半归。

六日

午进城至森隆应静希约。体恶寒不适，未返寓，在青年会待车与废名谈，五时抵校舍即卧。

七日

差愈，整理《独语》。

八日

上课。下午告假写《无题》。傍晚王了一夫妇来，打“桥”二局。

九日

下午成一小文。睡甚早。

十日

有课。

十一日

拍《询图》。文奎堂送抄本《秋生馆曲谱》来看，均单支，云

bbs.hlmbbs.com

有廿四本之多。晚浴，环失眠。

十二日

学生有进城游行者，犹上课。闻西直门闭，旋复至城内。电话不通。是日张学良执蒋介石据关中以叛。

十三日

九时半至苦雨斋始知之。三时至南长街王宅，晚返寓。

十四日

晨至观音寺修表，至银行。午父命饭于经济食堂。出城得闲上月廿三日书，灯下复之。电话复通，与老君堂[1] 通话。

十五日

阴，下午雪。四时半教授会。七时应了一之约并打“桥”。雪至夜未止。

十六日

陈来。晚饭后访寅恪。八时半教授会。是日政府令讨张学良，以何应钦为总司令。

十七日

晴。下午三时研究生张清常毕业口试。六时始毕，在佩寓茶点。

---

① 即俞平伯的城内寓所。

bbs.hlmbbs.com

十八日

午饭时珣来，云昨夜其寓有贼。至下午废名来。

十九日

下午三时邀佩弦、鸣岐来打“桥”。

廿日

九时进城至苦雨斋，遂约知堂师饮于同和居，座有废名、启无、静希及傅君。下午偕知堂师至宣南广惠寺吊江绍原母之丧。过孔德学校知堂师别去，遂返寓。

廿一日

午侍父餐于德国饭店。三时抵校。健君来。灯下抄《昭君》谱。

廿二日

冬至，五时车返寓。

廿三日

两亲命至五芳斋午饭，食火锅。东安市场西门头道街尽处有一铺面，昔为奶茶铺，后改西餐馆，顷走视之则出售西北货。西北货者鸦片也。三时抵校。

廿四日

晚鸣岐约至赵以炳寓打“桥”四局。

廿五日

下午校《金盆》、《捞月》谱。晚闻蒋介石五时还洛阳。鸣岐约打“桥”三局。

廿六日

抄《昭君》谱。晚饭时有张、周二生来借锣鼓。

廿七日

环进城。校《昭君》谱至午毕。三时在鸣岐寓打“桥”，晚饭后始散。余大胜，获点九九凡十局。

廿八日

健君来。下午荫浏来。复校前谱。谷音社习锣鼓之室已借妥，即在新南院之北大道之旁。

廿九日

下午杨文辉来。傍晚社友四人来。

卅日

陈来，健君来。理发。午静希来，言《明珠》将停。珣来。晚逖生约“桥”局，偕往。

卅一日

匆促往上课。晚健君、文辉来。

bbs.hlmbbs.com

一九三七年

一月一日

晴。上午十时后赴工字厅，梅校长茶会并应谷音社集，到十四人，议决案七件，聚餐。五时进城至苦雨斋祝周太夫人八秩寿。九时至东安市场听白云鹏、方红宝鼓书。十一时返寓。

二日

午侍两亲饭于鹿鸣春。出城。晚鸣岐约至赵以炳寓。是日得闲书，复之。

三日

整理谷音社曲目。两岁以来凡八十五折。下午逖生、鸣岐来。沈茀斋夫妇来。

四日

阴。访佩弦。下午陈来，谷音社同人始习锣鼓。

五日

转风而寒。陈盛可、杨文辉来。晚王了一约打“桥”，偕环往。

六日

小寒，晴。陈来。父作《诗境浅说》始寄到，京沪间费时二十一日，可谓迟矣。

bbs.hlmbbs.com

七日

课罢，人不适。珣来，今日其生日，遂共食火锅。

八日

陈来。治《刺虎》谱。约鸣岐、逖生夫妇、江清、佩弦、了一、心恒诸君晚饭并“桥”局。

九日

风寒，以不能出门，遂未上课。

十日

二时西单商场火，至晓始熄。下午珣来。

十一日

写《采莲》谱。晚习锣鼓。

十二日

稍回和。人渐愈，访沈苇斋、袁希渊。

十三日

赴校监考。下午珣来。

十四日

以先曾祖① 生忌赴槐屋。城郊二寓俱净灶②。四时出城。

① 即俞曲园。

② 即吃素。

十五日

监考一年级国文。废名来长谈。校《别巾》谱。

十六日

在工字厅阅卷，饭于古月堂。下午三时至苦雨斋，九时归。午夜黄淑仪自沪来，父之女弟子。

十七日

在父书室中晤黄。午至遂安伯胡同陈宅。六时出城。鸣岐约“桥”局五。

十八日

移至谷音社新借天室习锣鼓。晚王明之约打“桥”。

十九日

阅卷毕送校。下午黄淑仪来。

二十日

大寒。进城，二时出城，珣在寓。

廿一日

为谷音社整理之曲谱已得三种：《采莲》、《别巾》、《痴诉》。晚复患咳嗽。

廿二日

十一时进城祝三姨母寿。饭于铁路公记。趁市公车一时半出

bbs.hlmbbs.com

城。明之招饮，遂偕往。

廿三日

始抄《盗甲》。午眠殊久，以体小疾故。午夜风。

廿四日

陈来。得圣陶书，述印曲谱事。

廿五日

欲偕环趁十一时车进城而脱班，只得单雇车行。在市场购物。为款黄淑仪，饮玉华台，二亲同至。余饭罢即行。披阅《北西厢弦索》谱，虽非其夙，尚饶古意，其节拍似不须点眼，未知然否。同人来习金鼓。

廿六日

得闲贻《阿利思奇境记》。访杨荫浏。午饭于长顺和，其地，昔每会骙、闲共饭，必进叉烧肉与溜黄菜，今久不来矣，肴味未改。晚，鸣岐约至赵以炳寓打"桥"，偕环往。

廿七日

陈来。陈生昌年来。下午雪，俄霁，寒严。是日得闲书，复之。

廿八日

以昨言拟购陈师曾画，顷昌年携来，送寅恪处。评定之，言画、款俱真，惟虫鸟疑出续笔。晚在室中开话匣，家人同听之。失眠。

bbs.hlmbbs.com

廿九日

二时起草文二节，复拥衾闲话，待曙始眠。是日阴寒。陈来，拍《思春》毕。抄《山亭》谱。

卅日

仍抄前谱，微阴。晚浴。

卅一日

理发。下午五时将入城。江清来遇诸途，略话即行，遂移住槐屋。晚黄淑仪在母室谈。

二月一日

抄《山亭》谱毕，珣来。黄南归。

二日

午偕环饭铁路公记。至银行。天气和煦，街景致佳，盖春早也。返时孟乾在寓，近自沪来。

三日

下午访孟乾，偕至许宅，珣来拟往听鼓书，未果。

四日

立春。略阅《小檀栾室闺秀词》。晚骙来。

bbs.hlmbbs.com

五日

十时赴校访佩弦。下午进城，顺访苦雨斋而归。

六日

偕环至市场，食于德国饭店。三姨母来，骙来。

七日

偕访公超夫妇。余谒苦雨斋晤启无、静希，常出屋① 则南行矣。

八日

雪。

九日

又雪积数寸。得闲二书，复之。

十日

阴。至外姑处辞岁，雪融，路淖。在槐屋孟乾、珣、骙来。年夜饭系市沽不佳。今岁以不禁爆竹，故砰拍之声繁于往常，彻夜不绝。

十一日

丁丑元旦，外姑率弟、妹等来，下午续有来贺岁者。四时至许宅，骙夫人生日，归近夜午。

---

① 即冯文炳，废名。

bbs.hlmbbs.com

十二日

侍父至亲戚家贺年，并谒夏闰庵丈。续成诗一章。骙来。

十三日

食糊涂圆子，先高祖嗜之。新岁晚在吉祥园看杨小楼剧。

十四日

风，午至墨蝶林，父约徐星署父子午餐。三时偕环至景山东许宅。七时公超招饮，座多清华熟人。

十五日

华粹深、陶重华来，以《闻铃》谱属之。林静希来。午，星署丈在韩记约饭，随父往。

十六日

夏悔龛丈来。外姑、三姨母来。

十七日

上午十时赴校。复圣陶书。傍晚鸣岐来。早睡。

十八日

上、下午有课。抄《疑谶》。晚约社友谈社事。

十九日

雨水。陈来。访佩弦。下午佩来。七时偕环进城，饭于西裱褙胡同欧亚，在吉祥园观杨小楼剧。

bbs.hlmbbs.com

廿日

八时出城，九时上课。下午二时谷音社在工字厅集会，五时毕。访张豫生夫人、沈茀斋夫妇。佩弦夫妇来。晚鸣岐约至赵以炳寓打“桥”。疲甚矣。

廿一日

十一时进城，饭于中美楼，“桥”局负者作东，亦故事也，适徐耀辰约饭于撷英，一饭而两食之。

廿二日

正午出城。陈来，习锣鼓。

廿三日

上课。六时至北院访友。晚饭后至鸣岐处。

廿四日

陈来。访珣。

廿五日

课罢进城，上元节也。饭后出游，人甚拥挤，途为之塞。欲观冰灯、火判俱不果，仅至东华门大桥徘徊，小庙内外绢灯十馀耳。绕前门而归。

廿六日

闻昨宵西单有死伤者。十时拟出城，在石碑胡同见一路毙者。得闲致环书。

bbs.hlmbbs.com

廿七日

下午五时进城，外姑命在长安戏院观剧，散时待车良久。

廿八日

马幼渔招饮春华楼，菜颇佳。匆匆即返回家中。六时出城。

三月一日

访佩弦。下午习锣鼓。

二日

四时课罢，省母疾。九时出城。

三日

陈来。访荫浏。饭于莉莉。至珣寓，归时小西门闭，良久始得行。

四日

课罢，抄《疑谶》。夜访佩，晤江清。

五日

晨起见微雪，转寒。下午废名来，送之于校门，顺访健君。

六日

惊蛰，阴。五时进城。骙来。

bbs.hlmbbs.com

七日

逆环、珣于青年会公车站。饭后访公超。

八日

始复至女子文理学院授课，仍乘十时车出。下午陈来，静希来，谷音社友来。夜过江清寓谈。

九日

晴。五时偕健君、延甫进城，以余戟门邀珠萦社同人集于其寓曲会，至九时半始毕。酒罢观烟火。送陈下榻北辰宫，抵舍已十一时许。

十日

有风。十时行卅五分而至，为教职员公会写挽绥远阵亡将士联，其长丈五。扰扰至晡始定，已疲矣。寄闲书。

十一日

以有教授会，四时后至工字厅小坐而归。珣来遂寓焉。

十二日

陈来。晚赴逖生“桥”局。

十三日

得闲书。晚鸣岐约至以炳寓。

bbs.hlmbbs.com

十四日

九时进城，谒苦雨斋。珠萦社集在黄兽医胡同陆宅，九时许散，返寓迟眠。

十五日

饭后至许宅，三时出城。陈来，社友来。

十六日

学校止火，上课颇冷。

十七日

江清来，珣来。午在朗润园郭绍虞宅朴社会，议收歇事。社成于十一年，同人已有作古者。

十八日

读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此书校庋而不全。王富著述，闲为海上平康写艳，亦晚清奇人也。

十九日

陈来。下午写件并为珣书扇，而其人适至，即以付之。

廿日

下午进城至前门。珣约市场茶点，偕环返寓。

廿一日

春分。晚饯郭学群甥于墨蝶林，以其将移家焦作。淞帆适来

bbs.hlmbbs.com

自津，与焉。

廿二日

午出城，国文系会。晚粗治书室，以环见促也。

廿三日

大雪尺许，晨起即至园中看雪，步归。是日有课，雪至下午始止。得闲书。晚在佩寓打“桥”。微月。

廿四日

晴。复闲书。陈来。下午为人写件。早眠。

廿五日

写《采莲》跋。

廿六日

环晨进城，午归，携来华粹深抄《闻铃》及厚丞书。下午珣来。是夕环损眠。

廿七日

丁丑二月十五，写《点香》跋。陈来，下午谷音社集，六时馀散。

廿八日

九时进西直门谒苦雨斋，遇废名遂偕饭于欧亚。返寓在槐屋检旧昔日记为之怃然。

廿九日

八时出访佩弦。环十一时进城去。下午陈来，治《十面》。阅《瓜豆集》。上知堂书。

卅日

八时华粹深来，云将结婚。珣来，灯下研朱写《山亭》跋。

卅一日

环写《芦林》毕，为草短跋。

四月一日

客座、书室止火。得闲汇款预备印曲谱，今则仅钞十之五耳。写《十面》。

二日

九时偕入城，至旅行社、银行等处。二亲命饭于一亚一，返寓。六时出城。

三日

理发。校珣抄《情勾》谱。夜卧书室中。

四日

复闲书。佩弦来，陈来。与健君、江清在工厅宴滑苕白及社中名誉社员。一时至同方部开曲会，到约二百人，五时散。七时进城，下车时忘取所携之画，赶至南池子于原车上觅得之。此画环昔携出城时亦有同样情形，可笑也。

秋荔亭日记（三）

一九三七年

五月一日

得闲书。陈来理曲。下午二时杨荫浏偕无锡天韵社社友华雁臣来，江清来。杨、华去，珣来。晚鸣岐来，少坐即去。

二日

寄闲书。至北院访友。午后至珣寓候二亲、大姊来，珣约饭。七时偕黄淑仪挈欣女进城。

三日

午访大姊，饭后出城，觉燥热。晚鸣岐来。

bbs.hlmbbs.com

四日

五时访珣，八时半偕环、珣至燕京大学听许勇三所作曲，系中乐西奏。遇江清焉。宿燕东园珣寓。

五日

午后返校。

六日

立夏。六时至春华楼侍黄淑仪及大姊饭。九时车偕环出城。

七日

陈来。下午邵心恒偕其新妇郑来。晚偕鸣岐至赵以炳寓打“桥”。久疏是戏矣。

八日

环以大姊约下午至西山，遂入城。余三时过比邻王明之寓打“桥”，同局江清、鸣岐。

九日

昧旦醒，起食风干锭升糕一块，蜜水一杯，复睡。九时谒苦雨斋。下午返寓途中在护国寺北大街上见市招甚奇，曰“正通商店，商店货庄”，据知堂师言，本曰“西北货庄”既而涂去“西北”后，复书字遂如今式。傍晚至公园看牡丹“二乔”、“姚黄”、“大红”、“剪绒”均佳，与彩灯掩映。食于集士林，其地昔名柏斯泰，后改柏斯馨，顷于咖啡冷饮外兼售面点，亦衰矣。独坐无聊。八时吊章式之丈之丧。丈遘奇疾，卒于今午，年七十三。送殓而

bbs.hlmbbs.com

归，已十时矣。

十日

饭华宫后出城。

十一日

外姑来。傍晚江清夫妇及其岳丈张琢成来。

十二日

得闲书，环复之，余附书数字。

十三日

连日燥热，室内至八十三度。午后风，转阴。以迫于事，至晚甚疲。

十四日

三时馀醒，雷电交作，起视才得疏雨数点耳，即未熟眠。六时至校看职员军训，校方意也。见健君为班长率十四人，发号施令焉。天阴御绸衣微凉。得学校书，允在国内休假，前请在国外则未许也。小眠未得。静希来谈。珣邀晚饭，未能往也。

十五日

晴。十时课罢，外姑二、四妹已来寓，同游妙峰。廿五分行，约一小时抵北安河，觅舆不得，至环谷园又不得，至聂格庄北董店得之，扰扰移时，已十二时有半，遂登北道，一时关帝庙，以未携奉宽之记，石佛寺失之交臂，可惜！过双泉不停，上坡行三刻，磨镰石河，自此以上，去岁皆夜中过之，朦胧仿佛。今得审

观，高处春花犹丽，桃尚有残英。二时十分双龙岭，东望平原，憩一室中，供一牌位曰“佛封金顶妙峰山山神魏公庆远神位”，不知伊何人也，何缘得封而祀于此。卅分行，五十分仙花洞，不停，透迤登山，高而不危。三点十分大峰口，昔年夜半食烤馒首处，其地较妙洼为宽，俯视不甚畅。廿分行，南见山屏纹如波浪。四十分磕头岭，在内殿祀观音之东室稍憩并进素食，以得天津富人捐助，其整洁华丽为北道茶棚之冠，即娘娘顶且或逊焉。停约一小时，直下抵苇子港，仅十分，发磕头岭后见一翠峰，不甚高峻，有香烟两道直冲霄汉，即娘娘顶也。五时五分到，杂沓如市，香池如大火燎不可向迩。俟外姑等烧香后即出，在塔畔俯视涧沟、妙洼亦隐约可见，路如线曲，人若蚁浮，若火龙盘旋，当更有奇观。以时将暮遂载福而归。于五时四十五分下山，松翠可观。此道曾屡经，而此次光景似别者以舆皆倒抬，此则否耳。六时十五分涧沟，以舆行甚急，环晕而吐，乃缓行，渐向高处行入夕阳中，光景清嘉。五十五分东越妙洼后便觉入暮，以日为山掩，崦嵫迫人，盘旋直下。廿五分瓜打石。四十五分金仙庵。舆夫索“亮子”秉烛行。八时半抵北安河西和顺栈前，登来车四十分行，九时四十分抵校舍，十时半睡。是日食不多，午登山而逮夜归，身虽疲而心则休矣。

十六日

得闲书，商止娴出国事。下午至公园来今雨轩，珠萦社集。十时归寓，以饮茶及咖啡多，失眠至旦，枕上闻风声。

十七日

修表三只，饭青年会，后出城。陈来，佩来谈。健君、文辉来共习金鼓。

十八日

有书评一篇明日须交卷，遂趁上课前为之。昨以前诗示佩，佩复书赏之。六时半至工字厅，本系毕业生招饮。

十九日

微雨。陈来，珣来。下午转晴。将书评抄出送佩弦。学生陈舜瑶来补考。

廿日

微阴。窗前洋蔷薇繁开。傍晚阴而风。李生群珠来。月皎。

廿一日

小满。晴。下午废名来谈道，并示以打坐时种种动止，至晚别去。

廿二日

课罢，陈来。十一时进城与佩偕至承华园贺镏萩疋银婚。二时出城，至工字厅，谷音社集，未及六时于斜阳疏雨中散会。

廿三日

九时半谒苦雨斋。下午返寓。

廿四日

枕上闻雷，晨有雨，不久即止。课罢取前日所修之表。访大姊。二时出城，阅一年级课卷。

廿五日

阴。下午课罢，天雨濛濛至夜未止，以苦旱故喜之。灯下为人书件，仍早眠。

廿六日

晴，过雨添润，荆桃且如菽矣。珣来，约迟日至其寓曲叙。为访北院谭、浦，携归浦公岳丈所赠之画。四时半至燕京大学观袁二画展，遂偕环赴洪煨莲茶会。归尚早，环七时进城，十时归，闻二妹之幼子殇。

廿七日

晴。上午有疏雨。写致闲书。

廿八日

陈来。下午进城吊式之丈。天风而阴。四时出城，六时至三院中国文学会聚谈。偕江清、佩弦至佩寓谈。

廿九日

晴。陈来。下午健君来，偕至燕东园，珣约谷音社友曲叙，为余补作去岁生辰，饭于长顺和。九时半返校。

卅日

偕环午进城购物，饭于华宫，后至许宅，返寓。

卅一日

女院有课，午出城饭于古月堂。陈来理《下山》谱。连日均

熇热。

六月一日

晴转阴。下午考散曲。晚应王了一之招。

二日

晴。得闲书。以外姑出城，午至珣寓。

三日

以大姊明日将回津，进城过其寓，饭后返槐屋。六时出城，八时在谷音社新会所集会。屋甚陋，胜于无耳。环十时归，金鼓犹鸣。

四日

考一年级国文。下午阴雨，蔷薇犹花，樱桃结如红豆，燕子下上相逐，观之为适。晚雨止，至社小坐。

五日

阴。考《左传》、《论语》。阅一年国文卷，下午三时始粗毕。珣来。傍晚进城赴徐耀辰之约。

六日

芒种。在槐屋阅试卷。晚挈润民至平安看电影，有飞船爆炸、英王加冕新闻。归时雨。

七日

子正祀金危：用玄酒、蔬果金银器两碟，相传密祀之可以致

富，润民颇以为异，余亦初见。祀毕即睡。八时至女院上课。十二时出城，雨，至夕始止，此今年第一场透雨。晚至工字厅，国文系同人答宴毕业生。偕江清至健君处小坐。

八日

晴。将本学年成绩送校。庭中草莓、樱桃均熟，撷之，或渍之以糖，或浸之以酒。

九日

下午五时进城至许宅。

十日

微阴。晨七时半至东站送外姑赴金陵，餐于德国饭店。十时出城，熊迪之来，约往云南大学任教。下午得闲书。访江清。晚至社小坐。

十一日

寄闲书。下午回看迪之，未值，顺访寅恪。废名来长谈。

十二日

晴。下午三时进城。珣来。

十三日

丁丑端阳。新嘱高心泉治小印三方，今送来。晚举家餐于玉成。

bbs.hlmbbs.com

十四日

晴，热。女院上课。午出城习金鼓罢，复进城，以骙夫妇设肴于槐屋，饭后打“桥”二局。

十五日

午偕环出城。谭季龙来。夕江清夫妇来，同步至校门。

十六日

始续抄曲谱。下午佩弦来谈。珣来，晚访熊迪之。

十七日

环午入城，吊九姨母之丧。抄《十面》谱。下午静希来，芝生来。得外姑书。晚至社。

十八日

微阴。得闲书。晚应梅校长之招。以饮咖啡及茶失眠。得《连珠》一章，咏成，天欲曙矣。

十九日

晴，写稿将呈知堂师。珣来，约陈拍曲。骙夫妇来，并约谭季龙饭。下午三时进城，知堂师招饮。夜归寓。

廿日

侍父餐于华宫。下午四时偕环至北池子袁宅珠萦社集，唱《藏舟》。

bbs.hlmbbs.com

廿一日

女院考试。午食于华宫，及抵青年会，校车甫开，目送其去，改乘市公车出城，颇拥挤。傍晚雨，旋止，月出。

廿二日

夏至。午前访寅恪。熊迪之邀饭，同座俱将赴滇南者。五时进城，九时出城。

廿三日

微阴。陈来。下午雷雨片时，仅足洒尘耳。夜复雨，甚沾足。

廿四日

傍晚大雨中珣来，夕偕至社小坐。

廿五日

昨今连入城，老君堂依然扬尘，知城中雨小。仍于二时出城。佩弦来。环寄闲书。

廿六日

下午晴。五时至珣寓，饭于长顺和，珣将去津也。九时返校，中夜独坐对月已微缺矣。观月出云间之状，方知“文章本天成”事诚有之，“妙手偶得之”徒虚语耳。此月望前后多雨，顷始稍留观之，略志于此。

廿七日

阴。为人书作题词。九时进城，谒苦雨斋。下午至丁宅吊九

bbs.hlmbbs.com

姨母之丧，候送库，侍母归寓。是日时有疏雨，似江南黄梅天。

廿八日

晴。八时车出城，润儿应初中会考。

廿九日

至图书馆，检姑苏志。写《别巾》跋。夜刘寿民招饮于工字厅。

卅日

连日抄谱。夜鸣岐夫妇来，打“桥”一局。

七月一日

雨转晴。写《访普》跋。健君来，晚至社。

二日

谷音社招暑期班，以两月为期，得八人焉。晨在寓谈话，到六人，健君主持其事。下午为母书扇。傍晚甚雨，达旦始休。

三日

晴。袁敏宣、綮诗来。二时社集于工字厅。唱《赐福》、《拾画》、《下山》、《盘夫》、《游园》、《秋江》、《骂曹》、《望乡》，五时散。

四日

九时进城至苦雨斋。下午访蕴中。晚约知堂师、耀辰、蕴中、启无、静希饭墨蝶林后归，家人方游北海。

五日

在五芳斋吃点心。午出城。五时习金鼓。

六日

访佩弦。晚至社暑期班男组，拍《赐福》。偕汪、浦闲步，饮冰。

七日

小暑。抄《上寿》、《赐福》毕。为芝生书扇。晚偕环至社女组拍《牡丹亭·游园》。九时佩弦来露廊茗坐。

八日

为日本目加田书件，稻孙所托。下午健君来，孙毓华来。闻日军与我廿九军在卢沟桥冲突，各城门均闭，西直门闭而复开。六时访芝生。晚仍至社小坐。

九日

竟日雨。晨，孙君偕章柳泉夫妇来。章来自南，其夫人能唱曲。下午鸣岐约至赵以炳寓打“桥”四局。后又以萧叔玉之约，至汪仲诠寓打“桥”七局。以雨而寒，消息亦殊沉闷。

十日

晴。上午九时进城，环等午到。西直门半启，街衢间堆沙袋；朝阳门则紧闭，菜蔬缺乏。

十一日

八时出城，消息转紧。冲突有扩大之兆。环等均在城中。独居荔亭抄谱。五时老佟来言：昨夜燕东园珣寓失窃，今日伏而侦之，获窃贼焉，乃燕大校长陆志韦之子及同伙一人。陆复怙势庇护其子，而欲殴守者。可怪之极矣。晚饭于佩弦处。打“桥”一局，未毕而罢。再访江清，十一时归。

十二日

环十一时到。下午骙来，致函陆氏，和平了结。陈来，健君来唱曲。晚浴，早眠。

十三日

报载日本增兵华北。许世瑛来。续写《情勾》跋未毕，以天热字小不能多书。傍晚闻永定门、南苑间有冲突。步校中归看新月。

十四日

陈来，殊恐慌，欲回南，姑止之。写《情勾》跋毕。傍健君来，江清夫妇来。九时赴工字厅谈话会。

十五日

仍抄曲谱。寄闲书。访佩未值。佩夫妇来。六时访明之。晚至社。

十六日

阴。健君来，以曲谱三折倩伊校对。十一时偕环返槐屋。各

bbs.hlmbbs.com

城门均半闭。母患牙疾未愈。雨中写闲复书。骙来。

十七日

阴。至许宅。午约骙夫妇餐于德国饭店。废名来，未值。雨旋止，月朗。

十八日

陶光、华粹深来。十一时谒苦雨斋，三时归。何医来治母疾。闻卢沟桥事有成立协定之讯。徐耀辰来。骙来。

十九日

午饭于仿膳，废名之招。傍晚打牌四圈。

廿日

偕环至银行，遂赴八道湾，邀知堂师至同和居小酌，清谈而已。

廿一日

在王府井大街闻飞机声甚厉，正低飞掠市而过。偕环至市场饮冰而归。

廿二日

饭于华宫。午偕环出城。陈来，健君来。晚江清、季龙来。天热至九十度。在露台看月，待佩弦来。佩去已午夜。

廿三日

大暑。早空阵不雨即晴。陈来。午进城。

bbs.hlmbbs.com

廿四日

晴。补写《梦寻》一则。

廿五日

连日热甚，抄谱为之延迟。晚偕环至市场。

廿六日

以《梦寻》稿寄沪。午饭于市场。夕闻日军轰炸廊坊，铁路不通，炮声则自彰仪门方面来。云有巷战。

廿七日

晨雨，旋霁。访知堂师，知日本已提出撤兵，要求以明午为限，过期则自由行动。饭罢即归，在东长安街电报饭店赁一层，月租五十元。两亲即夕移居，余等则仍居槐屋。骙亦来居，闻谈判已决裂。

廿八日

微阴、疏雨。枕上被唤醒，以炮声甚响，起视则飞机结队回翔。欲往电报饭店二亲处，以街市隔绝，不果。原车返寓。成、欣欲应考试，至东华门枪声作而退，旋接之返。所居逼近城门，似非善地，然亦无他处可往，只可听之，幸电话未断，可通消息。下午竟传我军收丰台、廊坊、通县。炮声至午夜始渐稀。

廿九日

闻齐化门已无一卒，起而往视之信然。宋军宵遁，委张自忠代理政务。昨传捷报无殊一梦耳。即往谒二亲。午二亲返寓。清

bbs.hlmbbs.com

华公车复开，至青年会候车，欲往又止，恐城门再闭。傍晚又有炮声自通州方面传来。夜传日机轰炸天津，街市为墟。

卅日

雇车欲出城，西直门闭，清华电话亦断。传被日军占领，后知其未确。以陈孤羁郊外，竟日愁闷。

卅一日

始不闻炮声。甚雨。至欧美同学会，校中同人集焉，无结果而散。闻西郊溃兵甚多。

八月一日

晴。谒苦雨斋。

二日

闷热而阴。下午蕴中来，偕访骆驼书屋，遇绍原焉。

三日

上午至银行，饭于华宫。雷雨而雹，旋霁。下午至清华同学会，询校息，同人有来自郊者。今日环生日，骙夫妇来。

四日

晴。日军列队乘车进彰仪门出齐化门。观者纷纷，由丰台至通州穿城过也。

五日

大雨。枕上惊闻。连日无所作，雨中为陶重华写扇。下午雨

bbs.hlmbbs.com

止，仍阴。朝阳门始洞启，西直门犹闭也。夜复雨。

六日

雨。理发，市场吃饭。访骙晤谭季龙，始知陈移居成府。归得朱、汪电话，方知近日西直门共开四次，上、下午各二。雇车可行，遂决意出城矣。朝阳门又闭。

七日

晴雨间作。与环辨偕行事久之始定。九时同乘车行，望西直门方开，遂出，西郊平静如常，偶见少数日兵。海淀街遍悬日本旗，小学悬之，庙亦悬之。其从简者则以素纸涂一红圆。燕京大学校友门之南有日哨兵检查，略询视即放行。进燕京西门出东门，以人力车至红葫芦胡同一德国人家后院，访陈，得之，即偕陈携少许行李，有曲谱一篮，登车欲循原路出，而燕大阍者不可。又闻清华校门闭，虹桥边被抓走汽车一辆。北行不得，西行又不得，南出乃归途。嘱车仍歇燕东门，以陈留守，雇人力车去校，抵西大门，日人数车迎面而去。闻昨今二日检查学校，缴收枪械也。门外停汽车甚多，校警云：只放人行，不可携物。至桥边遇仆佟，遂入新南院之居，以恐陈久待，匆促中量取轻便衣物。佟告以距寓北数武即有一炸弹落焉。视之，丛草中有一小坑，弹没其中，未爆裂也。遂出，方十二时，径抵原处。在"常三"① 各进卧果二枚。车绕出海淀老虎洞，路泞而坏，幸未遇检查阻止。抵城关时尚不到一点，距开城还早，吸烟闲谈为遣。至一点五十分始放行。及进瓮城已二时十分。出城多贫民，络驿不绝，面皆有狼狈之色，行迟则黑衣警呵斥之。近日郊外警士皆黑其衣，而在城内者仍黄。自

① 燕京东校门外的饭铺。

bbs.hlmbbs.com

后，车行迅疾，二时半返寓，即宿陈于槐屋。得健君电话，知学校发薪，赴欧美同学会，更至银行。遇张豫生，张曾经“九一八”之变，至此已两度矣。在市场饮冰而归，得津大姐意租界来书言：战时其院中亦有流弹，幸无伤耳。

八日

立秋，阴时有微雨。始续抄谱，为陈书箑。是日午间日军自广安、永定、朝阳三门入，遂驻焉。

九日

阴。去校公车复通，九时偕环至青年会，但只一车，拥挤不得登，步至市场雇小车行，在同和居饮冰。西直门已由日兵把守，待城开至十时。汽车之插洋旗者则不待，径行也。郊外禾黍离离，柳阴深蔚，寂无所见。燕大门前日置哨兵亦撤，径抵新南院，荒凉似无居人，老佟亦不在，幸有一匙得启户。方整治物件，忽闻汽车近在本院，有被抓者，车人悚惧，令其开车避匿校中。匆匆浴罢，时佟已归，即命其呼车，良久始至，时已一点，即出校，见日工兵方设军用电线。天转甚热。抵关厢二时，进城绕至市场饮冰而归。傅生英豪来，欲向校贷款，属为证明，以一箋予之。

十日

晴。华粹深、陶重华、陈舜瑶来。蕴仲来谈。午侍二亲饭于市场。陈来。天气甚热。

十一日

略归书籍。下午佩来。

bbs.hlmbbs.com

十二日

丁丑七夕。陈来唱《草地》。下午访蕴仲，偕至市场。晚归，闻日军取南口车站。

十三日

阅《新唯识论》。下午得雨稍凉。闻上海已有战事。

十四日

晨大雨，竟日阴。取得学校发还之飞机捐。下午方理谱，忽有日本兵三人款户，剥啄呼唤，其声甚急，幸未破扉阑入，即电警察局联络室，允止之。晚闻沪有空战，租界繁盛处被宁机掷弹，死伤甚众。

十五日

微阴。陈来。

十六日

雇美富车出城，车插意国旗。西直门已竟日洞启矣，关厢则逾寥落。抵校访芝生、正之、仲昂，在潘处遇健君，遂偕至谷音社，荒草没足，野花犹艳。健过寓小坐。一时进城，偕稻孙行。此行出入城关略有盘诘。至市场进冰点。晚打牌四圈。连日消息，报纸与电台相反，未知孰是。

十七日

陈来。下午耀辰来。夜燃莲花灯，一晌即烧却。骤雨，电灯亦灭，早睡。

bbs.hlmbbs.com

十八日

阴转晴。打牌四圈。夜雨。

十九日

晴雨间作，潮湿闷热，与往年不同。陈来。午至许宅。

廿日

中元祀先。气候如昨。早眠。

廿一日

阴转晴，始觉秋爽。陈来。

廿二日

微阴。访佩弦不遇。谒苦雨斋。晚打牌四圈。今晨见飞机十八架南翔。

廿三日

陈来，蕴仲来，闻沪南京路三公司一带被炸。

廿四日

阴。访佩不遇，饭于市场，甚寥落也。

廿五日

抄《埋玉》毕，陈来。复知堂师昨书。

bbs.hlmbbs.com

廿六日

微雨。谒知堂，假得王紫诠《瀛壖杂志》、《弢园文录外编》、《海陬冶游录》，阅之殊有今昔之感。

廿七日

仍阴。陈来。健君偕赵鹤岩来。赵即住老君堂八十号。健君昨至清华携来闲书，系七月十五日发。午至许宅以外祖生忌。连日无事，打牌为遣，不悉记。

廿八日

晴。偕环谒六婶母。至市场东来顺吃羊肉，遂游北海子，秋景致佳，过客殊稀。

廿九日

陈来。访耀辰并邀知堂师餐德国饭店。

卅日

阴。九时偕环搭乘公车出城，车首改书米那洋行，插意国旗，抵校舍清理书籍。传近日伏莽滋多，枪声时作。一时就归途，出海淀铺户十家九闭。是行出入城关俱下车候检，尚不甚苛。抵青年会饭而归。

卅一日

竟日大雨。陈来。得学校通知，自下月停薪。

九月一日

风而阴，写字一幅。晚霁。

二日

晴。访赵鹤岩、华粹深。至市场待环，饭五芳斋。

三日

阴雨转晴。下午静希来，云将赴厦门。

四日

阴。陈来。

五日

访苦雨斋。傍晚闻日军将驻入新南院，遂不可复居矣。

六日

八时偕环雇车出城，邀健君同行至新南院四号，收束一切，备明日搬移。午归，未遇检查。自庚午秋晚移砚西郊，于兹七载，遭逢离乱，一旦弃之，仍返住槐屋，触类如故，真如一梦也。上知堂书。

七日

晴。行李下午三时始至，无多损失，暂堆于院中，几为之满。

八日

白露。整理书籍。寄闲书。成、欣考取济南齐鲁大学。下午

bbs.hlmbbs.com

访佩弦未遇，晤其同寓者孙筱孟。

九日

大雷雨，晚霁。打牌八圈。

十日

晴。陈来。后至银行取款，待家人饭于东来顺。

十一日

九时偕环出城，仍遇检查，至燕东园珦旧居，饭于常三，更至新南院一观，唯空舍矣。撷草花插瓶，以一时车归。

十二日

晴转阴。下午理一书箱。已近秋中而连日殊热，夜分大雷雨。

十三日

晴转凉。环偕骙夫妇出城去，傍晚始归。闻齐化门箭楼为雷火崩其一角，遂灾迄晚未熄，犹冒白烟。传昔庚子年亦然，则亦可异也。

十四日

订阅英文《时事日报》。得勌缑叔沪书云亲见一飞机下堕，其声震耳。得江清松江书。

十五日

上午在东单见日军所放气球白色，下缀日本旗及“日军占领大同”，上四字红色，下二字黑色。午侍父饭于市场，后偕环至佩

寓。傍晚谭季龙来谈前在津站被拘一宿事甚详。天气仍暖。

十六日

陈来。谷音社曲谱首集顷始粗完，尚欠题跋、考订、校勘耳。环抄《痴诉》、《点香》、《芦林》、《下山》、《借扇》。珣抄《秋兴》、《别巾》、《惊变》、《刺虎》、《情勾》。余抄《上寿》、《赐福》、《访普》、《十面》、《采莲》、《盗甲》、《山亭》、《磨斧》、《水斗》、《疑谶》、《埋玉》、《哭像》。凡廿二折，其华、杨二君所抄均未及用。付印未卜何日，真无益之事也。

十七日

微阴。蕴仲来。健君来。偕健君饭于市场。

十八日

以外姑生日率儿辈至许宅遥祝并致贺。

十九日

中秋节，晴。得三姊塘栖书。下午沈实甫丈、六婶母，骙夫妇来。晚至四牌楼，见载重汽车甚多，而街市多悬红灯。饭于中美楼。月皎，挈儿辈步归。中庭循例设席供月。

廿日

下午访佩弦。至沈、许二处。骙约至市场吃点心。

廿一日

转阴。成、欣乘八时四十分车赴天津转赴济南齐鲁大学。午至银行为伊等汇款。佩弦来，言明日将南行，赴长沙。健君来。连

bbs.hlmbbs.com

日天气和暖至八十度，仍多蚊蚋，不似往常北地秋高也。夜微雨。

廿二日

阴，夜雨。

廿三日

秋分。

廿四日

赵鹤岩来。陈来。午父命至市场润明楼吃饼。是日闻日军取保定。天气仍阴。

廿五日

得佩弦天津书。阴转晴。

廿六日

知成、欣日昨搭轮南下。午合家饭于润明楼并约骙夫妇，遂偕游北海子。双虹榭茗坐阒然。润民荡桨，园中碧阴如洗，犹是清凉夏景。晚得沪讯，知前寄《梦寻》稿已到。经兵火幸未遗失，已两阅月矣。灯前秋风飒然，颇有寒意。

廿七日

陈来。午眠良久，起已日斜矣。

廿八日

无记。

廿九日

陈来。下午侍两亲游公园。天安门中辟为城中市场，颇嘈杂。余自乙卯夏至园迄今三易其名矣。秋景宜人，而裙屐稀过。以出游，健君来未值。

卅日

午雷雨沉暝。

十月一日

晴。华、陶、许三生来。陈来。

二日

晚得成、欣上月廿八日山东城阳来书。

三日

阴。谒伏庐丈。访逖之未遇。餐于德国饭店。访谭季龙，遂造苦雨斋，以微寒小坐即返。闻三姊至莫干山。

四日

废名来时适将偕环至前门，介之谒父谈静坐功夫。余等至大栅栏西湖营，饭于陕西巷恩成居。余更访健君而归。徐星署丈来。夕骙来，闻厚上月初抵香港，其青海路寓中且有流弹。

五日

晴，风。陈来。在秀鹤购骆驼牌水笔，价十五元。父命饭于润明楼。

bbs.hlmbbs.com

六日

下午蕴仲电约至徐耀辰处谈。晚得成、欣济南书。

七日

凉润，微雨。至玉成吃面。下午造苦雨斋，玄同师、徐、冯在座。

八日

晴。陈来唱《思乡》、《冥判》。

九日

寒露，阴。赵鹤岩来。侍母饭于玉成，父则有福开森之约也。

十日

陈来。下午蕴仲来谈道。气候晴暖。

十一日

宵来风急，阴。得知堂师札，言：今年居然有国庆节也。下午转晴。

十二日

仍风。九时至雍和宫西仓访蕴仲，耀辰继至。遂偕进庙瞻大佛，云系弥勒菩萨八岁时像。午在鹿鸣春饭，遂侍两亲游景山，以今日系重九也。景山余尚未来过。观明思宗殉国处，由东麓登山，万春亭眺望九城佳景一览无馀，惜有风，少淹即下，是日治安维持会改称北平为北京，距北京之改为北平只九年耳。

十三日

晴。陈来。始阅《大般涅槃经》，省大凡而已。

十四日

转寒。下午徐北汀来。余新拟马将花牌四种，小儿、黄冠、英雄、美人。嘱北汀制作，颇饶雅趣，顷即携来。

十五日

陈来，唱《女弹》、《询图》。

十六日

阴有风。访赵鹤岩。得健君电话，知日本牟田口部队于日前已入清华，其驻地自大礼堂小河以南，西达静斋。新旧南院则空废。得成、欣七日济南书，言即南下而未言何往。午食于润明楼。

十七日

晴。陈来。

十八日

气候回和。上午理发，饭于华宫。谒苦雨斋，借得《维摩诘经》、《大庄严论》而归。月皎。

十九日

丁丑九月十六日，晴。余成婚于丁巳，迄今二十载矣。陈来。于庭中、室内属阿雪为摄数影。午侍二亲饭于陕西巷恩成居，地陋而肴殊佳，遂同登江亭，庙建于辽道宗时，而名流觞咏则清代

bbs.hlmbbs.com

始盛，顷则寂寥独存古趣。父咏曾祖“穿苇小车疑在水，出林高阁当登山”之句，并言于光绪庚寅始来时年二十三，于壁间见雪珊女史题咏即此地也。小坐更赴公园。天气殊暖，穿衬绒衣犹燥热。花房新葺颇华，菊始花未盛也。循内西华景山而归。

廿日

晴，微风。下午至隆福寺闲游，看地摊买菊，茗坐而归。昨日所摄景尚佳。

廿一日

陈来唱《扫秦》。近日偶阅假得之佛经颇生欢喜，而无信心，闻道难也。

廿二日

午至同和居应稻孙之招，座皆清华旧同人顺过苦雨斋仍乞假经论而归。

廿三日

陈来。是日内蒙改年号称成吉思汗七三二年。

廿四日

霜降，阴转寒。萧公权迹园来，以新词见示。午饭于颐园。华、陶二生来，蕴仲、健君继至。

廿五日

晴。陈来拍《窥醉》。侍父饭于同福斋，座临四牌楼大街，见来往纷如也。

bbs.hlmbbs.com

廿六日

阴，下午转晴，犹暖。昨今二日为陶、华写小横幅，昔年为伊等所书已毁于兵火矣。

廿七日

雨旋止。陈来。午至许宅。回看公权，仍由许宅归。闻我军昨日于上海附近败退。焚闸北火焰烛空竟夜，西人谓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地震以来所未有也。

廿八日

晴，风。谒六婶母祝寿，欲至崇文门以禁止通行不果，遂饭于墨蝶林，原在灌肠胡同，今移外交部街。傍晚骙夫妇来。得成、欣十八日武昌书。

廿九日

陈来拍《铁冠图·夜乐》。此套在叶谱收入散曲，殆作剧者沿用旧文，声调颇拗。得佩十六日长沙书，即复之。健君赠虎皮鹦哥一双。自“知恋”“稚翠”后久不蓄禽鸟，今玩此娇羽殊堪惆怅也。

卅日

室内笼小煤炉。下午耀辰来赠青田石章一双，并约后日小叙。

卅一日

晴。命二禽以名，曰“翠忆”，曰“瑶情”。陈来。午饭于墨蝶林。

bbs.hlmbbs.com

十一月一日

下午应耀辰茶话之约，并承款饭，晤知堂师、蕴仲、启无。

二日

梦得预言诗画，惜多不可忆，其末章曰："趁韵诗成便即休，莫将成败苦推求。更嫌后事口口甚，怕有苍茫未料愁。"虽缘心想，未为佳朕也，遂失寐。枕上得《唐多令·和夏闰庵丈》，亦前日父命也。起写呈夏丈，答示颇有所誉。下午更缮二分，一致萧迹园，一上知堂师。

三日

得江清上月廿日松江书，言：飞机轰炸每日有之，几如常课，而市面尚可。下午陈送菜来。《南楼令》酬和之作并录于下。夏词和汪仲虎原韵曰："残叶下寒阶，秋风震旅怀。话莼鲈、空自低回。莽莽乾坤兵气亘，听不得、泽鸿哀。　夕照澹金台，销沉几霸才。对霜天、尊酒悲来。丛菊不知人事异，偏多傍、战场开。"父词曰："蛩语絮苔阶，秋宵诉闷怀。望乡园、水曲山回。老去庾郎成北客，赋江左、有馀哀。　麟阁与云台，雄图枉费才。莽神州、逐鹿谁来。满目烽烟空对酒，问愁抱、几时开。（'如此烽烟并御酒，老夫怀抱几时开'，杨铁崖句也。）　霜意淡秋阶，欢场谢酒怀。（孟郊诗，咏谢酒怀春，故友式之喜诵之。）写馀情、锦字文回。廿五冰弦弹欲绝，更并入、雁啼哀。　市骏访空台，雕龙老逸才。抚遗尘，家令重来。剩有铜仙残月下，莹露眼、向人开。"衡和曰："寒叶堕缘阶，寒闺撩乱怀。盼南天，雁不飞回。何处迷津堪止楫，对故国，夕阳哀。　无主好楼台，嵯峨出异才。忆红墙、只燕曾来。闻道秦淮瑶殿影，也羞见、月华开。"（白下书来，言中秋

bbs.hlmbbs.com

无月，深以为喜，未详其旨。）晚饭后地震轻微。

四日

微阴。陈来拍《北饯》。午至忠信堂，张清常订婚。饭后天气转佳，至苦雨斋，稻孙电约知堂小叙，遂随往，尤平白在座。晚于院中支柴火自烤羊肉。

五日

整理去年以来诗数篇。下午阴冷。晚收听北京电台播送连阔如说东汉。

六日

风。陈来。午合家至华宫吃鸡素烧。傍晚蕴仲来。

七日

晴。写贺张清常新婚诗幅。

八日

陈来。是日立冬。闻日军陷太原，巷战。

九日

晨闻日机一架于晴空作飞行表演。闲中计所习曲凡百四十四折列为一目。陈重来京国时甲戌新正，其前仅四十六折耳，三年之间约增百折弱，然其中固有零残或系单本，未经整理者则尤多也。闻沪军退出西线。开战约三月终失全沪。论者谓兵非少弱也，器械之悬殊实使之然，日军乃侵及松江枫泾，烽火逼苏杭矣。傍晚迹园来辞行。忆昨晚梦中事得句云："境缘太好知为梦，欲住翻

成不住因。”欲足成全章，文思不属而止。

十日

陈来理《花婆》，拍《功宴》。下午环治茶点，侍二亲小坐。

十一日

下午陈来唱《红梨记·访素、赶车、草地》及《铁冠图·询图》四折。

十二日

至银行取款乃值休假，亦奇。午饭于华茂，理发归，以微事致环不快，余性卞急，后当戒之。

十三日

始将汇款取来。下午至忠信堂贺张清常吉席。

十四日

停阅英文《时事日报》。陈来拍《功宴》毕。

十五日

阴。陈来。下午华、陶、许三生来。常镂青来。夜为母暖寿。室内始笼洋炉。

十六日

母五十八岁初度，亲戚来者三、四人耳。夜集微霰，暖而雨。

bbs.hlmbbs.com

十七日

仍沉阴，当窗梨叶疏红，今岁西山霜树无缘游赏矣。下午健君来。夜得成、欣五日长沙书。

十八日

稍寒。

十九日

陈来理《亭会》。午食于中美楼。得佩三日长沙书，其前尚有一书则未见，殆被扣耶。

廿日

闻日军破苏州。连日阴，至夜而风。

廿一日

晴冷有风。陈来拍《谏父》。以舅氏忌日至许宅。下午得三姊五日莫干山书，云：颇有泉石之适。

廿二日

木叶尽脱，冬景矣。

廿三日

小雪。陈来。

廿四日

梦中得句云“芳春几许随堤柳，问何年踠地成行”，似可足为

bbs.hlmbbs.com

《风入松》，而意慵思涩也。午偕环至东安市场。

廿五日

陈伏庐丈来。

廿六日

徐北汀来。傍晚以牙疾恶寒而卧。

廿七日

颇愈。午访钱稻孙，偕出城至燕京大学临湖轩，应吴文藻、梅贻宝二君之约，同座皆清华旧人。久不出西郊觉风景不殊，河山有异也。

廿八日

得佩十一日南岳书。人犹不适。

廿九日

陈来。晚得歗缑叔廿一日沪书，言：苏沪之间邮电均阻，玄武湖边衣冠星散矣。

卅日

学群夫人来，自汉口抵此。午，偕环至东单，见街上日本铺面增多。饭于孝顺胡同美国青年会，颇清净。其地于过去十年中曾一至也。晚骙来，知厚、娴将自香港出国。

十二月一日

初雪，转风而寒。下午陈来。

二日

晴风。闻蕴仲以母丧将南归。下午访之未值。路旁悬灯，牌楼结彩，云：祝道路祭。

三日

得伯祥上月十七日沪书，云：开明书店已移汉口交通路，圣陶已赴汉矣。下午陈来。

四日

复知堂师书。

五日

陈来。午侍两亲饭于同福斋。晚，骙夫妇来。

六日

梦中见水中一石，明澈与水同，掬而出之，其色淡碧，得句曰："水与石相失"，其他则不可忆。

七日

大雪。闻日军攻南京。

八日

陈来。徐北汀来。得佩十月二十九日书，即前疑为被扣者，已历四旬矣，邮程迟速无定耳。骙来，闻外姑至桐庐。

九日
电佩弦询成、欣近况。知堂师转来静希自厦门来书。

十日
以庚辛之际在清华日记倩环录出。

十一日
徐星署丈来。下午谒苦雨斋。

十二日
下午健君来。

十三日
得成、欣上月廿五日书，云已进临时大学。是夕日军陷南京。蒋中正以下均逃亡矣。

十四日
午，临时政府成立，王克敏、董康、汤尔和等八人为委员。下午偕环至市场，已遍悬五色旗。

十五日
阴。傍晚侍两亲饭于同福斋。大街南北红灯迤逦也。牌楼东有燃放花盒者。

十六日
成诗一首。警察发下红纸条二，其文曰：“万民苏生新政府成

立，国共溃灭五色旗飘扬”，似联非联，令比户粘之。晚骙夫妇来。

十七日

阴。风寒殊甚。枕上得句曰：“小店开门隔夜灯”，颇有晓行之趣，惜无上一联耳。

十八日

晴，冷。

十九日

下午耀辰来。

廿日

风。得闲上月廿八日伦敦书。

廿一日

晴。午偕环至东单饭于美国青年会。

廿二日

冬至。陈来，以其患眼，仅习锣段。下午骙来。

廿三日

风而阴。至银行。闻日军取德清、武康等处。

廿四日

晴。日军破杭州。陈来。下午骙来，以闲款四百元付之。

廿五日

寄闲书。至东安市场，饭于经济食堂。

廿六日

得六叔十四日长沙书。

廿七日

至银行。饭于森隆。得成、欣上月十四日长沙书，闻日军陷济南。

廿八日

陈来。下午徐北汀来。

廿九日

上六叔父书。午侍二亲饭于市场。晚得沪讯知外姑十八日由杭抵沪。厚、娴已赴美矣，惟苏寓仍无确息。

卅日

下午景山书社人来，店已结束，前寄苏州书今退回。

卅一日

下午杨文辉来。晚得逖生六日长沙书。听评书至是夕止。

一九三八年

一月一日

理发，饭于华宫。侍母至长安戏院看富连成演藏珍楼。人稍不适。

二日

至许宅。下午谒苦雨斋，嘉平朔旦也。

三日

风而寒。先曾祖生忌日在寓茹素。下午至李雅庭处拔去一齿。

四日

华、陶、许三生来。

五日

晨见飞机十馀架向东北去。

六日

小寒，风寒甚。下午钱稻孙来。复逖生书。

七日

枕上得句云："缘如有日应无惜，愿到圆时反觉虚。"意颇喜之。访徐耀辰、杨文辉。侍二亲饭于市场。至李医处治牙。

八日
吊钱伯愚丈之丧。谒星署丈。

九日
晚骙来。

十日
闻日军取青岛。

十一日
偕环至李医处。谒苦雨斋。饭于恩成居。

十二日
盆中绿萼梅初放，式之丈故物也。

十三日
微雪。下午访说评书者连阔如，谈命。饭恩成居。

十四日
晴。吊许仲青夫人之丧。访健君未值。侍二亲饭于五芳斋。

十五日
晴，风。下午健君来。

十六日
高心泉为治印曰：“槐居士平”。

bbs.hlmbbs.com

十七日

雪。扫所住室，俗曰“撢房”。得成、欣上月十六日长沙书。下午雪霁。

十八日

偕环饭于北冰洋食堂。治牙。晚得佩弦、江清上月廿六日南岳书。

十九日

微阴。得成、欣上月十一日长沙书。午至许宅。夜风。

廿日

风寒。得佩上月十一日南岳书。复江清、佩弦信。盆中绿梅已阑珊矣。

廿一日

大寒。仍风。下午珣自津来寓。

廿二日

谒苦雨斋。五时半出后门桥，觅恒茂不得乃小饮福兴居，食灌肠、网油肝。又折回八道湾，饭于东四淮扬楼。抵寓已八时半。得成、欣上月卅日书。

廿三日

至钱宅吊丧。饭于中美楼。至哈尔飞观杂耍，为听连阔如续说评书。归后体不适。

廿四日

下午健君、文辉先后来，始复习金鼓。健君招饮淮扬楼。闻在长沙之临时大学已停。

廿五日

风，向晚渐止。

廿六日

子正祀神，散福食胙而睡。

廿七日

傍晚得知堂笺，以近作二章见示，和韵却寄。

廿八日

晨起眼镜脚忽折其一，至市场饭后理发。购年货而归。是日气候尚和，熙来攘往似承平光景。

廿九日

至前门宣南一带购香三种。饭于恩成居。访连谈命，道东安市场而归。

卅日

丁丑除夕。晴忽飘微霰即止。下午于槐屋烛下为健君写字不果。

卅一日

戊寅元旦。晨二时始卧。咳嗽颇剧。近天明时爆竹声略同往年。是日晴，上午至东城亲戚处贺岁。得成、欣今月七日书。两餐均食饺子，年例然也。

二月一日

下午至哈尔飞始续听评书。饭于铁路公记。

二日

阴。下午至西城贺岁。夜雪。

三日

起身，雪已止，一冬无大雪也。

四日

子正祀财神而卧。仍阴。下午在西交民巷遇蔡孟劬。至中国银行取公债息，顺访丁仲杰治发癣。丁昔为余治疾尚在二十年前也。饭于铁路公记。是日戌初交春。

五日

晴。至宣南贺岁。侍二亲饭于恩成居，并约徐北汀欲游白云观，不果。

六日

午约孟劬饭于墨蝶林，藉谈南中事，知临时大学将迁昆明。晚沈桂珍表姊约饭，一家均往。

七日

晴，风。陈以疾不能来，其妻来述其事。晚由西单至许宅。

八日

得成、欣上月十六日长沙书。下午偕环访朱、张二夫人。夜骙来。

九日

两亲命饭于鹿鸣春。至西单往复俱搭乘公共汽车。

十日

下午至宣南贺岁，顺访健君。是夕始得苏寓无恙确信，距闻城陷已八十日。

十一日

自西单归时晚饭于铁路公记。

十二日

下午访陈延甫、连阔如，仍去哈尔飞，因连在增茂电台续说，此后遂不往矣。

十三日

微阴。下午珣自许宅移寓此间。

十四日

元夕，阴。得佩二十四日南岳书。夜游公园观冰灯火判及小

麦制之龙兽。坛上正放花盒，观者纷纷，惟街头岑寂不似去年。

十五日

访钱稻孙及浦逖生夫人。在同和居侍知堂师饮，遂造苦雨斋。晚购花炮少许，院中放之。午夜大风。

十六日

犹有风。寄佩弦书。以舅氏冥忌晚至许宅。

十七日

陈病差愈复来唱《望乡》、《北樵》。耀辰来。下午在槐屋写《春水绿波赋》卷子。珣索去。

十八日

写《七夕赋》卷子，未毕。

十九日

雨水。陈来唱《访普》、《冥判》，略习金鼓。

廿日

至宣南购福尔摩斯小说，饭于恩成居。在厂甸购得“彊村词”及周氏“词辨”。以孟劬约饭至北池子蔡宅，作“桥”局七，全胜。已久不近此戏矣。遇协和医生张去病君，“桥”技颇佳。

廿一日

珣约饭鹿鸣春。

bbs.hlmbbs.com

廿二日

将《七夕赋》卷子写毕。

廿三日

陈来唱《拾金》。

廿四日

得成、欣一日长沙书。饭于中美楼，去年牌局结账，负者约胜者饮，年例然也。

廿五日

陈来唱《云阳》。

廿六日

上午访耀辰。下午以张去病之约偕蔡孟劬过其居，始作双桥戏。晤古志安昔年燕大同学，归已夜午。

廿七日

为北汀题所临《溪山清远图》诗未入集，聊记于此："云岫纡回界碧空，临流绿映浅深红。与君久作长安旅，何日诛茆学钓翁。几曲清溪腕底收，窥图如昔我曾游。承平风景依稀见，莫问残山故国秋。"

廿八日

陈来。

bbs.hlmbbs.com

三月一日

得成、欣上月十七日广州康乐书，言将附船至海防去昆明。下午方写字，骙来谈。

二日

陈来唱《辞朝》。

三日

阴。下午启无来，后至隆福寺灶温吃面。微寒，润泽早春气象矣。

四日

仍阴，较寒。午至许宅，遂访苦雨斋。夜骙来。

五日

微晴转阴。

六日

惊蛰。风而寒。

七日

仍有风。下午陈来，健君来。

八日

晴。下午张子高来，以春在堂墨一笏赠之。子高藏墨多有名贤题署者。

bbs.hlmbbs.com

九日

写父旧都杂诗十三首毕。下午陈来。

十日

上知堂师书。

十一日

午骙来。

十二日

骙三十岁生辰，偕其夫人来寓。

十三日

跋前写诗卷辞曰："家大人乙亥年作旧都杂诗亦少陵秦州意也。在《小竹里馆吟草》未刊稿中顷者居多，暇日敬写呈苦住庵主人。腕弱书乖差无减于往，未审吾师复云何也。"本拟引梦窗："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以意太率露而纸尽辄止。

十四日

饭于东亚楼。理发，至银行。在法文图书馆购 Red Book 价七元六角。

十五日

饭后访苦雨斋，以临时路阻，迂道出东门仓老君堂十二条，过府学胡同瞻文丞相祠，髹饰方新。约行一小时始到。归时访子高

bbs.hlmbbs.com

未遇。得苏寓上月廿七日书。事变以来第一书也。

十六日

得佩廿六日书，由桂入滇也。附绝句四章。又逖生廿二日九龙书。下午陈来。录佩诗于下：

旧京回首已尘埋，南渡衡湘小住才。
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　　《漓江》

龟行蜗步百丈长，蒲伏压篙黄头郎。
喧呼哀啭动山谷，不是猿声也断肠。　　《上水船》

九折屏风水一方，绝无依傍上穹苍。
妃黔俪白丹青手，点染烟云独擅场。　　《画山》

皮鼓蓬蓬彻九幽，壮夫争扛木龙头。
齐心高唱祈年曲，自听劳歌散百忧。
《龙门夜泊见赛龙神》

十七日

骙夫妇来。

十八日

晨偶拈《点绛唇》一章词，曰："语笑初喧，兰汤犹暖花枝颤。摘翠云钿，拂拭了醒红面。"羌无作意，信口吟哦。午至银行，饭于润明楼。下午陈来唱《称庆》、《南浦》。子高书来，言临时大学将迁蒙自。

bbs.hlmbbs.com

十九日

下午华、陶、许三生来。晚得成、欣廿六日广书。

廿日

午饭于市场。雨。陈来唱《折柳》。将于后日南归。傍晚陈送菜来。成《忆江南》一首，词曰："行云梦，风搅晚枝愁。青眼迟开浑是柳，黄花多瘁却宜秋，何计说淹留。"灯下写稿以呈知堂。

廿一日

春分，阴。四时游东庙。

廿二日

晴。询知陈已南行。溯甲戌新正重来京国，及今四载，垂老南归，复值离乱，良足慨也。下午仍逛庙。健君来未值。

廿三日

室内始改笼小炉。

廿四日

以在庙上收集香烟画，连日为此奔忙亦可笑也。

廿五日

微阴。在什刹海后杨姓家购得光、宣至民国初各种行业烟画，俗称三百六十行一套，共三百十五片，价廿一元。途中见新柳舒芽，山桃逗色矣。得少桐表叔上月廿六日苏州书，云观前城隍庙一带均为摊贩矣。晚饭后骙来，以所题余前日为珣书卷子来看，亦

bbs.hlmbbs.com

消遣一法也。

廿六日

以书画件送吴迪生处，将携至津出售云。

廿七日

雨。得成、欣本月十二日广州书，云四月初旬始去滇。

廿八日

下午雷雨雹，旋止。健君来。晚为北汀作楹帖，集史、吴、姜、王四家词句，曰："画里移舟同惜天涯为旅，梅边吹笛不知春在谁家。"是日闻金陵立维新政府，梁鸿志为首。

廿九日

下午郭绍虞来。傍晚至东单牌楼。

卅日

改定前日所填《望江南》，词笔总不可带有文章气、议论气也。词曰："芳华忆，风絮晚枝柔。青眼低颦浑是柳，黄花多瘁却宜秋，春好燕迟留。"

卅一日

颇暖拟往北海，以临时路阻折回。晚骙来。

四月一日

下午侍二亲游北海。春水明浅，山桃林下已遍残英。濠濮涧茗坐。

bbs.hlmbbs.com

二日

阴。晨闲。室内始屏炉火。大姊自津来。下午微雨。

三日

晴。晨至许宅，以骙约谈。午甚暖改穿夹衣。至后门杨姓家购烟画。过东不压桥见一汽车堕入沟中方搭架出之。

四日

得上海世界书局退回《槐屋梦寻》全稿。

五日

清明。晴风。

六日

微阴。至东安市场。

七日

晴。午诣大姊寓。三时游景山，过寿皇门，娑罗树方芽，殿闭不得入，更至观德殿，以昔年曾驻军，残破不堪。

八日

下午至蛰园观彩绘绢灯。朱佩弦夫人来，出示佩弦、江清元日游南岳联句。风转寒，穿棉衣。

九日

大姊邀至其郊外别庄“亦云巢”，花事方盛，以西山未靖乃于

bbs.hlmbbs.com

二时往，五时即返。春郊平善无殊往常耳。在青龙桥下买鲜鱼。

十日

庭中紫丁香繁开。晚饭于玉成。

十一日

大风，午渐止。

十二日

日晡，北海泛舟至龙亭茗坐。

十三日

刘寿民来，自南来也。向晚风沙。

十四日

犹风，午后始止。

十五日

理发后赴东单。夜得陈延甫上月卅一日上海书。

十六日

晴。下午健君来。

十七日

父七十一岁生辰。气候转暖。

bbs.hlmbbs.com

十八日

得佩上月杪昆明书。游北海值薄阴。润民划船，以春水方涨，舟阁于桩，得援，良久乃脱。仍在五龙亭茗坐。

十九日

晴。访耀辰。

廿日

珣约大姊晚饭恩成居。

廿一日

谷雨。阴，夜雨。

廿二日

晴。胡婉宜表妹来。晚骙招饮玉华台。归寓始得三姊安抵沪讯，不通消息五月矣。

廿三日

访大姊，遂至苦雨斋。

廿四日

侍二亲至公园，牡丹未盛。下午健君来。

廿五日

母偕大姊游玉泉，余未出门。

廿六日

得成、欣十一日昆明书。萧迹园上月卅日成都书，附《玉楼春》八章，悱婉可诵。骙来，露坐中庭，夏初光景矣。收听东汉评话至是夕止。

廿七日

赋《鹧鸪天》却寄迹园，灯下始就，词曰："一别香车旧宠寒，早教清镜误红颜。和烟花雨鹃啼重，蘸水楼阴蝶梦残。 春树里，望关山。东风时急尚凭阑。新词万里桥边寄，待拆封题更细看。"

廿八日

侍父午游公园，牡丹方花。观白孔雀开屏。饭于玉成。

廿九日

晚饭后大姊电邀至其寓看花，合家同往，子初方归。父以二绝句纪之："笑语檀栾一室闻，花光灯影荡絪缊。十分春色城南好，独让名园有二分。玉女投壶一笑开，夜珠齐拥锦楼台。柳眠棠睡瞢腾际，醒眼输君秉烛来。"

卅日

闷热。得健君津书。午睡乍醒见天容黄晕，独往公园后河茗坐。灯下观花仍似往年。

五月一日

枕上听风，转阴。写词未定稿。佩处拟寄存书箱，今送来。晚饭后赵鹤岩来，云将去香港。

bbs.hlmbbs.com

二日

又风。下午雇车出前门，遂陪环、珣至市场。

三日

夕，珣约至吉祥园观富连成演《盗甲》。

四日

将《鹧鸪天》写出，换头以下屡易草矣。题为社园春夕作："林社残春胜往时，宫鹦憔瘦洛花肥。漫空倦羽如尘散，又逐河干雪乱飞。烟柳怨，絮萍知。笼纱飘影怅归迟。凝妆露浥啼珠艳，却许胡沙独夜吹。"

五日

闻城关多闭，检查行旅。

六日

立夏。晴转阴。晨间秤人，余百六斤，环七十四斤。

七日

昼暝而雷，竟日雨转寒，室内六十六度。

八日

晴，有风。

九日

荣宝斋送信纸来，以曾祖旧刻重印，每百页一元二角。晚至

许宅。

十日

至平安看五彩电影，饭于市场。晚侍二亲至吉祥观富连成演《铜网阵》。

十一日

为人写件。

十二日

骙来。

十三日

晨间闻大街禁止行人。晚以蛰园及大姊约，侍父至北海。闷热无风。

十四日

朝雨。

十五日

枕上闻雷，雨后出游太庙，雨意复浓。至公园饭于来今雨轩。骤雨雹。绕社坛观红药，复游妙应寺，俗称白塔寺，重修开光之期。七佛殿灯花供养甚盛。更上塔院见喇嘛方作法。转晴而风。

十六日

晴。闻昨日妙峰降雪，在白塔所见则安钦活佛也。

bbs.hlmbbs.com

十七日

上午大街戒严，家人出门者均折回。饭后至贤良寺。归后陶、华二生来，重华将去耒阳。黄昏时婉宜妹送来所写诗词小幅。环、珣各得其一。

十八日

风，向晚止。

十九日

枕上偶依癸酉旧作《无题》诗韵。下午大姊邀往西郊“亦云巢”，复至燕大附近王氏别庄朗润园，顺访绍虞未值。在长顺和吃面。六时半进城，下车走谒苦雨斋，九时方归。一路上膏店甚多。闻日军陷徐州。

廿日

夕得知堂师札。

廿一日

阴。傍晚以珣约至玉成。复上知堂笺。

廿二日

小满。阴。傍晚健君来，偕至市楼饮樱正宗，归时细雨。

廿三日

晴。晚六时又饭于森隆，以二亲及大姊均往也。得成、欣书，知堂师书。

bbs.hlmbbs.com

廿四日

为许世瑛写小横幅。

廿五日

午至光陆看戏法、舞蹈。环小坐自归。下午至许宅视骙疾。得知堂师书并文稿二篇。

廿六日

雨。复上知堂笺。

廿七日

甚雨而寒，室内温度与七日相仿。

廿八日

近午始放晴，骙来“桥”戏一局。侍二亲游北海，登白塔揽翠轩茗坐。

廿九日

微阴。夏悔龛丈来，谓余词以意多，词转晦耳。为珍甥写字。托健君在津代订之《华北明星报》今日初寄来。

卅日

仍阴。理发，饭于森隆。下午骙夫妇来。大雨竟夕。

卅一日

晓犹未止。午转晴，仍有云。

bbs.hlmbbs.com

六月一日

下午五时以骙夫人约至真光看电影，片名《雷梦娜》，情节尚好，彩色不甚佳。

二日

戊寅端午节，至各家拜节，饭于大姊处。蛰园适画折扇即并书以相赠。返寓后傍晚偕环、珣出游太庙，观群鹭晚霞。归已九时。

三日

微阴。

四日

阴。胡婉宜妹来。下午微雨。

五日

早餐于玉成。转晴。续得连珠二章。

六日

芒种。晴。午在北万兴吃饺子。日军陷开封，从北门入，传即古夷门云。

七日

阴转晴。侍二亲饭于玉成。下午雷震中海紫光阁，此间雷并不响，仅疏雨耳。

八日

晴。侍父饭于东亚楼，大姊去津三日顷归矣，骙夫妇来。

九日

下午有薄云。报载开战十一月以来，死伤约二百万人，无家可归者约三千万人。日军则死伤四十万云。

十日

颇闷热，下午微雨。

十一日

晨六时游太庙，适微雨。八时归复卧。正午雨中有晴，黄梅天气矣。转阴。

十二日

晴。近日以习字为遣。

十三日

枕上闻雷殷殷不止。是日晴阴不定，时雨。日军陷安庆。

十四日

晴。夜露坐成连珠一章。

十五日

谒大姊适往郊墅未值。是日两亲均小有不适。

bbs.hlmbbs.com

十六日

天甫辨色，约四时许，忽有瞰吾室者，方窥帘际，环频问是谁，不应。余乃觉起视之则合户逸矣，贼也。珣言其先曾款东厢之扉。计失去环新制布衫一件耳。在父书室则失物较多，有印章并盒印泥、墨眼镜等件，循例报区而已。父患噫气，延谢、何二医来诊。

赴杭日记

一九五五年

五月二十五日

发北京将行，赋《蝶恋花》一阕，书竟遂行。傍夕抵东站，车中颇热。同行赴杭者七人：林汉达、张絅伯、张琴秋、胡愈之、沈兹九、陆士嘉、费振东。十时过天津后即卧，尚适。

二十六日

晨五时醒后车过黄河，五点半过济南，下午一时过徐州，三时半逾淮过蚌埠。与愈之谈胡风事。九时抵浦口，原车轮渡过江，十一时发南京即睡。

bbs.hlmbbs.com

二十七日

晨四时雨中过苏州，昏黑中怅望，殊为惘惘。五时四十馀分抵沪北站，即换乘六点四十五分车去杭州。气候润溽，绿意甚浓。十一时馀到城站，有省府杨思一等来接，住旗下西湖饭店304号，与张䌹伯同室。午食于杭州酒家，有莼羹醋鱼。发京信片一，购油伞、折扇。下午小睡后，雇三轮车至右台山。墓在芜草中，不可上。返湖滨。讨小船至孤山，在楼外楼食醋鱼，价一元二角。至湖楼访毛曼曾弟妹，云坟上草深，系封山育林所致，嘱其至坟上看看，找人拔草，因晚在旅舍有事商谈匆匆即归。归舟赋七绝一章，即写寄环。九时浴，夜眠尚适。

二十八日

五时馀起，发海筹弟上海信片。七时张䌹伯约同人往官巷口奎元馆吃面。此系一老店，昔年居杭时未曾去过。赴浙江省府开会，由杨思一副省长报告：粮食问题、互助合作化、农村治安三方面。会中决定我们一组赴杭州视察，日程约三星期。同组者：张琴秋（组长）、沈兹九、陆士嘉。会后，省府招饮于杭州酒家。归寓小憩。二时半偕胡愈之、陆士嘉至中共浙江省宣传部，与地方文教人士座谈，系黄源召集。其地即昔之日本领事馆。五时半后归寓，与杭县胡县长广清谈，匆匆往饭。饭后至人民大会堂看捷克歌舞。昔在京未看，不料在杭得看到。座间晤沙省长。十时四十分归。

二十九日

发环信片一。清早偕䌹伯闲步湖滨，市容尚仿佛从前。西园茶楼已改为轮船公司矣。买方糕。在知味观吃虾仁馄饨。返寓，续

bbs.hlmbbs.com

听胡县长谈杭县情况。俞澄来，乃锡候大兄之第二女，现在杭女中读书。午步新市场，过浣纱路，青年会尚在。以人力车至清河坊，店肆如高义泰、张允升均尚有。王饭儿则已闭歇，遂在附近状元馆食面，颇为丰美。归寓后，三时出发，登车。一组八人：张琴秋、沈兹九、陆士嘉，工作人员杨滋、铁英믐、邢联青、冯敏贞。此外，胡广清县长同行。出清泰门，赴临平。县治原在拱宸桥，今移于此。途中东见钱塘江，田畴农作物甚好。近四时抵临平，见劳动改造者正在运石。以炸药开山，人工打碎搬运，为铺路之用。即往县政府。房屋系旧式，本为一典当。阅县境全图，环抱杭州市而缺一角，为玦形。拟往看之临平区在杭市东北，四维区则在正北。即在县署晚餐。先曾祖幼年久住临平，称为第二故乡，怀念钓游往迹，屡见集中。今衡来此工作，已迢迢百年矣。其地手工业生产尚盛。饭后胡县长偕步游市街。镇系狭长形，颇整洁。出镇约二里抵临平山下，即皋亭山。有泉甚清澈。憩人民法院，昔为庙宇，以泉水瀹茗致佳，北方不易得也。以吉普车归县署听公安部门常耀兴报告，十时馀散会。宿于西大街杭县报社，房新建造整。闻卧具且自省携来，未免多劳人力矣。眠尚适。

三十日

五时馀起，出步市街，沿河边而归。天微雨。七时至县署，听彭廷芬报告妇女问题，彭春盛报告文教卫生工作，张晋堂报告工商界情况。下午赖尹鸣报告互助合作化，王秋海谈瓶窑区国营农场，金乾康谈（瓶窑）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形。以天气凉，体稍不适。晚饭后偕同人散步，匆匆归寓，就寝。

三十一日

五时起。七时赴县署听双林乡乡长胡宝林报告，又该乡红旗

bbs.hlmbbs.com
高级农业社社长江洪元报告。午食后以小舟赴双林乡，水程约九里（陆行五里）。在乡政府继续听红旗社副社长毛寿根（管财务）、袁掌生（管生产）报告，又小北庙社社长张雨田报告。休息时间在门外河畔食甘蔗，为临平特产，苏州所谓塘栖甘蔗，实产于临平也。余多年未尝。临平近因增产粮食，亦少种蔗。归已七时许，仍饭于县署后归寓。

六月一日

梦中将自己鼾声听作礼炮，可笑之至。仍于五时起。六时半赴县署。七时乘小舟往双林。舟可坐可卧。约行一小时即到，泊舟红旗合作社旁。参观该社租用之抽水机，马力 25 匹，可浇一千四百市亩。又越过铁路，至养猪场。原系一破庙，自己添建茅屋，养猪 151 只（大 78 只，馀均小猪），大小分栏，饲养颇整洁。猪毛黄白色。本不养母猪，视小猪中有母猪十只，将来滋生，可降低本钱（购小猪约十元一只）。观后仍返红旗社。又过抽水机站，机器正在开动，河水滚滚，由槽流入沟渠。同人分别至各农家访问，生活情形尚好。一般都说六七月农忙时搭杂粮（指麦子、蚕豆）太多，不好做活。十一时至乡政府饭，亦从县中带来者，小憩旁室。下午分为两组。我和张为一组。访问红旗社退出户（中农）俞掌年，再访香湾合作社，沈、陆为一组，访问小北庙合作社。二时许出发。晤俞掌年之母，应答颇含胡其词，大约其子与社中关系搞得不好，想自排甘蔗，所以退出。又至香湾社。在竹林中开小型座谈会，由社中管事人和社员参加，谈话尚活泼。五时馀行，过小北庙，会另一组同行。途中桑竹池塘，风景颇佳。抵乡政府将六时半，舟行返临平，已七时三刻。饭后汇报本日访问情形。十时散会，归寓即睡。

二日

五时起。六时馀至合作社理发。至县署开座谈会。十二时三刻仍以舟行。因水浅，故道不可航，改道迂折，二时抵双林乡乡政府，分四组出发。(1) 张琴秋等了解粮食情况，(2) 陆大森等了解干部情绪，(3) 沈兹九等了解妇女情绪，(4) 我这一组有王廉耿、张晋堂及荀庆之（杭县秘书长），访小北庙社社员谈话。农民不大肯直说，亦可知一些情况。六时馀会合于乡政府。归已八时。饭后稍聚谈，九时馀散会。月色甚佳，盖阴历四月十二也。归寓食红沙枇杷。

三日

晨起甚早，写环信片。五时半至马家弄邮局。此巷昔年先曾祖曾居之，诗中所谓马家狭弄，一条长街者是。今过其地，风物依稀，如诗中言。在大街吃包子，三分一个，尚好，仍返寓。七时赴县署座谈。午饭后返寓小睡。至临平后尚是初次午睡。此次南来，天气颇凉，顷始转热。下午三时半至县署由张琴秋代表我们发言，馀人均各有补充。自杭州来迎之车，途中撞伤一小孩，幸未致命。晚饭后返寓，在庭中谈做小结问题。露坐纳凉，月色朦胧。

四日

枕上偶成一诗，起，燃烛书之，以信片写环。七时一刻发杭县署。车行三刻抵塘栖。超山附近，浓翠可亲。抵镇后舍车登汽艇，艇又坏，登岸行一段，又换小舟，八时到和平丝厂，乃同行张晋堂（浙省人民代表）所设。参观缫丝工作，由剥茧、选茧、煮茧、缫丝、喷丝、络丝、打结、装包，工序甚多。食枇杷。据云

bbs.hlmbbs.com

今年产量只二成，质量亦较次。午饭后，假厂旁女工宿舍小憩，亦一废庙所改，门前临河。赴比邻利华丝厂参观。此厂专缫同功茧，丝质较低。和平、利华两厂均私营。一时半后乘一渡船，水道至崇裕丝厂（公私合营）。塘栖人家多临水，街上覆以瓦檐，如长廊然。余九岁时曾一到，至姚致和堂，今久不存矣。运河对岸即德清之白云乡。经长桥，即曾祖昔年观承嬉之地。二时半抵厂。厂长吴真山，人颇精干，引导参观各部。其规模视前两厂，宏大多矣。五时仍以原船行。登汽车，五时一刻，仍过临平，穿杭州市，抵拱宸桥，国营麻纺厂。宿舍精洁（伙食仍由县署预备）。三人一室，同住者张晋堂、胡广清。晚浴，近十时睡。

五日　晴

仍五时起。六时半在厂内散步。偕王廉耿整理前日访问材料。早饭后写出，并阅读文件。天晕有风。发环信片。今日张、王及胡县长仍下乡，余等未往。听王廉耿归谈康桥乡情况，不如双林。晚饭后偕同人散步，归后即睡。

六日　雨

七时以小舟赴康家桥，属杭县四维区。舟行一小时登岸，泥泞难行，抵康桥乡政府。九时听乡长杨胜高报告，至午未毕。饭后继续。又有姜寿兴、卢宝松补充。又有四维区党委书记冯庆荣报告。乘舟返厂，已七时。晚在邻室聚谈。

七日　雨

仍七时，舟赴康桥，在乡政府听马家桥正、副社长报告。下午听前永兴社（此社已取消）社长鲁阿永报告。系一贫农，方从田坂来，泥点满面，言谈甚爽。是日分两组听取谈话，时间较为

经济。此所记者我这一组。其另一组则听取卜家弄社人谈。又一个互助组人谈话。四时半行。天转晴。五时三刻抵厂。晚汇报本日工作。睡已十时半。

八日 晴

晨赋一诗。上午未出门，在厂内百货店买零物。寄环信片。下午一时赴康桥，与前永兴社两个社员分别谈访（一名沈苑生，贫农；一名金官传，中农）。同人有分别了解新生、马家桥情况者。五时半返。舟中成《鹧鸪天》一阕，有云“不须明日愁泥足”，明日果大雨，亦巧合也。晚在邻室聚谈，十时睡。

九日

枕上闻雨声。五时半起床，雨甚。上午同人开会。下午小眠。天气颇凉。竟日雨，未出寓。下乡工作即此结束。阅文件。逾十时睡。

十日 阴

五时馀起又雨。胡广清、张晋堂均别去，张琴秋亦先赴杭市。七时三刻偕沈兹九参观麻纺厂。晤副厂长孔子刚，谈情况一小时许，云棉杆皮可代络麻之用，节省原料不少，并以制成样品见示。九时参观各部，至西厂房，又观托儿所、女工宿舍、工人病房、职工业余学校、俱乐部等处。天时晴雨不定，已近黄梅。十一时返寓。天晴。下午三时半离拱宸桥。四时到杭湖滨，住大华饭店。室宇一切布置均较西湖饭店为精。满拟可得家书，心颇闷损。晚同人多在本店看杂技电影，亦勉随同一观。归寓得锦涛电话。

十一日

黎明起浴。六时馀散步旗营，在晶晶吃汤包十、锅贴一，在知味观吃馄饨，回寓又食粥半碗。八时，张琴秋偕同人参观杭州绸厂。看古香缎、乔其纱、花巴黎、人造丝绸等制作。十时归寓。独赴俞楼，访毛曼曾妹。至后山一看。间壁之广化寺已废，僧亦他往，先曾祖所书之额亦不存矣。十一时半返寓，上母亲信片。五时至芦桥街（今为清泰路），在颐香商店购糕点，亦不佳。步游城头巷、严衙弄，虽坊巷依稀，而门户已不可复识。城头巷之门牌亦已改排，昔人所谓皱面观，问良有以夫！在严衙弄口小店配鞋带而归。晚张䌹伯自宁波来，即与同寓307室。前在西湖饭店，亦与䌹伯同寓也。又与昂若谈，他亦甫自金华归。

十二日

五时起。本拟偕同来者出游，而昂以许平甫约，坚嘱留待同游，遂未往。八时平甫来，遂偕出至平湖秋月、放鹤亭、西泠印社。过俞楼，晤海筹弟，匆匆略谈。弟平甫自南京来。遂游玉泉、灵隐，转赴江干，远观钱江大桥，登六和塔顶。至九溪，饭于“溪中溪”，昂兄作东。座临清泉，极饶佳致，惜尘事匆匆耳。过净荒寺而归，送平甫返其寓。抵饭店已二时半。六时海弟夫妇、顾季平夫妇来。季平招饮杭州酒家，遂同出。九时返寓。天气颇热。

十三日

阅报云将大雨。七时以舟出游，携带雨具。泊俞楼前，邀海弟伉俪下船，同游湖心亭西山公园。园址甚广，昔之高庄、蒋庄、花港观鱼等处皆在其内，兼有湖山园林之胜，略带西式。有竹厅，悉以竹为之。步至右台山，由汤怀亲引导，至先茔瞻拜。庶祖母

于其坟无碣，嘱汤为立之。又谒筲箕湾外祖之墓，为母亲所嘱。各处先茔无恙，为之一慰。仍由西山公园登舟，到白堤。海弟夫妇约饮楼外楼，座有顾季平。饭后又登湖楼小坐，始辞归寓，已一时许。得环五月三十一日信，发于六月一日，邮至杭州为四日，乃今始由省府交际处转到。公文旅行如此，误我不浅也。作环复书。方组云来少谈，痛哭而去。在寓偕同人审阅报告。晚锦涛弟夫妇来。大雨之信，竟日寂然。夜浴。

十四日

始雨。上午未出门，写环信片。下午至人民大会堂出席省府召集之座谈会，与寓所相距颇近。听各代表发言，六时散会。是日改吃西餐，尚好。晚饭后雨止，至清河坊已七时许，而店家均已上板，灯火寂寥，亦未能购物，废然而返。想《武林》《梦粱》所记，竟夕喧闹，真萧条异代矣。入寐颇迟。

十五日

早起又雨，仍开会。午归寓，偕张絅伯、费振东、陆士嘉至清河坊，购火腿、腌肉等，二时半续会。我们这一组由沈兹九发言，我补充发言。由杨思一副省长作总结。七时散会。宋云彬约至其学士路寓晚餐。八时归，后曼曾妹来，九时一刻别去。得家书，知月之九日润儿举一子，余预名之曰李，字以昌实，今果验矣。浴，在枕上口占七言二章，兼示润民。

十六日

仍五时起。写曼曾信片。同人大都均于早车启程。七时独游吴山，由大井巷登山。庙宇神像尚多存者。至一草坪圆形，左湖右湖。杭市万瓦鳞次，江上帆影，湖水小划，历历可观。流连久

bbs.hlmbbs.com

之，仍循原路下山。在翁隆盛买菊花，昨得环书，母所嘱也。九时半返寓。天晕而热。整治行李。十二时离寓至城站，同车有沈兹九、陆士嘉、费振东等。十二时四十六分车开。以缓慢车，各站均停，惟正与北行车衔接，故搭乘之。车行甚缓，西晒甚热，至八时始抵上海。沈、陆等在沪耽搁。我偕贾援（教育部），即换18次车北行。包房舒适，较来时为佳。二人一室。以换车时促不及晚饭，食在枫泾站所购蹄筋。在北站又买奶油冰棍，较北京为佳。八时五十六分车开。十时半过苏州，下车在站小步。车开即睡。

十七日

四时半醒，已抵南京。原车轮渡，却费时间。五时半发浦口。十二时过符离集，买烧鸡食之。下午三时半过临城（改名薛城）。车中甚热，至104°F。后转阴，有风，凉。邹峄附近似得雨，不若苏北干燥也。过曲阜后晚饭，有鲥鱼。七时半过泰安。夕阳斜山，忽起大风，四野云低，若将有雷雨。九时半过济南而睡，尚佳。

十八日　晴

五时半过天津，六时过杨村，七时半过丰台，八时五分抵京东站。环及成女、韦梅均来接，同车返寓。绿荫满院，马缨正开，节近端阳，全然夏景矣。

赴浙苏日记

一九五六年

五月十五日

将有南行。午，环来送行，饭后去。晚十时，徐楚波、严景耀来，小坐，遂同赴车站。此次同行尚有邵力子、梁希、许昂若、甘祠森等。我与梁住一室。十一时四十五分车开。

十六日

二时半过天津，始入寐。五时许过沧州，醒后又睡。七时许过德州站，小步。晴晕而风。八时四十分禹城。九时三刻济南，在站购油条食之。小眠已过泰安。一时馀过兖州，午饭。三时临城。四时半徐州，下车散步。过南宿州，购花生米一包。七时三刻渡淮。过蚌埠。饭后至明光而睡。

bbs.hlmbbs.com

十七日

午夜渡江，竟未醒。醒已一时，抵南京，复睡。四时三刻过无锡而醒。五时半过苏州，望虎丘塔。先君诗所谓“翛然云表笑人忙”者。六时五十一分抵沪北站。有市交际处管易文、安培廉来接，到外白渡桥上海大厦（旧名百老汇大厦），稍憩。八时半出，由处中倩郑彩菊女士导游。先至邑庙。今日为阴历四月初八，香火颇盛，市尘犹饶古趣。余昔年从未到过，顷始匆匆一览。湖心亭九曲桥，已改为洋灰制。又至文化俱乐部，昔为法国总会，房舍陈设均精。至静安公园。街上适有临时市场，云此风昔年租界时而有之。公园系法国坟山所改，洋梧桐颇巨。草地小坐，购冰棒食之。天雨。在街头为母购皮丝烟一包。又至大新公司，即返寓。饭后小眠。二时赴北站，仍雨。三时车开。过嘉兴时买茶叶蛋。烟雨暮霭中，六时半抵杭城站，沙省长、杨副省长均来接。住旗营大华饭店305号，与景耀同室。饭后在本店访马寅初校长，梁先来，方患关节炎，针治静卧也。天气颇凉，睡逾十时。

十八日

晨六时起。天昙。窗前见湖山倒影。八时半在新楼下东厅开会，有关康候主任、邓鄂秘书长，将在浙视察日程大致确定。十时三刻散会。寄家书。午眠片时。二时半偕梁希、严景耀、甘祠森、徐新波、查夷平（在杭遇见），以划子游湖。至三潭印月（买藕粉）、西山公园、湖心亭。公园荼蘼均佳。天放晴，较昨稍暖。六时馀归饭。寄毛曼曾信片，以暂不及往俞楼。去信甫发。而曼曾妹来，许平甫来看昂若，至昂室晤之。十时馀就寝。

十九日

七时三刻，偕省府派来之熊铭烈同志，同车赴临平。至县署，胡广清县长公出，晤王传生秘书、郑希白办事员。仍以小舟赴双林乡。九时三刻许到，泊舟乡政府旁。步至红旗社，晤江洪元社长，谈社中发展情况。午饭由县预备，红烧黄鱼、红烧肉，颇佳。饭后听乡党书记黄瑞国谈至二时。出步田间，正值农忙，男女均劳动不在家。在田埂间与数农民谈（均红旗社员）。他们对间作稻，还缺乏信心，因系初试种。双林乡情况比去年为佳。又晤俞掌年之母（去年曾会过）。她儿子去年退社，今年又入社，其时秋收已过，致今年粮食约缺一个月，江洪元允帮助他们。四时以舟行，五时抵镇，在县府小憩即行。六时一刻返杭寓，同人方晚饭，景耀请吃醋鱼。晚浴。九时半睡。

二十日

五时半起，略整治笔记，饮咖啡。八时仍偕熊铭烈行，抵拱宸桥。县府有夏滋生同志来接。以小舟行，九时四十分抵康家桥乡政府，听党支部书记丁小香谈话。十一时许仍以原舟至马家桥，访鲁阿永谈话。又至附近康桥乡小学，与康桥高级社干部、社员谈话，至一时吃饭。饭后与妇女干部朱阿传、谢阿香谈。他们以我重来，提出意见颇多，三时始毕。返拱宸桥已四时半。归途至湖楼，访毛曼曾妹，未值，留柬与之，即返寓。发环信片，天气转热（73°F），换衣服。晚在查阜西处听弹琴，琴箫合奏《平沙落雁》（查友人金致涞，又二学生）。查又以箫合《刺虎》、《弹词》各一段，我跟着唱。本拟明日赴绍兴，而省长明晚招饮，只得改变日程。十时半睡。

二十一日　晴　78°F

又发环一信片。转小雨。昨日沙省长有报告，而同人不知，均未出席，以秘书粗忽也。十时到俞楼，曼曾适去岳坟，又找着她。小坐，同去右台山省先茔。步至德相寺，樟楼尚在，小亭则无矣。又至六通寺，大殿两柱被白蚁食空（美国松，白蚁最爱食），甚危险，以两木撑之。送曼曾返湖楼，抵饭店已十一时馀矣。饮汽水一瓶。午后小憩。写视察双林、康桥二乡报告未毕。六时半，沙省长等即在旅舍招饮。散后续将报告写完，送省府。又稍治行装。就寝已近十一时。是日热甚，室内83°F，较来时增十馀度。发上母亲信片。

二十二日

晨四时四十分起。严景耀于五时馀动身赴绍兴，我改变计划，不拟去。天阴，雨转凉。六时四十分熊君来，偕赴卖鱼桥，搭杭湖班小轮赴德清。七时四十分开行，八时过拱宸桥，上客甚多。有嵊县手工业者到德清去烘茧，约八十馀人。十时一刻抵武林头，停舟良久，十一时始开（有一船到塘栖一弯）。十二时馀始抵德清。以风雨交加，且系逆风，误点约一小时。径至县委会，晤县长陈立平。一时饭罢。小眠。三时在县长办公室谈话，晚饭后续谈，至七时。我邑产逆鱼，从前在苏所食均故乡带来，是干的，今晚食鲜者，以油煎之。天气骤凉，视昨一日之间气候顿殊。发环信片。寓室邻县长办公室。人不甚适。七时半就寝，复起关窗，睡尚好。

二十三日

仍阴。近五时起，听好鸟睆睆，颇似黄莺，云系春鸟。远远则有布谷之声。吾邑四面有山，而为平原。苕水穿城而过，洵胜

bbs.hlmbbs.com

地也。六时出外小步，早餐后又出理发，即在县府门前，价二角。俞小毛来。九时偕陈县长、熊同志步县市。出县桥、长桥（县桥跨城河，名通济桥，长桥跨苕水，名阜安桥），至南门上水城门，又至东门下水城门。望虹桥，即余九岁时送先祖之殡泊舟一夕之地。风景清旷，远望文明塔。又参观城墙下的古代窑址，据云六朝时遗址，拾陶片一小块。归寓，忠林、德林兄、小毛同来。县长留饭。十一时三刻出县署，以汽艇赴城东乡，出下水城门，过虹桥，到南埭。乌牛山在望，即乌中山也。在忠林兄家，在先曾祖诞生之地，不胜凄感。听小毛谈金星高级社情况。天雨，步至广元桥，又至德林兄家，道路泥泞难行。三时一刻登舟，仍循原路逆流而上。至上水城门，进西门而归，约四十分许。舟行风景，苕溪北流入太湖，尝读白石《自石湖归苕溪》诗，不胜向往，今诗中境界仿佛见之。四时抵县署。袜已污，洗之。五时半晚饭后与熊君下象棋一局。七时陈县长召集县署同人座谈会，有各项报告：农产品收获，张克；工商业改造，金德慎；水利，赵佐平；粮食，马勤宪；计划，庞巧生。散会已十时半，即睡。是日发环信片。

二十四日

五时三刻起。八时三刻偕陈县长看小南门城南乡收茧站。买海棠糕、梅花糕食之。十时在县署点心。四十五分仍搭杭湖轮赴杭，陈送行。归舟过塘栖，去年到过之利华、和平两丝厂及长桥风景，均重见之。于二时四十分抵卖鱼桥，到旅舍尚不到三点。得环二十日书及润儿二十一日沪书。遂出散步。在奎元馆食面，又在正兴馆食烧麦。发润儿、环信片各一。得曼曾妹电话。晚晤查阜西，以前日游湖所摄照片数纸见赠，惜不甚清晰，晚饭后浴。连日在吾乡甚凉，到杭后又颇热（74°F）。八时严景耀等自绍兴归，略

bbs.hlmbbs.com

谈。又至昂若室谈。十时睡。

二十五日 晴

发京挂号上母亲书、环书，附照片二张。五时馀起。九时半后出门，在知味观吃馄饨、鞭笋。遇九三同志陈立。十时半以划子至公园，已不到多年，见添栽不少雪松、龙柏，中间平台布置一花架，上有洋蔷薇。园中正面石上着红色“孤山”二字，殊觉刺目。西泠印社将靠街上围墙拆去，则一览易尽。十一时到俞楼，应曼曾妹之约，款待殷拳。饮酒薄醉，小眠。一时三刻返店。得润民信片。待省文化局人不至。四时半出行，在知味观吃馄饨、莼羹，购藕粉一盒，小网篮一只，计一元一角。晚餐只食面包、咖啡。毛曼曾来，熊铭烈来。省文化局陈静、刘坚民来。陈即修改《十五贯》者，谈至十时馀始去。因晚餐少，中夜起食鱼松。

二十六日 晴

五时十分起。八时同人均赴人民大会堂，列席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我与查阜西同车而往。听沙省长报告。晤张阆声，略谈。十一时馀休会返寓。下午得环二十三日书，甚慰。二时半续会。微雨。整行装，备明日行。睡较早。

二十七日 转晴

近五时起。六时在湖畔与查合影，王迪摄（后来知此片未照好）。阎主任来送行，偕至城站。七时开车，八时半过嘉兴，十时十一分到上海。有沪交际处杜君来接。润儿因公在沪亦来，同至上海大厦，住1214号。偕润民出游，至兆丰公园（今名中山公园），并摄一影。在淮海中路宝大西餐馆饭，人甚多，菜亦平平。又同乘三轮车至邑庙。在一茶楼吃茶，又在一旧船厅吃南翔馒头，

bbs.hlmbbs.com

皮薄馅细，且有点汤，佳品也。仍以三轮车至南京路外滩步黄浦公园。红紫繁开，在江滨小坐。步白渡桥返寓，已四时，小憩。七时偕往新疆路访海筹弟，未值。至锦江饭店，人甚多，遂出。乘公共汽车至大马路五芳斋吃面和水饺，均不佳。又至南货展览会，楼上有卖尝食之品，食素汤、桂元汤、炸鱿鱼，价一角或五分。在五龙日升楼大新街散步，寂寥殊甚，视畴昔喧闹，恍如隔世矣。偕润坐三轮归寓。十时润民辞去，以明日尚须上班。十时三刻睡。

二十八日　晴

近六时起，欲浴，而水尚凉，至七时浴。七时半早餐，食枣泥饼、黄鱼松、光明牌冰砖（颇佳）。在寓无事，只此写信消遣，为出行以后第一日有闲也。午在楼下购一圆珠笔，价八角许。饭罢即行，赴北站。天转阴。二时七分抵苏州，雨。有苏市文化处处长范烟桥来接。范久知名，顷始相识。入城至西关巷裕社招待所，寓201号。地极幽静。范偕至怡园，雨中蔚然苍秀，胜地惜乏胜赏耳。四时馀返寓，颇感岑寂。写家书、上海润民一片。寓中电话不灵，欲找一人，须下楼觅之，良久始得。室颇清雅。窗外碧树茏葱，居然城市山林。风雨殊甚。早睡。

二十九日

五时起，雨甚。六时半后冒雨出门，以洋车至观振兴吃面及烧麦。至幽兰巷23号，谒王謇缤表叔。伊尚未起身，谈半时许。言近况甚窘，如目前须付房捐十六元即不好办，赠以二十元和藕粉一盒。在王处得母亲旧历四月十七日谕。謇叔年八十四，尚健朗，唯耄老善忘耳。返寓约八时许。姚凯（文化处）、陈鸣树（苏市文联）二君来，偕出至江苏博物馆筹备处。其地原系太平天国时之忠王府，画栋及后殿正面横楣彩画尚存。殿之建设，前后不

bbs.hlmbbs.com

匀称，亦颇别致。晤徐沄秋、赵剑鸣。徐对文物很在行，导观已陈列之各品，按时代排列，有系统。又至苏州图书馆，晤潘天禎、丁肇辙二馆长。云藏书二十二万册，一天平均有五万人阅书。此地在吴下东北隅，较僻远耳。出至拙政园，池石亭莹，往往均佳。在枇杷园小坐。午食于观前松鹤楼，虾仁、鲫鱼，亦无甚特色。饭后至刺绣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晤高伯怡、金静芳、王茂仙（缫丝工人）、陶声甫（画家）。金女士年七十馀，乃沈寿之弟子，担任教导。视她正绣屈原像。刺绣、缫丝均极精美，苏地特色之一。又至狮子林，晤文物管理会主任谢孝思，导往参观陈列物，并与之略谈曲园事。据告云，今秋可整理。即顺游狮子林，山自极佳，惜亭等布置不免庸俗，盖昔年贝氏所存也。谢又临时为放瀑布，出于人工，亦贝所为也。出至大成坊，晤陈涓隐，亦一画家。陈导至玄妙观，方在修葺未完工。三清殿儿时曾游，唯见人多，其它不及审视。顷纵观空宇，并观吴道子画、老子石刻，以存殿壁深隐处，锋棱如新，佳构也。又观露基石上浮雕，亦宋时物。归寓已五时许，知歗叔曾来，并留柬赠鲥鱼一器。只能将照例晚餐停止，专以鲥鱼就饭食之，良久亦未尽。旅中情况，有异家中。发环信片。本拟早睡，而姚君陪同苏市统战部马部长崇儒来，并约观苏剧，不能不去。遂偕赴师范学院（前东吴大学）礼堂，遇费振东等。有《秋江》（苏剧）、《宝玉问病》（评弹）、《岳雷招亲》（苏剧）。归已十时，是日过于劳累兴奋，入寐颇迟。

三十日

五时半起。天阴。致歗叔书、景耀书、环信片。八时半偕陈鸣树游虎丘。在山门口买白兰花二朵。颇有数处，昔年未到者，例如一千手观音四面像，即未曾见过。在冷香阁茗坐。买手杖一支。又至西园，观五百罗汉。放生池亭亦已修葺新整，惜时不多，匆

bbs.hlmbbs.com

匆而行。在门外食豆腐花。又至留园，亦经修缮。冠云峰仍在。揖峰轩亦佳。又一村参观苏州工艺品展览，件数不多。在虎丘时遇张絅伯，云将由沪转杭。归寓已逾午，天转晴，仍有云。二时范烟桥来，偕至宜多宾巷文化处看苏地画师国画作品。又至马医科巷申祠一观。此地幼年时常经过，却从未得入。今辟县小学，门户洞启。坊表房屋尚为明代遗构，似可保存。遂至旧居。杂居破烂，不堪寓目。回峰阁已倒塌，曲水亭甚残破，且闻其间曾出巨蛇。乐知堂扁额无存。小竹里馆一带则为合作社。即谂知前缘露电，犹不免为之怅然。至护龙街（今为人民路）参观雕刻工艺生产合作社。有木刻（平面、立体）、琢玉石、通草花、泥塑瓜果、石膏塑、制琴弦各部。以房舍狭小，不能容多人。制象牙细工只梁肖友一人，亦无徒弟。制琴弦者方裕庭年六十，带一徒弟。制通草花为阎照林、照琦兄弟，能自制图样。工资最高每月四十五元，最低十八元。闻已比去年未合作前为高。如梁肖友去年仅月得七八元耳。至南门，观拆城情况。欲观网师园，以驻兵故，余等亦未带文件，未得入。遂偕范步南园。小桥流水，半村半郭，颇饶幽致。即《浮生六记》沈三白曾游之地也。至沧浪亭，略览而出。六时返寓。得歗叔书，欲余向当局说项，得小事贴补，力殊未逮。晚饭后写信。睡颇早。

三十一日

五时起，寄母亲、润儿各一片。又致此间文管会谢孝思信，以曲园荒废过甚，催促修理，并附赠旧作长诗一小册。六时出门，至朱鸿兴吃面，又在干将坊巷口小店吃油氽团子和馄饨。雇人力车归。八时偕姚凯游天平山，距苏约二十多里，车行三刻。由高义园登山，觅一导游讲解者，言之娓娓，未必可信，亦姑听之。其人名顾金泉，能唱昆曲二小花面角。木渎镇今尚有堂名多人。由

bbs.hlmbbs.com

一线天上至中白云而止。昔吾曾祖、吾父游天平亦只至中白云。盖往上到顶路不好走。天平山麓以枫树胜，尚有百年老物。秋来常有佳丽，惜今非其时。又以石胜，俗名万笏朝天。有偶肖某种形状者，顾均为道之不倦。稍下至兼山阁，品白云泉，小憩。更下山观范文正、忠宣等人塑像。御碑亭藻井中间绘一白鹤。十一时赴木渎，饭于石家饭店，并购土产麻饼一匣。在镇上小步。饭后游灵岩。路修整，坡度亦不甚陡，较天平路好走些。由趺到颠，有二亭，一曰"迎笑"，一曰"落红"，均小歇。顶上殿宇甚佳。山门小天王像宏丽。大殿则香花供养，芳馥庄严，视西湖之灵隐有加，洵吴中佛教一胜地也。以在山顶，占地不甚大耳。其西园云系馆娃宫遗址，有琴台等迹。西子梳妆等，其地建一长寿亭，并标识无之，似亦不妥。即在亭上休息。后观印光法师塔，师圆寂于此。下憩迎笑亭。遇一僧自城中归，法名妙成，与之略谈。云寺有僧一百馀人，以地小分住他处，在山不过数十人耳。以耕种自活，不足则由政府补助之。灵岩遍山皆松，云系方丈妙真所植，殿宇亦其募化，惜余不知（后并知藏释教文物甚精），在山时失之交臂。车返苏州，甫逾三时。以为时尚早，复至景德路耕荫义庄。昔年曾游，今假山无葱，山上大树已枯，房屋只剩一厅，馀均不存。三时四十分返寓，得润儿沪信片，即复之。晚七时访吴晓邦，甫归自洞庭东山。八时半返。本拟赴洞庭山，今晤吴后，不拟往。

六月一日

五时半起。七时早点后步至乐桥寄信，在干将坊口吃煎团子一枚。觅襄王庙故地，不可复识矣。步至铁瓶巷，仍循昔年上学故道。曲巷高墩，依然尚在。墩上添建一亭。八时馀返寓，偕陈鸣树出。先至长春巷观前区人民委员会，晤民政科长叶万忠；又到观西观前街道办事处，晤主任罗达。听叶、罗谈情况。至蚕司

空巷居民委员会，晤其主任杨文源。又访妇女代表江白峨。看一救济户老妇张李氏，年六十八，以捡垃圾为活，近纳鞋底，二角一双（此二人均住施相公弄）。又至平安坊晤居民组长朱金媛谈，且以糖相款。十一时辞出，偕陈至城东动物园，并观内护城河。十二时返舍，得润转来环上月二十八日书，歗叔又送鲥鱼来。下午二时半偕陈及吴晓邦、姚凯至阔街头巷网师园，即李氏之蘧园。后李卖与李达将军，已易数主。今归公家，已颓败，尚待修葺。余儿时随母到李表姑家，保姆携我一游，印象模糊，只池水清涟，亭栏曲折尚有些仿佛。今五十馀年后再来，不仅人世沧桑，即今我亦迥非故我矣。略循行一过即出。吴、姚别去。我偕陈访范成和尚于沧浪亭畔之结草庵，扁额为先曾祖所书，亦一古刹也。庵亦荒落，颇清旷，即在南园附近（后闻其地有著名之古桥，惜未注意）。上人殷勤款以新蚕豆汤、炸薄荷叶，僧家清供。其人治佛经版本学，甚精能。著名之山西赵城藏书即伊所发现，为娓娓述之。复赠我所著《宋藏遗珍序目》一册，致灵岩妙真和尚介绍信一纸，可参观所藏文物而别。到苏州高级中学，由吴校长导观府儒学大成殿等处，规模颇大，已破落。大成殿上蝙蝠多，蝠粪殊臭。殿外银杏树，其巨者殆数百年物。至悬桥巷访金兆梓，乃顾颉刚介绍，未值。买臭豆腐一块食之。至王长河头访周瘦鹃，亦未值。晤周夫人，导观花木及松石盆景多种，极精雅。在访客簿上签名。出时已薄暮，到定慧寺街观双塔。塔小而秀。其一已修作红黄色，其一未修，仍古意苍然。初，守者不让入内。陈又打电话，久之始得入内谛观。碑碣断缺，均在另室保存，以时晚天黑，不得细读。归寓已七时，以送来之鲥鱼留陈君饭。饭后又谈些文学。八时半陈去，予亦疲甚即睡。中夜醒来有蚊咬，起点蚊香复睡。

bbs.hlmbbs.com

二日

五时半起（此间五时半敲起床钟，故时刻甚准）。八时在院中小坐。姚凯来，偕看各城门：胥门、阊门、平门、齐门、娄门（平、齐二门均已拆）；又至菉葭巷、钮家巷看河边情形。出南门豁口，至宝带桥，方在动工，仅至桥堍而止。归至吴门桥，盘门尚存旧式。昔日所谓六城门，今日看其五。归寓后以时尚早，赴市文化处访范烟桥处长。顺至塔倪巷看宝积寺，现为毛巾生产合作社租用。四大天王殿一面堆了许多棺材。佛像尚完，均为堆物遮掩。此与前次来时，如《遥夜闺思引》所言，又不同矣。十二时返寓，得环三十一日书，知决定赴津。下午一时陆续有客至，未得昼寝。先有金兆梓来报谒，长谈。云一九五二年店铺关闭者七百户，今日人民生活好转，市面亦稳定。苏州市委会三人来（建设局长沈文涣、副局长江某、工程师某）。范烟桥亦来。沈谈市政建设情况，我亦略抒所见。五时半客去。晚八时姚君来，偕赴车站接润民，近九时到，同车返寓。室中本有二榻，住宿甚便。

三日　晴

仍五时馀起。发环津信。携润步至朱鸿兴吃肉面、汤包，以人力车返寓。八时偕赴留园、西园、虎丘。天气渐热。在冷香阁啜茶后登山。十二时回城，至观前松鹤楼饭。买船式花点十件，以其名甚佳，俱五彩的糯米团子，上当之极。余又稍有疾，饭食草草而罢。归寓稍睡。近四时偕游怡园、拙政园、狮子林。润民均初游。至六时园中摇铃，始由狮子林出，至观前饮蔗浆、绿豆汤，饭于老正兴，胃纳较午稍好。步小花园（即北局），买光明冰砖。以三轮车返寓。润儿于八时三刻许赴上海。余即就寝。

四日　阴

牙疾见好。雨晴不定，已入黄梅，热比昨略减。八时后陆虎林来，姚凯来，偕赴虎丘看花农合作社。一名星花，晤其主任柴根大；一为虎丘第二茶花社，晤管理委员叶金男。所植花如白兰、茉莉、代代等，系盆栽。白兰花高大者百馀年物。据云苏市培养白兰花，有一百二十年历史。艺花利润甚高。水稻每亩出息八十元，而白兰花有二百至三百元。星花社一个劳动日约二元五角，第二茶花社则有三元二角三分，茶花社艺花较多之故。一个全劳动力，每年可得五百馀元。柴赠鲜花（白兰、代代）各少许，携之而出。绕道阊门，到寒山寺一游。昔辛酉岁润民未生时，曾偕环一游，重来大为修整改观矣。在楼上喝茶。复观石刻，先曾祖手迹尚存钟楼（旧钟为日本人劫去，此钟光绪丙午年铸，周瘦鹃云日人翻铸品，非）。旁室悬屏条四幅，系《滕王阁序》全文，刻为印章，有一百五十二方，颇具匠心（惜失记镌者姓名）。出至枫桥镇观铁铃阁而归。得海筹弟书。午后二时金阊区委会民政科长袁永春来，偕赴该区星桥、新民桥、北浩弄三处街道办事处，分别晤其主任张明珠、陈惠民、王克成。导至民家访问：张殿英妻徐桂英，救济户王老太太（六十八岁），又白姆桥王氏（均星桥），人民里徐彩娥（新民桥），永裕弄张文干妻，马学元妻徐阿三（北浩弄）。归已六时。今日微雨，不甚热。枕上闻雷。

五日　晴昙

晨起赴朱鸿兴吃汤包二客。顺至隔壁怡园，在船厅小坐，曾祖书扁额尚存。览王文治联，上下颠倒，告守者正之。归寓后偕姚至狮子林文物管理会，访王星伯、谢孝思、沈勤詹谈。沈以纸属书。王星伯偕至南显子巷惠荫花园，旧名洽隐园，今为学校。游

水假山，甚小，较汪义庄之假山尤小，而极见匠心。又观清韩慕庐（菼）手植朱藤，盘在老树上，与拙政园之文衡山枯藤相伯仲。至景德路一布厂，观厅堂门楼，图案如整枝牡丹。其大厅扁额为善德堂，乃先曾祖光绪乙巳年书。归近十一时，得龢叔书，又见赠茶叶及墨。得景耀沪书，云七日来。下午写报告草稿，未出门。复龢丈书，出自寄之。即在本巷口理发。店小极，只有一座。天气颇热。

六日 晴

六时四十分起。七时后龢叔来。早餐甫毕，范烟桥来，姚凯来，苏州市副市长潘慎明来。九时在寓所中口头作视察报告。潘、范等去后，沈勤詹来，以余旧诗一册赠之。十一时客始散。下午二时半偕姚至统战部，回谒马崇儒部长。又至王长河头3号，访瘦鹃。见赠所著《花前琐记》，文极清秀。谈颇久。导观其心爱盆栽等品，殊为殷勤。归西美巷寓。步至幽兰巷谒龢丈。归途买臭豆腐三块食之，已五时半矣。天阴而闷热。上母亲一信片。晚饭后出外散步。欲访苏州府，故迹全迷。在养育巷口饮蔗浆一杯。余生长吴下，十六远行，对零星乡味辄有莼鲍之思，故记中琐琐述之。铺凉席而寝，仍热。神经不宁，入睡甚迟。

七日 晴

仍五时馀起。七时赴车站接严景耀、雷洁琼、徐楚波等。天转阴、稍凉。九时后偕同人（严、雷、徐、姚凯、柴德赓、俞燧章、俞人则）游狮子林。穿行假山似迷宫；又游拙政园，在玉兰堂（有文徵明额）茗憩（此地不开放），皆前二次未历者。天阴欲雨，凉润适于游园，胜景留人。玉兰堂上盆栽双瓣二色杜鹃，守者云名桃鹃，可供词料，惜无此佳兴也。其它单瓣者名洋鹃，亦

佳。出园门购方糕玫瑰、薄荷各一，每块一角二分，亦吴下佳品，昔三姐爱食之。逾午饭寓，知歒叔来过，又见赠《圣教序帖》，赠环玉念珠一串，殊愧对之。小眠未成寐。与徐楚波同住，以裕社住客甚多。三时冒雨游虎丘剑池，在高处致爽阁茗坐。山川如画，田塍错绣，湿云含雨，佳境也。出阁后雨甚，循大路匆匆而下，径赴留园。此园曲榭回廊处处皆是，适于雨中游赏。余亦是初次雨中游。见阴绿亭边一树歇卧池水中。忆星期日偕润儿来游未见。守者云，昨晨六时许断折，声甚大，窗户振动。六时从鸳鸯厅出旁门，登车返寓。晚七时在小公园附近（苏城娱乐中心）听评弹，不佳，最末节目本人未至，以人代之，尤劣。同人均昏昏欲睡。终场而归，即睡。

八日

仍浓阴，五时半起后雨。六时半整治行李。上午无事，上歒叔书告别，又小眠。十时半独游怡园，假山颇曲折，度石梁，登高亭，须从原路退出，是一缺点。在园门买酥糖二包，将携津以哄小儿。十一时返寓。下午一时姚凯、陈鸣树均来送行，同赴车站。姚因有事，先别去。范烟桥、谢孝思均在车站。二时馀登车。只停车二分，甚匆遽，与范、谢、陈三者挥手而别。买的硬席票，一室殊拥挤，幸天阴不热。二时三十分无锡，三时三十分常州，五时镇江，六时三十分南京，已误点二十二分。沪宁均夜中过之。卧席得下铺，一路光景余二十一年未见。去年及今年补。八点发浦口，九点滁州，就寝。时大雨，汽机疾驰，衔电雨而行。车中人多熟睡，我独未眠。动中有静，不意无眠爱夜者旅途中有此境界。十一时一刻过蚌埠后始入睡。

九日

晨二时三刻过徐州，醒，仍甚雨，后睡。五时半见晴色。六时馀兖州，八时泰安，早餐。九时半济南，晴转热。北方气候，迥异江南。此次南行未写诗词，顷记昨晚之境，得《鹧鸪天》一首。十一时半过平原后写出。午过德州。北方农作物不佳，殆缺水故。午食时并饮汽水。近天津时，水稻田大片整齐，或云系集体农庄。四时三刻抵天津车站。环携小栋来接。出站后又遇津市府人员来接。盖昨晚予行后，苏州有长途电话至津招呼。归润民寓所（哈尔滨道 98 号）。陈小酉亲家翁母在寓。六时馀津市府叶君来接，应市府在干部俱乐部之晚宴（旧英国俱乐部），有王绍鏊等。西菜颇佳。地在城乡之间，临水，多花草，布置亦佳。返寓已近九时。是日为李孙周岁阳历生日，同吃蛋糕。糕上点小烛一支。睡颇适。

十日　晴

六时起早餐，吃自苏携来之茭白。写京大女信片，告以归期。九时偕家人出门闲步。十一时偕环至马场道李宅访许仲璇妹、李姻伯母。约在起士林午餐，由彦通夫妇等代作主人。润民等亦去。饭后访陈小酉亲家于南昌路勤艺里，并晤陈之岳母杨。三时返休息。天气微阴，不苦热。六时携润儿等在附近同生照相馆摄影。小雨。应陈小酉之约饭于六合居，菜颇佳，惟地小人多觉热。雨止。饭后在小起士林饮茶，闲步近街而归，已近九时。比邻有木工夜作者，丁丁不已，幸后来声止，即睡。

十一日　阴

润民、正华上班去后，逗引小儿为遣，复小憩。九时偕环携栋栋出。先至劝业场一带购零物。以三轮车至解放南路（旧英中

街)。铜人已无，安一大表。石桥如故，乃循之而行。遇小公园稍憩。遂访旧德翠林路，亦名十号路，舅氏旧居（今为福建路 2 号)，房屋破旧，规模尚存。临水小轩犹在，其前小池已填塞矣。达楼，楼廊及八角屋外观尚如昔。环观之感慨，余亦同之。余初至此地为一九一五年之夏，与环未婚而已有成约，虽中表老亲，循俗例回避不见，犹仿佛记其银红衫影。环今已为祖母，携雏孙女同来，迢遥四十馀年，人事万变，余等亦皆垂垂霜鬓，真有萧条隔世之感。后步至海河边，昔颇空旷，余曾为赋《春水船》新诗。今盖屋甚多。见河水滔滔，不殊皱面观河。又至小营门起士林饮茶小坐。至附近之吉美林小店。十二时一刻润民下班，亦来同饭。返寓已一时许。三时偕环至李宅辞行，晤许二妹。五时返。天晴，风，不热，疑近郊有大雨。傍晚仲茂来。以润民生日（旧历五月初三）食面。九时半寝。

十二日　晴

五时起，待市府叶君未至。近七时半以三轮车偕润儿等同赴车站，遇叶君，为购软席票。润等别去。七时三刻开车，十时十分抵京。大女来接，即雇小汽车归寓，已十一时矣。

越二年，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始写出。又一年有苏北之行。

赴苏北日记

一九五九年

三月十八日　阴

以前晤伯祥，约同作江南之行，遂拟到江苏省。下午三时半叶圣陶来，偕至王伯祥处。三时四十五分开车。同室者季方、曾世英。我本在上铺，曾君让我下铺。后询知他尚比我长数月，殊为歉然。与谈拼音问题。曾在地图出版社，其夫人章详正，昔年女子学院学生。六时三刻过津西站。饭开在房内吃，每人一菜，价九角，尚好。九时过沧州而寝。以开放气管骤热，睡着颇晚。

十九日　晴有云

晨醒时车过临城，见红霞与火光熊熊相映。七时起身，过徐州。早餐吃面。十时过蚌埠后天气较暖，见菜花已黄。下午一时

到浦口，渡江抵南京下关，已二时馀。有人来接。进挹江门，至南京饭店，偕伯祥寓 112 号。此次同行者八人：伯祥、圣陶外，有季方、俞环澄、张絅伯、曾世英、庄明远，秘书陈弥坚。四时会见江苏副省长管文蔚、冷遹、刘国钧等，商视察日程。晚餐后发环信片即寝。睡颇好。曾醒一次与伯祥略谈。

二十日　阴较冷

近六时起。九时听大运河指挥部工程师孙翰堂报告修建运河工程计划。十一时至江苏省政协参观"解放台湾宣传工作展览"，凡五部分，有人讲解。其空投宣传品中有小礼品且有说明。如送榧子云："千里送鹅毛，却是一片心，尝到家乡味，别忘故乡人。"送龙井茶云："饮水思源"，均颇佳。一时返寓，饭后稍憩。二时半听卫生局董局长报告除七害（四害加臭虫、蟑螂、血吸虫）十病。偕至白下区五老村。过去一臭水沟，混名苦恼村，今则曰欢乐村矣，听黄文卿报告后参观。又至玄武区汉府新村，系继五老村而起者，为时较晚，条件较好，有工匠汤长高制无烟灶，家家用之。木工戴勃然采枯树枝作名牌坊，有雅致。盖俱能发挥劳动人民之智慧者。听李爱莲报告，五老村人亦随到汉府。两村各出一册索题。圣陶题一五言诗，我写了几句白话，均由同人签名。六时馀返。晚冷遹、刘国钧、张敬佀（纺织厅长）在本店后楼招饮。散后浴。发环书。十时寝。枕上成诗三首。

二十一日

六时起，将昨诗写出。八时半启程。上述八人外有冷遹、刘国钧同行。九时以小轮渡江至浦口，共三小车、一大车。我与陈鹤琴、雨亭等同乘一车。过浦镇车行赴扬州。十时过六合。汽车摆渡过滁水以铁绳曳船。十一时过仪征后，麦垄青青，忆白石

bbs.hlmbbs.com

《扬州慢》句。十一时五十分抵扬州，寓淮海路十号旧监务稽核所。饭食有刀鱼、鸡汤等，甚佳。饭后同张絅伯述一对联，是昔辛丑年刊在《繁华报》上者，兹录其文："大帅用兵，士卒效命，车辚辚，马萧萧，气象巍巍。愿此去一炮成功，失而后出将入相。至尊在野，长短休论，文泄泄，武沓沓，和议岌岌。痛今日兆人失所，辄不禁抢地呼天。"一用象棋，一用骨牌，反映庚辛之际现实情况，亦颇见巧思。

住楼上五号，与伯祥、陈玉生同室，与圣陶谈词。三时出游，先至史可法祠，瞻遗像、遗墨、衣冠冢。游瘦西湖公园，有流水垂杨之胜，惜城已拆除，无复绿杨城郭之旧景矣。小憩"月观"，从五亭桥而出。法海寺未去。五时返寓。天阴微雨。晚扬州当局约在富春茶社吃包子。其地在扬颇有名，包子、烧麦等馅似过甜。肴馔亦佳。晤江树峰，系余赴英之友，亦知道佩弦。"扬州夜市"很热闹，较苏、杭各地为盛。饭毕同人有往洗浴者，有闲步市街者，予偕伯祥速返，已近八时。入睡较早。

二十二日　晴转阴

六时起。呢裤开线，觅人缝之。八时半参观扬州市漆器玉石工艺厂，有雕漆（一名剔红）、罗甸、深刻、浅刻、周铸（铸用各种材料而成）等品。有张永寿者，善剪纸，闻将按郭沫若的百花诗，剪成各种花朵，已完成大半。汽车又穿狭巷，至扬州市制花工艺厂，有绒花、绢花、纺花、通草花等品。老艺人有钱宏才等。大型制作有和平颂、百鸟朝凤等，更有小品多种。出纸索书，圣陶题曰："旧艺维扬著，今随国运新。生姿与活色，种种见精神。"同人署名于后。此屋为盐商汪氏旧居，小有花木。厅额为朱左微书。闻扬州尚有花园，云系仿《红楼梦》大观园结构者，惜未能往观。午返。下午二时半到扬州工业专科学校，听校长报告。参

观各处，学生甚多，热烈欢迎，夹道鼓掌不绝。季方、叶圣陶在阳台上用扩音器向大众致词。我为学校题了一段话，圣陶又写了一新诗体短语，同人均签名。圣本拟去农校，以时晚未果。出时欢送极盛，直至校门外稍远，始登车。当赴工校时，圣陶车中告我得诗二句，叫我补作，我又在其上、下各做了二句，尚缺末二句，归寓后伯祥为之，竟成联句格局。录诗如下："勤业无游惰，扬州夜市新。（平）繁华殊本质，振奋动全民。（圣）夙愿今兹慰，相随气谊真。（平）励精期共勖，乐赞太平春。（祥）"晚饭后圣陶取出笔纸，又从旅社要来墨汁，嘱我写出，以赠当地党的统战部。遂写了二份，其一赠同行者。夜雨。入眠颇迟。陈君开灯而寝，夜起见灯光灿然，忆往昔曾做《题莫愁湖》一联，写出以示伯祥、圣陶。录如下："花月旧婵娟，有多少草长莺飞，寒艳不招春妒。湖山新涕泪，更何论龙蟠虎踞，伤心付与秋烟。"

二十三日

仍阴雨，颇以滞程为虑。六时起，同人决议出发。写环信片。八时半行。与季、曾、庄三君同车。东行过仙女桥正开闸，观行船。九时二十分邵伯，镇在河东，湖在河西。循运河东岸北行。十时二十分高邮，城已拆去其半。至此地运河西岸，在五四年曾加工整理，河面亦宽。十一时过界首入宝应县，三十分抵宝应，已行一百一十公里。逾高邮雨止，天气微阴。宝应县长衡姓，即饭于县署。一时半行。二时二十分淮安船闸，以电力控制，观船只进出，又过灌溉总渠节制闸，均下车。过淮安不停，道旁有韩侯钓台碑，闻城内尚有跨下桥古迹。淮安城有旧、新、夹之分，今则均已拆除。车近淮阴，见风帆出人家房屋之上。忆先君诗云："晚程知近南露口，叶叶风帆出树梢"，昔时诵之，今方知其实，盖河面每高于街道故也。近四时抵淮阴市，昔名清江浦，又改名清

bbs.hlmbbs.com

江市。今设专区，与淮阴县合并，称淮阴市。由东而南穿城区到博古路89号招待所。未进门，有人供布掸掸灰，有北方风气。向晚有风沙之感，此次南行，又稍北向。自扬州至此约一百七十公里，华里三百四十里馀。住楼上，仍与伯祥同室。宿舍简单清净，惟厕所较远耳。晚饭盛设。县党委书记来谈情况。日程延至五天，同人多拟往南通，前与叶、王有往苏州之说，顷作罢矣。发京信片告之。睡尚适。

二十四日　晴

醒甚早，复睡，仍六时起。八时馀赴杨庄，观正在修建中之淮阴闸，高二十一公尺，在江苏境内为最高。引淮通沂，平时灌溉发电，亦可分洪。其旁有淮涟闸。返寓午饭后小憩。一时半复出发，至武家墩下车。本有公路可通，以二河段施工切断。路颇远亦不好走。换乘包雇之公车行。过二河闸、高良涧闸均下车。高良涧市廛颇盛，今洪泽县驻焉。车右即洪泽湖，甚浩渺。循湖而行，路亦颇长。过蒋坝，人户甚多，入旧安徽境，今已划归江苏。抵三河坝，已五时半。寓三河闸管理处，与季方、叶圣陶、王伯祥一室，分内外两间。晚饭又盛设。管理处主任劝酒甚殷。席上有鱼圆，为淮上风味。昔年王少桐表叔家庖能为之，今制差仿佛。步月三河闸上，归听水利局徐局长报告，又偕友人步月闸坝，近听水声崩腾，远望洪波浩渺，渔船乘明月逆流捕鱼，出没浪中。此太好诗题，惜无佳句耳。就寝已十时馀。

二十五日

六时十分起。早餐如筵席，并备各种酒。湖中出网鳜鱼甚佳，惜已饱餐不能进矣。九时出发，步行过三河闸，登原乘公车，仍循昨日来路，由高良涧、二河闸而抵武墩。又步行换车，于十二

时十五分抵淮阴博古路招待所。以天气颇暖，换夹裤。下午一时半出门，过王家营，昔年走北道起旱之处，西行到渔沟村，观人民公社养猪场。猪大小便能听口哨指挥。又观新筑居民点，尚未完工。民校方授课。五时半抵寓。不拟去南通，将偕曾世英先期北归，发环书，并附近所作诗。晚饭后偕伯祥、圣陶步观市容。自中心街，出旧城基、花街到运河边桥上小立，时圆月初升，两岸灯火。归途过大众剧场，圣陶进去看看。观者拥挤，台上正扮演《打严嵩》，俄顷即退出，却晤其经理，是个胖子，殷勤握手而别。穿行小巷归，月色甚皎，时已八时半。

二十六日

晨五时三刻起，七时半行，过王集。九时到六塘河地下涵洞工地，仍属淮阴界。涵洞十二孔，自进水至出水长五百公尺，两头高而中洼，作元宝形。水由西而东穿过。据云筑成时其上尚须铺土四公尺。淮沭新河系南北向，正纵横相交。工程殊伟，筑成时则涵洞在地下，不可见矣。十时半复行，正午抵沭阳县，城南沭河甚浅，称前沭河。晤单县长。在招待所午饮薄醉，得小眠。二时十分西南行，三刻抵沭阳柴米闸，其结构亦分为二层，上层为闸，下层为涵洞，一纵一横，闸之底板即涵洞之顶板，厚只六十公分。柴米闸系一小闸，分柴米河之水，有辅助作用。四时馀登车，至沭阳城南看丰产麦田，麦苗浓绿，予未下车。六时三十五分抵寓，竟日奔驰，殊觉劳倦。此来淮上，颇得天时，连日晴，故能多走工地。若天雨泥滑，则难行矣。是日约行华里三百。睡甚早。午夜后风。

二十七日

五时三刻起。以风而寒，又换棉裤。仍晴。七时三刻行，九

bbs.hlmbbs.com

时抵涟水县，约四十公里。稍憩复行十公里，过朱码（朱家码头）发电站，至王集观河网化。渠以引水，沟以排涝，故水旱无忧。渠分干、支、斗、农、毛。沟分大、中、小。以连日晴干，尘沙颇甚。河网占地甚广，只窥豹一斑耳。又至东风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观河网化模型。又出看桑林、果树及新筑居民点楼房，室内有“城北新村”模型。返抵涟水县委招待所，已逾十二时半。午饭毕已二时。同人有往洗澡者，予欲睡未着，口占一首，赠东风社，聊趁韵而已。同人嘱写赠留念，匆匆书之，仍由大家签名。来时颇凉，过午转热，多云。四时三刻行。过旧黄河防风林地带，桃花尚开。据云黄河淤沙，颇适于种果木。六时一刻抵淮阴寓。此来数日，每戴日而行，日落而归。车中拟作一诗，未就。晚饭后在楼下开会，有本地曹专员、孙书记等。以为时已晚，未发言，只于将结束时补充数语耳。散会已十一时矣。

二十八日　晴转阴

六时起，七时五十分离淮阴。甫过小桥车即抛锚，修理十分钟复行。九时半宝应，十时五十分高邮，十一时三十五分邵伯。下车至运河工程指挥部，遇扬州地方来接者。午饭后与同人别。十二时三刻偕曾世英乘吉普车，过仙女庙，赴六圩。二时到江边，见有以筐运河豚者。三十分小轮渡江，望金进、北固。三时后抵镇江码头，有招待所某君来接，即到彼小憩，因天热须换衣。四时半行，到镇江西站待车，良久始至。五时十分车开，因系慢车，各站均停。七时十分始抵南京下关站。交际处有人来接，却以不相识错过，偕曾出站。曾找着来接之汽车，来接者亦踵至，仍到南京饭店。与曾住115号。旅舍明洁，一洗征尘之色。八时一刻至食堂晚餐。其地为国际联欢社之旧屋，建于一九三〇年。是日由淮阴至南京，约行五百馀里。近十时睡。

bbs.hlmbbs.com

二十九日

中夜起浴。六时三刻起身，七时一刻早餐。天阴雨。曾有事外出。八时三刻偕陈纲君游玄武湖。梁洲桃花甚多，惜来迟，雨中落英满地矣。环洲、菱洲碧桃正花，与绿杨掩映。天雨，匆匆历五洲。又至鸡鸣寺一看，殊寥落。忆与佩弦偕游，游人很多。陈迹恍惚，只觉此地曾来过而已。十时半返寓。此次出行，以踪迹无定，无法转信，故未得书。得润民二十二日书，颇慰。知他于我行次日，由石家庄过京一宿。书中并约我等到天津，但此次来不及，环亦未必有准备，只可另图。发润民信片。又发环电，告行期，电费只八角馀。购月宫皂一块，价二角三分。下午无事。二时理发，推子用电颇迅速，推得亦齐。小眠，在西餐处饮咖啡一杯。七时十分陈纲送我及曾君赴下关站。与曾二人一室。将前日未就之诗写出。十时馀寝，失眠。近蚌埠时车忽停甚久，亦不知其故。后复行，摇荡颇甚。

三十日　晴

六时十分起。七时三刻过兖州，十时三刻过连镇，三时过沧州，均停车。此次乘 36 次特别快车，以昨夜误点，故不得已一误再误，致不应停之站亦停。车中无聊，又得诗一章。过姚官屯又停。五时始抵天津西站，实为应到北京之时间。恐到家过晚，又吃了一点炒饭。七时馀抵京，与曾别，雇小汽车归寓，已万家灯火矣。共误点二小时许。环及成女来接过，均先返寓矣。

偕游北戴河日记

一九六二年

七月二十六日

晨六时起，收拾行装。七时三刻乘文学研究所所备车，偕环至崇文门东新车站，尚是初次由此出京。韦柰送我们上车，颇得其助。八时十五分开车。原系对号座位，而人颇拥挤，以有不对号亦可入座。幸有风，虽人多而并不觉热。过丰台、天津、塘沽、唐山、古冶均停车。近北戴河以水大行迟，应于下午二时二十六分到，二时半后始到。有作家协会休养所管理员张凤翔君来接，车赴海滨约二十五公里，以安一路 11 号作协休养所住满，改住黑石路 16 号广播事业局之房舍。我们住 5 号房，环境极清幽，而起居不便。如吃饭到作协去吃，须步行七八分钟，而路又不平，且有水；澡房设备不佳，不能洗浴；4 号、5 号之间有门无锁，不好关

断等等。且秩序似亦差，初到即遗失香皂一块。廊颇宽，置藤椅颇多。室南向，廊下纳凉颇佳。赴 11 号饭，即发大女、润儿信片各一。蛙声不阁阁然，而似牛鸣，岂牛蛙欤。环似苦恶之。余九时即睡，甚佳。环睡不佳。夜小雨。

二十七日　阴

六时起。早餐有牛奶粉、花卷，系送来吃。舍东有小潭，蛙即在其中（以后不叫了）。九时半偕游市街，买咖啡、玉树油、滴滴涕各一。至海滩，憩巨石上，又到危亭小坐。不观海二十五年，尚是卢沟事变前丁丑年侍两亲游青岛那一次。来回约六里馀，尚不甚疲。以无交通工具，必须步行。午后续抄《哭宴》谱。冯至自京来，寓同舍 3 号。六时半往饭，一荤一素一汤，米面尚佳，荤只肉蛋而已。桃子价廉，八枚费一元二角。晚晴，归即卧。环眠亦稍好。

二十八日

五时半起，微风送爽。晴，有云。抄曲谱。九时半出门。今日为旧历壬寅六月二十七日，环六十八岁初度日，本拟访海滨饭店（此间仅有之中餐馆），后在道旁见有天津起士林分店，改在彼处午餐，较京津两地西餐馆为佳。坐地亦好。遇陈翰笙，住东山鹰角路 1 号。饭后发大女、润儿信，购西瓜一枚而归。中午虽热而不炎熇郁闷。归过安一路 11 号购小洋刀。四时许出舍北散步，过寓舍之另一门，以不认识，逡巡不敢入，仍绕道而归。后始知之，亦可笑也。晚饭未出门，即携剩下之午餐，食之已饱。竟日无水，次晨始有。

二十九日　星期日

五时忽梦遗以即醒，未治床褥。事类幼年，可异也，故记之。亦未再睡。九时复出门，在街上小摊购草拖鞋及贝壳。仍至海边小亭，海风颇凉。复东行循海滩而上，过起士林饮咖啡，至安一路午饭而归。上午微阴，午后转晴。抄《哭宴》谱讫。晚又无水。

三十日　晴

六时馀起，修改《唐宋词选·前言》，十时出门，访海滨饭店，路较远，观其肴品似不佳，遂去之，仍餐于起士林。环受暑，稍患头痛，即归已一时。写《葬花》词。转阴，未出晚餐。

三十一日（农历七月初一日）　**晴有风**

续写《葬花》。陈占元、盛澄华、金克木来，为唱《游园》。十一时康生来访谈，有作协萧三、朱光潜、郭小川等偕来。送康生至安一路登车。即午饭。午后阴，二时馀出门，环去洗发。余寄上母亲书。在起士林小坐饮咖啡，又接环再去。微雨。遇许楚生携其二孙女。楚生曾至寓相访，却与此处相值。许邀同座饮冰。复闲步，市街购茶叶、中药等。二人共支一伞而归。复至安一路晚饭。以来时未携茶叶，只饮水，顷始饮茶。

八月一日　阴

七时馀起。与冯至谈，他对于《词选·前言》提出修正意见，遂据以修改前稿。十时许访陈、金、盛，遂在安一路午饭。得大女京书、润儿津书。下午晴。写上康生书，由作协发。发大女信片，环给润民书。四时至市街散步，饭于起士林，遇冯至父女、黄汲清。六时半归。是夕环不适，且失眠。

二日 晴热

七时半起，早餐后在廊下抄曲谱，有中国新闻社何、张二君来谈，为摄影（抄写曲谱）而去。九时，金、陈、盛三君偕其眷属来访，客去后与冯略谈。环写《葬花》折内原诗四句谱。余独出午饭，归后食冯所购之海蟹一只。下午整理《葬花》谱毕。六时半偕往饭。

三日 晴

六时起，早餐后何、张又来访，略谈，环亦出晤之，又为摄影（唱曲、鼓板、扇琴）长谈而去，已近十时。十一时出门，饭于起士林。归抄曲谱，又草拟致曲社同人书。六时半独往饭。

四日 晴

七时起，以环在此眠食不佳，决意即归。访张凤翔谈购票事，张来结账。购桃十斤。九时半独出门，以忘带饭盒，中途折回取之。至十时二十分抵邮局，发京电。近十一时抵起士林，购点心及糖，待餐良久，至三刻始毕。以时已促，急步归寓，途遇何、张，匆匆一语。十二时始到，环尚待携来之食物午餐。山径日日经由，颇为厮熟，匆遽而行，亦殊念之。十二时半张凤翔来，以车至北戴河车站，约行十五分即到。罗大冈，研究所同人也，以接其夫人亦同车到站。约一时半乘自安东开来之28次。上软卧车，二人一室。若从前之包房，颇华美，而双层玻窗密闭，虽有通气设备及电扇，犹闷热不堪，幸清静，颇得小憩。三时十分过唐山，五时十分过天津，七时二十六分抵京新站，大女及雪瑛来接。电云六时二十六分到，据作协张君所言，系误记也。觅小汽车不得，以三轮车返寓。北京亦不甚热，惟不如北戴河之爽快耳。到家已八

bbs.hlmbbs.com

时，室内尚不潮湿，与环久未出游，此行未尽安适，亦颇有佳致也。

归复旬日，润民携孙辈来京。将日记写出，时八月十八日也。

香 山 游 记

一九六二年

九月三十日

昨夕润民夫妇携孙辈自津来。天微阴。晨起仍校《石头记》第二十五回。是日为农历九月初二日。先考忌辰上供。

下午转晴，二时以汽车偕长环挈润民、正华、栋栋、昌实赴香山。沿途甚适，未及三时已抵宫门口，在饭店前会杨厚湛夫妇，亦携二小儿。杨为润民旧友，亦自津来，同寓香山饭店。我们住362，润民等366号室。我们对榻，室颇新洁，只一面有窗，窗外丁香二株。四时馀出散步，至“双清”小亭稍憩，拟至半山亭，失路未果。又步行山径，下山颇硗确。归近六时，晚餐有回锅肉、木樨干贝等，颇佳。饭后即偃卧。润儿等犹去捉蟋蟀也。环睡颇不

 bbs.hlmbbs.com

佳。

十月一日（国庆日）

晨七时一刻起，天阴。八时半晨餐食粥，有熏鱼、酱腐乳。偕环散步，过儿童运动场后，小憩道旁。微雨初过，山容润泽，正在出云。十时归寓，润儿等另游。静观幽窗，雅宜小憩，惜人事多纷，机会难得耳。饭罢已一时，小睡入梦。四时出门，偕游“玉华山庄”。凭阑眺远，可见玉泉山、佛香阁、昆明湖一角，山容松翠浓密，中点缀一小亭，颇胜，返已六时。晚饭后八时半，又偕润民等（环未去）至旅舍近处一小圆亭，云可见北京放花炮，寂无所见而归。后润民等又至“玉华山庄”，归云亦只见红光耳。

二日 仍阴

七时半起，食糖包，未出早餐。八时半偕环出门，重游“双清”，登后面山坡，仍憩小亭。天容微展晴光，过香山寺返已十时半。润民等则游“卧佛寺”、“樱桃沟”。十二时饭罢，摄影。此来本为休息，不拟复弄笔，而儿辈索诗，遂漫成一绝句，如下：

随处流连晨夕嘉，遥看松栝翠交加。
婴娘尚有重来约，红叶前踪感鬓华。

一时二十分乘车，于二时十分抵老君堂寓。润儿等拟于今晚返津，正华因有公事，尚须数日也。

霸县煎茶铺日记

一九六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之学习会，将去河北省之霸县。晨六时二十分起。天阴转晴。戈润之来。文学所王平凡、张书明来。得王佩璋书，将原件转寄何其芳。文联佟韦来。珣妹、周铨庵来。同饭。饭后陈颖送电视机来，并有张君同来安装，价四百三十五元，匆匆未及细看。

一时二十分文学所车来，遂行。环等俱送至门口。在赵登禹路政协集合。备两车，人多颇拥挤。余乘之车，并载行李，堆在车之后部。二时十五分开行。霸县在北京正南。过南苑、大兴、固安。五时在大沙垡下车稍憩。在野茶馆饮水一碗，价二分，友人

bbs.hlmbbs.com

给。六时到霸县，又下车散步。以待在县加取铺盖，至四十分始行。东行二十四里，路甚平，七时到煎茶铺。住农业技术学校，地甚空旷，房舍亦新整。住室南向，贴条曰第二组，九人一室，以列铺位多，稍形拥挤耳。

南	初大告	黄汲清	薛愚	庄圻泰	空位
｜					
北	裴文中	钟补求	○	游国恩	刘曾复

（均第二组组员，此外尚有许德珩、孙承佩、郭彤均另住。小组会即在此开，故详记之。）

七时半晚饭（以后日常为六时），有小米粥、花卷、米饭，肴有炒豆芽、炒鸡子，八人一桌。九时睡，醒二次，睡尚好（此地水不甚佳，带盐味，或云含镁）。

二十二日　晴

五时一刻起。七时半早餐，小米粥、煮花生米。小眠。九时听霸县县长王汝卿报告，十二时毕。午饭后又小睡。三时小组会，大家坐在住室铺位上，仿佛炕头会。五时三刻散。七时一刻偕至近村胡各庄，在一院中开会，有二树，群众已围坐，我等坐在后面的板凳上。一党支书、一窑厂会计作检讨，甚长，我亦听不甚清。后由群众发言。至十一时先归，会尚未散。月光甚皎。睡已逾十二时。后闻人言，此会直开至夜阑也。

二十三日

五时半起，食携来之盐鸡卵一枚，昨亦吃一枚，以壳被挤破故。寄家中信片。九时听河北省委组织部王夫副部长关于在霸县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报告，十一时半休会。午饭有蒸鱼。下午风。三时续会，五时半休。七时半偕许、孙、初、庄、楚九英赴东煎三生产大队。其地与昨所去之胡各庄均甚近。听工作队徐、贫农协会王、党支书记王讲话。九时归，云遮月色。携来电筒，昨稍用即不明，牟小东借我电筒。睡逾十时。未来时闻此间有跳蚤老鼠，诚有之，以不甚为害，故未记。

二十四日　星期日　微雨、风而凉

五时半起，复小憩。寄天津润民信片。转晴仍风。九时续听王夫报告至十二时始毕。饭已一时。午后阅读文件。发环第二信片。本组同人有去西煎者，我队无活动。约十一时睡。

二十五日　晴

五时半起。访许楚生谈。上午九时，下午三时均组会。晚八时至东煎三队，人数同前。到后又以农家屋小，一分为二。余偕庄圻泰、楚九英、吴以群至“一小队”，在院中听群众检查（一般说“洗澡洗手”），一复员军人、一青年、一老农。天无纤云，圆月皎然，不意在此看月，有怀人之意。十时馀步月而归，睡着较迟。

二十六日

五时三刻起，七时散步。微阴。九时听沙窝村工作队副队长王金生报告，谈酒厂事，十一时馀休会。下午三时继续至五时一

bbs.hlmbbs.com

刻讲毕，即全体参观沙窝村，亦甚近。投机发财者新建房屋，而小学校阴暗湫坠，一室内群儿低坐，方上课，观之怅然。归寓晚饭，七时半组会至九时一刻。天转阴，无月。十时馀睡。

二十七日　阴颇凉

五时半起。九时组会。午转西风，晴热。下午三时听东二队支书冯有立、副支书张官荣检查，又工作队潘恒儒讲话，六时散会。七时半组会，九时一刻散。十时就寝。

二十八日

晨二时起，稍吃糖果饼干，步月复睡。五时一刻起。晴。早饭后游煎茶铺集市。此地逢二、七赶集，今日农历四月十七日也。农具、日用品略备，纵横占数条街。组织上嘱勿购物，余亦本不拟购何物也。八时二十分归。十时十五分组会，闻日程将排至下月五日。下午三时听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钱荣堃报告，钱下放在此西煎大队第三小队工作，谈颇详细，至六时一刻毕。晚，同人赴胡各庄，参听诉苦会，余未往。在浴室擦身（无甚设备，只有一大缸热水耳），忽不见戒指，后在一小洼水中觅得之。十一时睡，不佳。

二十九日

三时馀醒后即睡不着。五时半起。七时访楚生。九时半组会。饭后小眠。晴风而热。三时半至近街参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览会，有图片及实物多种。四时三刻归。此来颇患便秘，盖因水土饮食关系。随行之西医师赠药粉，却之。魏建功赠以牛黄清心丸一颗，服之。得环自京二十六日书，润民自津二十七日书，同时收到，亦可喜。六时提早吃饭，六时半同乘车赴前二间房村，在

bbs.hlmbbs.com

此东北，据云只五里，而车行乃三刻之久，以绕道故，殆将二十里。过后二间房，七时十分到，在前二间房小学前场院开会。群众席地而坐。此会有总结动员性质。发言者有十馀人。在讲话时，辄有一人突起，振声大呼口号（与所讲有关），众皆高声和之。此在斗争大会往往有之。余尚是初见。十一时十分始散会。见圆月已残少许。家中当已入睡，不知我方摇兀疾驰于河北之野也。十二时抵寓即睡，睡着殆已一时后。

三十日

昨睡虽迟，尚佳。五时起，复环信片，即寄。与建功谈后，又访楚生。以携来之烟茶不敷，楚生送我茶叶，甚佳。张英侠（薛愚之夫人）为洗衣。吴以群为觅得“海河”烟三包（价一元八角），盖亦社中意也。九时组会。下午休息。复寄润民信片。仍提早吃饭。六时三刻，以车赴东台山，军阀韩复榘之故乡也。在煎茶铺之南八里。七时一刻到。过韩氏家祠，将韩复榘母亲的墓志铭嵌在左右墙壁上，甚可笑（作铭吴闿生，书者刘春霖，篆盖马吉樟）。又到韩之兄韩复茂住宅，俗称韩家大楼（韩家本有数宅，今均毁，只此尚存），今改为东台山小学校。有高楼方院，建筑庸俗。时近黄昏，有阴暗之感。在院中憩坐饮水，听工作队报告。以小队斗争会，地甚狭小，同人分为七个小组分别赴之。予与孙、庄、初、楚列为第六队，待至九时始行。导引至一农民家中，室甚陋。一灯荧然，农民围坐炕上斥之，对坐一人（后起立）方低头认罪。外室无灯，余等危坐而观之。至十一时方出，此会尚未散。汇合同人乘原车返已十一时三刻矣。稍憩即睡，尚佳。

三十一日　星期日

五时半起。见窗下锦葵始放，感节序之迁流矣。发环信片。九

bbs.hlmbbs.com

时听大高各庄工作队王泉讲话，十时三刻散，即在住室漫谈，未开组会。天晴而风，得断句，拟续成之，未果。下午同住者黄汲清先归。三时以车赴高各庄，在煎茶铺之西北，行半小时到。在青年民兵业余俱乐部听大高各庄党副支书许麟岐讲生产情况，又支书李庆林谈他个人历史。四时四十分，至各处参观，如幸福院、保健站、米面加工厂、养猪圈。东高各庄小学，以今日星期无课，房甚整洁，晤女教师二人，年甚轻。有皂荚树颇巨，翠荫茂密，此来仅见。又观民兵列队，实弹射击。立靶百米之遥，每中的，则遥举红旗示之。三发三中者颇多。女民兵二：一人三发三中，一人三发二中，众为鼓掌云。后又漫步访问农家，与余同行裴文中、游国恩、魏建功、初大告、钟补求、郁华诸人，以时促，只去两家，已近七时。天气阴凉，独步平野。园田一绿无际，环以远树，贯以清渠，渠边村女浣衣，陌上农夫荷锄而归，饶有江乡气象。集合同人穿行原野，步至扬水站，濒中亭河，可排可灌，旱潦无忧，一九五八年建，据云农田用水每亩收费八角。以七时四十分登车，八时十分归，饭罢已四十分。十时就寝，体不甚适，蒙毡而睡，十二时醒来，食枣与糖复睡。

六月一日

近五时半起。仍阴，洗足。早餐后得诗一首，以示联床之游泽承兄：

高各庄扬水站口占

村环遥树影毵毵，初夏园田绿意酣。
排灌兼资渠水活，要将河北赛江南。

九时组会。午饭时微雨，又透晴光。将昨断句足成之，如下：

bbs.hlmbbs.com

霸县煎茶铺寓中寄内

日高风里热，风息夜来凉。
晚学将勤补，苍颜意态昂。
家书稍慰远，客梦未思乡。
时节端阳近，红葵已吐芳。

后东北风急，挟雨而来，雨不大，旋止，气候骤凉。下午三时组会，四时九三学社周西铭、李道荣（下放在此工作之干部）来谈。晚饭时予穿制服加风衣赴餐。饭后李续谈，至八时半散会。九时和制服而卧。中夜醒来，见下弦月皎。后闻人言，是夜余鼾声巨，且有呓语，如“天冷要生病”等等，亦可笑也。

二日　晴　风　仍凉

五时起。写环信片，告行期，将昨后四句改写，可两存也。

荷锄惭力荏，炳烛惜年芳。
开遍戎葵绣，农家五月忙。

九时组会，谈此行学习之体会。余先发言，薛、初、裴、刘、钟次第发言。下午三时二十分赴东台山，三刻到。仍在小学校稍憩，即参加“东台山大队对富农分子韩汝谦说理斗争大会”，在一农宅广院中，环而席地者数百人，同人亦多席地。予偕楚生等十馀人坐高凳上。韩先交代，低头而立，群众次第斥责之，至六时毕（后听报告，此不过揭开阵容，若解决问题，尚有待也）。开会在四时，骄阳方厉，旋为云掩，大有雨意，即电光微掣。余只携一风衣未有雨具，同人亦然。幸飘洒数点而止，得免沾濡泥足。天转晴。由工作队长致词，全体起立大呼口号，六时四十分散会。七时开车，一刻即到。饭罢近八时。十时馀睡。闻仍有呓语，如云“牙齿痛是内因还是外因”。梦语不自知，承同人见告，故记之。

三日

醒亦甚早，五时半起。天晴热仍风，此来十馀日，殆无日不风，幸沙尘不多。茅以升以妻病先归。九时组会，由孙、许、郭彤续谈。下午二时半，赴十间房村，仍南行至东台山而西，在堤坝上行，路尚平而狭。三时十分到。在社会主义教育展览会场（较煎茶铺者为小）听工作队报告。四时馀，参加“李克恭、佟茂金说理斗争大会”。一地主分子、一反动分子，且有血债。会在广场中，西向，布置与东台山略同，板凳较多。此有绿野平畴，南则平波浅水，有牧羊者，有网鱼者，盖距大清河甚近也。日被云遮，约二小时开霁。七时十分散会，十五分车行，抵寓近八时。见落照。八时半晚餐。十时馀睡。

四日

连床之游公昨夜未归寝，至晨四时三刻始来，云系准备今日之发言稿，亦可云努力矣。闻建功亦然。五时服牛黄清心丸半颗，亦魏赠。三刻起身。仍晴。窗前五色锦葵已盛放，小住半月，瞬当别去。九时联组座谈（四组合开，即大会），发言者：陈麟瑞（“民进”）、游国恩、魏建功（均“九三”）。游、魏谈得皆精辟。魏富感情，且至下泪，惜稍长耳。十二时五分休会。下午三时复会。发言者：王芸生（无党派）、梁纯夫（“民进”，发言冗长）、初大告（“九三”），六时散会。是日午仍风，下午转阴。四时方在开会，大风自西来，扬沙，雷电，不雨，旋霁。锦葵有为风所偃者，扶之不起。因风，停电，室内燃烛，至十时半始明。同人有至近村如东煎、中煎、西煎，访问农家。余惫未能往。食盐鸡子一枚，带来之仅存者。睡甚早，亦不甚佳。

五日　晴

醒后表停，看庄圻泰之表，知为四时半。五时起。五时半西至煎茶铺散步，三刻返。又服清心丸半颗。七时三刻早餐，餐罢小眠。九时，联组座谈会，发言者：谢义炳（“九三”）、方荣欣（“农工”）、王雪莹（女工程师，无党派），已十一时半。“九三”主席许楚生总结发言，凡四部分，至二时欠五分始毕。饭后，即往煎茶铺邮电局发家中电，告以明日午后可到。三时听天津地委书记陈义堂讲话，五部分中讲了两个，至五时四十分休会。略治行具。将饭账、粮票算清，只费四元七角。今日午晚餐均加丰，盖送行也。七时十分复会，九时十分毕。计是日前后十小时。十时睡，寐而醒者数次，盖神经不宁耳。

六日　晴

此行干干燥燥迄未遇雨，可喜也。四时醒后，即睡不着。四十分起，六时提前早餐，登自工商联借来之车，与楚生同座（另一车为政协自有，长驻此间，每乘以赴近村）。六时半开车东去。七时五十五分杨柳青，八时十五分天津西站停车，四十分行。绕市区过金刚桥而河北，转入京津公路，西北行。睹天津之市容，亦颇念润民等也。九时三十五分杨村。十时十五分河西务停车，三十分行。余自一九一五年北来，来往京津间辄乘火车，未尝乘汽车由公路也。遂过通州，入朝阳门，即拿行李下车，进钓鱼台胡同步归老君堂寓所，正十二时过五分。原车仍西行赴政协，始各散归。与环喜晤，知前患失眠颇剧，顷稍愈矣。下午珣携青青来，稍坐即去。傍晚微雨。九时睡，甚酣。在煎茶铺时，休息时间亦不缺，而生活紧张，纵得睡眠，亦较浅也。

bbs.hlmbbs.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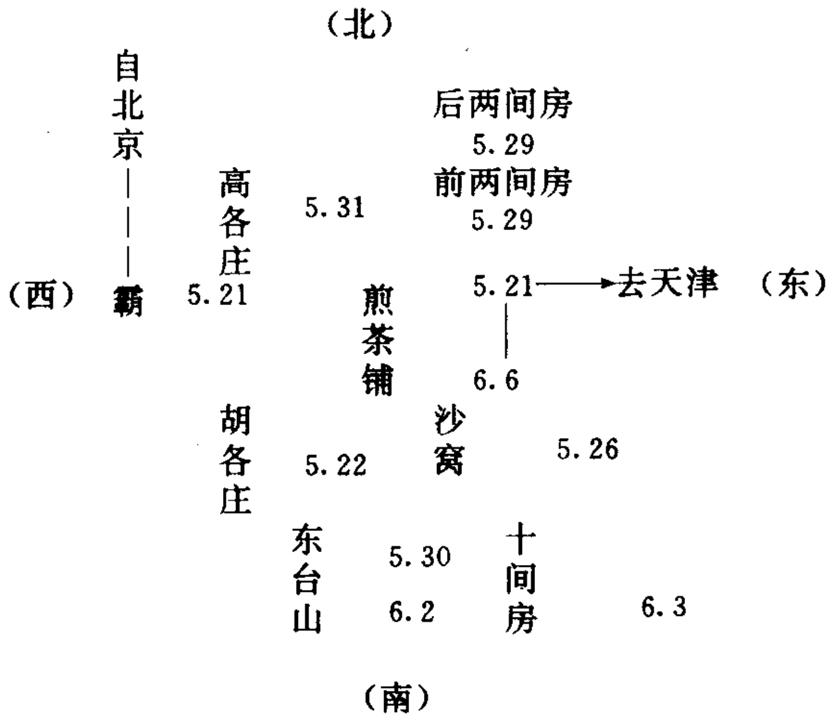
甲辰五月朔（六月十日）平记

此行第二组十三人，秘书二人，共十五人，组长孙承佩、游国恩。

全体五十三人，组长为许德珩。

附

霸县煎茶铺附近地图大概



“干校”日记

一九六九年

七月十八日

李通知写检查，云学部将有批判会。二十一日下午写完《认罪与悔过》6500字，交出。二十三日上午第二班批判关于检查事，下午学部批判会，我外有罗尔纲。二十四日上午班上扩大会批判，至十时。下午、晚间宣传队找我谈话。二十五日上午第四、五班，下午第三班批判会。二十六日上午全所会批判（均在院中）。下午薛、赵、顾、吴找我谈话。二十七日在家写“翻案的新罪行”毕，200字。二十八日给班长。二十九日写交代（四）。

八月四日交代（二）。八日下午第二班批判会，发言者十人。

bbs.hlmbbs.com

十一日交代（一）。上午与顾、吴、徐谈话。十二日至郊外第二轧钢厂劳动参观。午饭后批判会。十四日写那封信的检查草稿。十八日交吕林、孙剑冰。二十八日到208室参加学习班，有何、蔡、汪、冰、王芸生、陈友琴，共九人。班长蔡恒茂、马靖云、马昌仪。二十九日下午到第二班批判会，晚仍至学习班，大雨灯灭。

九月三日学习班结束，回第二班，有小批判。四日交代（四）。五日起续写前文。九日到京南黄村某连参加劳动，加工葡萄，晚七时归。十五日参加十二人学习班（后为十三人），在209室，亦称209学习班（唐弢、棣华、何其芳、蔡仪、孙楷第、吕林、汪蔚林、李荒芜、陈友琴、吴晓铃、王芸生）。晚写墙报。十六日交出。十七日增加孙剑冰。交待（三、诗词）。十八日交待（二）。二十一日交墙报。二十二日因痰盒，发生问题。二十三日交检查，有批判。二十四日交检查，又交一篇。晚又生问题。二十五日晨又交检查。二十七日下午交墙报（庆祝建国二十周年）。二十八日交代（定陵行）。二十九日中午加菜，不收费。下午互看墙报，有批评。晚参加庆祝会，未看电影。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归寓（陈、王、李、汪留所）。学习班班长为栾勋（十月换孟繁林，又徐公侍，又杨漢池）、马昌仪、解放军傅。

十月五日假满，付墙报、汇报、交代各一。黑板报上有批判。六日为庆祝“十一”发言，有批判。七日大会宣布五七干校选点事，在班上发言。八日有批判。十日因唐弢事有批判。十一日交检查、墙报各一。黑板报有批判，仍为“十一”事。十五日已忘记。十月十六日为毛主席写信日期，有批斗。上午在学部纪念会被批判，下午学习班批判。晚参加北马坊农民庆祝晚会，早退归家。十七日晚写检查交出，被批斗，至十时始归。十八日下午班

长徐公恃宣布以后必须住所内。二十日到所住宿（星期六可归），交检查、墙报各一。二十一日交代（二）。二十七日交墙报，检查退回重写。二十九日谢副总理有报告，未参加。三十日交读上期墙报批判的文字。

十一月五日上午发言，表示赴五七干校之决心。下午宣布全所移河南信阳罗山，办五七干校学习班，下午回家。六日到所，帮助写书籍（带走的）目录，归家较晚，已近十时。以后放假，只于下午四时到所开会，听宣布启行诸事。十一日第一批人员先行。十五日十二时半偕妻离老君堂寓，到所集合乘大轿车同赴车站，韦柰送行。一时三十分车开离京，二人均有卧铺。车误点，于十六日晨六时抵信阳，天尚未明，雨雪，到民主路170号信阳区第一招待所，房颇整洁，住楼上75号，环住楼下57号。二十日我移83号。二十一日移82号。二十五日移楼下51号，与环住居相近。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同乘卡车行，四时三刻抵罗山丁洼五七干校，与孙楷第夫妇合居一室，北向有门漏风。二十八日到菜园班劳动、学习。班长由培福、沈斯亨。同班有何其芳、唐棣华、吕林、孙剑冰等人。学治圃。三十日（星期日例假），晨七时步往罗山县，十五里弱，八时三刻到，买鸡吃面，独步归，抵寓十二时一刻。

十二月五日上午大会，宣布移息县。十一日九时半同乘大轿车行，十时半过罗山，十一时过息县，逾淮水桥而北，十二时三刻抵息县之包信集。借住小学校西屋一小间，甚陋，与孙剑冰合住，中有腰隔。十三日上午开始“天天读”，即在孙家，只同住二家人（孙去东岳集）。二十三日天天读改为下午，地点在中学。二十四日因买柴事，会上有批判。二十五日步往东岳听报告，九时行，六时返，归途遇雨，幸有人招呼，狼狈抵达，已昏黑矣。

二十八日交检查一。三十日分得煤三百斤（价六元六角），室内始笼火炉。

一九七〇年

元日、二日放假。三日东岳开肃清“516”分子大会，薛作报告。晨六时三刻行，九时五分到，时间恰好。后又有班会。十二时一刻行，二时三十五抵寓，天阴寒未雨。四日风雪甚寒，是晚室内温度F-28°，盆水结碎冰。七日东岳又有会，因病未往。十日因看《水经注》，会上有批判。十二日交检查，次日退回。十六日六时半至东岳开会（九时半至十一时），返寓一点三刻 二十日又交检查。二十三日由包信移东岳，人与行李俱在一卡车，车路迂折，有五十里之远。下午四时行，到已黄昏。住邮局北首农家之屋，是一草间，茅茨土墙，比在包信小学稍宽，门以芦席为之，且关不上。室南向，北无窗。西侧临一池塘，有些稚树，风景尚好。二十五日下午李新萍来叫参加劳动，以后上下午均有劳动、学习。仍在菜园班，班长由培福，副班长李新萍、仁钦。工作为搞积肥。二十八日小雨，路泞而滑，晚间赴读报会，连跌二次，幸有一路人拉起，并搀送一段。上了大路稍好，遇李荒芜知会停开。仍由李伴归。二十九日风寒雨止，在食堂有大会。晚在寓开会未成，次晨始开。晚第三排有批判“516”会，九时馀散。三十一日晴暖，放假。今年春节不放假。

二月五日（己酉除夕），上午九时许在公社大会至下午一时许。晚食堂加菜，晚无会。六日（庚戌元旦），食堂有包饺子，犹家中风俗。微雨，以怕路滑，晚有会未往。七日下午唐坡工地大会，李导往，三时开会，四时馀散。文学所在此地开始建屋，唐坡在一

bbs.hlmbbs.com

旷野中，据传说后唐李存勖曾住此，闻尚有故址，距东岳集约五里。独步归。八日有学部拖拉机在工地附近翻入沟中，驾驶人徐姓死，副手受伤。九日得煤末五十一斤。十四日烧完。十五日早六时一刻至连部听报告。十七日晚七时席棚大会，宣布解放毛星，又到连部听录音报告，九时馀归。十九日下午至唐坡工地观工地打井盖房，步行三刻馀，一时半去，四时归，归后雨雪。二十日（庚戌元宵）放假，雪后仍阴，至伙房买元宵饭食。二十一日上午工毕返寓，又雨，路难走，得人搀扶到家，以后未出门。天气甚寒。二十六日晚大会批斗朱静霞，未参加。二十七日雨止，始出去开会。二十八日大会斗批徐武生，参加。

三月一日放假。二、三日仍为雨阻，未出门。四日放晴，参加大会，李作数月来总结。五日上工。十一日放假。十二、十三日雨雪，上午工罢即回家。十三日下午风而晴。十四日下午大会斗批窃盗者三人，均为青年。十五日在包信，集犯渠①。荒芜移居小江庄，菜园班人大都去了。二十一日放假。二十三日菜园班会。二十四日下午患右腿疼。二十六日以后，厕所积肥工作停止。二十七日晚大会。二十九日下午雨，未上工。三十日在唐坡宣布解放唐棣华，从宽处理王、李，我未参加。事后始知之。

四月一日闻新造砖窑倒塌，幸未伤人。二日放假，得煤末二百二十斤。连三十一日五十六斤，共二百七十六斤。夜大风。损屋上茅。三日仍风，晨到伙房接洽事，未上工。四日伙房前积肥，猪只均运走，午后看守，以后工作停止。六日上午、七日下午均有大会，地点在村北一小学中。八日雨。九日写毕“小结”。十日又

① 指挖渠。

bbs.hlmbbs.com

雨。十一日放假，荒芜来。十二日修改前文交去。十五日至唐棣华处“天天读”，搓麻绳工作。十六日晨六时到唐坡在菜地翻土，午饭在小江庄荒芜处小坐，仍上工，三时半抵寓。十七日以后仍在唐坡上工，有周德恒、吴世昌、钱钟书。十九日威虎山大会。二十日耐至唐处搓麻。二十一日放假，李来。二十四日下午威虎山大会，走至中途为水所阻，退回。二十五日上午唐坡大会，四时去，五时到，路难走，逾七时归家。二十七日为发射卫星应人嘱，赋诗二首。三十日下午放假。

五月一日荒芜来，共饭，食鸡与鳖。搓麻地点以后改到工地。二日上午威虎山大会，听报告。三日上下午，四日下午劳动。五日雨。六、七日下午仍到工地。八日雨，搓麻绳。十一日放假，傍晚威虎山大会，听报告，时将昏黑，会散后有一小会，为捐款购广扩器事。十七、十八日休息。二十日至工地，在高粱地上薅苗，中午归。二十一日以后，在家制麻绳，同人大都搬走了。二十四日放假，荒芜来，买鸡、鲇鱼……（未去工地）。

七月七日寓所北墙开一窗，木格为之，仅方一尺。八日病，发烧泻肚。九日学部医高君来诊，渐愈。十一日午外孙韦柰自京来省亲。十五日晨六时半偕柰同往工地，至经济所听报告，柰先归。十七日七时韦柰回京。

九月二十四日搓麻停止，共134。

十月三十一日以红麻地劳动，晨七时至经济所中心点，待拖拉机不至，未到工地。待至十时返寓。

bbs.hlmbbs.com

十一月一日晚宣传队王、周、袁与连部王保生来访谈。六日得煤末约四百四十四斤，后又得三百斤。（二王同志，又来二次）。

十二月九日徐兆淮同志来访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润民、栋栋来。年底工作停。三十一日王、陈二解放军同志来谈。

一九七一年

一月三日交董易行《一年来我思想的动态》8000字。十一日上午十时乘吉普车到中心点开座谈会。由黄同志、王平九主持。宣布回京十一人，我所四人（何、吴、孙、俞），其它历史、民族、哲学、语言所，一时归发津电。十三、十四、十五日荒芜君来，帮收拾衣物。十四日交王保生“思想小结”，1600字。十五日晚移居公社大院，二人同住办事处。十六日八时半乘有篷之卡车行过息县逾淮河到罗山，停甚久。下午一时三刻到信阳第三招待所，住54号，十一人同室，环住27号。十七日阴雨，夜十时许步至车站，以误点待车甚久，至十二时始进站，又待良久，车来，开车已晨一时矣。我宿中铺，环宿下铺。十八日下午四时半到北京（误点二小时许），有六弟、韦柰、谢象春携女建青、珣处阿姨来接，晤学部宣传队解放军王同志，乘小车到建外永安南里招待所，住10号楼504号。六弟、韦柰同车来，命柰至“新侨”购烤鱼、炸猪排、蛋糕等食之。居然平安返京矣。二十二日往学部留守处报到。行李运到。傍晚定居于永安南里10号楼303号，在二层楼，颇佳。二十四日提前发薪，工资恢复。

二月四日到学部听李政委报告五七干校会议事。九日开始上班学习，在学部1号楼2010号，后改3013号，时间为上午、下

bbs.hlmbbs.com

午，同人十一人，即同来者。

五月十四日在会上发言："自传说的批评。"三十一日孙楷第来参加学习，其后又未来（以前又加金岳霖）。

七月一日在"七一专刊"贴出学习组十三人人名的情况，按年岁列名，在我前的三人，金岳霖、孙楷第、汪奠基……（无要事未记）。四日交学习小结一篇 2400 字。七日交汇报（为对被抄物资、扣发工资事）。

一九七二年

五月八日军宣队于、徐来。十日发远自六八年至七一年一月所扣工资，将存款解冻。十一日开始参加关于林、陈的大批判。十二日发给查抄物资，偿金 2400 元许（自去年七月七日至今十个月）。十六日发还查抄杂物（书籍在外，后又发还若干）。

七月十日以学部从河南迁回，学习组停止。十一日后即未去（计一年零五个月）。二十日始传达林、陈文件，到学部三天，迄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下午始重到 6 号楼文学所听传达关于林、陈文件。学习由下午改上午，我在第四班，班长裴效维，星期一、三、五去。

一九七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文学所成立领导小组：何其芳（组长）、毛星（副组长）、朱寨、张书明、贾芝、马良春，凡六人（应七人，缺

bbs.hlmbbs.com

一)。取消连排班制度，仍分组，古代组组长余冠英，副组长邓绍基，较前扩大约有三十人。

十二月十二日军宣队宣布领导小组暂停活动，距前记时日，十月有馀。

赴津日记（一）

一九七四年

五月二十二日

罗先平为购车票。下午自往邮局打电报给润民。到市场。晚得润书。

二十三日

到文学所告假。听传达中央17号文件。晚楼上袁可嘉约饮，同座有陈次园、孙玄常及冯君，八时半归。

二十四日

晨六时起，以先平将行。下午二女来。三时十分偕环往车站。

bbs.hlmbbs.com

韦柰、先平相送。四时十五分开车直达天津北站，此站停二分钟。到东站时五点三刻，只一小时馀。以前来往京津无此迅速也。有润民率华栋、昌实，又华粹深、黄湘畹来站相接。乘公车即抵哈尔滨道润寓门首。正华因血压高在家。粹深夫妇晚饭后去。下榻大屋，轩敞、雅洁。此润民率家诸人自己动手费一月馀工力也。今专为到此，距前来津已十八年矣。楼下有工厂开夜工。遥闻舂击之声，尚不碍睡眠。夜晚睡亦还好。

二十五日

晨醒甚早，望三面五窗，虽蔽以绿窗帏，光线仍强。八时馀偕往中心公园，即前法国花园，月季盛开，品种不少，又摄影。后由润民陪同到八里台华粹深处，晤其夫人，十一时返寓，无轨车直达，颇方便。正华往购二十七日车票，发京书。午餐有牛尾汤。下午饮冰有奶油。晚润约往登瀛楼，有华夫妇共八人，菜颇好，八时归。十时后楼下寂然无声，工厂休假也。

二十六日

六时起床，与在京时相仿。华粹深来谈。中午华夫妇约在天津餐厅西餐，同座与昨夕相同。归途误未下车，稍过折回。是日有风，热稍减。在新居室内照相。上午有华，晚用灯光照合家欢，不知佳否。十八年前之影昌实在其祖母怀抱，今长大，身高不仅逾我，且逾其父矣。十时后工厂复工，对我影响不大。

二十七日

晨近六时起，写日记。九时润儿、栋栋陪同到劝业场（今名人民商场）一带闲逛买些零物，十时半返寓。正华上班，昌实在家（是日假期），治餐颇佳。十二时三刻动身，有润民、华栋、昌

bbs.hlmbbs.com

实相送。乘一点四十六分 84 次车。车中风大，燥热饮水。约三时三刻到京。似较赴津之 85 次稍迟。盖有上下行之别。有大、二两女及陈颖进站来接，即雇三轮摩托车返永安南里京寓。在津虽只三日，与润民全家欢叙亦畅遂也。

又向湖边访旧游，逶迤扶我上层楼。

沧桑事远成新客，小树成阴又十秋。

赴津日记(二)

一九七五年

二月六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

昨雪，今日较冷，室内15℃。得海筹书，即复之。下午赵广生来，韦柰往车站雇小车未得，雇一小型公车。三时偕环、正华(前因公来京)、韦柰赴新站，汽车资三元。到时尚早，乘85次，四时十五分开，车上人多，于五时五十分抵天津东站，润儿、李孙、华栋来接，乘公车于六时许到哈尔滨道。晚粹深来共饭。虽楼下有工厂夜作，眠尚好。

七日　晴　风冷

八时半润陪同到结核病防治医院，乘94路无轨电车去，访王

瀛大夫，润之旧日育英中学同学也。为诊治、验血、照X光像，甚迅速，云动脉硬化、肺气肿都不严重。十时馀返寓吃包子，以验血未吃早餐。发京韦柰信。下午与昌实饮咖啡。晚吃自制奶油栗子粉。

八日

晨拟信稿。九时半正华陪环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诊病，我一人在家，摆棋谱二局。环、煦十二时归，云林嵩大夫诊治颇细，他曾在燕大，亦知道我。为妇科专家。粹深来，吃小西餐，晚饭后去。

九日

晨12℃，较京寓约差二三度。九时李鼎芳、华粹深来。今日为栋栋二十三岁生日，午饭于广东菜馆（旧名“宏业”），相距近，步往。全家六人，肴有鱿鱼、大虾、冬笋、牛肉，甚佳。下午看象棋谱数局。看《适清雅趣》一书，余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京东安市场所购，有道光辛丑甲辰等年前人批。今年一月给润民，前后有134载矣。

十日（甲寅除夕）

将棋谱录出两局，欲罢不能（只三步棋），丹山起风。下午又看一局，颇好。五时馀粹深夫妇来，共度岁阑，携来肴二（一八宝饭、一酸白菜）。家中备有白鸡，炒沙鸡丁、火腿汤、炒三泥等。镜台上燃五色彩烛，寝门上悬小五彩电灯，昌实所买。饭后摄影，九时半就寝，枕上闻爆竹声，视在京师时，较有年景也。

十一日（乙卯元旦）

近八时起，九时馀此间比邻刘义卿（沧州人）君来访，谈及本月四日晚海城地震甚烈，地出黑水，伤亡极多（是日北京亦震，时在七点四十分）。余以前在外度岁共有五次，今年为第六次，馀均在苏州、北京寓中也。六次如下：

①1912 壬子——上海舢板厂。

②1920 庚申——S. S. Tydus 船上。

③1923 癸亥＼
　　　　　　杭州城头巷。
④1924 甲子／

⑤1970 庚戌——河南息县东岳集。

⑥1975 乙卯——天津哈尔滨道。

前乙卯（1915）夏，余初到京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僦居东华门箭杆胡同，时袁氏妄图称帝，新华春梦正热也。

下午郭可诩来。得韦柰昨日书，言韦梅将于十四日到山西，恐予等回京她已带小安安走了。又言及环前在首都医院所作细菌试验有结果，问题不大。即复之。灯下看儿孙下象棋二局，父胜其子。

十二日

起时同前，围坐吃Pancake。午前王瀛来，留饭。下午录象棋谱二局（“王俭坠车”、“三气周瑜”）。阅《火山报仇录》，已数十年未看，恍如新睹。气候转暖，18℃。晚润民有客来，未晤。

十三日（正月初三）

食澄沙小圆子，亦吾家旧俗也。十一时偕环、正华、栋栋拟

bbs.hlmbbs.com

乘一路车而待车者甚多，后雇得小汽车，价一元二角，径到南市朝阳饭馆（旧名“全聚德”）应粹深夫妇之招，座地宽绰，肴亦尚好。饭后乘一路公车归，已二时半。天气渐和，有春意。得韦柰乙卯元旦书，言有种西药，首都医院大夫为环所开，北京缺货，问天津有否。又录棋谱“雪夜访戴”、“凿壁通光”二局。原缺说明者。室温20℃。工厂因春节休息，今晚复工，又闻声响，不甚损眠。阅《火山报仇录》毕，昨云“为新睹”未确。此书昔看过多次，却已在六十年前。顷读至末页（147页）见有一句，即我一直常自诵者：“感怀伤逝之情焉得逢人而语”，此句每每浮现脑中，出自何书了不省忆，今乃知即《火山报仇录》语也。原文曰：“人焉知我感情伤逝之深，不能逢人而诉”，虽字句略有差池，而大体不误也。此事颇奇，故记之。

十四日

晨七时起，炉火灭，15℃，亦不甚冷。润民去买车票，定于后日回京。发大女书。午偕环、润拟饭于和平西餐馆，值春节休业，改至宏业。十二时半归，下午写象谱一局（“险持两端”），简而好。晚粹深来，食加工烧鸭、核桃酪，自制甚佳。

十五日

起时同昨。九时粹深夫妇来，馈以人参一小支，食品两种。正华发电给京寓，告行期，拟信稿略定。阅《髯刺客传》毕。润民下午三时即归，晚约王瀛夫妇饮于“登瀛楼”，家中四人，环未往。饭后王夫妇来，赠以灵芝草，可以泡酒，野生之佳品也。后又至昌实屋中与客小坐。睡着较晚。

bbs.hlmbbs.com

十六日

七时馀起，整治各物。偕华栋吃汤圆子。此次来津均值晴朗，有旬日勾留，较前次为长。十一时午饭，十二时半由润、正华、栋栋陪同赴车站，到时尚早。车上非常拥挤，无座位，站客甚多，将过道塞满，幸偕环同坐。车中甚热，一时四十六分开，三时五十分始到，约误十分钟，因在北站上车人亦多，停车甚久。至京站后，所乘2号车厢，未靠站台，停在铁轨上，幸韦柰来接，抱我们下来，亦可笑也。后闻凭电报方能购月台票一张，幸昨日发一电，当时并不知京站情况，亦巧合也。大、二女，陈颖均在站外接，已雇好三轮电摩托车，即乘之返寓，已五时。韦梅带小安安已于初四夕赴山西矣。小宁宁外出游玩，六时半归。晚楼上袁可嘉、程其耘夫妇来。

bbs.hlmbbs.com

丙辰京师地震日记

一九七六年

七月二十八日（旧历七月初二） **阴雨**

晨四时梦醒觉地震。楼房摇晃，且作响声二三分钟止。旋有比邻文学所李凤林、陆永品来，敦促出楼暂避，不得已诺之。陆扶我下，时陈颖在寓住，伴耐圃行。在九、十两楼空地坐待。天渐明，阴凉，至五时三刻登楼。妻稍患头痛。余凭栏看雨，得句云：

楼前夏绿雨霏微，天上如斯好景稀。

自是苍苍非正色，火星天似醉杨妃。

诸行星非寒，即酷热，荒凉寂寞，信人间胜于天上也。大女

成挈宁宁来。闻四条之屋，墙有坍塌者。停电。

下午赵广生来。吕叔湘来谈，闻北海白塔之尖震坏。齐嘉正、易幼蔷、周裕德来。六时四十五分又地震，楼房摇晃轻微，时亦短（后闻润民其时正在杨村火车上，震动不小，见鸡犬乱跑）。点洋蜡吃黄瓜蒸饺。至八时半电灯复明，即睡，睡尚好。竟日雨。发圣陶、津润儿书。

二十九日（初三）　**晴**

晨四时醒，忽见灯明，人立床前，润民也，为之愕然。他本说昨日来京为其母补祝生辰（旧历六月二十七日），值地震想必改期，不意于深夜到家。问：是晚车来？回：非也。乘下午慢车，每站耽搁，深夜始抵京永定门站。又待公共汽车甚久，到新车站，步行而归。润在天津，寓哈尔滨道，木架老屋三层楼，已住二十馀年。昨晨之震只墙裂缝，未生危险，诚为万幸。震源报载在唐山、丰南，为七点五级。人言不止此。或七点八级。其地距津颇近，故甚念之。其来也至巧。

与润民谈后又小眠，八时半起。天气转晴热。胡祖期来。下午文学所朱寨、张宝坤、董易、毛星来致慰问。润往购车票，知车路仍通。街市皆搭窝棚，余不出未见。学部在附近空地，亦用大型塑料布盖一棚。闻唐山地陷，云系历年挖煤所致。又云震源移动，尚有续震。

三十日（初四）　**阴转晴**

晨三时楼下呼召出外避震，未闻。五时馀，唤润起，并嘱咐小心，楼房损坏不可住。六时润赴津，陈颖送至车站。润民此来得知津地平安为慰。亦不虚也。

七时女欣来。始得润民二十八日晨书，已隔三日。得徐家振

书，言武汉 39℃，室内 37℃。寓中今日 30℃，比武昌好些。商店多不开门，食物供应缺。午赵广生来。下午锡衡妹偕妹婿刘哲之来。周裕德来打“桥”牌二盘，有欣女、陈颖。晚移至隔室，我未参加。

三十一日（初五）　**晴**

晨三时又有人呼召，未应。枕上忽想起前数年有梦中所得《浣溪沙》半首，其末句云“京东二百里馀赊”，当时不知所谓，亦从未去过此地。及今思之，二百里“馀”而又“赊”，岂非三百里。京东三百里，即丰南、唐山一带也，惊愕久之。续成下半首。六时馀起书之。

查原稿题曰：《癸丑仲秋二十六日枕上忆梦中〈浣溪沙〉半阕，不能续也》：

雨里宵灯晕彩霞，当时一去又天涯，京东二百里馀赊。

今续云：

拾得未明何所谓，寻来如梦或非差。算增算减总由他。

上午陈次园来。商店不开，较昨尤多。得天津儿媳陈煦二十九日晨给润民书，云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左右，避在无轨车场，看见对面自已住的楼房大动，真可怕，居然没有倒。可谓生动，故转录之。

得叶圣陶三十日晨书，云伊处略有墙倒，馀无恙。李凤林来说，在附近学部大帐篷为我设一行军床，美意也。下午写数诗，呈圣陶。食物缺，代以罐头，如梅菜烧肉、虎皮鸡蛋、清汤小丸子（自家索粉），亦已甚优。据地震局说，今明二日有强烈地震，而待之殊无影响。下午与嘉正、广生、裕德打“桥”。

八月一日（七月初六）　**微阴**

上午得韦柰永乐店渠头书、韦梅山西忻县书，均上月二十九日。梅言闻山西亦有地震。柰言永乐店是三个受灾公社之一，死十八人，伤百馀人，土房倒塌40%以上。二十八晨，他在渠头家中，闻警外出无恙。房墙有裂纹，其地距震中心二百四十里（北京当为三百馀里），约在六级以上。城郊咫尺，五天始有消息，信甚慢。此次变起仓卒，绝无预报，人均在睡梦中，而各处均平安，大幸也。

下午一时韦柰来，说其家之猫于震前怪叫连天逃避无踪，三十日回来仍卧原处。人固灵于物，物亦有灵于人者。与裕德打“桥”。傍晚，文学所朱寨、董易、张白山三人来，劝我们出外住宿，以我二人均病实不能出外，坚却之。是夕，人均外宿，只我与耐圃在家，又仿佛东岳村居茅舍时也。

二日（七夕）　**阴雨　风**

晨，成女、陈颖来，闻昨夕住朝阳门内帐篷中。将前录《浣溪沙》写一短篇，作为纪念（按：其后于1980收入《古槐书屋词》卷二）。与宁宁玩纸牌。下午许宝骙弟来，刘曼丽来。决定在寓坚守。由陈颖伴送宁宁到山西忻县其姑韦梅处。八时送行，与小孩握手。

三日（初八）　**阴雨**

晨，成、柰归自新站，云他们已行，车上不拥挤。八时，柰陪我们同到楼西空地观所搭帐棚，遇张书明、王平凡、范宁。柰回工地。得一日上海郑逸梅来书慰问，即复之。下午骙弟来，言明晨挈眷（珣妹带小孩）到沪转甬，避震。嘉正、幼蕾、裕德来，

bbs.hlmbbs.com

打“桥”。傍晚传警报解除消息。晚饭后人皆去，成至十一时归，云有雨。

四日（初九）　阴雨转晴

晨四时许，又有传闻，恢复警报，因此起身较早，与耐圃及大女谈。罗晓燕来。得润民三十一日津书（亦甚慢），海筹弟、蒋廷黻、郭久祺书。郭言将侍其母去沪。下午吕叔湘处转来圣陶家电话，问我处安好。嘉正来。复海弟、润民书。

有人来查屋，二层三层间，楼级离开一狭缝，亦地震之微损。闻唐山运来之虎在园乱动，致群虎皆惊。

五日（初十）　晴

晨，二女来，其家本拟去山西，未果行。续昨写旧作七夕诗毕。得润二日津书。又郭学群甥沪书，徐家振甥武昌书，即复之。久祺来，以警报暂除故不行，赠我饼干。与王刚、周裕德、成女打“桥”。晚，楼前群众集会斗流氓，人甚多，电灯光亮，远而观之。成之东四四条住房，墙亦有损坏。

六日（十一）　晴风

上午蒋雪瑛挈其小外孙女关悦来，以其楼居高，住棚内。下午朱复来，知张允和等已去沪苏。写前录词给润民。地震仍有传闻，姑听之。

七日（十二）　阴雨

得圣陶五日下午书，言曾移宿庭院廊下，四日复常。又湖州费在山书，云江南热至华氏九十五、六度。午，韦柰自通州来。下午赵广生来，昨自天津访晤润民，云在哈尔滨道旧居，晚卧底层

bbs.hlmbbs.com

楼道。屋有裂纹，勉强可住。天津损失较重，秩序亦不如北京，闻有抢劫者。携来润民六日书，言栋栋受到表扬，昌实表现沉着，胆大心细，皆可喜。天津无电，公共车停。夜雨甚，与广生、嘉正打“桥”至八时半。

八日（十三）　晴

晨写圣陶、润民复书。得谢锡恩书，他夫妇将去上海，住其弟处。得陈颖书，言到忻县即闹地震，亦奇。文学所张白山、贾经琪来，云北京市紧急通知，预报九、十日有地震，中心在宁河，动员我们今晚必须下棚，词甚确切，不得已允之。晚饭后由嘉正、王刚、裕德等相助，为支小床二张在附近所设之帐棚内（即前日参观者），成女往铺被褥。十时前偕往。棚小颇精，可容五榻。以塑料布为之，顶绿色，∧形，旁浅蓝色。惟颇矮，入须低头。与耐甫连床。同住者董易、蔡仪，皆熟人。卧见碧天，巧云来往，空气清新，只稍凉减寐耳。点蚊香，一夕恬然无扰。

九日（十四）　晴

晨五时半相扶还寓，未有他人伴送，去年病后初次也。大女与王刚来。他们诸人昨夜露宿天安门广场，如是者极多。开始抄写《读庄》。得钟敬文、马士良、刘桐良书。刘以公共车拥挤，被肘伤胸胁。韦柰来，以传密云水库将分洪为虑，若然，则地将成泽国。晚九时仍偕住帐棚，比昨已加宽增高。夜眠尚安。

十日（中元）　晴

五时三刻返寓。闻昨唐山又震（六级）。仙人球开花二朵。复人书。胡祖期来。下午得润七日书，言我坚守二楼最为上策，尚未知我亦下棚也；又言天津房管站人将检查房屋。所内仍传震讯，

bbs.hlmbbs.com

有云今日十六时至明日十六时者，有云明晨三时者。以今日科学知识尚不能准确预报，而官方屡传，亦可异也。是夕未下棚，成仍宿广场。

十一日（十六）　**晴有云**

七时起，天颇热。王湜华来。得润九日书、吴小如书。通电话至章元善家，知在寓未移动。大女购得油焖笋罐头。周裕德来。他昨赴津，访晤润民等，携来润书，即复。天津混乱紧张，不如京市。和平区多损坏，润民住楼尚好。

顷见我们住房二间，顶上均有裂纹，前未及注意。复小如书。大女仍宿天安门。与环谈，我以为可预卜无事安居，环以此言为大胆。

十二日（十七）　**阴**

午前又传震讯，云即在十二时与下午二时，却非官报，谣言可疑。摘抄《齐物论》。傍晚雪瑛携来上海黄定慧书，已十数年不通信。阅《地震问答》。与裕德谈。

十三日（十八）　**晴**

闻防震有长期之说。得润民十一日书，以住棚影响身体为虑，其实我们只去了二晚耳。即复之，嘱以住楼已损，如再振动可发生危险，须注意。裕德昨谈，其寓左右楼房均已震坏，只98号孤立仅存，风雨危楼岂堪久栖，故书诫之。又闻唐山死者约五十万，天津亦三万人，洵巨劫，前词末句，措词过轻不相称，而文词有限亦难表达也。

欣女、胡祖期来，李凤林来谈。闻商店开门。仍保留帐棚，或要集中他处。云东城房屋损坏四万间，住户暂不易迁回，殆所谓

长期也。

十四日（十九） 晴转阴 雷雨

起身较晚。得沪郭学群、韵眉书，武昌家振书，圣陶书附为荒芜、曹辛之写件。午，大女自崇文门买来烧鸭一，价六元四角，三人同饭。下午阵雨。复圣陶书，即寄。因雨，成不往天安门，十二时返寓。

十五日（二十） 晴

复溧阳蒋廷猷书。是日来客颇多，有谢兴尧、吴小如、徐北汀、陈次园。留小如午饭。得润民昨日书，邮递恢复正常。嘉正、王刚、裕德来打“桥”。

十六日（二十一） 阴

晨，成归云，长安街已拆棚。赵广生来言，工厂五时得通知，京师近期无大地震，并已拆棚。发润民书，上海谢、周书。得刘桐良书、宁宁三日安抵忻县电，已隔十馀日矣。胡祖期来，闻成都地震，云无伤亡。四川传地震在唐山之前，许谦儒因之避地来京。耐圃为我理发。余不出外理发，殆二三十年矣。寄上海郭甥书。成夜访章元善家二老。

十七日（二十二） 阴 夜雨

各处拆棚，而学部范围不拆，使人看守之，亦不解何故。阅《地震问答》。复刘书。文学所转来沪张香还书并附一扇面，因病不能书，却之。下午，成得山西电报云：“十八日到，乐山同接”，初不明其意，后知乐山为姓名，盖其妹在山西也。得荒芜书，有“传闻稳坐小室，从不下楼”，殆人言如此耳。以圣陶写件寄之，未

bbs.hlmbbs.com

复。与二女及裕德打“桥”。夜眠不佳。大雨。

十八日（二十三）　阴

十时方起。得家振书，润民书，言津地偶或小震，当可渐平。陈颖书述忻县紧张恐惶情形，但迄未震。午，成女到新侨，买归猪排、牛肉。广生买来一鳖，价一元馀。他昨曾到玉田县，京东一带未解严。报载四川北部松潘、平武，八月十六日二十二时地震（七点二级），影响及成都、甘肃武都。二十天之内，国中大地震二次，亦罕见也。此间虽解严，殆非全无震讯，只不向外传耳。因待宁宁，夜眠极迟。

十九日（二十四）

夜午十分，陈颖挈宁宁自山西归。其地平安，只是闹震。八时起。陈言梅梅防震紧张，每日必将日用品瓶瓶罐罐搬到窝棚，是否将震则不可知。欣来云昨夕丰台大雨。寄润书。得圣陶昨书，知叔湘南游。韦柰自通州归，彼亦拆棚。午，举家食鳖。

《参考消息》载专家里克特言：大地震前每无预兆，其先小震或有预兆者是例外情形。唐山巨震猝发自不足异。正确之预报尚待他年。

得上海谢、周十五日书，云大热，35℃，96℉。（此间27℃，80℉，相差颇多。）邀我们南去，未能从也。闻本市将以汽笛一长声，一短声以报地震，略如空袭警报，向机关传达，未普及街道。

晚打“桥”，环亦打一盘。文学所范之麟来访，谈为宋人蒋捷词作注问题。

二十日（二十五）　阴雨

八时起，天容阴晦。重阅小说《In the Fog》颇诙诡。耐复铨

庵，我复圣陶书。嘉正、裕德来，韦柰归。打“桥”。

十一日与妻谈，至二十日可保平安，乃臆测耳，幸而言中，遂止于此。来日悠悠，未知何若。传今冬明春尚有地震云。

检去年日记：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海城营口地震，七点五级波及京津。我们于二月六日偕往天津润儿处，距震后只二日，而群情无忧与今日异。盖地震幅度之殊，当局之措施，亦或有差异耳。

平伯记于北京建国门外永安南里十楼，时年七十有八。

附记

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周裕德君携来当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东城寓中小叙，耐圃赠同人句云：

震地惊人心，青年慰护殷，
前途成远志，祝酒且盈尊。

其事不见日记，记文讫于一星期前也。诗虽俚浅而当时大难初平，兴会颇佳。承裕德不弃，藏之七载，将付装池，余为另写一纸置诸帧首，俗云“书堂”者也。其辞曰：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裕德挈尊小斋欢饮，为六年前丙辰京师地震平安纪念，并出耐圃当年此日赠诗。旧游宛在，其人已遐，片楮飘零，重劳珍惜，书以志没存之感云。”

（录文比写本稍多）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九日抄后记

跋　语

虽记了近一个月，事实上只震了一天，而社会扰攘，群情惶骇，以今思之似不可解。若当时不记，现在回想，恐怕连一个字

bbs.hlmbbs.com

都没有了。故虽见闻狭小，文字浅陋，非无暂存之价值。

首先当说避震是有些道理的。问题在于怎样避法，避到哪里。这确是个难题，就有不同的看法。避有远近之别，最近的即在家中，如叶圣陶于庭中廊下一宿是。远则天涯矣，我们亦二宿附近帐篷，却以不避名，如“传闻稳坐小室，从不下楼”是也。这虽然不尽符事实，而我心里的确是不大想搬的，在日记中随处可见。

记了将近一个月以后，有身上一松之感。其实闲居无事，却有一种恐慌的空气紧紧地包围着我们，要时时和它奋斗，不知来从何处，总是从各方面汇合来的罢。常说，身劳心逸，而今恰恰相反。我于七五年患风疾，耐于七六年春进医院病未愈，原是不大能活动的，而那时社会上的情形却有不动不行之势．分三项说明之。

（一）警报频传——自日记开始早晚地震外，迄于记末迄未再震——以后亦然。而警报传之不已。有半夜，有凌晨，有中午；有确言何日何时，震源何在。言之凿凿，云出官方。及今追思原可付之一笑，却是“事后详签”。若当日固十分为难，听它有似盲从，不听未免冒险。天心叵测，人意难定也。

（二）殷勤劝告——来客谈话内容，记中未载。若亲友来书或邀往武汉或邀往上海，皆盛情也。文学研究所同人来访三次，屡劝出避，惜未能从；及第四次勉徇其意，始外宿二夕。棚小而精，相距甚近，盖特设以待老人者，意甚可感。其后震讯和缓，遂未再去。

（三）纷纷迁避——远者谓之迁，近者谓之避，迁亦避也。我足不出户，坐井观天，局于见闻。以家中言，如宁宁随陈颖赴山西忻县，戚友中如许氏之赴沪甬，张周之赴苏沪，皆远游也。近则无人不避。棚宿以外，天时方热，更有露宿天安门者，如大女等。据伊云非常热闹，闹中取乐，裕德亦言“地震乐”，惜我未能见。余一九一五年来京，于今六十载，却不知天安门前可住，市

当局不禁，亦创闻也。

如上简述，丙辰京师地震实况，一滴水可知大海矣。北京的避震，可谓万众一心，我们虽有住棚二夜之记录，还应当算是不避派，有悄然孑立之感。白天青年人来来往往，还打“桥”牌。大抵皆成、柰的朋友，至夕各散，顿觉岑寂。韦柰等在通县农场。大女常往天安门，有时因雨回家。其四条赁寓以墙裂不能再住。有时只剩我们二人在家，小楼灯影胜似村居，若我诗所谓“者般陋室叫延芳”，亦今昔差同耳。见八月一日日记。

还当提到天津。这是我家避震的重点。在齐内老君堂时，我家即分居两地。润民毕业结婚后，即住天津为日已久。唐山大地震影响京津，而津尤剧。我们自十分挂念，不期润民即于当天半夜里抵家，途中遇震亦属冒险。我一觉睡醒，忽见他立在床前，非常诧异。归津后一月未来，音信常通。他住在津市中心哈尔滨道木架老屋三层楼，左右楼房均被震坏，惟此岿然独存。地震那天下午儿媳避在对面，亲见自己住房摇摆，她说“真可怕”。

我不搬动或未惬舆情，而润民却说“坚守二楼最为上策”。更有可笑的，我偏偏不赞成他的坚守，以屋旧楼高，虞其再震不支也。京津情况固不尽同。依日记所载，一月内京中迄未再震(感觉不到的轻震在外)，而天津尚有小震。他们枯守并非妙法，无处可搬亦是事实。闻曾借住临时建筑，不知其详。两地平安总可喜也。

跋此日记是事后的话，当时并不知道。避与不避，得失难言。仓皇奔走，有似莺燕纷飞，悲守穷庐，又如鸵鸟一头扎在沙里也。天津楼房损坏后经过修理。永安南里之屋较彼为优我们所恃以无恐者，然亦有裂纹二处（见记中），我们于次年即移居，遂置之不问。顷闻孙女华栋言，学部宿舍各楼均加以钢箍，则北京永安南里与天津哈尔滨道，亦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耳，岂可深恃哉！

还有耐圃。她同我一样主张坚守，不成问题。但群情惶惑之

际，心情或有不安，亲友纷纷南去，自更不免摇动。就记文看，也有两点可以猜测的。如八月十一日记中说我预计到二十日可无事，环以此言为大胆，可见她还是不大放心的。又附记中，周裕德君所藏她的赠诗，有“震地惊人心，青年慰护殷”句，虽属通常言语，而年轻朋友在敝寓时常来往，她是很欣慰的。她的心情我很了解，词虽浅率而意甚真。地震固属危险，亦半是起哄，那时空气非常火炽，与文化革命期间，欢愁迥别。那时多少艰难，视此何止倍蓰，她总出以镇定，盖亦勉强为之，以慰我心。言念及此，知吾之愧负多矣。

自今岁元宵伤逝以后，遇有可喜之事物，每惜君之不及见；反之，又幸君之不见也。若斯日记零乱琐碎，钞写达数千言，未卜伊行之乐见否耶？古诗云：“改成人寂寂，寄与路绵绵”，只言远道耳。如今，寄往哪里呢？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于北京西郊三里河寓。

壬戌两月日记

（自正月十三日迄三月十三日）

序 诗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阴历壬戌正月初二日己酉，客来示一诗谜云：

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筇。
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

（事译十七日日记）

正月十三（1982年2月6日）

环自昨小便不通，夜起二次，仍无。晨九时由成女、徐仲茂、高缘缘陪同，至“首都”急诊室导尿。幸有友人李舜伟照料，并给针药。九时半去，十一时馀归。午袁绍良大夫来诊脉，云“若游丝，左脉尤细，乃气血两亏之症”。药方加人参，未服。致圣陶

书。缘缘回津。下午四时润、煦、栋自津来，润民住我室中。

十四日（2月7日）

晨栋携佳佳来，环尚呼之，神态安静。不进食，喂水饮之。下午二时遂卒。六十四年夫妇，一旦分手，痛哉！！！儿女孙辈均旁侧（只金凤以孕未来，昌实后于四时自津赶到），看来并无痛苦，非常安静，吊者如骙若、淞帆皆未闻讣而来。圣陶遣至善偕其媳姚，梅夫人偕杨敏如、高棣华均来。徐仲茂甥本寓此，通知娴妹。静玫来，傍晚许觉民、王平凡、陆永品、李凤林来。移卧大间，与润同室，睡尚好。

十五日元宵（2月8日）

七时起。时间仓促，未及通知，到者四十馀人。九时半泣送出门，从斯永别。予以病又感触太深，不忍赴火葬场。寓中有陈曙辉、王曙云招呼。来吊者名单附后，以见亲朋之谊：

谢象春、陈颖、徐家昌、石云山、章琴（代章元善）、任庆民、任建青、谢建新、周铨庵、张允和、林国贤、许渊儒、许以林、许宝骙、钱同、谢锡恩、侯国华、李纯、郭可诠、郭可莻、李庚鑫、丘坤元、丘学煌、许通儒、易礼容、俞锡璇、俞锡衡、范宁、牛金炳、陆永品、曾克涛、高棣华、杨敏如、陈曙辉、林昭、周裕德，又有程其耘携其女来。凡四十一人，家中人在外。十一时众归。灵车外有雇大轿车一、面包车一（院部派）。午饭约二十人。

下午移大女之小床至室内，将原有之大床移至外间，如此布置较好。发杭州海弟，无锡兆瑾书。

给孙女华栋，环所御结婚戒指，将来传给佳佳。给金凤孙媳百元，为护胎之助。给陈颖五十元，以酬畴昔护理之劳。昨夕宣布，环之存款，他日由儿女二人平均分配。有许骙若弟在座证明

bbs.hlmbbs.com

之，亦旧例然也。

料理丧葬只一日半，可谓迅速。韦柰开账单，只一百六十馀元，亦甚节省。

下午章元善兄独行，搭乘公共汽车来唁，九秩翁可谓健矣。虞其蹉跌，使宁宁送他上车。其不服老，异禀也，然亦稍过。

挂环照相于外间西墙，摄于一九七一初自豫返京时。又悬壬午年胡楷仲姨丈赐环集唐对联，辞曰："长爱谢家能咏雪，始知嬴女善吹箫"，写作并精妙，褒之有加。耐圃迄未肯悬挂，我屡次商请，迄不可，今日悬之倍感凄凉，且明知非君意。而儿孙恳求亦不便拂，稍播芳馨，亦后死者之事也。晚乔象钟、李凤林率其子来唁问。

十六日（2 月 9 日）

以小手表分给成、欣二女，给家昌五十元。陈曙辉、弥松颐来电话慰问。胡祖期来唁。托林昭为购小书架，置室中床侧，价二十八元。下午以环儿时所珍龙虎文苍玉佩给润民留念。遣润率李孙往黄、叶二家。李即回津。王益知来，闻沈裕君卒，百岁矣。朱复来，未见。晚润民夫妇访李凤林，遂宿于永安南里。

十七日（2 月 10 日）

晨得港李国柱书，附文颇佳。与仲茂谈。王湜华、刘世蓁、黄君坦先后来唁。午忆潘岳诗，续之云："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待我馀年尽，与君同寂灭。"

华栋携佳佳来。四时郭久祺来。前于新正二日来贺岁，谈一谜语。三字为一句七言诗。"亭、景、畫"、"老、坦、节"、"首、雲、暮"、"泣、游、峰"（诗见前序）。读之似一首悼亡诗，次句尤切，语出无心，盖真诗谶也，其有它

bbs.hlmbbs.com

数耶！久祺又请留纪念册，却之，以非耐圃意。晚许宜春、许淑春来，未见。

十八日（2月11日）

录枕上作："逝者固不复，而亦不可分，斯须立斜影，归去日已曛。……并昨得者寄圣陶。

又记久祺所示谜语诗："客来贺新正（正月二日己酉），示我诗谜读。事出于无心，心惊'卦影恶'。怪哉一老夫，胡为横拖竹。长亭何人歌，短景谁能续。断云斜日暮，侧峰蘸寒渌。徙倚病榻前，秘之不敢告。"

又有语云，记自遣之术："所以哀永逝者，以其不存也。若彼长存于我心中，既无所谓悲哀矣，付诸寥天一也可。"

午王益知、袁绍良来。袁在外室摄景，将回香港。得荒芜、小如、云乡、松颐书。下午为许以林写高祖《印雪轩随笔》所载诗，世姻之谊六代矣。昂兄在时认其长女渊儒之子为孙，父林国贤，以"以林"名之。是安巢公之嫡系。

十九日（2月12日）

晨起洗足，润儿为剪指甲。润民、正华往娴处。成女嘱为其友李佩写字，云搁置多时，遂为书之。

得句云：

　　檀几供花篮，中有马蹄莲。

　　惋彼水上仙，含蕊今已蔫。

得海筹弟书，又唁电。得俞大缜书，以久病，字迹难辨，为述新儒林外史之打油诗云：

　　元任雍容尔雅，志摩俊俏风流。

　　寅恪古貌古心，志希怪模怪样。

bbs.hlmbbs.com

今赵公尚在，馀皆古人矣，形容酷肖，为之怅然。晚成、荼访渊儒，送去昨写件并“许氏家谱”以赠以林。与润民检存款，活期折不见。入睡迟，阅林译《雾中人》。

二十日（2月13日）

遣润、荼往银行挂失，云三日后可补发，幸抄有号码。复大缜书。得金凤、兆瑾书。云乡来，未见。陈曙辉来，送花。得圣陶答诗。

二十一日戊辰（2月14日）

晨八时许，成、欣、润、荼同往八宝山取骨灰盒，置几上，对之默哀而已，无可言说者。是日来者：刘宗锟、王汉华、许渊儒、以林、陈端（正华之弟，未见）、郭可蒍、赵广生、林昭、胡祖期、周裕德。

收到自杭寄来酱鸭、桂元，发海筹信。下午骙若夫妇来，得沪郭学群唁电，张允和书。五时，润儿捧骨灰匣安厝于卧室壁柜之顶层，与我晨夕相守，以俟他年合葬，庶几同归于冥漠，亦痴愿耳。以德国马汉茂夫人廖天琪书，知前作《浮生六记》序文稿，将译为德文。是日正华回津。于枕上追思，吾母享年八十九，环八十六，皆厄于文化大革命，未能终其天年，特耐圃重睹升平，稍娱晚岁，令人不觉耳。予所以有“百岁非夭”之说也。

二十二日（2月15日）

记昨夕所感，得句云：

中寿墓木拱，秦伯訾蹇叔。
百岁非夭说，姑妄存其目。
临渊溧层冰，蹉步失怀玉。

bbs.hlmbbs.com

秋霜被丛兰，更春花不馥。

连上“花篮诗”呈圣陶。

下午四时半润返津。邵怀民来，未见，赠手写二诗犹署双款，置玻璃板下。晚与成、秋谈环病之经过，大致意同。

阅《玑司刺虎记》，昔所未读。

二十三日（2月16日）

仲茂返津。韦柰往银行补领活期存折，原件盖伊带在身边，回归一炬矣。昨阅小说，卷末有吾父精楷题字：“暂分烟岛犹回首，只渡寒塘亦并飞。芝仙”录前人句，署款乃吾母名，“之”作“芝”，别体也，盖民初之笔，其上册题字苍老，署“丁丑十月”，一九三七，当在其后。辞曰：“多少人间惆怅事，金人辞汉（说）辞秦”，缺文剩在下角，盖“说”。

成、柰为整理室内衣服。致徐北汀书、邵怀民《遥夜闺思引》。骙若弟来。

得断句：“此后无人惊犹语，从来何处重痴情。”晚得张人希书。改五言第二首，以与第一首重复。补诗句缺文，思之半日始得之。上文曰：“多少事”，非“说”字不可，点睛笔也，当是成句，先君书之在卢沟桥事变后，非偶然也。

二十四日（2月17日）

晨成女言昨日半夜齐加正在浴室捉一鼠，甚奇。此鼠曾于半年前大闹我室，咬坏书籍，碎纸满架。曾发动韦柰、李捕之不得，后忽杳然，逃至他处，偶一出现，不图于此就逮。加正颇得其法。若非留宿在客厅，则亦不能捕鼠也。

王湜华来，书昨拟联赠之。发君坦书，亦附昨日联语，未抄诗。下午徐北汀来。晚阅《剑底鸳鸯》，昔年似未读。林译甚佳，

bbs.hlmbbs.com

胜于新林译，以晚年名垂年老，不免杂以他人之笔耳。

二十五日（2月18日） **雪 阴晦**

七时半得新加坡周颖南电话慰问。港陈秉昌寄来武夷风景片，复一信片。得东京马汉茂、小平、润民书。易礼容送奶油点心二种。得李赓钧夫妇书。仍阅小说。早睡。

二十六日（2月19日） **仍阴**

发润民信片，语短。抄前所记诗在练习本上，题曰："企芳数语，旨在独喻，不足示友也。"午稍霁暖，得吴泰昌书。

二十七日（2月20日）

将前日拟联语寄圣陶，下联改为"更从何处话前尘"，较为灵活、雅淡。又附记谶语诗。复张人希书。二十二日诗似未完篇，补四句云："修龄安可冀，大梦有迟速。我自负君多，哽咽不能续。"

二十八日（2月21日）

栋来。得施蛰存寄来《词学》第一期。读《庄子》。

下午抄昨诗，仅五首耳。浚民偕海筹之女来，其人未见过，亦不知其名。

得俞大缜寄件，又杭州徐通翰书，为征词稿也。枕上得句凌乱。

二十九日（2月22日）

复徐书，附环作《望江南》四首，姑徇其读。录昨诗，韵杂，记实感而已：

独语犹对话，耳聋不闻答。

bbs.hlmbbs.com

是处皆怅触，堕泪人未悉。
谁言此境恶，我道殊非劣。
既无食旅扰，更较病坊洁。
出门将安之，何如守墓室。
守之亦何为，惺惺又寂寂。
良朋来嘉言，“料之无戚戚”。（圣陶和诗也）

下午将诗写出，略有改动，如“墓室”改“故室”。得云乡书。张茂滢来。阅西利亚郡主别传小说。得苏州涵侄女书。睡颇迟。

三十日（2月23日）

古重正月晦，为令节，后移至二月一日，称中和节，今皆久废。是日雨，距十四日逾“二七”矣！闻昨钱钟书、杨绛来，未晤。命成女报谒。午转晴。阅《三千年艳尸记》，情节甚奇，昔未曾读。有吾父辛酉题，六十一年矣！

夕得君坦书。题《剑底鸳鸯》上册，言中西文笔有相似之处，盖人同此心耳。

二月初一（2月24日）

娴妹偕雪瑛来小住，闻珣妹患病。得润民书。读《庄子》。

初二日（2月25日）

《庄子·至尔篇》记“鼓盆”，以有无喻生死，亦恒言，不是解忧。回思《石头记》之联语，真假是幻象，有无是本质，不过如此耳，穿凿附会，识无谓也。

寄润书，附前作五首，其六未抄，以寄圣陶。得张人希唁电。大女携归奶油栗子粉，久未吃，几忘其名。晚张贤玲来住。

bbs.hlmbbs.com

初三日（2月26日）

今日二会（一文学所，二红学刊）均未去。阅《艳尸记》毕，怪诡亦谈哲理，如长生轮回均异于东土。

初四日（2月27日）

下午娴去。阅《脂粉议员》。此书林译，有宣统元年序（一九〇八）。其117页曰："口口中尤以白立其为最。"119页曰："白立其，贵国之国粹也。"此即Bridge之音译，今定译为"桥"。此戏通行已有百年之久，余初习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初不知也。同游戏者有朱、浦、七公，其后有璇妹，今环亦逝世，欲说此事竟无人，可叹。西人以之赌博，胜负极巨，观此可知。

得小如书，寄湜华、君坦书。苏州园林局副局长邹宫伍来，云将修复吴下曲园，为期尚远，恐河清难待；又在外室钩摹"春在堂"扁额，一时始毕。原额遂亦撤去。复小如书。

初五日（2月28日）

抄《未名之谣》残稿。午得圣陶书，知张伯驹于二月二十六日病故，文史馆中老辈又弱一个矣。下午郭淞帆来。阅《芦花余孽》，后吾父三题：一、丁巳即我等结婚年一九一七。二、庚申中秋，我归自海外，一九二〇。三、丁丑"卢沟桥事变"后一九三七。林译诸小说大抵均有我父题字也。

王湜华来，以《未名之谣》草稿付之，俾其录副，可免佚失。笔迹草率，彼不能辨，对勘良久，五时始去。得润儿书。

小说固平常，其75页云："人固死也，但未尝死之于吾之心中，吾心固谓其人生也。"虽情形不同，恰与上正月十八日记"短语"相合。

bbs.hlmbbs.com

初六日（3 月 1 日）

写致圣陶书。复润民书，即寄出。马士良来吊唁，并有挽诗，如下：

忍听微之发悼歌，重抄旧卷感才多。
三生石木昭彤管，九转丹成逐逝波。
经案绳床人寂寞，桑田沧海怎销磨。
容音永隔儿孙哭，梓里魂归痛若何。

此一周以来仅有之挽诗，故记之。

晚得沪李宝森讣，卒年七十三。又闻赵元任卒于美国，年八十九。阅小说《西妇林娜》，从前看过。

一九六九己酉下放河南五七干校，在信阳小住，未买他物，只购得一红花小盆，其后每与环戏及之。匆匆已十四载，昨夕渗漏，遗溺满地，顷始察觉，为之怅然。事极猥琐，无人可语。古诗所谓“所遇无数物，安得不速发”。一切偶然，即前定也。

初七日（3 月 2 日）

得从周书，忆旧多感。阅《不如归》，此书颇悲哀，昔未看过。其卷末有吾父小楷二行曰：“身如红口楼，无那白门秋。”其后有钢笔妄涂曰：“红豆相思久，秋风去不留”，似通非通，似连不连，不知何人之笔，而字迹类我，岂予所为欤？事隔多年，恍惚如梦，此系妄补，与原题二句无关。原句盖诗之三四，非一二也。只言“白门秋”，未言秋风也。性喜妄涂，老而不改，信然。

下午得常风（镂青）太原来唁电，出诸意外。其人四十年代后即未闻音信踪迹。前有人问及我，我答云不知。亦以未来信。我住址或得自《晋阳学刊》，若耐圃之卒，他以何而知，不可解也。

陈次园、吕剑来，王湜华来，诗稿已写出，为补充之。

初八日（3月3日）

前诗有删节处，忆得二节（其中一句失记，补作），寄湜华录之。又写圣陶长信，读《庄子》所感，时已午时。

改写二十九日诗，结尾叠用潘句，与第一首相接，循环读之，六首即一首，可告一段落。看丙辰年地震日记，有寂寞之感，今昔之异。

初九日（3月4日）　**阴**　18℃

寄小如、湜华书。得政协所发《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略》，附有会员名单，昔所未见。若易礼容在名录内，一向不知，亦未谈及。下午抄前诗在另本上，既不娱人，又不悦己，诚为无益之事。阅《双冠玺》，译者闽人未详，文笔如林译。

初十日（3月5日）

王湜华携来曲社唁函，并前诗抄件三份，已增多八句。后拟不用，而彼已写，不便屡改，姑为修饰存之。以二册付之，其中之一赠圣陶。另自存一册。寄陈从周书。得润民书，云明日来。前寄润书，少贴四分，居然收到。阅韦柰所作《谈香港文字》，二十篇止。阅《不如归》毕，中日昔者家庭情况相似，鹃啼犹孔雀东南飞。浪子患肺疾，休之尚有说，而兰芝无病，仲卿之母较武男之母为尤劣。书夹叙甲午战争，畏尘言之不休，虽热忱爱国，而情随事变屡易沧桑，今日读之亦徒增寂寞耳。

十一日（3月6日）　**惊蛰**

前值此节辄以语环，戏以彼喻"蛰"，病中犹为之开颜，今则已矣，伊夙畏寒，于春夏之交，郭大姐每笑语之："大妹的好日子

bbs.hlmbbs.com

到了。”姐下世多年，书以志悲。

复周颖南书。认购国库券一百元，自下月开始，由工资内扣去若干。

校王迻写本《未名之谣》。原未标点，湜华所加。仍以圈识。得施蛰存唁函。读《天囚忏悔录》，林译本。此书前半有一命案，后半探险海上取藏玺，西洋十九世纪小说之老套。而情节曲折，昔以未见。吾亲藏林译小说，颇珍视之，予昔年亦未能悉读。今暮年失偶，以遣悲寂，非始料所及，且往往见吾父题字，卒读悲怆。

十二日（3月7日）

林昭、栋栋、佳佳来。得君坦、小如书。复士良书，告以吴小如近不能写字。得诗一首，昨日所拟：

　　瞢腾偎扁枕，浑不辨朝暮。

　　反顾欲语谁，方知人已去。

骙弟来。夕枕看小说。润民住永安南里。

十三日（3月8日）

将环《鹧鸪天》词抄出补款，以寄南京人民出版社吴明墀。前有信来征稿，遂检付之。伊认为不佳，上有一补钉，或亦珍惜。虚名逝水，后死者未能免俗，可叹！词中有“梨花庭院迷离梦（谓老君堂），阶影楼台历碌心（三里河寓）”盖佳句也。“历碌心”，自云纪实。

室温20℃。阅《香钩情眼》，小仲马著，所谓新林译。曾看过，上有我书（红笔），亦不记何年。晴，稍有西北风，十一时偕成、润搭乘13路公共车到西四南“西餐厅”（未有它名）午饭，地下室整洁，盖利用昔年之防空壕。傭保有熟识者，昔在东华门“华宫”，且尚记得吾父，数十年矣。肴品颇佳，费十八元，又带回二

样，仍搭车归，皆由儿女扶掖，归十二时三刻。章琴（元善之女）约成女饭，故知其地。

得许晴野书，发吴明墀、施蛰存信，内均附稿，距耐圃之卒一月矣，顷始告知珣妹。得雪瑛电话，知未遽发心脏病，为之稍慰。“无以死伤生”是古义，亦逝者之意。若余今日与儿女外出聚餐，亦洵儿女之请耳。

十四日（3月9日）

晨与润民谈鲁迅选我最早的小说《花匠》事。汪健君来唔。下午骙来打“桥”，予未与。润民返津。得李园柱书，即复之。以前曾来书，由柰代笔。夕枕不适，梦中失向，挣扎无效，久之旋转而醒，时十二时半。

十五日（3月10日）

写《离恨天》短跋，过午始毕。以《香钩情眼》中提及此书中人物，故漫记之，良为无益。晚得娴书，言我“知情达理”，岂可当哉。阅《匈奴奇士录》，周氏兄弟所译，笔调沉闷欠醒豁。

十六日（3月11日）

将昨稿附在书末，复珣书。晚得张人希书，嘱我和刘海粟《水龙吟》词，拟却之。又得自法国寄来李治华所译《红楼梦》，书品极精，不谙法文，亦无用也。阅《贝克侦探案》，入睡较早，午夜醒，又睡，与往常不同。

十七日（3月12日）

“九九”尽，19℃。晨复君坦、人希书。诸多笔札酬应，不得已也，亦拟损之。王湜华来，仍拟偕人合作我的年谱，行谊自

bbs.hlmbbs.com

足道，然亦只可听之。侦探小说前以为不佳，顷再阅，虽简单而不噜苏，不似今之以费话充篇幅。得从周书嘱写字，不能应。附诗词各一。诗送闲若出洋，似吾母口气，词为《浣溪沙》，云许作于伦敦。

十八日（3月13日）

口占二十字："无一不概然，无一不枨触。若云即是诗，斯亦未免俗。"趁韵为之，语虽浅而隐晦，谓悼亡诗易入俗词，非谓白话入诗俗也。圣陶偕其孙三午来，得畅谈，难得之会也，近十一时去。

得颖南书并汇来五十元，云是稿费，凑足整数。得骙若书。梅夫人来坐谈片刻，又赠烟二盒。复从周、骙若书。是日有二老相访，一89，一90，皆年长于我。晚得南京吴明墀复书，附照片三纸：我二纸，一给王湜华，一给曹辛之。环一纸，给曹辛之，《鹧鸪天》词，上半我作，下半环续。此与日前"三八"所寄词稿上半不同，下半重出，不好安排，如何答复颇踌躇，竟日忙，可异也。

十九日（3月14日）

晨七时起，复吴明墀书，颇长。抄昨诗。袁绍良大夫偕其兄绍文来访。下午重看昨吴寄来小照片，甚精。见环书尤怅，径曰"辛之"，别无称呼似未恰当。非伊意，乃徇荒芜请耳，今或以之流传，洵下笔之难也，惜无人可语耳。寄小如、荒芜书。夕，陈颖来，送陶然亭西餐馆炸猪排，颇佳。食多眠少。

二十日（3月15日）

六时半起，颇冷。寄圣陶写件，颖南书。下午作《不庵庵

bbs.hlmbbs.com

说》，妄谈耳，非以之作别署、室名，聊以自儆。得润书、骙译诗稿。室内仍稍有暖气。阅小说。

二十一日（3月16日）

晨，蒋雪瑛来。寄润民书。拟改昨文未就，题改《不庵说》。大女约雪瑛往西四“西餐厅”，以停电未得食而归。

二十二日（3月17日）

早起，19C。四川蒲心正前年曾为写扇面，昨来信云他请关山月绘画遗失，又函索书，顷寄纸来，亦可笑。得娴书云患肝硬化，“居斗室了此残年”，意殊萧飒，以七弟作品为真。前中大学生李志敏来，已六十馀，满头白发，赠以《古槐书屋词》为念。成、雪归，云西餐馆仍停电不开，可异，自近处携归中菜数品，午饭尚佳。

复娴书，以付雪瑛。陈竹隐来。林昭、华栋来，与谈吾家旧事，加付裱字幅费十元，共三十二元。从外间换小说。

二十三日（3月18日）

晨闻二女来言，陆费銎卒，盖脑溢血。得荒芜、小如书。下午林昭携来新裱苏州旧寓门匾，曰：“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同治壬申李鸿章书”，额甚长，迄今一百一十年矣，余儿时见匾悬大门。墨迹，从未悬挂。读《红柳娃》，甚怪。

二十四日（3月19日）

复荒芜书。阅残本《唐初庆志》，一九一五年印，纸已朽敝。梦环在一室，新而大，启一抽屉半空，安置东西。

购国库券四百元。

bbs.hlmbbs.com

二十五日（3月20日）

昨夕损眠，得诗曰："大觉何曾着（睡着），长眠亦未醒。枯鱼无泪点，空自待天明。"其辞甚悲，为续其二："宵中平坦地，即可礼弥陀。借问极乐国，莲花含苞无？"

将前作《不庵说》写出，删繁就简，不足二百字。得吴明墀、润民书。

二十六日（3月21日）

得袁绍良赠照片，一遗像，二、三字画，均佳。自二月七日以后，了旧债外，不应人书。顷书二笺，一、未名之谣，二、寒夕凤城行，署名不盖章，以寄南京吴君备用，亦破例为之。阅《大食故宫馀载》，上半似散文体，译笔佳，吾父曾阅之，有己丑题（一九四九），盖最后笔也。

二十七日（3月22日）

写润民书，后又附书一纸。仍看昨小说与《春在堂诗》。以王湜华要借，取出数本。林译小说在近代文学史是个奇迹，而时人不知，即知之估计亦不够。此问题极复杂，好处甚大，缺点太多，瑕遂掩瑜。如校理，工作量太大，近闻有新印本数种。未知其评价如何也。

二十八日（3月23日）

晨在徐北汀重设色之松竹边上题字，眼光差，手软，对付而已。得邵怀民书，以收到《遥夜闺思引》致谢（好几年前他要此书）、司徒昆玉书（要我写字），情意皆好。写字暂不能。阅仲茂一文，谈我的《吟咏与经学》，其实我并不大懂经学。夕，眼镜失

bbs.hlmbbs.com

落床下，未碎。梦唱曲，似携环、珣，唱一生谱“绿带”二字，未毕而醒，浑身发抖。近年有此疾，非寒冷，由于神经。

二十九日（3月24日）

写寄圣陶谈《庄子》，附二诗。又作短笔二：一、谈林译小说，二、《半帷呻吟》解题，均只二百字。“半帷”之名始见于此，亦偶然，非有意下半帷也。得君坦书，族人阿庆、邓云乡书。

三月丁未朔（3月25日）

昨夕睡较多，七时半起。北京《青年报》介绍韦柰，并有照相。得镇江江慰邑寄《浮生六记》资料，有顾翰寿沈三白诗，在道光二年，前所未知。其件不书地址，只写从邮局转，居然收到，内容颇佳。《新天方夜谭》林译劣，未卒读，改阅《髯刺客传》，是熟书。差距颇大，盖非出乎一手。当年稿酬，闻五元一千字，遂不免倩人为之耳。

三月初二日（3月26日）

改写《谈林译》前文。理发，成女外出，贤玲在寓招呼。去岁年底尚与环同，今则已矣。阅读《贝克侦探谈》，入睡较早。

初三日上巳

值断七之期（3月27日），日记本拟止此，兹稍延长。七时起，前文在十时始毕，见文思之拙，是别后仅有之作则可记也。不知谁何诗“写成人寂寂，寄与路绵绵”，偶忆及之。得润民书。晚任庆民、其女建青来，余方卧。润、煦自津来。午夜构思，损眠。

bbs.hlmbbs.com

初四日（3 月 28 日）

润、煦约至“燕京”，搭乘 114 车前往，因座位全包出，未能吃成而归。得圣陶书。仍整理文字。吴小如来，已久未晤，日内将进医院治疗。煦回津。以体乏，睡颇多。

初五日（3 月 29 日）

写圣陶、君坦书，各附《谈林译》一文抄件，至午始毕。午食成在附近小铺购肴，尚好。阅《贼史》，狄更司原著，描写细碎，善恶混杂。得稿费二十元。下午章元善来。润民回津。早睡。

初六日（3 月 30 日）

抄写文字，寄圣陶《不庵说》稿。阅《红礁画桨归》，书曾一读，不记何年，盖甚早。甚清丽，译笔亦善。夜梦其一似兆，可三年五载，又怕梦挣扎二次始醒。

初七日（3 月 31 日）

近八点起。阅昨小说。此书思想深刻，情节变幻却不自然，如梦中行走，虽久闻此说，却从来未见。有意写作悲剧，故处处别扭，惟文笔甚佳，盖哈葛德（亦林译）之杰作也。傍晚王湜华来，借《春在堂诗编》四本。

初八日（4 月 1 日）

得诗一首：“咫尺歧生死，无言尽百哀（曾祖有百哀篇），青山何日共，白骨已成灰。”竟日卧。买便帽，备出门，价二元二角二分。得彦火书。是日停火。

bbs.hlmbbs.com

初九日（4月2日）

八时起，20℃。蒋雨田来访，先世本有交谊（从周介绍），我识蒋慰堂（其伯父），徐志摩其母舅也。得圣陶书云海棠花讯在旬日间。得马士良赠件，谈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事，材料甚确。灯下写复圣陶书（部分）。失眠。

初十日（4月3日）

天明方睡着，七时半起。写圣陶书四纸毕。下午占一诗，为之一恸。环虽久病，而卒甚骤，惊愕无措，遂塞其泪。录诗，未知能传悲哀于百一否："料理茶汤水，淹缠病卧时，不知身已杳，还待我寻之。"此即所谓不娱人、不悦己者也。得润书。

十一日（4月4日）

写给马士良，复润民书。室温20℃。复许白凤书，见示一词颇隽，附抄于后："小重山，春盘偶忆，破晓村娃街巷兜，吭吭声调转，似欹讴（村娃叫卖别有一调'吭吭荠菜马兰头，吭吭'，吭字都带着拖音。自注）。满篮新绿出田畴。听叫卖，'荠菜马兰头'（平注：兰似当作篮，通用不拘）。春草亦珍馐，生香餐秀色（三字，平拟改，原作'真'可似叶仄韵），味长留，买来清洗水锅头，撩一把（按：俗作捞），切细拌麻油。"亦江乡风味也。

十二日（4月5日）　**清明**

四时醒，得诗一："八岁丁祖艰，繁喧来六局，八旬丧淑俪，独对孤帷哭（注不录）。"写寄圣陶并录《红礁画桨归》二纸。得于安澜书，云昔在燕京、清华见过，我却不记得，即复之。又寄

 bbs.hlmbbs.com

孙松一《浮生六记资料》。无锡顾翰有沈三白寿诗，盖在壬午，沈年六十，是道光二年尚在，作幕如皋。其他未详。抄白凤词《小重山》，将以示圣陶、元善，劣不成字，可叹。夕，初写《赘语》二条。

十三日己未（4月6日）

七时起，室温20℃。抄昨诗注，诗只二十字，而注颇详。以首句称曾祖为祖，恐滋误解（时人本已误会）。屡读《红礁画桨》，亦赏其佳胜，而其情节妄谬不近人情，或有意为之，殊难评价。得圣陶书，约于十日往游看花，又得珣妹书、于安澜寄件。拟退还之。写答珣书，略叙近况。即付邮。读《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早年林译，我方七岁。复圣陶书。为期二月，日记止此。自正月十三日至三月十三日，凡六十日。

跋

余不常作日记，外出或有事则书之。已零落不全，亦罕刊出，如记癸酉南归见《燕郊集》。独出有记，以示内子，若初婚时，京津咫尺间有《别后日记》，余游欧美亦各有记是也，家居不记，大事之来则记之，如丙辰地震，今编亦此类。

壬戌上灯节，耐圃尚在，知疾已不可为，且有开正诗谶，遂起笔焉，却亦不料翌日下午即逝世，如此其速也。高龄久病事在意中，一朝永诀变生意外，余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即火葬，人去楼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畴昔戏称“古槐书屋”者，非即“槐安国”欤？

后此馀年未卜，六十日可见一斑。曩者出行辄记，期博归来之笑。今复如何。若斯编者，存之无用，弃之不足惜，味视鸡肋

bbs.hlmbbs.com

盖尤劣矣。

记始于壬戌岁正月十三日庚申，迄于三月十三日。翌日作跋，时西历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也。

bbs.hlmbbs.com

bbs.hlmbbs.com

附　　录

bbs.hlmbbs.com

bbs.hlmbbs.com

俞平伯年谱（简编）

孙玉蓉

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一岁**

一月八日（农历己亥年十二月初八）生于苏州马医科巷寓所，取名铭衡，字平伯，以字行，小名僧宝。原籍浙江省德清县，生长在苏州。

曾祖父俞樾，字荫甫，号曲园，道光三十年进士。时年七十九岁。

父亲俞陛云，字阶青，号乐静居士。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会试成贡士，殿试以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母亲许之仙，为清朝江苏苏州知府许祐身（字子原）之女，精通诗文。

俞平伯有姊三人，即：俞琎、俞珉、俞琳，也都善长诗文。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三岁**

年内，俞平伯与曾祖父曲园老人在苏州寓所春在堂前合影，曲

bbs.hlmbbs.com

园老人曾赋诗记之。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四岁**

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初八，立春。“是日甲子于五行属金，于二十八宿遇奎，是谓甲子金奎，文明之兆也。”其时，俞平伯虚年五岁，曾祖父命他于此日开始开卷读书，并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曲园老人曾有诗记之：“喜逢日吉又辰良，笑挈曾孙上学堂。一岁春朝新甲子，九天奎宿大文章。更兼金水相生妙，能否聪明比父强。记有而翁前事在，尚期无负旧书香。”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　甲辰）　**五岁**

除由母亲教读经书外，开始学习外文。曲园老人曾有诗记之：“膝下曾孙才六岁，已将洋字斗聪明。”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六岁**

二月八日（农历正月初五），俞平伯入家塾读书。曲园老人曾有诗记之：“厅事东偏隔一墙，卅年安置读书床。今朝姊弟新开馆，当日爷娘上学堂。婉娈七龄尚怜幼，扶摇万里望弥长。待携第二重孙至，记得金奎日最长。”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七岁**

本年，继续从塾师学习背诵经书。

冬，开始每晚跟着曾祖父学写字。俞平伯回忆说：“清光绪丙午冬，曲园公每夕口授若干字，俾我书之，旋因病中止，遂成永诀。”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八岁**

二月五日（农历丙午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曾祖父俞樾病逝于苏州寓所，终年八十六岁，葬于杭州西湖右台山法相寺旁。俞平伯于灵几前得读曾祖遗稿，不胜悲怆。

本年，继续在家塾学习，读《孟子》等。课余时间，由母亲教对对子，所学课本由母亲手抄。俞平伯说："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九岁**

本年，继续从塾师读书。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　**十岁**

本年，除入塾学习古文外，也时从大姊、二姊学琴。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庚戌）　**十一岁**

本年，恢复由父母亲督课，继续学习古文。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　辛亥）　**十二岁**

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从此，封建的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

秋，因避兵，俞平伯由苏州到上海，曾依外祖父住导达里，接着，又与大姊一家住舢板厂小楼，前后一年余。在上海期间，除继续学习古文外，又系统地学习了英文和数学。数十年后，他曾

bbs.hlmbbs.com

有诗记述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欣喜之情。诗云："从此神州事事新，再无皇帝管平民。纪年远溯轩辕氏，又道崇祯是好人。"又一首诗云："皕年编辫循胡俗，豚尾空教异国嘲。烦恼青丝今尽剪，光头吃肉最逍遥。"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　壬子）　**十三岁**

年内，俞平伯在上海开始读《红楼梦》，是当闲书读的，"且并不觉得十分好"。他说："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

冬，由上海回到苏州。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十四岁**

本年，继续在家里读书。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甲寅）　**十五岁**

本年，继续在家里读书。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十六岁**

春，入苏州平江中学校读书。

秋，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入京后，自字直民，号屈斋。

同时，父亲也移眷入京，居东华门箭杆胡同，与北京大学后垣毗邻。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十七岁**

四月五日，值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沿俗游公园春禊踏青，并作诗《丙辰上巳公园》一首。此诗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本年，俞平伯在北京大学教授黄侃（字季刚）的指导下，在

正课以外，开始读周邦彦的《清真词》，这为他后来研究《清真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巳）　**十八岁**

暑假期间，到天津舅舅家养病，后填词《临江仙》“记六年夏在天津养疴事”。

秋，作诗《秋夕言怀》。一九七三年夏，俞平伯忆及此诗，说：“诗因不佳，其后编诗集时遂未收入，却据实而道，绝无掩饰，荏苒将六十年，未酬此诺，是诗不负我，而我之负诗多矣，可叹息也。”

十月三十一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俞平伯与舅父许引之（字汲侯）的女儿许宝驯结婚。北京大学教授黄侃及同班同学许德珩、傅斯年等皆来致贺。

夫人许宝驯，字长环，后改为莹环，晚年自号耐圃。长俞平伯四岁，杭州人，在北京长大。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弹琴，度曲，作诗，绘工笔画兼善书法。

年内，俞平伯选定自己的研究科目为小说。此时，担任小说研究科目的指导教师是周作人、胡适和刘半农。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　**十九岁**

二月一日，参加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第四次小说研究会，听周作人讲授“俄国之问题小说”。会上，认定自己的研究项目为“唐人小说六种”。

三月十五日，继续参加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研究会，听胡适讲授“短篇小说”。

三月十七日夜，作新诗《奈何》，表现了青年诗人对生命、对人生的探索精神。此诗原拟收入《冬夜》诗集，后被作者删去。

bbs.hlmbbs.com

三月二十九日，参加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小说科第五次研究会，听刘半农讲授“中国之下等小说”。

五月十五日，俞平伯的第一首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这是描写当时北京大学所在地北河沿的一首小诗，未被收入《冬夜》诗集。俞平伯说：“这第一首诗当然不好，却也不是顶坏，不知怎的，被我删掉了。”俞平伯在《做诗的一点经验》中说：“从七年春天我尝试用白话作诗，同小孩学走路一样，语法调子都很招笑的。那时候新诗正在萌芽，不但没有法则也没有很多的模范；所以，我不知道什么作诗应守的戒律，但我很感谢欣幸这个机会，使我能离开一切拘牵，赤裸显出诗中的自我。”

十月十六日，以书信形式作论文《白话诗的三大条件》，发表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三期。文章据理驳斥那些非难白话诗的保守派，同时，提出了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他认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词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他的观点受到《新青年》编辑胡适的赞扬。

十月，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在进步教授的思想影响下，集合同好，筹备成立新潮社。俞平伯参加了筹备工作，并成为首批社员。

十一月七日（农历十月四日），长女俞成出生于北京。

十一月十九日，新潮社正式成立。俞平伯被推选为该社干事部书记，担任《新潮》杂志编辑部事务之记载、对外函件之往还等工作。

十二月十五日，作新诗《冬夜之公园》，发表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收入《冬夜》诗集。俞平伯说：“我发表在《新潮》上的第一首新诗是《冬夜之公园》，描写当时北京的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他认为这首诗染上了

“很浓厚的旧空气，且作风太偏于纯粹写景一面，也不是新诗正当倾向，所以我后来很懊悔把未成熟的作品胡乱径行发表”。

年内，作《京师旧游杂忆》诗三首，分别忆述了旧游什刹海、京西薛家山和明景泰帝陵。

本年，开始和任教于角直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校的叶圣陶书信往来。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己未）　**二十岁**

一月一日，《新潮》月刊创刊，刊名为蔡元培校长所题。胡适称赞学生们的《新潮》杂志，“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从此，俞平伯开始在《新潮》杂志发表文章。

二月五日，作《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发表在本年三月一日《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作者说：“我在北京已经过了四个新年。据我观察这四年来社会上一切情状，不但没有什么更动，更没有一点进步；只是些装神弄鬼的玩意儿，偏比以前闹得格外利害。”“我看见一般人讲鬼话比讲人话还高兴，实在有点替他们难受。随便就做了这篇很短的文章。”他主张“严禁阴历，——并且禁止阴阳合璧的历书”，以为这样便是“打破中国几千年来神怪思想的最简截最痛快的办法”。

三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这是邓中夏等人发起并领导的，“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四月，俞平伯加入该团，为第四讲演所之讲演员。

四月一日，第一篇白话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后被鲁迅选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五年七月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品“说的是花匠修饰花卉，

bbs.hlmbbs.com

把花的自然的美完全破坏掉了。这是一篇反对束缚的文章。……这里面实际却包含着反对封建、要求民主的思想”。

春，在天津作新诗《春水船》，描述海河沿岸的景物及作者的所见所闻。胡适称赞“这种朴素真实的写景诗乃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

五月一日，论文《我的道德谈》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他批评“旧道德全是宗法时代的遗传，和现代的生活每每矛盾。非特不能达到人生向上的目的，而且使人堕落在九渊之下，感受许多痛苦”。他认为根本推翻伪道德，“去建设自由的、活泼的、理性的、适应的真道德”，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爆发。俞平伯也投身于运动中。他参加了北大学生会新闻组的活动，在学生们罢课期间，他与同学走访商会会长，要求罢市，并向群众散发反帝爱国的传单。

六月，作新诗《他们又来了》。此诗收入《冬夜》。

十月，作新诗《送金甫到纽约》。金甫即杨振声，北京大学的同学。俞平伯在诗中慨叹自己“还蜷伏在灰色城圈里。尝那黄沙风底泥土滋味”。他感到“真正人世底光明，偏筑在永远的希望上”。他盼望能与金甫“携手在无尽的路途上，向无限的光明去”。

十月三十日，第二篇白话小说《炉景》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同日，第二篇关于新诗的论文《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发表在《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文章既分析了社会上各种人对新诗所产生的怀疑态度，又极力催促创作新诗的同人继续向前努力。

十一月二日，俞平伯以平民教育讲演团第四讲演所第三组讲演员的身份，在四城作讲演，题目为《打破空想》。

十一月十四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二女儿俞欣出生于北京。

十一月十九日，新潮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改选职员。俞平伯因要出国留学，所以，未留任。

十二月十七日，往香厂浣花春参加新潮社社友聚会，教授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也应邀出席。

本年，俞平伯毕业于北京大学，随即离京赴沪。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津浦道中作新诗《和你撒手》，作者以诗向居住了四年半的北京告别。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候船，准备去英国留学。在离开祖国之前，作新诗《别她》。作品抒发了作者对祖国的爱恋之情，决心跨海越洋去寻找一条救国之路。此诗曾发表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三期，却未收入《冬夜》诗集。

本年内，父母亲移家到新购置的北京朝内老君堂七十九号宅。宅内前院有一棵比屋还老的大榆树，大树密荫下的那三间北屋即是后来俞平伯的“古槐书屋”。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　**二十一岁**

一月一日，作《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他说：“从‘五四’以来，新运动渐渐盛了；各地方响应我们的同志渐渐多了；好像新中国的建设总就是十年八年的事。但我在北京的时候，同朋友谈话，讲到这事，总不全抱乐观，总有点怀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相当的代价。几个月的奋斗实在算不得一回重大牺牲。真正新运动的成功，又非有巨大牺牲不可。……自我南行之后，和南方社会相接触。从上海一般人做观察点，更觉障碍多希望少。前途的战争是绝大的，不可免的。我们不抱有终始一致奋斗不辍的大决心，决不会有真正的成功。前途既这样淡黯，战场上的兵卒既不多又不尽可靠，理想的她何时实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

bbs.hlmbbs.com

一月四日，同傅斯年一起从上海乘船，赴英国留学。途中，方始熟读《红楼梦》，并与傅斯年剧谈《红楼梦》。俞平伯在《〈红楼梦辨〉引论》中说："孟真（傅斯年的字——引者注）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但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

航程中，想念在杭州的夫人，作诗《摄影问答》，诗云："身逐晓风去，影从明镜留。形影总相依，其可慰君愁。""颜色信可怜，余愁未易止。昨夜人双笑，今朝独对此。"此诗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一月十九日，在给新潮社的信中，谈他对做诗的新见解，认为以前的诗太偏于描写，不是正当趋向。他说："诗人的本责是要真挚活泼代表出人生，把自然界及人类的社会状况做背景；把主观的情绪想象做骨子；又要把这两个联合融调起来集中在一点，留给读者一个极深明的印象，引起读者极沉挚的同情。"

二月二十一日，海行船抵英国利物浦，历时四十九天，行程约三万五千华里。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抵达伦敦中国留英学生会。见到了陈源（字通伯），结识了钱昌照。

三月六日，俞平伯在伦敦小住十三日后，乘日本邮船佐渡丸启程回国。途中，熟读张惠言的《词选》。

三月九日，在大西洋船上作新诗《去来辞》，感叹自己匆忙的来去，"空负了从前的意"。此诗发表在本年五月一日《新潮》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俞平伯诗"专栏，未收入《冬夜》诗集。

三月十三日，在地中海舟中作寄内五言律诗一首，诗云："长忆偏无梦，中宵怅恻多。遄迢三万里，荏苒十旬过。离思闲中结，豪情静里磨。燕梁相识否，其奈此生何。"此诗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题目为《庚申春地中海东寄》，诗句中的文字也有改动。

三月十四日晨，海行船抵达法国马赛，傅斯年从英国伦敦赶来送行。

三月二十二日，在红海舟中，见月生情，填词《祝英台近》。此词后收入《古槐书屋词》。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八日，在海行船上作长诗《仅有的伴侣》，诗中记述了作者在孤寂中的万千思绪，唯有明月可以为伴的旅途生活。此诗发表在本年五月一日《新潮》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后收入《冬夜》。

四月一日，第三篇白话小说《狗和褒章》发表在本年《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三期。

四月五日，在海行船上填词《玉楼春·和清真韵寄环》。该词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四月十九日下午，海行船抵达上海。

四月二十日，回到杭州，与家人团聚。

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四日，俞平伯同父母亲、夫人以及舅父一起，作杭州山阴五日游。在放目山光水色中，他创作了很多作品，如：七律《侍游兰亭》，新诗《绍兴西郭门头的半夜》、《题在绍兴柯岩照的相片》、《忆游杂诗·山阴三日篇》八首，散文《山阴五日记游》等。

暑假后，经蒋梦麟推荐，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在那里结识了北京大学同学朱自清。朱自清将自己手订的新诗集《不可集》给俞平伯看，两人共同探讨新诗的创作和发展，友谊也日渐加深。

九月二十日，作新诗《送缉斋》，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月刊第八卷第三期，后收入《冬夜》。缉斋即汪敬熙，是俞平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好友。

十月四日，作新诗《潮歌》，记在海宁观潮所感。此诗发表在

bbs.hlmbbs.com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新青年》月刊第八卷第五期，后收入《冬夜》。

十一月四日，作新诗《乐观》，发表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新青年》月刊第八卷第五期，后收入《冬夜》。

十一月五日，作《做诗的一点经验》，发表在本年十二月一日《新青年》月刊第八卷第四期。作者说："我很信好诗是没有物和我底分别的，是主观客观联合在笔下的。惭愧我没有这般的天才，只有心向着路上去学步，即以最近所做的而论，其中或还不免有旧诗词底作风。这是流露于不自觉的，我承认我自己底无力。"

十一月十六日，作《现行婚制底片面批评》，文章针对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提出"用恋爱来代替单纯的性欲，完全发展人性来救偏枯的弊病"的主张。

十二月六日，作新诗《无名的哀诗》，哀悼一个劳苦一生、寂寞死去的"抬轿子的人"。

十二月十三日，作成新诗《屡梦孟真醒来长叹作此寄之》，发表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新潮》第三卷第一期，收入《冬夜》时，改题目为《屡梦孟真作此寄之》，诗句也稍有改动。

十二月十四日，作《诗底自由和普遍》一文，针对当时新诗的发展和社会上对于新诗的种种误解，阐述了自己对于做诗的信念。

十二月十五日，应北大同学康白情之嘱，为他的新诗集《草儿》作序。

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俞平伯偕夫人陪舅父赴苏州、无锡、上海游览。返回杭州后，作新诗《如醉梦的踯躅》和《太湖放歌》等。

年内，在浙江第一师范讲《从经验上所得做"诗"的教训》。讲稿经整理后，发表在本年十二月十二日《浙江第一师范十日

bbs.hlmbbs.com

刊》第五期。

本年，许德邻编辑的《分类白话诗选》出版，内收俞平伯新诗五首，即：《春水船》、《冬夜之公园》、《春水》、《风的话》和《别她》。

本年，新诗社编选的《新诗集》出版，内收俞平伯新诗两首，即《冬夜之公园》和《春水船》。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辛酉）　**二十二岁**

一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后经郑振铎介绍，俞平伯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并成为骨干成员。

年初，受胡适之请，为之删定《尝试集》第四版。

二月，由杭州回到北京。

三月十二日，作新诗《北京底又一个早春》，发表在本年五月二日北京《晨报》，署名平伯。

三月十三日，作新诗《风尘》，描述北京北河沿的小河在早春的风尘中已"不再有从前的样子"，感叹"风尘果可厌么？""我岂不在风尘之间么？"此诗发表在本年五月二日北京《晨报》，署名平伯。

三月二十七日，因听到罗素病情危险的消息，心中感到惋惜，遂作新诗《不知足的我们》，将罗素比作"一个光明底源泉"，希望他能留给人间世更多的光明。待罗素病好后，作者才把这首诗发表在本年五月十六日《晨报》上，以记"个人底希望和欣幸"。

四月至七月间，受胡适"整理国故"风气的影响，俞平伯和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在"京事一切沉闷"的日子里，俞平伯以读论《红楼梦》的信为祛病的真药石，以剧谈《红楼梦》为消夏神方。不足四个月，信稿已订几大本。

四月二十八日，作新诗《俳谐愤言》。此诗原拟收入《冬夜》，

bbs.hlmbbs.com

定稿时又被删去了。

五月四日，致顾颉刚信，讨论《红楼梦》，提出后四十回的回目定是高鹗补的，理由有三，一、和第一回自叙的话都不合；二、史湘云的丢开；三、不合作文时的程序。得到顾颉刚、胡适的认同和重视。

五月七日，作新诗《春里人底寂寥》，收入《冬夜》。

五月十日，《文学旬刊》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一日，公开声明《文学旬刊》是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刊物。俞平伯常在此刊发表作品。

五月十三日，作随笔《重来者底悲哀》，连载于本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晨报》，署名平伯。文章主要述说了作者重来北京后的沉闷之感。他分析了中西国情的不同，指出："我们处置现今中国社会问题底方法'途辙'，决不能整抄别人底文章来算自己的。"他认为知识的缺乏是现今中国社会上的流行病，影响到教育和婚制。他说："路程无论如何困难，代价无论如何巨大，我总觉得社会改造底事业不可再缓了。"

五月，开始预备功课，准备参加年内的留学考试。此时，他看《The Grammar of Science》，把头脑也看得科学了，"幻想底趣味竟很薄弱了"。

六月九日，作《秋蝉底辨解》，发表在本月十二日北京《晨报》，署名一公。该文是对当日《晨报》发表的周作人（署名"子严"）的《新诗》一文的辩解。周作人认为："现在的新诗坛，真可以说消沉极了。几个老诗人不知怎的都像晚秋的蝉一样，不大作声，而且叫时声音也很微弱，仿佛在表明盛时过去，艺术生活的弹丸已经向着老衰之坂了。新进诗人，也不见得有人出来。……所以大家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新诗田，却半途而废的荒芜了，让一班闲人拿去放牛。"俞平伯不同意让辛苦开辟出来的新诗田荒

芜，但是，他也不愿创业的人们“封锁诗国底疆土，博得垄断者底权威”。他说：“我们很相信天才是无限的，只让他好好的发挥出来，便将自然地涌现出诗国底花都了。前路底艰难，即使有人试过了，我们也不希望他拿这些话来短少年诗人底勇气。”他不赞成严酷、峭厉的批评，主张“诗国底容忍主义”。

七月上旬，到清史馆去查有关《红楼梦》的书。

七月十二日，到上海，看到了上海社会的堕落，将少年时代对上海所留的很可爱的印象完全打破了。

七月二十一日，作《吴声恋歌十解》，发表在诗文丛刊《我们的七月》，未署名；后在《我们的六月》附录中，补署名平伯。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略有改动。

七月二十三日，在杭州作《重来者底悲哀》，发表在本年八月一日至十六日《晨报》，署名平伯。作品主要谈了作者重来上海所感着的痛苦和失望。

八月一日清晨，在杭州湖上遇雨之游，为居杭以来未有之乐。他认为“游不必有诗，但快游亦不可无诗”。遂于八月五日作小诗《孤山听雨》，发表在本年八月十七日《晨报》，署名“平”。后收入《冬夜》。

八月七日，致顾颉刚信，谈拟徐徐着手作《红楼梦》多种版本校勘的工作。他以为若不办到这一步，以后工夫都像筑室沙上，无有是处。

八月八日，致顾颉刚信，谈“想办一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并拟出所刊的内容。

八月九日，《石头记底风格与作者底态度》一文在杭州写讫。他想用这篇文章“祛除社会上对于《红楼梦》底谬见”。

九月十四日，偕夫人由杭州到苏州，乘船去游寒山寺。“虽时值秋半，而因江南阴雨兼旬，故秋意已颇深矣。且是日雨意未消，

bbs.hlmbbs.com

游者阒然；瞻眺之余，顿感寥廓：人在废殿颓垣间，得闻清钟，尤动凄怆怀恋之思，低回不能自已。”回杭后，于九月三十日，作《凄然》一诗纪游，发表在本年十月七日《晨报》，署名平伯。后收入《冬夜》。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生活底疑问》在《晨报》发表。文章谈了“要怎样活着”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快快活活地活着，但更要依着值得活的去活着。换句话说，我们真需要的是有价值的生命”，“真真的快乐，没有不在有价值的生活中间的。”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需要具备纯洁的心性、调和的生活和扩大同情心三要素。但是，他也看到社会现实使有价值的生活总是没有希望，于是，不得不提出最现实的活着的方法：“能够怎样活着就怎样好了。”

九月下旬，用铜元八枚在书摊上买得嘉庆乙丑年刊本《红楼复梦》一部。

十月二日，用小洋三角在杭州城站书店买到《读〈红楼梦〉杂记》等六本书。

十月二十一日，作短诗《忆游杂诗·山阴三日篇》八首；二十二日，作《忆游杂诗·京口三山篇》六首。俞平伯自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学和康白情谈诗时起，就有试作短诗的念头。他以为短诗体裁用以写景最为佳妙，“因写景贵在能集中而使读者自得其趣”。他说，中国的歌谣内每有一、两句成文的，日本也有俳句，“我认这种体裁极有创作底必要”，因此，试为之。

十月二十三日，致朱自清信，谈自创纪游短诗一事，并将《忆游杂诗》十四首寄给朱自清看。日后，又寄朱自清信，谈创作短诗之难，他说：“读者或以为一两句耳，何难之有；而不知神思之来，偏不难于千百句而难于一二句。”

十月二十八日，作论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发表在一九二二

bbs.hlmbbs.com

年一月一日《诗》月刊创刊号上。文章提出艺术本来是平民的，应回到平民中去；要作平民的诗，先要实现平民的生活；“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提出要推翻“诗底王国”，“恢复诗底共和国”等等。此文受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很深，发表以后，引起了反响。先是周作人在《诗的效用》一文中，对“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这个观点提出了疑义；接着，梁实秋就写了《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反对俞平伯以“向善”代替“美”为艺术的鹄的，主张“诗是贵族的”。三十多年后，于一九五九年，俞平伯忆及此文，认为“以现在看来，论点当然不妥当，但老实说，在我的关于诗歌的各种论文随笔里，它要算比较进步的”，“但这篇文章，却被我丢开了，一直没有收到文集里面去”。

十月二十九日，作新诗《挽歌》十首。诗中提出了一个社会现实问题：“活人饿杀快，好田好地去埋死人。死人底骨头还没烂掉，活人已跟着死人跑了。”“我们到底——爱活人呢？爱死人呢？爱死的胜于活着的呢？”他希望破除旧俗，出现“今人犁田昔人墓”的新景象。

十月，辞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职，准备赴美留学。

十一月七日，作《与佩弦讨论“民众文学”》，发表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文学旬刊》第十九号。这是俞平伯看了朱自清发表的《民众文学谈》之后而作的，对朱自清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说：朱佩弦“以为文学底鹄的，以享受趣味，是以优美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所以很想保存多方面的风格，大有对于贵族底衰颓，有感慨不能自已的样子。至于我呢，则相信文学虽可以享乐，安慰，却决不是他底惟一使命，惟一使命是连合人间底关系，向着善底途路”。

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杭州起程，回北京探亲。十二月一日抵

达京寓。途中，作《北归杂诗》十四篇，均收入《冬夜》。

十二月九日，作新诗《所见》、《客》二首，发表在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晨报副刊》，题目为《小诗两首》，署名平伯。其中的《客》一首写道："我北归，我又要南归，归来底中间，把故乡掉了！"表达了作者来去匆匆的客居心情。

十二月十一日，作新诗《夜归》，发表在本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晨报副刊》，署名平伯。收入《冬夜》时，改题目为《夜月》。

十二月十九日，离京赴杭，在津浦道中，作新诗《两年之后》。作品写出了两年前赴英国留学和此时赴杭将去美国留学，两次离家时，与父母亲之间难舍难离的怅惘心情。

在京期间，适逢《晨报副刊》开始连载署名"巴人"（即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俞平伯很喜欢阅读。回杭州后，他请北京的亲属把刊登《阿Q正传》的报纸陆续寄给他。

十二月三十一日，叶绍钧、朱自清、许宝驹为俞平伯赴美留学送行，在杭州合影留念。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二十三岁

一月五日，在沪杭道中，作新诗《胜利者》，发表在本年一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后收入《雪朝》第三集。

一月六日至八日，偕夫人入杭州南山小住。其间，作《山居杂诗》四首。诗中写出了冬日山居的空寂和夫妇俩凄迷的情怀。

一月十五日，俞平伯和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创办的《诗》月刊创刊。这是"五四"以来出现最早的一个诗刊。前三期编辑者署名为"中国新诗社"，从第四期改为文学研究会的定期刊物。

一月二十五日，在杭州城头巷寓作《〈冬夜〉自序》。文中既

谈了他做诗的信念，又谈了做人与做诗的关系。

一月，本拟赴美国留学，因为远洋轮水手罢工，延期动身。

二月七日，作《〈冬夜〉付印题记》。

二月十八日，复杨振声信。杨振声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给俞平伯的信中说："文学真美，并不在以此为知识与道德的器具，仍在其抒写情感调和人性方面为多。"俞平伯在回信中指出："文学应是人生底表现，更应是人生向上的表现。那些仅博人开心的，决非现代所急需的文学。但我以为文学应是 of life，不是 for life。"

二月二十六日，作新诗《夜雨》六首，发表在本年三月十五日《诗》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西还》。

二月，读了蔡孑民发表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一文后，受到触动，又产生了讨论《红楼梦》的兴致。于是，作了《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发表在本年三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署名"平"。

三月二十七日，作《〈忆〉序》，发表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诗》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收入《忆》时，题目为《自叙》。一九二八年修改后，又收入《杂拌儿》。

三月三十一日，致周作人信。针对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一文和三月二十七日来信中所谈的关于诗的见解，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

三月，第一部新诗集《冬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所作新诗八十四首，分四辑。朱自清为之作序，许敦谷为之画封面。俞平伯说他印行这本诗集的目的，"一则因为诗坛空气太岑寂了，想借《冬夜》在实际上做'秋蝉底辨解'；二则愿意把我三年来在诗田里的收获，公开于民众之前。"

bbs.hlmbbs.com

"敬盼着读者底严正评判"。

四月二日，作新诗《夜雨》三首，收入《西还》时，与前作合为九首。

四月十八日，作新诗《〈隔膜〉书后》。此诗为叶圣陶的新作短篇小说集《隔膜》的读书心得。

四月，俞平伯从杭州到苏州，与顾颉刚先生面商合作把一九二一年的通信整理成一部《红楼梦》辨证的书。顾颉刚因为太忙，劝俞平伯独立担当此事。七月初，《红楼梦辨》一书完稿，共三卷十七篇。他希望此书能尽两种责任："一是游人游山地向导，使读者从别方面知道《红楼梦》作者底生平，帮助读者对于作品作更进一层的了解。二是做一个扫除荆榛、荡瑕涤秽的人，使读者得恢复赏鉴底能力，认识《红楼梦》底庐山真面。"

五月十三日，作札记《唐六如与林黛玉》，发表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六十期，收入《红楼梦辨》。文章指出《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系受唐六如的暗示。他说："《红楼梦》虽是部奇书，却也不是劈空而来的奇书。他底有所因，有所本，并不足以损他底声价，反可以形成真的伟大。"

五月十六日夜，作《〈读红楼梦杂记〉选粹》，作为附录之一，收入《红楼梦辨》。俞平伯认为《读红楼梦杂记》的作者江顺怡对《红楼梦》的评论很有卓见，"开正当研究《红楼梦》底先路。他屏去一切的传说，从本书上着眼，汇观其大义；虽寥寥的几页书，已使我们十分敬佩了"。

五月十八日，作成《〈红楼梦〉底年表》，收入《红楼梦辨》中卷。他说：这年表"原是草创的，既不完备，也不的确，只是一种综括研究的初步"。不久，作者即发现了其中的若干错误，如曹雪芹的生卒年月必须改正；《红楼梦》的著作年代推测有误；更重要的是"编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底生平跟书中贾家的

bbs.hlmbbs.com

事情搅在一起，未免体例太差。《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

鲁迅曾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撮要引述了俞平伯的《〈红楼梦〉底年表》。

五月下旬，由杭州到苏州。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与王伯祥、叶圣陶一起到顾颉刚寓所聚谈。

同日，值农历五月初三，儿子润民出生于浙江杭州城头巷寓所。俞平伯在文章中常昵称其为“姑苏”。

五月三十日，应顾颉刚邀请，与王伯祥、叶圣陶同游石湖。

六月七日，作《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发表在本年六月二十一日《文学旬刊》第四十一期，署名“蘋初”。此文为回答梁实秋在本年五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的《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而作。

六月上旬，与郑振铎、朱自清作泛月西湖畅游。并作新诗《竹箫声里的西湖》和《倦》二首，均收入《西还》。

六月十六日，作《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

六月十七日，作《论续书底不可能》。

六月十八日，作《高作后四十回底批评》，发表在本年八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八期；收入《红楼梦辨》时，题目为《后四十回底批评》。

六月十九日，作成新诗《迷途的鸟底赞颂》十四首，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诗》杂志第二卷第一期。收入《西还》。

同日，作《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初收《红楼梦辨》；收入《红楼梦研究》时，改题目为《辨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

六月二十日，作《〈红楼梦〉底地点问题》，收入《红楼梦研究》时，改题目为《〈红楼梦〉地点问题底商讨》。

bbs.hlmbbs.com

六月二十一日，作《论秦可卿之死》。

六月二十五日，《八十回后的〈红楼梦〉》作讫。

六月三十日，作《小诗呈佩弦》，收入《西还》。这是赴美留学前所作的最后一首诗。

六月，俞平伯与朱自清、周作人、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八人的新诗合集《雪朝》，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三集是俞平伯专集，收入本年一月五日至二月十一日所作新诗十四题十八首。

七月三日，关于《红楼梦》的《札记十则》作讫。其中第九则谈《红楼梦》的语言“用的是当时的纯粹京语，其口吻之流利，叙述描写之活现，真是无以复加”。他认为“方言的，非欧化的作品，也自有他底价值，在现今文艺与民众隔绝的时候尤为需要”。

七月七日上午，自杭赴沪，办理出国手续。

七月八日下午，与顾颉刚、叶圣陶、朱自清偕往一品香，出席文学研究会召开的“南方会员年会”，并欢送俞平伯赴美。郑振铎、沈雁冰、沈泽民、胡愈之、周建人、刘延陵等出席。

同日，作《〈红楼梦辨〉引论》，详谈自己进入“红学”之门的经过和《红楼梦辨》成书的过程。

七月九日下午，与顾颉刚、叶圣陶辞行，并将《红楼梦辨》全稿交给顾颉刚，请他代觅抄写人。晚，朱自清、郑振铎送俞平伯至吴淞中国号船上。此时，俞平伯任浙江省视学，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派，去美国考察教育。

自七月九日至八月五日，在赴美船上及美国旧金山，先后作新诗《东行记踪寄环》七首，皆为夫人而作。

七月十三日，在日本长崎横滨道中，作《东游杂志》十二节，发表在本年八月二至三日《时事新报·学灯》。

七月二十四日，船抵火奴鲁鲁（檀香山），作《东游杂志》七

bbs.hlmbbs.com

节，发表在本年八月十九至二十日《时事新报·学灯》。

七月三十一日凌晨，在船上作《东游杂志》一则，发表在本年九月二日《时事新报·学灯》。

同日午前，抵达美国旧金山。

八月七日至十一日，乘火车经芝加哥、华盛顿至波定谟，见到正在医学院读书的北京大学同学汪缉斋。

八月十五日夜，作致顾颉刚信，谈《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地点问题。中夜，作新诗《别后》，抒发了对夫人的思念之情。

八月二十二日夜，作新诗《Clifton Park 中之话》赠缉斋，此诗发表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文学旬刊》第七十二期。

九月六日，作新诗《呻吟》三首。

九月七日，作新诗《Baltimore 底三部曲》，收入《西还》。

九月十八日，由波定谟乘车至纽约。

九月二十五日，到哥伦比亚大学办理入学手续。夜，作新诗《到纽约后初次西寄》二首，收入《西还》。

九月二十六日夜，访赵太侔、冯友兰。

十月八日上午，填《浣溪沙》词一首："飒飒西风夜已凉，灯清人也倦思量。薄帷如纸月如霜。　为盼归鸿舒泪眼，飘然黄叶满江乡。遥知同此忆茫茫。"

同日，作新诗《呻吟》三首，收入《西还》。

十月十四日，作新诗《呻吟》一首，收入《西还》。

十月十九日，作新诗《太宽大的上帝》，收入《西还》。

十月二十二日，作旧体诗《海外寄内》二首。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十月二十六日夜，登上回国的列车。杨振声送行，罗家伦为之饯行。行前，作新诗《去思》，收入《西还》。

俞平伯在纽约期间，作《文艺杂论》一篇，对自己一年前所

bbs.hlmbbs.com

作《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主张以“向善”为文艺底标准的观点，进行了更正。作品发表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四期。收入《剑鞘》时，改题目为《常识的文艺谈》，文字略有改动。

十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坎拿大太平洋铁路车上，作新诗《坎拿大道中杂诗》五首，收入《西还》。

十一月二日，登俄皇后船，至十八日夜，抵达吴淞口。十九日晚，回到杭州。

十一月十日，在海行船上作《〈西还〉书后》一篇。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作者又写了附记，并将此文收入《杂拌儿之二》。

十一月十二日中夜，在海行船上吟成《江南二月》一诗，发表在《我们的七月》，未署名；后在《我们的六月》的附录中，补署名“援试”。收入《燕知草》时，加了《跋语》。

十一月十七日晨，在俄后归舟中，作新诗《飘泊者底愿望》二首，收入《西还》。

十一月十八日夜，船泊吴淞口时，作新诗《西还前夜偶成》，收入《西还》。

十一月二十日，偕夫人及表妹同游月下老人祠。后将此事写入散文《月下老人祠下》。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由杭州乘火车回到北京。

年底，在北京校对顾颉刚寄来的请人抄写的《红楼梦辨》书稿。

本年，北社编选的《一九一九年新诗年选》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收俞平伯诗四首，即：《冬夜之公园》、《“他们又来了”》、《菊》、《风底话》。

bbs.hlmbbs.com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二十四岁**

一月十六日，在北京作新诗《呓语》七首，连载于本年二至三月《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二至三期。收入《西还》。

一月二十五日，就新诗集《冬夜》的再版问题，写信给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

一月，由北京回到上海，后回杭州。

三月，郑振铎发起成立朴社。与叶圣陶、王伯祥、顾颉刚、沈雁冰、胡愈之等十人集资出版书籍。尔后，加入朴社。

四月十五日，翻译法国波德莱尔的两首诗：《醉着罢》、《无论那儿出这世界之外罢》，发表在《诗》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四月，《红楼梦辨》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除作者的《引论》和顾颉刚的《序》外，全书分三卷，共收论作十七篇。上卷专论高鹗续书一事；中卷专就八十回立论，并述作者个人对于八十回以后的揣测，附带讨论《红楼梦》的时间与地点问题；下卷是考证两种高本以外的续书。其余是杂论，作为附录。

五月十二日，任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负责编辑。

五月，新诗集《冬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因初版《自序》使读者产生很多误解，故删去，以《致汪君原放书》代序。

六月二十六日，为朱自清的长诗《毁灭》所作的评论文章《读〈毁灭〉》写讫，发表在本年八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八期，初收《剑鞘》，后又收入《燕郊集》，文字有较大删改。作者开篇便谈到："从诗史而观，所谓变迁，所谓革命，决不仅是——也不必定是推倒从前的坛坫，打破从前的桎梏；最主要的是建竖新的旗帜，开辟新的疆土，超乎前人而与之代兴。"作者认为朱自清的《毁灭》，即以技术而论，"在新诗坛上，亦占有很高的位置，我们可以说，这诗的风格意境音调是能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一切诗

bbs.hlmbbs.com

词曲以外，另标一帜的”。

六月，被上海大学聘为中国文学系教授，秋季开学始上任。

七月一日，为郑振铎译的小说《灰色马》作跋，发表在本年十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十期。

七月末八月初，俞平伯和朱自清同游南京。尔后，二人分别作了不同风格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时发表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期，文后有俞平伯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写的《跋》。

八月初，回到北京探亲。

八月五日，致周作人信，告之“下半年拟在上海大学教中国小说”，希望周作人能赐一份鲁迅先生所编的《中国小说史》讲义。

九月二日，致周作人信，向他辞行，并告“《小说史讲义》在鲁迅先生处假得一册，觉得条理很好。原书仍交伏园奉返”。

九月三日，离京，与江绍原同车回上海。

九月，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讲授《诗经》、小说等。与陈望道、田汉、沈雁冰、瞿秋白等教授同事。时住上海闸北永兴路的小楼上，自署室名为“葺芷缭衡室”。

十月二日，作《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释《诗经》中的《周南·卷耳》一诗，发表在本年十月十五日和二十二日《文学周报》第九十二和九十三期，署名“平”。后经删改，收入《读诗札记》。

十月六日，作《读诗札记·召南·行露》，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十月十一日，作《读诗札记·召南·野有死麕》，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十月十五日，为铸版复制的“俞曲园携曾孙平伯合影”题跋，并用曾祖原韵赋一绝句。诗云：“回头二十一年事，髫髻憨嬉影里

收。心镜无痕慈照永，右台山麓满松楸。”尔后，将复制照片托孙伏园转送鲁迅先生。

十月十六日，作《读诗札记·召南·小星》，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十月二十日，作《拟重印〈浮生六记〉序》，发表在本年十月二十九日《文学周报》第九十四期，收入《浮生六记》时，题目为《重印〈浮生六记〉序》（一）。

十一月五日，作《再说〈卷耳〉》，回答曹聚仁的《论〈卷耳〉诗旨——与平伯先生书》，发表在本年十二月十日《文学周报》第一〇〇期。

十一月十二日，《葺芷缭衡室杂记》发表在《文学周报》第九十六期，署名“环”。

十一月，作《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邶风·柏舟〉、〈邶风·谷风〉》，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六月《燕京学报》第一期。

十一月，作《葺芷缭衡室读诗杂说·〈邶风·谷风〉故训浅释》，发表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一期。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二十五岁**

一月十二日，作散文《雪》，追忆昔年三次到北京陶然亭欣赏雪景的情形。他说：“我虽生长在江南，而自曾北去以后，对于第二故乡的北京也真不能无所恋恋了。”尤其是北京冬晚黯淡的寒姿，“在我忆中至少可以匹敌江南春与秋的姝丽了，至少也可以使惯住江南的朋友们了解一点名说苦寒的北方，也有足以系人思念的冬之黄昏啊。”此文发表在《文学周报》百期纪念刊——《星海》上册，收入《杂拌儿》时，改题目为《陶然亭的雪》，文章也有较大改动。

一月，与朱自清、周作人等八人的新诗合集《雪朝》的第四

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月初，辞去上海大学教职，回到杭州。

二月十一日，作《偶忆吴苑西桥之风物诗以纪之》，发表在《我们的七月》，未署名。后作为附录，收入新诗集《忆》，改题目为《吴苑西桥旧居门前》。

二月二十七日，在杭州城头巷寓所作《〈浮生六记〉新序》，发表在本年八月十八日《文学周报》第一百三十五期；收入《浮生六记》时，题目为《重印〈浮生六记〉序》(二)；后收入《杂拌儿》，改题目为《重刊〈浮生六记〉序》。

三月六日，作旧体诗《海上秋鸥》一首，发表在《我们的七月》，未署名；后作为附录，收入新诗集《忆》。

三月八日上午，访叶圣陶和王伯祥。下午，乘新江天轮船赴宁波白马湖春晖中学，应邀访朱自清。

三月九日，抵春晖中学校。旁听了朱自清的课，并与夏丏尊初次会晤。

三月十日，应朱自清、夏丏尊之请，为春晖中学学生作讲演，题目为《诗底方便》。此文发表在本年三月二十八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

三月三十一日，随岳父一家由杭州城头巷寓所移居西湖俞楼。

四月一日至十四日，作散文《湖楼小撷》，发表在《我们的七月》；收入《燕知草》。

四月十二日，作《批评〈羸疾者的爱〉的一封信》，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文学周报》第一百八十七期，署名平伯。收入《杂拌儿》时，改题目为《与白采书》。文中称赞白采的长诗《羸疾者的爱》“是近来诗坛中杰作之一”。他认为诗无论长短，“若非自然，出于做作，便觉讨厌了”。他说做诗必须尊重爱惜“当时实感之遗痕”，“以事后畸零地追摹之迹易其本来面目，私

意以为未然”。

四月十七日，诗剧《鬼劫》作讫，发表在《我们的七月》。

四月，第二部新诗集《西还》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全书分“夜雨之辑”和“别后之辑”，共收诗八十五首，另附《呓语》十八首。此书无序无跋。作者说：“它不带一点披挂以求知遇，果然不为世所知，殊有求仁无怨之概，我倒特别的喜爱它呢。”

四月，与朱自清、叶圣陶组织我们社，拟出版同人刊物。

五月二十日，应嘱为顾颉刚在居庸关的摄影题诗一首。诗云：“连峰浓绿依眉妩，谁洒燕支荡夕曛。俯仰关山好颜色，钗钿堕处尽烟云。”此诗后被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五月二十一日，致顾颉刚信，谈拟在北京觅职，然后移家北上之事。他说：“如京行实现，虽去湖山之美，颇有朋友之乐，足以相偿也。”

五月，清代沈复著、俞平伯校点的《浮生六记》，作为俞平伯所编丛书“霜枫之一”，由霜枫社出版，朴社印行。内收俞平伯作《重印〈浮生六记〉序》两篇和《〈浮生六记〉年表》。

六月二十一日，作《析“爱”》，发表在《我们的六月》，署名平伯；收入《杂拌儿》。

上半年，俞平伯五次致函白采，为《我们》创刊号征求长诗《羸疾者的爱》的初刊权，“至缄札累万言”，终未能如愿。

七月十九日，农历六月十八日，俞平伯偕夫人及岳父一家泛舟西湖之上，共度杭州的传统节日。尔后，作散文《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记之。

七月二十八日，作《风化的伤痕等于零》，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文学周报》第一百七十三期，署名“Y. P.”；收入《杂拌儿》。

七月末，由杭州动身回北京探亲，顺便寻找工作。

bbs.hlmbbs.com

七月，俞平伯所编文艺丛刊《我们的七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编辑者署名“O. M.”。此为同人刊物。内收俞平伯的诗剧、散文、诗、札记等作品十二篇。刊中所载作品均未署名，后因读者觉得不便，遂在次年出版的《我们的六月》的“附录”中，补上署名。

八月三日，在北京作《偶忆湖楼之一夜》诗一首，后作为附录，收入《忆》中。

八月十日，访周作人并借得《镡百姿》一书，带回家中阅览。

八月十四日，致周作人信，征询他对《我们的七月》的意见，并为第二期刊物向周作人组稿。

八月下旬初，由北京动身返回杭州。

八月二十六日，自杭州致周作人信，请他帮助在北京找工作。

九月五日，值江浙战争之时，作《“义战”》一文，发表在本年九月十四日《文学周报》第一百三十九期，署名“一公”。朱自清看了此文后，颇有反感，随手写下了批评意见。二十多年后，俞平伯偶然看到朱自清自存的这份评语，非常惭愧，感叹像朱自清这样的诤友实在太少了。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俞平伯在湖楼上遥望雷峰塔全圮的过程。遂于本年十二月四日，作《记西湖雷峰塔发见的塔砖与藏经》一文，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期；后收入《杂拌儿》。

九月，上海朴社解体。俞平伯与顾颉刚在北京联络北大同学吴维清、范文澜、潘家洵等人，组织朴社，每人每月交纳十元，集资印书。上海的叶圣陶、王伯祥仍为朴社成员。一年后，他们在北京大学附近开办了“景山书社”。

十月四日，致顾颉刚信，讲述本年九月二十五日雷峰塔圮后的所见。此信发表在本年十月十三日《北京大学日刊》第一五四

一号“通信”栏内。后收入《俞平伯书信集》。

十一月十七日，《语丝》周刊创刊。尔后，俞平伯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十一月二十七日，作长诗《芝田留梦行》，发表在《我们的六月》，署名“援试”。

十一月，严既澄著、俞平伯为之作跋的诗集《初日楼少作》，作为俞平伯所编丛书“霜枫之二”，由霜枫社出版，朴社印行。

十一月，法国莫泊桑著、李青崖译的短篇小说集《髭须》，作为俞平伯所编丛书“霜枫之三”，由霜枫社出版，朴社印行。

十一月，俞平伯与叶圣陶的作品合集《剑鞘》，作为俞平伯所编丛书“霜枫之四”，由霜枫社出版，朴社印行。书前有俞平伯作的《序》。书中收俞平伯的小说、论文、书评、散文、札记等作品九篇，即：《狗和褒章》、《常识的文艺谈》、《读〈毁灭〉》、《跋〈灰色马〉译本》、《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雪》、《瓶与酒》、《酒》、《葺芷缭衡室札记一则》。

年内，托亲戚向上海亚东图书馆出卖的读《诗经》札记稿九篇，被退回。

年底，携眷由杭州回到北京，从此，在北京东城老君堂七十九号宅定居。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二十六岁**

一月十六日，作《〈红楼梦辨〉的修正》，发表在本年二月七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文章指出《红楼梦辨》一书首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观点。他检讨自己在书中“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他希望“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念的索隐派的‘红学’”。

bbs.hlmbbs.com

一月十八日，作《关于〈红楼梦〉——答王南岳君》，发表在本年一月二十日《京报副刊》。

一月二十六日，《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发表在《语丝》周刊第十一期，署名平伯。收入《杂拌儿》时，文字略有删改。

二月二十日，作《芝田留梦记》，发表在《我们的六月》，署名“援试”。收入《燕知草》时，文字有改动。

二月二十一日，作《青年必读书》，回答《京报副刊》的征询，发表在本年二月二十八日《京报副刊》。

三月三日，作论文《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发表在《我们的六月》，署名平伯；收入《杂拌儿》。后由日本的吉村永吉译成日文，收入日本东京东成社一九四〇年版《现代支那文艺论集》。

三月十日，为纪念岳父作长诗《西关砖塔塔砖歌——为先舅氏汲侯许君作》，发表在《我们的六月》，署名“屈斋”。收入《燕知草》时，删去了副标题，文字略有改动。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又补入副标题：《为先舅父汲侯许君作》。

三月二十三日，随笔《怪异的印象》发表在《语丝》周刊第十九期，署名“一公”。收入《杂拌儿》时为残稿，文字也有改动。一九九〇年六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散文选集》，收入了《怪异的印象》最初发表的全文。

三月，清代石玉昆著、俞平伯标点的《三侠五义》一百二十回本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三月，开始在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任中文教员，时间仅数月。

四月十一日，应顾颉刚邀请，在景阳宫御书房点查书籍一天。同月十三日，作《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发表在本年五月十日《文学周报》第一百七十二期；后收入《杂拌儿》。

四月十三日，作散文《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发表在本年五月

bbs.hlmbbs.com

二十三日《现代评论》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因错字太多，又重新发表在《我们的六月》；收入《燕知草》。后由日本的土井彦一郎译成日文，收入日本东京白水社一九三九年版《西湖の夜——白话文学二十篇》。

五月二十六日，与刘大杰讨论高鹗续《红楼梦》的通信二则发表在《晨报副刊》。

五月，应顾颉刚之邀，到末代皇帝溥仪妻所居之储秀宫点查物品。后作《杂记"储秀宫"》，记其所见。

六月九日，致顾颉刚信，讨论《诗经·野有死麇》。此信和顾颉刚、胡适的信一起发表在本年六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一期，题目为《〈野有死麇〉之讨论》。后被顾颉刚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下编，题目为《关于〈野有死麇〉之卒章》。收入《杂拌儿》时，题目改为《与颉刚谈〈野有死麇〉》，文字也有改动。

六月十五日，作杂感《雪耻与御侮》，发表在本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三十二期。文章指出"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年来国耻大于外辱，所以，主张必先"克己"，"先扫灭自己身上作寒作热的微菌，然后去驱逐室内的鼬鼠，门外的豺狼"。此文发表后，曾引起反响与争论，郑振铎代表叶圣陶、沈雁冰、王伯祥等人连续写了数篇文章，批评俞文的观点。三年后，为了"存此以见吾拙"，俞平伯仍将此文收入了《杂拌儿》文集。

六月二十一日，为金篯孙所藏四幅美人画砖拓片作跋，发表在本年七月十三日《语丝》第三十五期。

六月二十八日，作小调《自从一别到今朝十解》。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根据白采意见删改成八首，收入《燕知草》。辑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删去了跋语。

六月，朱自清所编文艺丛刊《我们的六月》由上海亚东图书

bbs.hlmbbs.com

馆出版，编辑者署名“O. M.”。内收俞平伯诗文八篇。

八月二十一日，访顾颉刚，与之讨论整理清宫书画一事。此前，经顾颉刚推荐，俞平伯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与顾颉刚同作整理清宫书画的工作。

同日，应嘱为顾颉刚编辑的《吴歌甲集》作序，发表在本年九月六日《国语周刊》第十三期；初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一九二六年七月版《吴歌甲集》。收入《杂拌儿》时，作了较大删改。作者在《序》中主张努力提倡方言文学。

八月三十一日，与顾颉刚到清宫懋勤殿开始整理书画工作。

八月，北京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成立国文系，俞平伯推荐朱自清到该校任教。

秋，到燕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等。

十月六日，作散文《杭州城站》，发表在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语丝》周刊第五十期。收入《燕知草》时，改题目为《城站》。

十月二十三日，作散文《清河坊》，发表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晨报副刊》；收入《燕知草》。

十月，作《论〈商颂〉的年代》，收入《杂拌儿》。作者从情理和证据两方面推论，“以为说《商颂》是周诗，较为得体”。

十一月一日，以短笺形式为《子恺漫画》作跋，初收上海文学周报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版《子恺漫画》；收入《杂拌儿》时，题目为《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文章论述了中国画融诗入画、画中有诗的特点，称赞丰子恺的画本就是他的诗。

十二月，第三部新诗集、线装、手写影印袖珍本《忆》由北京朴社出版。这是回忆童年生活的诗集，在当时“作这种尝试的，似乎还没有别人”。全书收诗三十六首，附录旧体诗词十六首；书前有《自序》、莹环的《题词》；书后有朱自清的《跋》；书中有丰子恺彩墨插图十八幅；孙福熙为之画封面。

bbs.hlmbbs.com

年内，曹聚仁编辑的《卷耳讨论集》由群众图书公司出版，内收俞平伯的《葺芷缭衡室读诗杂记》和《再说〈卷耳〉》两篇作品。

年内，俞平伯被聘为清华文学社的指导教师。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二十七岁**

一月一日，写信致江绍原，与之论“祓”。此信发表在本年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副刊》，题目为《祓》。收入《杂拌儿》时，改题目为《与绍原论祓》。

二月四日，为北京朴社重印《人间词话》作序。文中阐述了作者对文艺批评的见解，他说：“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他说《人间词话》“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吾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

六月十五日，为杨晶华的诗文集《北河沿畔》作跋。文章认为“序跋之类既异峻刻之批评，又非浮滥之赞誉，必语无溢美，方推合作”。他认为“大凡行文固贵沉着，亦要空灵。以杜工部之推李太白，犹以‘清新俊逸’许之，可见此境非易，而少年之作尤宜具此朝气”。

七月七日，为张维祺的小说《致死者》作序。发表在本年七月十四日《晨报副刊》。收入《杂拌儿》时，文字有较大改动。

八月二十二日，收周作人信，请俞平伯代教孔德学校的中学国文课，未应。

十月二十五日，作《关于〈子恺漫画〉的几句话》，发表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般》月刊第二卷第一号，即新年号；收入《杂拌儿》时有删节。文章指出了《子恺漫画》中以古诗作画的一些不妥之处。

十二月，为北京朴社重印《陶庵梦忆》进行校点并作跋。

bbs.hlmbbs.com

年内，填词《浣溪沙·答朱佩弦》，发表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词学》第一辑；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本年，继续在燕京大学任讲师。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二十八岁**

一月二十五日，作散文《春来》，收入《燕郊集》。

二月十八日，农历正月十七日，作旧体诗《丁卯新春十七日安巢舅氏生忌感赋》一首，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四月，明代张岱著、俞平伯标点的《陶庵梦忆》由北京朴社出版。

四月，与朱自清、周作人等八人的新诗合集《雪朝》的第五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七月，因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傅斯年"坚邀情不可却"，遂拟辞去燕大教职，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八月十日，散文《眠月》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八期。作者以此纪念未曾谋面的亡友白采。

九月二十八日，把在燕京大学的讲稿写成作品《谈中国小说》，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和一九二八年一月《燕大月刊》第一卷第三、四期；又发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二期；收入《杂拌儿之二》时，删去了文中的第四部分，重写了第二部分，其中所列的表格也作了改动。

十月三十一日，作散文《月下老人祠下》，发表在本年十一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十一期；收入《燕知草》。

十一月十五日，作论文《〈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发表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二期；收入《杂拌儿之二》。

本年，继续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对于中山大学的邀请，

bbs.hlmbbs.com

终未能应聘。

本年，应聘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讲师。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二十九岁

一月二十四日，作《〈杂拌儿〉自序》，谈书名的来历。

一月三十日，《雷峰塔考略》作讫。

二月五日，作长诗《西关砖塔藏〈宝箧印陀罗尼经〉歌》，收入《燕知草》，后又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二月十五日，作《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发表在本年四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四期；收入《杂拌儿之二》。

二月二十八日，作《〈燕知草〉自序》。

三月，应嘱为陈寅恪楷写韦庄《秦妇吟》长卷，并作跋。

四月二十五日，作《关于〈红楼梦〉的一封短信》，致胡适，发表在本年五月十五日《贡献》旬刊第二卷第八期，署名平伯。

五月十八日，作《〈杂拌儿〉自题记》。

五月二十七日，作散文《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和《出卖信纸》两篇，均收入《燕知草》。

五月二十九日，作散文《冬晚的别》，记述了一九二二年初在杭州与夫人短暂离别的情景。

七月十三日，作散文《打橘子》，忆述在杭州与岳父一家同住时的生活情趣。

七月十八日，作散文《稚翠和她情人的故事》，收入《燕知草》。

七月二十六日，作《重来之“日”》，收入《燕知草》。

八月二十一日，始作《重过西园码头》；二十六日，为把《重过西园码头》收入《燕知草》文集作序。此文收入《燕知草》时，

bbs.hlmbbs.com

署名“赵心馀”，弄得读者糊涂了。俞平伯晚年说：“赵，造也；心馀，姓俞，可见其人子虚乌有，年少妄为，不足道也。”

八月，散文集《杂拌儿》（一名《梅什儿》）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除《自序》、《自题记》和周作人的《〈杂拌儿〉题记》（代跋）外，共收作品三十二篇。疑古玄同题封面，叶圣陶代校对。

九月五日，致周作人信，请他推荐他自己用白话直译的小说，以作为燕京大学小说课的阅读书目。他说：“小说一项本非素习，只因曾做了一部胡说的《红楼梦辨》，弄得成了专家的模样，岂不哀哉！”

九月十七日，至周作人的苦雨斋，与钱玄同、周作人小叙甚乐。

十月，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初到清华园，曾作《始来清华园》诗一首，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十一月十三日，应嘱为志行的短篇小说集《孤坟》作序。

十二月，《冬夜》第四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本年末，线装诗文集《燕知草》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分上、下两册。除《自序》、朱自清《序》和周作人的《跋》外，内收散文十六篇，诗词曲十三首，题材都是写杭州的。

年内，托亲戚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卖《诗经》札记稿，结果“又雁沉鱼杳”。

本年，继续在燕京大学教中国小说。

本年，继续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三十岁**

一月十六日，在北京清华园作《身后名》，十八日写《附记》，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日《骆驼草》周刊第一期，署名平伯。收入《燕郊集》。

bbs.hlmbbs.com

一月十八日，农历戊辰十二月初八日，俞平伯三十初度。其父赋诗一首，赠之。

一月二十一日，应嘱为清华大学罗暟岚的长篇小说《苦果》作序，收入《杂拌儿之二》。

二月五日，作《性（女）与不净》，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四日《骆驼草》周刊第十期。文章抨击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歧视、欺侮女人的思想。

三月十三日，在清华园作《没落之前》，发表在本年五月十日《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五期，又被转载于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收入《杂拌儿之二》。文章针对普罗文学家称他为"快要没落的人"一事，谈了自己的感想。

三月十六日和十八日，作《教育论》上、下篇，收入《燕郊集》。作者针对当时教育理论的偏颇，谈了自己认为理想的方策。

四月初，将周作人一九二四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来函六十封装裱成册，名为《苦雨翁书札》，请周作人题词。——周作人于本月四日作了题跋。

四月十九日下午，与周作人、沈士远、陈逵、沈步洲、王仁辅等教员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前文理分院）被用武力前来接收校址的法学院学生无故拘禁近三小时。次日，俞平伯与周作人、陈逵、沈士远共同致函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质问他有无办法保障教员以后不再被拘禁。

四月三十日，作《林黛玉喜散不喜聚论》，收入《杂拌儿之二》。

四月，《红楼梦辨》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

五月，札记《家藏春在堂日记记概》发表在《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二卷第五号；收入《杂拌儿之二》时，题目为《春在堂日记记概》，文字略有改动。他评价曾祖的《春在堂日记》"所

bbs.hlmbbs.com

记不外伦常日用之间，而学养性情往往流露，实抵得一部长篇的传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夏，为父亲手抄《乐静词》六十二首，收入《小竹里馆吟草》。

秋，应聘到北平大学任教。

年内，在师大附中演讲《贤明的——聪明的父母》，详细阐述了慈与孝的关系。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将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一九三〇年八月四日《骆驼草》周刊第十三期。

年内，俞平伯标点的《三侠五义》一百二十回本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

本年，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清真词》以及戏曲和小说。因教学的需要，他已有意通释《清真词》全集。

本年，继续在北平大学女子学院任教。

二十年代末，手书自填词《南柯子·用清真韵·咏秋海棠》，赠徐志摩。此词后收入《古槐书屋词》，题目为《南柯子·和清真》。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三十一岁**

一月二十九日，受父亲影响，试作《游仙诗》十五首，发表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平伯。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诗文略有改动。

二月二十一日，《小说随笔》作讫，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七期；收入《杂拌儿之二》。

五月九日，作《〈三国志演义〉与毛氏父子》，发表在本年五月十九日《骆驼草》周刊第二期，署名平伯。文章指出了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将评《三国》的毛氏父子的名和号混为一人的小错误。

五月十二日，废名主编的《骆驼草》周刊创刊。俞平伯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六月三日，普罗文学家发表文章，批评《骆驼草》的撰稿者；十二日，又在文章中宣告周作人是“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了”。当晚，俞平伯与各位师友到苦雨斋聚谈；十三日晨，他作了《又是没落》一文，发表在本年六月二十三日《骆驼草》周刊第七期，署名平伯。他在文中声明：“我之与《骆驼草》，只是被废名兄拉作文章而已，好比拉散车”，就是语丝社也没有正式加入过，“只是投投稿，骗几回饭吃而已”。

六月，诗文集《燕知草》由上海开明书店再版。

七月三十日，收周作人信及日本友人在山口萩及久津两处拍摄的传说为杨贵妃墓的照片四张。

八月一日，致周作人信，表示对日本关于杨贵妃的传说很感兴趣，希望能从日本友人处得到更详尽的介绍。

八月二十六日，偕夫人至北海公园观荷花。兴之所致，填《蝶恋花》词一首并作小序，后收入《古槐书屋词》。

九月五日，作《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坟》，发表在本年九月十五日《骆驼草》周刊第十九期；收入《杂拌儿之二》时，题目为《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文中全文引用了周作人本年七月三十日和八月六日的两封来信。

九月十三日，应嘱为沈启无编的《冰雪小品》作跋，发表在本年九月二十二日《骆驼草》周刊第二十期。收入《杂拌儿之二》时，题目为《〈近代散文钞〉跋》。

九月三十日，作论文《“标语”》。此文可作《〈近代散文钞〉跋》的续篇，因“前跋殊有未尽之意，引而申之”，作者进一步阐述了搞文学创作要老实地说自己的话的观点。

九月，将周作人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〇年九月来函六

bbs.hlmbbs.com

十四封装裱成《苦雨翁书札》第二册，请周作人题词。——周作人于本月十五日作题跋“其二”。

九月，《杂拌儿》第三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十月一日，作《词课示例》引言，说明为配合在清华大学教授作词之法，特作《词课示例》，将自填词十四首略附解释，“以供初学隅反之资”。《词课示例》后收入《燕郊集》。

十月底，移家清华园南院七号，居东屋，书房署名为“秋荔亭”。

十一月八日上午，应邀与周作人往天津女子学院讲演。同日，送沈启无《燕知草》一部，并作五律一首，作为《燕知草》补遗。此诗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题目为《枕上忆杭州》。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期间，先后作散文《梦记》六篇；收入《杂拌儿之二》。

年底，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北大学生周刊》，俞平伯与郑振铎、许地山、许德珩等被聘为顾问。

本年，在北京大学教共同必修课“中国诗名著选”，附实习。

本年，继续在清华大学讲“词选”课，并与朱自清、杨振声等教授合开“高级作文”课，俞平伯专授“词”习作课。

本年，继续在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三十二岁**

一月五日，为周作人书“煅药庐”室名。

一月七日，在清华园寓所宴请周作人、沈启无，特邀朱自清来作陪。

一月九日，与表弟许宝騄、许宝骙一起翻译的美国作家爱伦·坡小说《长方箱》译讫，发表在本年《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七期，署名“吾庐”。收入《燕郊集》。

一月，被增聘为北大学生月刊委员会顾问。

三月二十五日，作《〈东京梦华录〉所载说话人的姓名问题》，发表在本年四月十五日《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收入《燕郊集》。

四月七日上午，与陈寅恪同游万寿山。

四月九日，偕夫人与陈寅恪同游览沙河、汤山公园等。

四月十日，与朱自清同游阳台山大觉寺。次日，作游记《阳台山大觉寺》。

四月十五日，《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创刊，俞平伯与朱自清、浦江清、郑振铎等先后任编辑。

五月五日，与陈寅恪同游万牲园，观雨后牡丹。

五月二十一日，作散文《中年》，发表在本年《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九期，署名平伯；收入《杂拌儿之二》。

六月十九日，应胡适之嘱，为《脂砚斋评〈石头记〉》残本作跋，收入《燕郊集》。

六月，辞去燕京大学教职。

八月，回杭州、苏州、上海探亲访友。二十日，适逢七夕，思念家人，遂填词《踏莎行·辛未七夕寄环》，后收入《古槐书屋词》。

八月下旬，朱自清启程赴欧洲游学。行前，俞平伯作《送朱佩弦兄游欧洲》诗二首。此诗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发生。

九月下旬，与胡适晤谈时事。

九月三十日晚，作致胡适信，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希望“平素得大众之信仰”的胡适主持和引导此事。

九月，与胡适、周作人担任北京大学国文学系新文艺试作一

bbs.hlmbbs.com

科的散文指导教员。

十月十四日，长篇论文《诗的神秘》写讫。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四月《清华周刊》第三十七卷第六期，署名平伯；收入《杂拌儿之二》。

十二月二十一日，作《救国成为问题的条件》，发表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大公报·现代思潮》第十七期，署名平伯。收入《杂拌儿之二》时，改题目为《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条件》。

本年，继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同时，在女子文理学院兼课。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三十三岁**

一月一日，《中学生》月刊第二十一期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总题目下，发表了五十二个人的短简。俞平伯参加了笔谈，他在短简中告诫青年们：要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应当救中国。同时，要积极创造救国的条件。“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一月十七日，作《读〈妇女解放新论〉书后》，收入《杂拌儿之二》。

一月十九日，作《呓语》第十九至三十五首的序，发表在本年二月二十九日清华《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三期。诗和序均收入《杂拌儿之二》，《序》的写作时间改署“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称他的新诗《呓语》“实在是分行写的文罢了”，将其附在《杂拌儿之二》书后，“反正也未必再想出什么诗集了”。

一月二十八日，“一·二八”事变发生。

一月二十九日，作《代拟吾庐约言草稿》，“吾庐”是俞平伯与志趣相同的两个表弟自然组成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共同约定了要好好活着的四要点，即：自爱、平和、前进、闲适。他说他们的小团体“是一种思想的意志的结合，进德修业之谓；更是一种

bbs.hlmbbs.com

感情的兴趣的结合，藏修息游之谓。生命至脆也，吾身至小也，人世至艰也，宇宙至大也，区区的挣扎，明知是沧海的微沤，然而何必不自爱，又岂可不自爱呢”。

一月三十一日，致周作人信，谈及“沪变甚亟出人意表外，闻涵芬楼一炬，尤可惜。我的《救国论》大约也毁于炸弹下了。此足为书生之一棒喝”!

二月，将周作人一九三〇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二月来函七十四封装裱成《苦雨翁书札》第三册，请周作人题词。——周作人于本月十五日作题跋“其三”。

二月二十九日，清华《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三期出版，该期的《卷头语》为俞平伯所作。

三月一日，作《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信中将去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作者“所怀之疑虑数端”质直上陈。他说：“鄙人未隶任何党籍，供职国立学校，以不敢放弃国民之天责，故质直布其诚悃，如何措施，则在位者之责矣。”此信发表在本年三月十五日天津《大公报》，题目为《北平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致国民政府并二中全会快邮代电》。

三月七日，《演连珠》二十四节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一十八期。编者按语指出：此“虽模仿古体，而感怀今事。驱遣旧辞，而细绎新思。有心人读之，当能见其箴规之诚挚与理解之深彻，而毋徒取其词之工美也”。收入《燕郊集》时，增补为三十四节。

三月，吴宓欧游归来，宴客于清华园之西客厅，俞平伯应邀出席并即席赋诗，答谢主人的宴请。

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国文学系演讲《诗体之变迁》。

四月十八日晚，往西板桥拜访章太炎，周作人、马幼渔、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刘半农、胡适等俱在。

bbs.hlmbbs.com

四月十九日，与周作人在苦雨斋举行“蒙难”三周年纪念，钱玄同、江绍原、徐祖正、废名等应邀参加。

五月十五日晚，周作人设家宴款待章太炎，俞平伯、钱玄同、朱希祖、沈兼士等出席作陪，并在庭院中合影留念。章太炎应嘱为俞平伯书写条幅，录《论语》“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一节。

六月二十五日，散文家梁遇春病逝。俞平伯与蒋梦麟、周作人、胡适、叶公超、废名等人发起追悼会，于七月九日在北京大学新二院礼堂举行。

六月，任清华大学第四级年刊部顾问。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冒盛暑游戒坛。九月八日，作《戒坛琐记》，发表在本年十月一日《新月》月刊第四卷第三期，收入《杂拌儿之二》。作者怀着童年留下的对于寺庙的期待，希望能在戒坛嗅着一种纯粹的檀香的气息。然而，他“非但闻不着纯粹的沉檀，反而时刻被浓厚的金银气、铜臭，吞没那空幻的憧憬”。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至苦雨斋访周作人。傍晚值雷雨，不仅苦雨斋院子里积水，胡同里也积水，只好雇汽车回家。这一次，他真正体会了“苦雨斋”的滋味。

初秋，与友人偕游青岛数日。其间，作《壬申东游二律句》、《青岛杂诗》四首和《大明湖杂咏》四首。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题目和诗文均略有改动。

十月七日，侍家人游陶然亭，归后作《陶然亭追和雪珊女史题壁韵》三首和《陶然亭文昌阁求签诗纪事》诗一首，发表在本年十月十七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其中前三首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改题目为《陶然亭杂咏·咏清光绪年雪珊题壁诗》，删去了诗序，诗文也略有改动。

十月十四日晚，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召开的会上，作《诗的歌与诵》讲演。讲稿整理后，发表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东

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期。

十一月一日，旧体诗《失题》发表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署名“萍”；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十一月三日，作《广亡征！》，发表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一卷第十期；收入《燕郊集》。作者对“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在作品中历数国家将亡的各种征兆，以此向世人敲响警钟。

本年，继续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讲授南唐二主词、《清真词》和“词”习作课；另外讲授戏曲和小说。

本年，被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聘为教授。

本年，仍在北京大学任教。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三十四岁**

一月一日，应东方杂志社征稿所作《新年的梦想》，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期。

同日，作《闲言》，发表在本年九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二十五期；收入《燕郊集》。

二月二十二日，为《清华年刊》作散文《赋得早春》，发表在本年三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三期；收入《燕郊集》。

二月，散文集《杂拌儿之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内收文章二十九篇，书后附录新诗《呓语》十七首。仍由疑古玄同题封面，周作人作序。

二月，《冬夜》第六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三月中旬，周作人赠明末弘赞上人著《四分戒本如释》一部，共十二卷。

三月，与朱自清、周作人等八人的新诗合集《雪朝》由上海

bbs.hlmbbs.com

商务印书馆出版“国难后”的第一版。

四月二十一日，《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作讫，发表在本年七月一日《文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收入《燕郊集》。此文对胡适《跋〈销释真空宝卷〉》中的错误分别予以驳正。

春，作旧体诗《故都》二首；本年底作跋，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三十三期；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文字略有改动。诗中所写，皆纪实也。

五月九日，作《论作曲》，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人间世》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收入《燕郊集》。

五月十六日，《没有题目的诗》发表在《论语》半月刊第十七期，署名平伯，诗序中署名“赵心馀”。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改题目为《续缪悠诗》，诗文也略有改动。

五月二十六日，“十一架日本飞机光顾北平之日”，作《国难与娱乐》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三十三期；收入《燕郊集》。

六月二十二日，致叶圣陶信，谈及曾向清华大学辞聘，被校方挽留；又因朱自清任中文系主任，致未便固辞。同时言及自己的近况：“‘碌碌如恒，乏善足陈’，此八字近之。从前易伤感，多愤懑，近则木木，进步退步竟不了了。——殆以不了了之耶？报上的事了了者十之一二，不了了者其八九，读之闷闷。”

盛夏，为昆曲老笛师何经海因穷困客死于北京，作“募款启”，号召同人募捐，以安排后事。

八月二十四日中午，熊佛西为许地山去印度饯行，俞平伯与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应邀作陪。

九月九日至十月十五日，偕夫人和儿子南归，会亲朋，游名胜，并在《癸酉年南归日记》中作了详细记载。

十月，赵景深选编的《现代小品文选》上卷由上海北新书局

出版，收入俞平伯散文四篇，即：《春晨》、《西泠桥上卖甘蔗》、《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和《雪晚归船》。

十一月七日，预作《元旦试笔》，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三十二期；收入《燕郊集》。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作者看到中国的前途仍面临着“亡国”和“灭种”的危险，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他感到渺茫，因此发出质问：“九万扶摇，吹往何处？”

十一月二十二日，论文《〈牡丹亭〉赞》写讫，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七期，署名平伯；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十二月十日，罗芳洲选注的《现代中国小品散文选》两集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每集收俞平伯散文两篇，第一集为：《花匠》、《陶然亭的雪》；第二集为：《眠月》、《湖楼小撷》。

十二月二十二日，作《〈读诗札记〉自序》，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平伯；收入《读诗札记》。后收入《燕郊集》时，改题目为《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序》。

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三十五岁**

一月十五日，农历癸酉十二月初一，周作人五十生辰。俞平伯前往祝寿，同时，也作了“牛山体”《和周作人〈五秩自寿诗〉》”一首。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题目为《寿诗和人韵》。

一月二十一日，往丰泽园参加《大公报·文艺副刊》会。

一月二十八日，论文《〈牡丹亭〉赞之四》写讫，发表在一九三五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四卷第三期，署名平伯；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四月五日，作《秋荔亭记》，发表在本年五月《人间世》半月

bbs.hlmbbs.com

刊第一卷第四期；收入《燕郊集》。

四月十七日，与朱自清夫妇及陈寅恪等同游大觉寺，骑驴上管家岭观杏花。

四月，姜亮夫编选的《现代游记选》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内收俞平伯散文《陶然亭的雪》。

五月二十三日，致叶圣陶信，谈为《中学生》杂志写稿事。

五月，林语堂编选的《论语文选》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内收俞平伯的作品《广亡征！》。

夏，与清华大学爱好昆曲的同人为使昆曲继续流传下去，提议结集谷音社。

七月，论文《诗的歌与诵》由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出版事务所出版。

暑假期间，游北戴河。

八月，应陶亢德之嘱，为《论语》半月刊创刊二周年书近作《无题》诗一首，发表在本年九月十六日《论语》第四十九期；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改题目为《失题》，同时删去了跋语。

八月，《读诗札记》作为“文艺小丛书之二”，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九月初，为开明书店出版《二十五史》题语数行，于六日寄给叶圣陶。

九月，作《〈读词偶得〉缘起》，发表在本年九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平伯。

九月，选好《读词偶得》附词一百零八首，交清华大学印讲义。

十月十四日与周作人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大礼堂，参加刘半农追悼会，并送挽联一幅，云：“百灵庙远驼铃寂，二复居寒凤髺孤。”

十月末，由清华园南院七号迁居到清华园新南院四号，与陈岱孙、闻一多、潘光旦、萧公权等为邻。

十一月二日至五日，应与周作人同往保定育德中学作演讲，并往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看望孙伏园，参观、了解定县平民教育的场所和新的教学法。

十一月，《读词偶得》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题封面。

十二月七日晚，应许寿裳、李季谷之请，往淮阳春饭庄赴宴。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傅斯年、熊佛西等均在座。

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江绍原信，谈《商颂·玄鸟》篇。该信和江绍原的信一同发表在本年十二月三十日《华北日报》。

十二月三十一日，作《岁莫赋》，寄叶圣陶阅。后经修改，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本年，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论语》和名家词等。

本年，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三十六岁**

一月十六日，随笔《这鬼！》发表在《论语》半月刊第五十七期。作者由《晨报》报道蛰居陋巷的赛金花，仍不忘自己青春美貌、体面华贵之时的情景，并以此自慰，联想到“人怎么那么喜欢哄骗他自己”，不敢正视现实，无非是自欺欺人之鬼在作怪。

一月三十一日，作《〈三槐〉序》，发表在本年四月五日《文饭小品》月刊第三期。“三槐”即《古槐梦遇》、《槐屋梦寻》和《槐痕》。其时，“三槐”中只有《古槐梦遇》写讫，其余“二槐”差得尚多；作者拟俟“二槐”成后，合出一书，曰《三槐》，而分为三辑。

一月，孙席珍选编的《现代中国散文选》上卷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内收俞平伯散文六篇，即：《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清河

bbs.hlmbbs.com

坊》、《西泠桥上卖甘蔗》、《雪晚归船》、《中年》和《代拟吾庐约言草稿》。

三月十七日，农历二月十三日，与清华大学友人浦江清、唐佩金、汪健君、陈盛可、杨文辉、华粹深等在清华大学俞平伯寓所开谷音社成立会。俞平伯为之写《谷音社社约引言》，说明结社的目的在于“发豪情于宫徵，飞逸兴于管弦”。

三月二十八日，致叶圣陶信，谈及自己的近况：“还是这样，说不上怎么忙，亦说不上闲，想作之文多，而真作之文少。”

三月，阿英编选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其中第二卷为“俞平伯小品”，收作品七篇，即：《重刊〈浮生六记〉序》、《〈近代散文钞〉跋》、《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阳台山大觉寺》、《芝田留梦记》和《眠月》。

五月十八日，作《秦汉改月论》，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二期。该文实为《古诗“明月皎夜光”辨》的附录。

五月二十二日，散文《无题》发表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

六月，随笔集《没字的书》作为“中学生杂志丛刊”之一，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内收俞平伯随笔《进城》一篇。

七月十五日，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俞平伯小说《花匠》一篇。

八月三十日，周作人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俞平伯散文五篇，即：《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清河坊》、《与绍原论袚》和《重过西园码头》。

八月，阿英编校的《现代小品文钞》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书内所收俞平伯的作品与《现代十六家小品》相同。

bbs.hlmbbs.com

八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五十种由上海杂志公司总发行。主编施蛰存，俞平伯与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二十人为编选委员。

十月十五日，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俞平伯新诗二十七首，分别选自《冬夜》、《西还》、《雪朝》和《忆》等新诗集。

十月十五日，胡适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俞平伯作品《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一篇。

十月十五日，郑振铎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俞平伯作品《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一篇。

十月十六日，《湖上三忆词》（双调望江南）发表在《越风》半月刊第一期；收入《古槐书屋词》。

十月十八日，作《元人〈秋兴散套依纳书楹谱〉跋》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三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收入《燕郊集》时，题目中删去了"元人"二字。

十二月，写记民歌《十二月想思红绣鞋词》，发表在一九三六年《论语》半月刊第七十九期"新年号"。

年内，人间世社编选的《人间小品》甲集、乙集作为"人间世丛书"，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其中甲集收俞平伯作品两篇，即：《秋荔亭随笔·左传遇残稿》和《古槐梦遇拾零》。乙集收俞平伯作品《秋荔亭记》一篇。

本年，继续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

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三十七岁**

一月二十七日，论文《古诗〈明月皎夜光〉辨》写讫，发表

bbs.hlmbbs.com

在本年七月《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三期；同时，《清华学报》为之印制单行本。

一月，散文集《古槐梦遇》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内收随笔一百零一则。书前有知堂的《序》、废名的《小引》和俞平伯自己的《〈三槐〉序》；魏建功为之题封面。

二月中旬，作《丙子新正二律句》，发表在本年三月五日《逸经》文史半月刊第一期。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题目为《丙子新春二律句》，诗文略有改动。

四月，钱公侠、施瑛编的《书信》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内收俞平伯书信两封，即《与白采书》和《与绍原论袚》。

五月六日，应嘱为北京大学学友顾随的新著《积木词》作序，发表在本年《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二号；收入《燕郊集》。作者在文中谈了词的兴起和发展过程、词的作用、意义以及艺术特色等。

五月十一日，应嘱为表弟许宝騄收藏的谷音社社友手抄《临川四梦谱》作跋。

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应浦江清之约，偕夫人夜游妙峰。后将这两天的日记整理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万人文库》旬刊第二十一册，题目为《秋荔亭日记——夜游妙峰》。

五月，孔另境编的《现代作家书简》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内收俞平伯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五年三月致叶圣陶函十五件。

六月，俞平伯著、许宝騄手书的《古槐书屋词》写刻本刊行，收词三十四首。

八月，散文集《燕郊集》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八种”，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精装本；一九四〇年十月出版普及本。内收作品三十二篇。

八月，笑我编的《现代书信文选》由上海仿古书店出版，内收俞平伯书信两封，即《与子恺书》和《与白采书》。

bbs.hlmbbs.com

九月二十七日，应邀至苦雨斋访周作人，并与林庚谈编《世界日报·明珠》副刊事。

九、十月间，作《秋日郊居杂咏》六首，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三十五期；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末，周作人接编《世界日报·明珠》副刊，共出了九十二期。其间，俞平伯、废名、沈启无均为该刊撰稿。

十月十八日，作《〈槐屋梦寻〉补小引》，发表在本年十月三十一日《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第三十一期。据作者晚年回忆，《槐屋梦寻》当时已作了一百则，并编成书稿准备付梓，因抗战爆发，遂被搁置。书稿也早佚。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偕夫人和儿子至香山赏秋叶，归后，为夫人所画红叶图题诗，并将《红叶诗之一》和《红叶诗之二》分别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一日和七日《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第三十二期和第三十八期。后将《红叶诗之二》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改题目为《偕游香山归题环画红叶》，诗文也略有改动。

十一月三日晚，在家宴请杨荫浏、郭绍虞，并约冯友兰、朱自清、汪健君、浦江清来唱昆曲。

十一月二十七日，作杂感《罢课休课停课》，发表在本年十二月一日《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第六十二期。作者感慨本月二十五日各校学生以“援绥”事罢课后，各新闻报道为“休课”、“停课”，唯独不说“罢课”。作者“疑彼秉笔诸公深明春秋大义，于定论之间辞多微隐也。不然，何不用通行之语而辄变其文耶?”他指出：在用字上作文章，“其无救于国甚明”。

十二月七日，整理《独语》十三则，发表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至苦雨斋访周作人，始知西安事变事。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出席清华大学教授会。

bbs.hlmbbs.com

十二月十六日晚，访陈寅恪。出席清华大学教授会。

本年，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古典文学、读本作文和散曲。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三十八岁**

一月一日上午，至清华大学工字厅出席梅贻琦校长茶话会。

三月十日，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写挽绥远阵亡将士联，联长一丈五尺。

三月十一日下午，至清华大学工字厅，出席教授会。

三月十七日午，在朗润园郭绍虞宅开朴社会议，共同处理朴社终结事宜。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出席清华大学国文系会。

四月上、中旬，侍双亲并偕夫人同游青岛。为纪念这次清游，特作五言长诗《丁丑青岛纪游诗》，发表在一九四〇年天津《庸报》；又发表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天津《民国日报》，题目为《丁丑胶海纪行一百八十五韵》；一九八〇年一月稍加整理，删去二十字，重新发表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十日香港《海洋文艺》第七卷第四期，题目为《青岛纪游诗》；另外，一九八〇年四月《朔方》月刊第四期发表了该诗的《观樱花》一节。全诗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五月一日，《文学杂志》月刊创刊于北京，朱光潜主编，俞平伯与周作人、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林徽音等为编委会成员。

五月十四日，接清华大学通知，批准在国内休假一年。此为清华大学教授均可享受的待遇。

五月二十八日晚，至清华园三院参加中国文学会聚谈。会后，与浦江清同至朱自清寓畅谈。

六月十八日晚，出席梅贻琦校长主持的茶话会。

七月一日，散文《无题》发表在《文学杂志》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平伯。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

七月十四日晚，至清华大学工字厅参加谈话会。

七月十九日中午，应废名之招，至北海仿膳聚餐，周作人、徐耀辰、沈启无、钱玄同、林庚均在座。

七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师生离开北平，迁徙湖南长沙。俞平伯适值全薪休假期间，又因父母亲年高多病，未能随同南迁。

八月一日，散文《无题》发表在《文学杂志》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平伯。

八月七日上午，偕夫人乘车出城，至清华大学寓所取衣物，途中见到“海淀街遍悬日本旗”。北平沦陷后的情景，对俞平伯刺激甚深。

八月十六日，至清华大学，访冯友兰、潘光旦等。

八月二十六日，冒微雨访周作人，借得《瀛壖杂志》、《弢园文录外编》、《海陬冶游录》等书。

九月七日，回到古槐书屋居住。

九月八日，女儿俞成、俞欣考取济南齐鲁大学。

十月十二日，治安维持会改称北平为北京。

十月十八日，访周作人，借得《维摩诘经》、《大藏严论》等书。

十月十九日，农历丁丑九月十六日，俞平伯夫妇成婚二十周年纪念日，在家中摄影数张以志纪念。

十月二十二日中午，应钱稻孙之招，至同和居赴宴。在座者皆清华大学旧日同人。

十一月一日下午，应邀参加徐耀辰的茶话会和宴请。周作人、废名、沈启无均在座。

bbs.hlmbbs.com

十一月二日，填词《南楼令·和夏闰庵丈》，并缮写二份，分送萧公权和周作人。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俞平伯闻知后，思绪万千，因此，作寄题莫愁湖一联。联云："依稀兰桨曾游，只而今草长莺飞，'寒艳不招春妒'；叹息胜棋难再，又何论龙盘虎踞，'伤心付与秋烟'。"此联后被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三十九岁**

一月六日，致西南联大教授浦薛凤信，托其照顾转入西南联大读书的两个女儿，并寄示近作七律一首。诗云："泽中鸿雁几辛酸。逆旅长安菽水难。少日谁知堪北虏。屏居今喜尚南冠。原来绯绿逢场戏。只在青黄反手间。岂必虫沙酬故劫。清霜不媚谢庭兰。"此诗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题目为《京寓偶成》，文字小有改动。

二月二十七日，为徐北汀所临《溪山清远图》题诗。

三月九日，书写父作《旧都杂诗》十三首。十三日，又补写跋语，以此诗卷送周作人。

三月二十日，填《忆江南》词一首。词曰："行云梦，风搅晚枝愁。青眼迟开浑是柳，黄花多瘁却宜秋。何计说淹留。"此词后收入一九八〇年版《古槐书屋词》，词牌为《望江南》，词句改动较大。

四月四日，收到上海世界书局退回的《槐屋梦寻》全稿。

四月二十七日晚，赋《鹧鸪天》词一首，寄萧公权。此为得萧公权成都来信并附《玉楼春》八章有感而作。此词收入一九八〇年版《古槐书屋词》，词句略有改动。

六月二十八日中午，应周作人邀请，至北海仿膳饭庄聚餐，徐耀辰、沈启无、钱玄同也在座。大家共同作书简，分别寄给在南

方的废名和林庚。

七月十二日，周作人宴请叶公超，俞平伯、徐耀辰、常风等作陪。

九月十三日，应周作人之约，俞平伯、叶公超等至苦雨斋聚会。周作人送俞平伯《词辨》一本，系清代谭献所著。

九月十四日，致周作人信，谈“近怀殊不佳，赋诗言志而工力太差，志复不达，如何如何”！

本年，任中国大学国学系教授，讲授《论语》和《清真词》。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四十岁**

一月七日，得周作人来信，请俞平伯接周作人的课，到燕京大学讲授现代散文。俞平伯立即回信婉辞，理由有三，“一则功课非素习，以前从未教过（清华欲开现代散文班，主公来商，曾辞却），亦难于发挥。二则接先生之席极感难继，恐生徒不满意。三则自去年事变后，即畏涉远西郊”。

一月十一日，得郭绍虞信，请俞平伯到燕京大学教课。俞即复信婉辞。

一月十一日，得周作人来信，续谈燕大代课事。俞即复信辞谢。

本年，继续在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四十一岁**

秋，儿子俞润民考入辅仁大学化学系。

九月二十四日，应嘱为赵肖甫所辑《红楼梦讨论集》作序，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红楼梦讨论集》除收入胡适和顾颉刚讨论《石头记》的笔札外，还收入了俞平伯《红楼梦辨》中的三篇论文，即：《辨原本回目只有

bbs.hlmbbs.com

八十》、《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和《论秦可卿之死》。作者在《序》中分析了索隐派与考证派的异同，指出“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

十二月五日，致周作人信，信中批评华连圃注释之《花间集》，有的注释有误，使读者越看越胡涂。

年内，邀请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

本年，继续在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　**四十二岁**

五月下旬，得周作人赠影印巾箱本《琵琶记》。在此之前，俞平伯曾为此书作校记。

九月六日，作《移棋相间法》序三，收入《移棋相间法》印本。

年内，作《夷齐相谏伐》，发表在沈兼士编的《辛巳文录》第一期。

本年，继续在中国大学国学系任教。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四十三岁**

春，在古槐书屋接待来访的《万人文库》旬刊“文园”编辑。

四月五日，作《左传震夷伯之庙一条非左氏旧文说》，发表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德学志》第五卷第四期。

五月一日，《与友人论宫调书》发表在《万人文库》旬刊第十二册“五月文园”。

bbs.hlmbbs.com

六月一日，《再与友人书》发表在《万人文库》旬刊第十五册“六月文园”。

六月六日，作《再与汪健君书》，发表在本年九月一日《万人文库》旬刊第二十四册“九月文园”。

八月一日，《与汪健君书论正声变调》发表在《万人文库》旬刊第二十一册“八月文园”。

八月二十六日，为郭则沄著《红楼真梦传奇》作序，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一日《万人文库》旬刊第三十册“十一月文园”。

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乃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作银婚诗《壬午九月既望赠内子五章》。此诗曾寄示在西南联大的朱自清等友人。朱自清评价此诗“淡远秾丽兼擅其美，是在忧患中语，读之感慨”。此诗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本年，除在中国大学任教外，还在家里辅导几个学生，以微薄的收入维持困顿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四十四岁

二月十九日，作札记《音乐悦乐同音说》，发表在本年七月一日《艺文杂志》月刊创刊号；又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国文月刊》第五十九期，题目为《音乐悦乐古同音说》。

春，参加伪华北作家协会第一次“华北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会议，并被聘担任诗歌方面的主审委员。

六月二十日，《词曲同异浅说》发表在《华北作家月报》第六期；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七月一日，尤炳圻来访并为俞平伯摄影。此照片刊登在本年九月一日《艺文杂志》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七月十二日上午，出席在六国饭店召开的《艺文杂志》出版纪念会。

bbs.hlmbbs.com

九月一日，《古槐随笔》六则发表在《艺文杂志》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九月，《谈〈西厢记·哭宴〉》发表在《文学集刊》第一辑，署名平伯；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年内，亲自为远在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售书，以补朱自清生活上的困难。

本年，受聘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并将“国学系”改为“文学系”，以便使古今中外文学得以平衡发展与研究。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四十五岁**

一月，《续谈〈西厢记·哭宴〉》发表在《文学集刊》第二辑；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二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赵肖甫辑录的俞平伯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书简，连载于《学术界》月刊第二卷第一期至第五期。

四月一日，俞平伯“临枯树赋”书法作品作为插页，刊登在《万象》杂志第十期，署名“槐居士平”。

六月一日，俞平伯手书“重修真定隆兴寺碑文”摄影刊登在《艺文杂志》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秋，依春在堂壬寅年韵，作诗一首，呈两亲大人。此诗收入《俞平伯诗全编》，题目为《一九四四甲申九秋呈两亲大人慈海敬依春在堂壬寅年韵》。

十月十六日，应唐弢之请，为之书近作诗三首，诗中表明了作者索居荒城、一片清白的心迹。这三首诗均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题目分别为：《红梨》、《什刹后海观荷》和《眉绿》。

本年，继续在中国大学文学系任教。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四十六岁**

九月二日，日本签字投降，中国人民坚持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九月二十四日，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写讫。此诗始作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其时燕冀沦陷已久，俞平伯“寄迹危邦，避人荒径”，独写“聊忏幽忧”的长诗，以述十年徒掷之悔。

十月，将长诗《遥夜闺思引》原稿寄朱自清、叶圣陶阅正。朱自清和叶圣陶对诗中“深入而不能显出”的毛病，均提出中肯的批评。

十一月九日，为自写第一本《遥夜闺思引》赠许宝騋表妹作跋语。

十一月中旬，为自写第二本《遥夜闺思引》赠胡静娟作跋语。

十一月二十八日，为自写第三本《遥夜闺思引》赠毕树棠作跋语，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第三十四期，署名平伯。

十二月二日，为吴小如写赠本《遥夜闺思引》作跋语；十二月四日，为吴小如写本《遥夜闺思引》赠内子环作跋语，均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天津《大公·综合》副刊第三十三期，题目为《跋吴小如写本〈遥夜闺思引〉二则》。

十二月六至七日，《王勃〈滕王阁诗序〉〈古文观止〉本纠误》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第三、四期，署名平伯。

十二月十八日，应嘱为华粹深自留抄本《遥夜闺思引》作跋语，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

十二月二十日，为自写第四本《遥夜闺思引》赠朱自清作跋语，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第三十五期，署名平伯。又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华北

日报·文学》周刊第三十七期“朱自清先生纪念专号”，增加了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写的后记。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北平广播电台讲《读书的意义》，讲稿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第三十一期。作者认为“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养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他认为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使人安心向学和改革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已“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支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致胡适信，恳请远在美国的胡适设法为入狱待判的周作人“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

冬，教育部在北平设“临时大学补习班”，俞平伯被聘到北大红楼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二分班即文学院，选授《清真词》，为时一学期多。

年内，经许德珩介绍，加入九三学社。

本年，继续在中国大学文学系任教。

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四十七岁**

二月一日，为儿子俞润民写本《遥夜闺思引》作跋语，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九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

二月十三日，为毕树棠写赠本《遥夜闺思引》作跋语。

三月九日，为胡静娟写赠本《遥夜闺思引》作跋语。

三月中旬，填《沁园春》词二章，戏答胡静娟表妹题赠。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至中山公园水榭参加中华文艺协会北平分会成立大会，并与沈兼士、杨振声、顾颉刚、彭子冈五人当选为监事。

三月三十日，农历二月二十七日，作《〈遥夜闺思引〉自

序》，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作者在序中述说了创作《遥夜闺思引》的因缘。

仲春，作《戚眷招饮以病不赴漫成俚句》诗一首。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改题目为《酬戚眷招饮语内子》。

五月四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

五月下旬，应吴玉如邀请，赴天津，为天津工商学院文科学生讲《诗余闲评》，由吴小如笔录。后稍加修改，发表在本年十二月八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九期。收入一九四七年八月版《读词偶得》，“以代本书之导论”。

在津期间，受到吴玉如盛情款待，为表谢意，于回北平前夕赋诗一首。此诗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题目为《天津赠吴玉如先生》。

七月一日，为胡静娟写赠本《遥夜闺思引》再作跋语。

七月三十一日，致胡适信，建议邀请废名到北京大学任教。此时胡适已回到北平。

八月三日，为自写第五本《遥夜闺思引》赠杨振声作跋语。

八月十四日，作《〈松梅风雨〉观后记》，发表在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第一百一十五期，署名平伯。

八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从此，俞平伯积极参加九三学社的工作和活动。

九月十九日，作《〈“义战”〉评跋》第一、二部分；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作第三部分，发表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题目为《〈“义战”〉评跋——朱佩弦兄遗念》；又发表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六十三期，题目为《关于〈“义战”〉一文——朱佩弦兄遗念》，文字也有改动。

十月十日，复员后的北京大学正式开学。北平临时大学补习

bbs.hlmbbs.com

班结束。俞平伯转任北京大学大学预备班北大文学院教授。

十一月九日，以吴小如写草体巾箱本《遥夜闺思引》赠许宝驹作跋语。

年内，与沈兼士、顾随、陈雪屏、邓以蛰等十五名教授为周作人案联名写呈文致国民党政府南京高等法院，为周作人说情。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四十八岁**

一月一日，作《释杜诗〈月夜〉》，发表在本年一月十九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十五期。

二月一日，作《为〈中外文丛〉拟创刊词》，发表在本年二月十二日天津《大公报·大公园地》第一百四十九期；又发表在本年六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三十一期，题目为《拟〈中外文丛〉发刊词》。

二月二十二日，与朱自清、许德珩、汤用彤、向达等九三学社十三位同人就北平政府发动警宪夜入民宅，以清查户口为名，肆行搜捕事件，提出抗议，并拟定《保障人权宣言》，发表在本年三月八日《观察》第二卷第二期。

四月一日，为《读词偶得》修订再版本作跋，发表在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题目为《三十六年新版〈读词偶得〉跋》。

四月三日，为叶圣陶写《遥夜闺思引》作跋语，发表在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

四月四日，摘录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与友人夜游妙峰的日记，题为《夜游妙峰》，发表在本年五月十四日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又发表在本年六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三十期。

五月二十二日，与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一名教授联合发出《北

bbs.hlmbbs.com

京大学教授宣言》，对各地青年学生反内战、反饥饿以及要求教育改革的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

五月三十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教授一百零二人签名，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告学生与政府书》，对大、中学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表示同情。俞平伯是签名者之一。

六月十六日，《随笔两则》发表在《论语》半月刊第一百三十一期。

同日，札记《超然台记评》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

七月一日，随笔《吃在这个年头》发表在《论语》半月刊第一百三十二期。

七月十四日，札记《谈闺阁词翰》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又发表在本年九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三十六期。

七月十五日，为自写第六本《遥夜闺思引》作跋语。

七月二十五日，作《读〈红楼梦〉随笔二则》，发表在本年八月八日《华北日报·俗文学》副刊第六期；又发表在本年九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三十七期；收入《红楼梦研究》。作者举出《坚瓠集》中的两个例子，来说明《红楼梦》因袭前人之迹甚明。

八月一日，杂文《闲谈革命》发表在《论语》半月刊第一百三十四期；后被本年八月十六日出版的《现代文摘》周刊第八期转载，题目改为《闲话革命》。

八月，《读词偶得》修订本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中增加了《诗余闲评》、《三十六年新版跋语》以及《释史邦卿词四首》，删去了说《清真词》部分，将其编入了《清真词释》中。

九月，《由群经之起讫谈论语孟子之起讫》发表在《学原》月

bbs.hlmbbs.com

刊第一卷第五期。

十月二十九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乃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作《丁亥九秋赠内子五章》，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十月，作《题〈遥夜闺思引〉杂咏》六首，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本年，继续在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四十九岁**

一月一日，作《为暴春霆题其先德“林屋山民馈米图”》，发表在本年一月十二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第一百一十期；又发表在本年二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四十六期。

同日，作《戊子元旦试笔（谈孟子）》，发表在本年三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四十八期。

一月十八日，《古诗说》释“涉江采芙蓉”发表在《华北日报·文学》周刊第四期。

一月二十六日，《杜诗蒙诵》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第一百一十二期。作者在前言中署“槐居士平伯识于无眠爱夜两当二乐轩之北窗下”。这是他第一次使用“无眠爱夜两当二乐轩”这个室名。他说：因室名太长，刻个图章太贵，做斋匾蜗居又容它不下，因此，只是说说而已。

一月，作《佩弦寄示不寐书怀近作，以律句酬之》诗一首，发表在本年二月十三日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改题目为《答佩弦近作不寐诗》。这是俞、朱二友间最后之唱和诗。

三月九日，作《论〈读词偶得〉与王君书——温飞卿〈菩萨蛮〉》，发表在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第一百一十九期，署名平伯。

三月十九日，《槐屋诗谈》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

三月，以自写第六本为底本的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由北平彩华印刷局影印出版，许宝騤题封面。

四月三日，作《影印〈遥夜闺思引〉第六写本跋》，发表在本年四月九日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又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华北日报·文学》周刊第四十七期。

四月初，为高步云的《新编彝陵梦》昆剧作序，发表在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四十三期，署名平伯。

四月二十三日，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燕京大学四校九十名教授联名发表《九十教授的质询文》，对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十九日在“纪念周”中警告教授们不要再演第二次闻一多事件的报告，予以驳斥与质询。

四月二十八日，《新刊〈清真词释〉自序》写讫，发表在本年五月二十四日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第一百二十七期。

五月一日，作《近闻偶谈》，发表在本年五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五十三期，署名平伯。作者“觉得近来幽默的文字越过越难写了”，那是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事实胜于幽默”，“盖天下顶幽默的无过于事实也”。

五月二十一日，论文《“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写讫，发表在本年八月《文学杂志》月刊第三卷第三期；又发表在本年十月五日至九日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收入《红楼梦研究》。作者概叹“《红楼》一书今只残篇，续作庸音难传神理，凡情谬赏芳华，多情或伤憔悴，而良工苦心埋没多矣，真人间一大缺陷也”。

五月，为纪念张自忠将军牺牲八周年，作《诔辞》，收入本年九月九日出版的《张上将自忠纪念集》。《诔辞》曰：“昔卢沟之变，

bbs.hlmbbs.com

余方留滞旧京，有诗句云：‘河桥一星火，亲见燎原大。’盖纪实也。及八载沦亡，一朝闻捷。张上将军捍患殉国之勋载诸青史，而燕冀人民尤当永怀无穷也。”

六月四日，应《论语》杂志编辑之约，作散文《无眠爱夜》，发表在本年六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五十五期“睡的专号”；又发表在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改题目为《谈睡》，文字也略有改动。

六月五日，作《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本刊编者书》，发表在本年六月十一日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第九十五期，署名平伯。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批评欣赏《红楼梦》这部作品的问题。他说：“《红楼梦》直到今天，还不失为中国顶好的一本小说，任何新著怕无法超过，其价值始终未经估定。这和‘索隐’和‘考证’俱无关，而属于批评欣赏的范围，王静安先生早年曾有论述，却还不够，更有何人发此弘愿乎？”

六月二十九日，与北平各院校一百零四位著名教授联名在报刊上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轰炸开封古城，严正斥责国民党大打内战的罪行。

七月二十日，《随笔二则》发表在《中建》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署名平伯。作者在《大九州的梦》中，提出在国家多难的时日，“我们得正视这悲壮且有点儿悲惨的定命。我们对于先民，对于来者又应感有一种沉沉的负荷，类似所谓责任心者”。他认为写文章也应有这种心情，不仅为着兴趣。

七月二十三日，出席北平《中建》半月刊编辑部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的“知识分子今天 的任务”座谈会，并作发言。他认为“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当有时代意义，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时，他还认为古代知识分子的“气节”，虽然是一种封建的遗留，还是可以保留的。

七月，《清真词释》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为该书作校对。

八月十日，作《智人愚人聪明人》，发表在本年九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六十期；又发表在本年九月十八日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

八月十二日，朱自清病逝。这使俞平伯的心情无比悲痛。

八月十三日，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代表参加在北京大学医院举行的朱自清大殓，并送灵到阜城门外广济寺下院。

八月十八日，接受《平明日报》记者、朱自清的学生萧离专访。详细介绍了与朱自清相识、相交的全过程。尔后，萧离根据采访材料写成了《俞平伯先生所认识的朱自清先生》，发表在本月二十六日《平明日报》上。

八月二十一日，与孙楷第、闻家驷、袁翰青、许德珩等五十六人联名写了《北平北大师院二校教授对于当局拘传学生抗议书》，对政府“不依照正当法律程序，而随便包围学校、搜捕学生”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八月二十四日，作散文《诤友（朱佩弦兄遗念）》，发表在本年九月五日《中建》半月刊第三卷第七期。

八月二十五日，作散文《忆白马湖宁波旧游——朱佩弦兄遗念》，发表在本年十月《文学杂志》月刊第三卷第五期。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至清华大学同方部参加朱自清追悼会，并送挽辞：“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损微力慰人群。”此时，俞平伯被推为《朱自清全集》编辑委员会成员。

八月二十七日，致叶圣陶信，倾诉朱自清逝世后的悲痛心情。此信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

八月，以自写第一本为底本的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由北

bbs.hlmbbs.com

平彩华印刷局影印出版，许宝驯题封面。此书比本年三月影印出版的《遥夜闺思引》增加了《沁园春·戏答静娟表妹题赠》二章和《题〈遥夜闺思引〉杂咏》六首。

八月，自写《〈遥夜闺思引〉跋语》线装本由北平彩华印刷局影印出版，许宝驯题封面。内收俞平伯为各种抄本《遥夜闺思引》所作的跋语十七篇。

九月一日，文潮月刊编委谢冰莹来访，请俞平伯将近作朱自清挽辞录出，俞平伯欣然应命。此条幅发表在本年十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五卷第六期。俞平伯还将朱自清生前写赠的《怀平伯》诗三首手迹一并发表在杂志上。

九月三日，《甲子年游宁波日记——朱佩弦兄遗念》发表在天津《民国日报·民园》副刊；又发表在本年九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第一百六十一期，正副标题颠倒。

十月二十三日，应北平怀仁学会法国神父善秉仁的邀请，与杨振声、梁实秋、李长之、朱光潜、沈从文等学界人士到王府井安福楼赴宴，并在宴会厅门前合影留念。

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学八十二名教授发表停教宣言，并于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停教三天，抗议因改革币制而冰结薪给，要求借薪津两月，以维持家人的生活。俞平伯参加了这一斗争。

十一月四日，北平各院校教授四十七人联名在《新民报》上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反对“政府突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准备用“‘处置后方共党临时办法’加以处理”的做法。俞平伯是签名者之一。

十一月八日，作《忠君与爱国》，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建》半月刊第一卷第九期，署名平伯。

十一月中旬，为《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的创始人、主编傅芸子的逝世，作挽诗二首，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华北

日报·俗文学》周刊第七十四期；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十二月十四日晨，访胡适。

本年，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杜甫诗。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　己丑）　**五十岁**

一月二日中午，至袁翰青寓参加九三学社聚餐。

一月二十一日，作诗《戊子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此诗后佚。

一月二十五日上午，至府学胡同出席北大沙滩区教授联谊会干事会，会后商议发表宣言，表明对全面和平的意见。

一月二十六日，与北京大学、北京师院等校教授三十二人对全面和平的书面意见发表宣言，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于本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八项主张。

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一月，《读词偶得》第三版发行。《清真词释》由上海开明书店再版。

二月十二日，长诗《寒夕凤城行》作讫。

同日晚，参加九三学社在宣内薛暮回寓举行的聚餐，许德珩夫妇、袁翰青、杨人楩等二十人到会，中共代表徐冰、张宗麟出席，畅谈至午夜。

二月十五日，将《寒夕凤城行》修改缮写就绪，并以此就正于游国恩教授，颇受赞赏。

二月十七日上午，访中共代表徐冰，又至医院看望毕树棠。

二月十八日下午，吴晗、翦伯赞、胡愈之、沈兹九来访。

二月十九日下午，应费孝通、吴晗之约，至骑河楼参加清华同学会茶叙，到者数十人。

二月二十日下午，至北京饭店，出席中共领导对文教同人的宴请。

bbs.hlmbbs.com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至北京大学访废名，并出席沙滩区北大联谊会。

二月二十四日，应嘱为费仲南书近作长诗《寒夕风城行》。

二月二十六日，访费仲南并晤费孝通、李广田。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应邀至前女子文理学院，参加中共谭政、陶铸召开的大中学校同人座谈会，商谈东北野战军招收的南下工作团事。

二月二十八日，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北京大学。

三月三日下午，应邀至北京饭店，参加华北政府文化艺术委员会华北文艺界协会召开的座谈会，到会者百余人。座谈会上，听周扬介绍了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状况；俞平伯也作了简短发言。同时，初识久闻大名的郭沫若，与阔别二十余年的老朋友茅盾、田汉等重逢。

三月四日下午，至北京大学，出席中国语文学系系会，讨论改订课程事。

三月二十日，叶圣陶来访。

三月二十二日，至北京饭店，出席华北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进步作家、艺术家联席会议，商讨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会上组成了由郭沫若任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的三十七人筹委会，俞平伯被推选为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成员。

三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四月六日下午，至北京饭店，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筹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文协各部门人事调整问题。又参加了华北文艺界协会暨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谈话会，晚餐时，与叶圣陶、柳亚子、卞之琳、臧克家等同席。

四月八日，北平文化界人士三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俞平伯为签名者之一。

同日，中国文化界三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响应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俞平伯为签名者之一。

四月二十四日，表兄弟许宝驹、许宝骙宴请宾客，俞平伯与柳亚子夫妇、李任潮、朱蕴山、王泽民、谭平山等三十余人出席。柳亚子为此作了答谢诗，俞平伯也作了和诗，诗稿佚失。

四月，赠送柳亚子《遥夜闺思引》影印本一册，并在扉页上写道："亚子先生吟教　己丑三月后学俞平伯敬赠"。

五月三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柏生的访问。

五月四日，纪念"五四"专题文章《回顾与前瞻》发表在《人民日报》，收入本年七月上海新华书店版《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和全国大解放，"这两个划时代的转变，实只是一桩事情的延长引伸"，"五四"时期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新民主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他认为今后"革命的前途，犹艰难而遥远"，但是"光明在前，咱们从今不怕再迷失路途了"。

五月五日下午，北京大学最高行政机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宣告成立，由教授代表十九人和讲师、助教代表及学生代表各二人组成。俞平伯为校务委员会委员。

五月六日晚，出席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五月十七日，作《新文学写作的一些问题》，发表在本年六月一日《华北文艺》第五期。作者就"如何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五月，以自写第六本为底本的长诗《遥夜闺思引》由北平彩华印刷局影印再版。

 bbs.hlmbbs.com

六月五日上午，至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参加北平各大学中文系课程改革谈话会。周扬、杨振声、顾随、杨晦、李广田、林庚、废名等六十人出席。

六月三十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了由九十九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俞平伯为主席团成员。

七月一日晚，冒雨在先农坛体育场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庆祝集会，聆听了朱德总司令的致辞和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观看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至凌晨两点方散会。会后，怀着激动的心情，于六日作了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发表在本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后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七月二日至十九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俞平伯作为“平津代表第二团”成员出席大会。会议期间，他与胡风、艾青、李广田、柳亚子、柯仲平、田间、冯乃超、何其芳、臧克家、冯至等十五人任文艺作品评选委员会诗歌组委员。

七月六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五天的会议上，听到周恩来长达五小时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

七月七日下午，与全国文代会全体代表参加“七七”纪念大会。

七月九日，在全国文代会第八天的大会上，俞平伯朗诵了近作新诗《七月一日红旗的雨》，以代替发言。

七月十六日，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

七月十七日下午，至北平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参加文代会诗歌工作者座谈会，交流工作经验，商谈成立诗歌工作者的组织及出版全国性诗刊等问题。

七月十九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俞平伯

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至北京饭店，出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招待文代会全体代表的宴会，朱德、周恩来、陆定一、聂荣臻祝贺大会胜利成功。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至中法大学大礼堂，参加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在闭幕式上发言。

七月二十四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在北平成立。俞平伯当选为候补理事。

七月，俞平伯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三十万人的开国庆典。

十月十日下午，在文联会议厅参加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座谈会，听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谈文艺问题。

十月十四日，往太仆寺街尤炳圻住所，访暂居于此的周作人，并赠所著书二册。

一九五〇年（农历庚寅）　**五十一岁**

一月一日，填词《浪淘沙令》，热情歌颂建国后的第一个新年。词云："开国古幽燕，佳景空前。红灯绛帜影翩跹，亿兆人民同仰看，圆月新年。　回首井冈山，革命艰难。海东残寇尚冥顽。大陆春生欧亚共，晴雪新年。"这首词发表在本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二月二十五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在"中苏兄弟同盟万岁"总题下，发表了茅盾、周扬、老舍等十三人的笔谈，其中俞平伯谈了《深厚的友谊》一段。

bbs.hlmbbs.com

四月九日，作《漫谈〈孔雀东南飞〉古诗的技巧》，发表在本年四月十六日《光明日报·学术》副刊第四期；初收一九五七年四月作家出版社版《乐府诗研究论文集》；又收入《论诗词曲杂著》。作者认为此诗的思想与技巧哪个重要是很难说的，说“思想重于技巧，虽似合理，但无技巧，思想失其所凭依。技巧跟思想既不可分，我们实亦不能说思想重于技巧也”。

五月二十五日，作《祝京市文代会》，发表在本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作者为自己能参加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而感到愉悦，同时，也感到文艺工作者肩上担子的沉重。

五月二十八日，出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六月十九日，端阳节，作《庚寅端阳重读佩弦兄遗文》诗一首。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七月十日，《民间的词》作讫，发表在一九五一年《民间文艺集刊》第一辑；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七月，中央文化部艺术局着手编辑“中国古典文艺丛书”，系统整理自汉乐府迄明清俗文学的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俞平伯、郑振铎、魏建功、浦江清、钱钟书等参加整理工作。

八月一日，作《〈红楼梦〉脂砚斋本戚蓼生本程伟元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发表在本年八月七日《文汇报·磁力》副刊；收入《红楼梦研究》，题目为《红楼梦脂本（甲戌）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

八月三十一日，作《〈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发表在本年九月五日至六日《文汇报·磁力》副刊；收入《红楼梦研究》。

九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前夕，作《一年来的感想》，发表在本年十月一日新华书店发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联合特刊《胜利一周年》中。

bbs.hlmbbs.com

九月二十一日，作《〈红楼梦〉正名》，发表在本年十月八日《文汇报·磁力》副刊；收入《红楼梦研究》。

十月十二日，父亲俞陛云逝世，为之悲恸万分。因与棠棣出版社有成约，准备出版《红楼梦研究》，所以，不得不勉力删改旧稿。

十月二十四日，作《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发表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八日《光明日报·学术》副刊第四十三期；收入《红楼梦研究》。

十一月十六日，出席在京的文学工作者抗美援朝座谈会，会上通过了《在京文学工作者宣言》，俞平伯为签名者之一。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出席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预备会，分组讨论周恩来总理的时事报告。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出席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会后分工担任九三学社宣传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作《〈红楼梦研究〉自序》，收入《红楼梦研究》。作者总结了《红楼梦辨》中存在的错误，提出了《红楼梦》研究中的困难，并由此断定《红楼梦》“是第一奇书”。

本年，继续任北京大学教授。

一九五一年（辛卯）　**五十二岁**

一月一日，出席九三学社举行的社员新年联欢大会。

三月一日，《古诗辞例举隅·重复句例》发表在《光明日报》；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三月二日，赞抗美援朝的诗《度辽》发表在《光明日报》；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三月二十日，歌颂新中国建设新貌的诗《新邦》发表在《光明日报》；收入《俞平伯诗全编》。诗云：“此后兴邦事可期，三年

十载未云迟。国修工艺开新面，野动耕锄改旧观。鸡鹜繁滋蔬果缘，奢靡屏迹舶来稀。树人本计为文教，炳烛还宜学习时。”

三月三十日，《古诗辞例举隅·全篇顺叙、倒叙例》发表在《光明日报》；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四月八日下午，出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成立大会，当选为北京市分社理事。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九三学社举行盛大集会，签名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及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问题的决议，并座谈纪念“五四”，俞平伯出席了大会，并作发言。

五月四日下午，出席九三学社为纪念“五四”运动三十二周年并庆祝本社成立五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

五月六日，《说汉乐府诗“羽林郎”》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副刊第九十九期；收入一九五七年四月作家出版社编辑的《乐府诗研究论文集》；又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五月十五日，作《杜律〈登兖州城楼〉》，发表在本年《进步青年》第二百三十六期；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六月十七日，出席九三学社召集北京市社员讨论《武训传》及有关思想问题座谈会。

六月三十日，出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庆祝会。

八月十八日，作《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发表在本年十一月十五日《语文教学》月刊第四期；收入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华书局版《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又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九月十五日，《说杜甫律诗〈题张氏隐居〉》发表在《语文教学》月刊第二期，文后附《古诗辞例举隅·诗以不合事实为佳例》一则。收入《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二辑时，不包括附文；后

bbs.hlmbbs.com

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十月一日，作《一九五一年国庆日纪事杂咏五章》，发表在本年十一月十五日《九三社讯》第七期。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题目改为《一九五一国庆纪事》，文字也作了较大改动。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出席九三学社庆祝《毛泽东选集》出版暨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集会，并作发言。

十一月四日下午，出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举行的第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语文教学座谈会"，会后作《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一文，发表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语文教学》月刊第六期。

十二月十五日，《关于杜诗〈题张氏隐居〉——复何蔼人君》发表在《语文教学》月刊第五期；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十二月十六日，出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北京大学第一支社成立大会。

本年，继续任北京大学教授。

一九五二年（壬辰）　**五十三岁**

二月九日，孙女华栋出生。

五月十一日，出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举行的第五次理事会议。

五月十八日，陪母亲游公园，归后作《壬辰孟夏侍母游公园》诗一首，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七月二十七日，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理事会召开的谈话会，听取本社工作报告，商讨召开全国工作会议等问题。

九月十日至二十日，九三学社第二届全国工作会议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俞平伯作为九三学社中央直接邀请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在十六日上午的座谈会上发言。

九月，《红楼梦辨》的修订增补本《红楼梦研究》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之一，由棠棣出版社出版。除作者的《自序》和文怀沙的《跋》外，全书收论作十六篇，另有附录两篇。

秋，作长诗《未名之谣》；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改定；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十二月二十一日，举办家庭曲会，并乘兴填《鹧鸪天》词一首。叶圣陶等老友应邀出席曲会。

本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俞平伯自北京大学中文系调至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担任《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整理校勘工作。

一九五三年（癸巳）　**五十四岁**

二月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俞平伯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员。

四月二十三日，作《屈原作品选述》，发表在本年六月十五日《文汇报》；收入一九五七年七月作家出版社版《楚辞研究论文集》；又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六月五日，作《〈红楼梦〉的著作年代》，发表在本年十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上海《新民报晚刊》。作者经过考证，认为《红楼梦》的著作年代应为公元一七四三至一七五二这十年间。

九月十三日，《红楼梦旧钞各本所存批注略表》作讫，并总结甲戌、己卯、庚辰、甲辰、有正各本批注的情况，作后记说明，一并附录于《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中。

秋，文学研究所安排新分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佩璋做俞平伯的助手，协助俞平伯从事《红楼梦》研究工作。

秋，应《人民中国》杂志之约，作《红楼梦简论》。此文后发表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北京《新建设》三月号。

十月三十日，《辑录脂砚斋本〈红楼梦〉评注的经过》写讫，发表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十一期；收入《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时，题目为《引言》，文字略有改动。作者谓自己做这初步汇抄整理脂砚斋本《红楼梦》评注的工作，只为“做将来人进一步研究的阶梯”。

十月，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十一月二十一日，札记《西城门外天齐庙》发表在《北京日报·文化生活》副刊；又发表在香港《大公报》，题目为《〈红楼梦〉的天齐庙》。

十一月，《红楼梦研究》第六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总印数已达两万五千册。

一九五四年（甲午）　**五十五岁**

一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读〈红楼梦〉随笔》连载于香港《大公报》；又连载于本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三日上海《新民报晚刊》。

一月十日，应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杨荫浏邀请，至中山公园北京市文化俱乐部参加古乐座谈会。

一月三十一日，应邀参加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举办的第二次中国古代音乐史座谈会。

三月一日，论文《曹雪芹的卒年》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一期。作者经过考证后，认为“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除夕，即一七六三年的二月十二日”。

四月，拟作《道情词》四首，并书赠王伯祥。

五月初，将歌颂抗美援朝胜利的《道情词》一首寄示叶圣陶。词曰：“好男儿，志气强，背田园，赴战场，援朝抗美威名扬。万

家烟烬无馀瓦，千里青山变了黄。终教胜利归吾党。锦乾坤和平飞鸽，挽银河洗净刀枪。”

六月，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讲演《〈红楼梦〉的现实性》。

七月十五日，《学习宪法草案的感想》发表在《文艺报》半月刊第十三号。作者为能参加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的座谈会而感到荣幸。

七月十八日，出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沙滩支社筹委会、西四小组、地质部小组学习宪法草案联组座谈会。

八月十三日至二十日，浙江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五人，俞平伯名列其中。

九月一日，《文史哲》月刊第九期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本年九月三十日《文艺报》半月刊第十八号予以转载，并由主编冯雪峰加按语，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作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十月三日，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扩大会议，号召全体社员学习宪法及全国人大文件。

同日下午，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大厅举行的中外著名作家茶话会，并回答客人有关《红楼梦》研究等方面的提问。

十月五日至七日，参加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并作发言。

十月十三日下午，在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驻地，与老舍、冰心、田汉等同日本作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仓石武四郎举行座谈，并就客人所问，谈了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展望。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在中央领导同志中传阅。由此，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拉开序幕。此信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俞平伯才第一次读到它。

十月二十四日，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并作发言。《红楼梦》研究工作者及各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四十余人应邀出席。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八日，先后八次参加中国文联和作协召开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的联席扩大会议，并作发言。

十一月九日，正值俞平伯受批判的日子里，王伯祥邀请俞平伯同游北海公园看菊花并小酌。俞平伯深受感动，归后即赋诗《赠王伯祥兄》二首。诗中真实地表述了作者此时的处境和孤寂的心情。

十一月二十一日，参加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沙滩支社举行的关于开展学术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问题座谈会，并在会上首先发言，从立场、观点、方法三方面分析了自己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

十二月二十九日，参加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在中国文联举行的《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的专题讨论会。

十二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之一，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

年内，俞平伯将祖业苏州马医科巷旧居“曲园”捐献给国家。

bbs.hlmbbs.com

此后，“曲园”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九五五年（乙未）　五十六岁

二月，《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经过反复修改后，发表在本年三月十五日《文艺报》半月刊第五期；又发表在本年四月三十日《九三社讯》第四号；并被本年《新华月报》第四期转载。

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八日，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与胡愈之、沈兹九、林汉达等一行八人赴浙江杭州郊县考察。行前，赋《蝶恋花》词一阕，后收入《古槐书屋词》时，副题为《乙未四月初四日倚装赠内》。

五月二十七日，抵达杭州。下午，坐船至湖楼访毛曼曾，归舟赋七绝一首，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诗题为《湖楼怅望》。

六月四日晚，在杭县双林乡拱宸桥国营麻纺厂宿舍成诗一首，诗题《杭县双林乡》；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六月八日晨，赋诗一首《塘栖舟中感旧》，后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下午，赴康桥访问社员，在返回住地的舟中成《鹧鸪天》一阕，收入《古槐书屋词》时，副题为《杭县康家桥舟中作》，词云：“学作新诗句未平，卧听柔橹汩波声。软红尘土成遥想，新绿畦塍快远情。　　收麦穗，插秧针，早中迟稻待秋登。不须明日愁泥足，却为田家问雨情。”

六月十五日，从家书中得知孙子俞李（字昌实）于本月九日出生于天津，遂在杭州旅舍中赋诗三首，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诗题为《李孙初生》。

七月五日至三十日，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在二十七日的大会讨论中作了发言。

八月一日至三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十七次

bbs.hlmbbs.com

会议扩大会议，俞平伯以"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社员"身份出席了会议。

九月初，参加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十周年纪念大会，并作发言。

十月二十日和十一月三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座谈会，学习讨论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俞平伯出席，并结合自己在杭州视察时所耳闻目睹的事实，作了发言。

年内，应嘱为唐玉虬著《怀珊集》题跋，收入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海印行的《怀珊集》。

年内，帮助杨荫浏、阴法鲁注释姜白石歌词。

一九五六年（丙申）　**五十七岁**

年初，提出研究唐代诗人李白的计划，得到领导同意。

二月九日至十六日，出席九三学社第一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被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五月三日晚，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北京市分社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五四"运动三十七周年暨九三学社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二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与邵力子、许宝驹、徐楚波、严景耀等同赴浙苏地区视察。

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认为在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开展学术批评的工作中，"基本是做得对的，在分寸的掌握上也大体是对的。但错误和缺点还是有的"。他以俞平伯为例，承认"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

bbs.hlmbbs.com

激烈了一些”。

五月，在助手王佩璋的协助下，《红楼梦》八十回本的校订、整理工作臻于完成。《〈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发表在本月《新建设》月刊第五期；本月三十一日出版的《九三社讯》第五号转载时，加了“编者按”。

六月六日下午，在苏州访周瘦鹃并得其赠书《花前琐记》一本。

六月九日，在北归途中填《鹧鸪天》词一首，后收入《古槐书屋词》，副题为《丙申五月朔北上津浦车中》。

六月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召集的在京中央委员座谈会，讨论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俞平伯发言，提出了民主党派有责任把“百家争鸣”的方针向群众做进一步宣传的问题。

六月十八日晚，郭沫若设宴招待日本亚洲团结委员会文化代表团，俞平伯、郑振铎、夏衍、成仿吾、田汉等在京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出席作陪。

七月八日，出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第一综合支社全体社员会议，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俞平伯首先发言，谈了自己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和认识。

七月十二日，在北海公园悦心殿参加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发起组织的关于古典剧本《琵琶记》的第四次讨论会，并作发言。发言稿发表在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文艺生活》副刊第一百二十一期，题目为《谈〈琵琶记〉》；后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七月十五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座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俞平伯应邀出席，并作发言。

七月十八日，中国戏剧家协会《琵琶记》研究小组成立，俞

平伯作为研究小组成员，在会上发言。

七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国文联会议厅，参加《琵琶记》小组讨论，任组长，主持专题讨论《琵琶记》的主题思想。

八月三十一日，《九三社讯》第八号刊载了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各部、会负责人及委员名单，俞平伯为学习委员会委员。

十月三十一日，作《〈蜀道难〉说》，发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收入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

年内，完成关于李白的论文四篇，除《〈蜀道难〉说》外，尚有《李白〈清平调〉三章的解释》、《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以及《李白〈古风〉第一首解析》。

年内，参加了关于李后主词的讨论和关于何其芳《红楼梦》研究论文的讨论。

年内，为王重民校阅《补全唐诗》稿，所写“校语”均被录入书中。

年内，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俞平伯任该社主任委员。

本年，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评定为一级研究员。

一九五七年（丁酉）　五十八岁

一月五日，作《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发表在本年六月《文学研究》季刊第二期；收入一九六四年四月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

一月六日，出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第一综合支社全体社员大会，当选为支社委员。

二月三日，农历正月初四，偕夫人参加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第一综合支社全体社员春节联欢会，并演唱了昆剧《琵琶记》片段。

bbs.hlmbbs.com

二月初，应邀观看北方昆曲代表团在北京的汇报演出。归后，作《看了北方昆剧的感想》，发表在本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三月十五日，《金缕曲·和董每戡先生》以及董每戡先生原唱《金缕曲二阕代简，呈俞平伯先生暨北京昆曲研习社诸公》一并发表在《九三学社》半月刊第五期。

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前听取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报告的录音，感到“得益处很多，非常兴奋”，随后，作随笔《漫谈百家争鸣》，发表在本年四月十四日《文艺报》周刊第一期。

五月十日，作《杂谈〈牡丹亭·惊梦〉》，发表在本年八月二十七日《戏剧论丛》第三辑。

五月十四日，应邀参加《学习》半月刊编辑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意见”座谈会，并首先发言，谈了理论学习“一定要自觉自愿”和“联系实际才能反对教条主义”两个问题。

五月二十日，记述国际国内形势的诗词《六州歌头》发表在《人民文学》月刊第五、六期合刊；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六月二日，《再谈〈清平调〉答任、罗两先生》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一百五十九期。

六月十九日，问题解答《〈刘老老一进荣国府〉里板儿的辈分和青儿、板儿的关系》发表在《语文学习》六月号。

年内，《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再行出版。

年内，与华粹深一起改编、压缩《牡丹亭》剧本，并由北京昆曲研习社试排，在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四十周年时试演。

一九五八年（戊戌）　**五十九岁**

二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高鹗续的后四十回作为附录，另有《校字记》一部，均一并出版。

三月一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的专家、学者三十多人，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向全国高级知识分子挑战。俞平伯是签名者之一。

八月十日，杂感《一只纸老虎，一匹疯马》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二百二十一期。

八月，应邀观看北方昆剧院所编新昆剧《红霞》，并于本月二十七日作剧评《〈红霞〉演得很成功》，发表在本月三十一日《文汇报》。

九月三日，偕中国文联同志观昌平十三陵水库及新村，顺便游定陵，获睹地下宫殿，归后赋长诗《秋日游定陵》。次年经修改，成定稿。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诗题为《明定陵行》。

十月十七日，老友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逝世。闻讯后，以无比悲痛的心情作挽辞一副：“两杯清茗，列坐并长筵，会后分襟成永别；一角小园，同车曾暂赏，风前挥涕望重云。”

十一月十三日，作散文《哀念郑振铎同志》，发表在本年十一月十六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二百三十五期。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出席九三学社第二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继续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本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和附册后四十回被日本国立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伊藤漱平译成日文，分精装上中下三册，由平凡社作为三十卷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卷出版发行。

一九五九年（己亥）　六十岁

一月十六日，农历戊戌腊八日，为俞平伯六十初度。作《六十自嗟》八首，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二月八日，己亥年春节，作《己亥元旦书怀》和《戏题外孙女韦梅初演〈还魂记·游园〉二绝句》，均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三月十八日至三十日，与叶圣陶、王伯祥、季方等全国人大代表赴苏北视察。

三月十九日中午，在赴浦口车中，见沿途菜花已黄，遂作诗一首："摇宕车茵误在家，不知身已在天涯。河淮长江衣带水，菜花黄绿柳舒芽。"此诗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诗题为《己亥春分前二日浦口车中》。

三月二十日下午，在南京市玄武区视察时，应嘱为五老村、汉府新村题绝句一首，颂赞劳动人民将昔日污水洼建成小花园的智慧。

三月二十一日，在扬州引起对朱自清的怀念，遂作一绝句，书呈叶圣陶和王伯祥。此诗收入《俞平伯诗全编》，诗题为《初至扬州追怀佩兄示同游》。

三月二十二日，在扬州与叶圣陶、王伯祥作联句。

三月二十七日，在涟水县东风人民公社观河网化模型后，赋诗一首，《题赠涟水东风人民公社，咏河网化，闻将推行于全县云》，并书赠留念，同人均签了名。此诗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时，题目为《涟水东风公社河网化》。

三月二十九日，冒雨重游南京，忆及一九二三年与朱自清偕游的情景，无限感慨，归后作《重游鸡鸣寺感旧赋》；后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三月三十日，在北归火车中，作诗一首，收入《俞平伯旧体

bbs.hlmbbs.com

诗钞》时，题目为《京沪归车误程遣闷》。

四月十四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作《五四忆往——谈〈诗〉杂志》，发表在本年五月《文学知识》第五期。作者回忆了“五四”前后参加新文学运动，与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编辑《诗》月刊的情形。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作为浙江省代表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六月二十八日，《略谈新发见的〈红楼梦〉抄本》发表在《北京晚报》；又发表在本年七月八日香港《大公报》。

七月二十九日，《 周邦彦词“红林檎近” 》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

九月中旬，九三学社中央约集在京中央委员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俞平伯出席并作发言。

十月，作《〈还魂记〉故事杂咏九章》，并用彩笺书赠王伯祥。

十月，为向国庆献礼，北京昆曲研习社再次演出《牡丹亭》；演出后，俞平伯与华粹深一起同主要演员合影。

一九六〇年（庚子）　**六十一岁**

一月四日，农历己亥年腊月初六，距六十周岁寿辰只有两天，用曾祖曲园公庚子年《八十自悼》诗韵，作诗一首，记述自己的经历。诗云：“后庚重与话先庚，周甲韶华一霎更。岂有文章供覆瓿，持何筋力去归耕。人来小院稀前客，尘冷回廊昔驻兵。十载伶俜灯影里，伴伊垂白总无成。”

二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由北京中华书局重新出版。

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六日、十二日、十九日，出席九三学社在京中央委员为学习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文件而举行的四次集体讨论会，并作发言。

五月，为北京昆曲研习社排演《西游记·胖姑》一折校订剧本。后作《校订〈西游记·胖姑〉折书后》，发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戏剧报》半月刊第一、二期合刊。

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三日，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

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五日，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与王之相联句《歌颂大会胜利》。

一九六一年（辛丑）　**六十二岁**

一月二十四日，农历庚子岁腊八，作七律《庚子岁腊八日雪晨兴口占兼呈昆曲社友人》一首，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一月二十八日，家中做扫除，迎接春节，为此作诗一首，记下了“旧例年终去宿灰”这一民间习俗。

二月九日，农历庚子腊月二十四日，旧俗已交辛丑岁，作“饯岁诗”，即柬吴门诸旧友。

二月十四日，《辨旧说周邦彦〈兰陵王〉词的一些曲解》发表在《文学评论》双月刊第一期；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五月二十六日，《谈谈古为今用》发表在《文艺报》月刊第五期。

夏，作七律《暑夜偶作》，记述自己的心情。

八月十四日，《略谈〈孔雀东南飞〉》发表在《文学评论》双月刊第四期。

九月，为顾颉刚藏《桐桥倚棹录》兼感苏州旧馀作绝句十八章，收入一九八〇年五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桐桥倚棹录》中。

十月十五日，纪念郑振铎逝世三周年的散文《忆振铎兄》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三百八十四期。

十一月二十六日，《读〈桐桥倚棹录〉，注〈红楼梦〉第六十

七回数条》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三百九十期。

十二月一日，为中华书局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作的《后记》写讫，发表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收入一九六二年六月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一九六二年（壬寅）　六十三岁

一月十八日，《读〈桐桥倚棹录〉随笔五则》发表在《戏剧报》月刊第一期。

二月二十四日，札记《吴梅村绝笔词质疑》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

四月二十日，口占绝句一首，诗云："风前小坐惜梨英，扫了依然雪满庭。流水尘泥都是幻，鸡虫得失若为评。"

五月二十日，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和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畅谈了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心得体会。

六月六日，端阳节，作吊曹雪芹诗二首，收入《俞平伯诗全编》，题目为《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迄今二百年矣。壬寅端阳节赋诗二章以吊之，盖皆漫语耳》。

七月一日，《〈唐宋词选〉前言》写讫，其中前两部分发表在本年十月十四日《文学评论》第五期。

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四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安排，俞平伯偕夫人游北戴河。

八月十八日，将《游北戴河日记》写出。

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日，偕夫人与儿孙游香山。其间，应儿辈要求作一绝句，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十月二十三日，《重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弁言》写讫。因

为出版社拟重印《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需要重新校对全书；又因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本（即甲戌本）已影印出版，添了新的材料，正好是修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的机会，因此，他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重校工作，写了这篇校勘的感想。

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九日，出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学习讨论国内外形势问题。俞平伯在开会席上赋诗一首："江湖终古流苍茫，哪怕乌云掩太阳。和劲东风吹百草，春深大地遍红装。"

年内，俞平伯撰注完成的《唐宋词选》一书由文学研究所印成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

一九六三年（癸卯）　**六十四岁**

五月二十五日，《谈新刊〈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作讫，发表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五月，《〈影印脂评石头记十六回本后记〉的补充说明》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

六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七月一日，《〈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作讫，发表在本年八月十四日《文学评论》双月刊第四期。该文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作。

夏，作赠内诗一首，以夫人近号"耐圃"为意，赞颂夫人不为名利、吃苦耐劳的精神。

八月十六日，作《耐圃六十九岁初度》诗二首，以此为夫人祝寿。

十一月一日，农历九月十六日，是结婚四十六载纪念日。俞平伯偕夫人许宝驯访东华门外箭杆胡同结婚旧寓，口占绝句二首，收入自编诗集《寒涧诗存》。

bbs.hlmbbs.com

年内，作《红楼缥缈歌——为人题〈石头记〉人物图》。以后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红楼梦学刊》第一辑时，题目为《题〈石头记〉人物图》；又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一日香港《大公报》，题目为《题〈红楼梦〉人物》。

年内，为清朝舒元炳题词、许宝驯作曲的《红楼梦题词》（工尺谱）润词并作注。

一九六四年（甲辰）　**六十五岁**

一月初至十二日，整理迻写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二年国外日记，并作跋语。

三月三日，与叶圣陶合作，将独幕剧《岗旗》改为昆曲。

四月十二日，致靖宽荣信，谈靖藏古本《石头记》事。

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六日，至河北省霸县煎茶铺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学习会，作《高各庄扬水站口占》、《霸县煎茶铺寓中寄内》诗二首。收入自编诗集《寒涧诗存》时，题目分别为《河北霸县高各庄扬水站口占》和《煎茶铺寓中》。

六月三十日，作致靖应鹍信，续谈靖藏古本《石头记》事。

七月二十三日，为“夕葵书屋《石头记》残页”作批语：“此脂砚斋评残叶也。靖应鹍先生倩其友毛国瑶先生远道邮赠，按脂斋卒于丁亥以前，甲申泪笔盖即其绝笔也。抄写精审，一字不讹。所谓夕葵书屋本者，人间恐只剩此片羽矣。靖毛二君之惠尤足感也。”并将此件复制寄赠靖应鹍留念。

九月二十日，中秋节，将长诗《遥夜闺思引》一册赠送何其芳。

十月八日，《记“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的批语》写讫，发表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作为浙江省代表参

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乙巳）　六十六岁

一月十一日，作《甲辰嘉平月初九日午睡口占》诗一首，收入自编诗集《寒涧诗存》。

二月十八日，作五律《纪东瀛近闻》一首，并书赠王伯祥。

四月，在上海为陈从周藏“梁任公集宋人词句赠徐志摩长联”题绝句一首。诗云：“金针飞度初无迹，寄与情遥绝妙辞。想见诗人英隽态，丁香如雪夜阑时。”

九月五日，偕夫人许宝驯、长女俞成等游潭柘寺，憩于猗玗亭。故地重游，旧踪犹忆，遂代夫人赋诗一首，又自作诗《潭柘寺中树》一首，均收入《寒涧诗存》。

秋，应叶圣陶之邀，与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等老友至叶圣陶家欢聚、畅饮、赏昙花。兴之所至，赋《秋夕叶圣陶招饮看昙花》诗一首，诗云：“移从灵鹫瑶华远，传作转王瑞应看。惊喜翩然开夕秀，秋窗留醉话苍颜。”

十二月二十二日，访王伯祥，并书赠打油诗一首。诗云：“何用卑词乞稻粱，天然清水好阳光。倘教再把真经取，请换西天辟谷方。”

一九六六年（丙午）　六十七岁

五月初，有感于夫人与纫秋、澄碧二君同歌《还魂记·游园惊梦》，并试录音，遂作小词《调寄清平乐》咏之。此词收入《古槐书屋词》，题目为《清平乐·咏〈牡丹亭〉》。

六月，手书早期长诗《未名之谣》后，自评曰：“开首气势颇盛，其后渐转低沉，起讫洪纤不侔，非合作也。题曰未名者，无名也。谣者，有异于诗也。此古所谓无章曲者也。”

八月八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立秋，戏袭用姜白石诗“人生难得秋前雨”，兼次其韵，赋诗一首，诗曰：“人老无悰谢管弦，雁书疏阔不相便。一生几值交秋雨，冰簟攲凉胜似眠。”此为收入自编诗集《寒涧诗存》中的最后一首诗。

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俞平伯被街道的红卫兵抄家，藏书、著作几乎被洗劫一空。待出版的《古槐书屋诗》八卷手稿（收录从民国初年到一九五九年所作的全部旧体诗）和《古槐书屋词》二卷的清本均下落不明。

一九六七年（丁未）　六十八岁

一月十八日，农历丙午腊八日，致儿子俞润民信，附近作诗二首：《琴伯惠临赠之以诗》和《珣妹见贻食品答谢》。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对敢来看望他、安慰他的八十岁的许琴伯和赠送生日食品的表妹，表示由衷的感谢。

九月，一种叫《风雷》的小报，印了批判俞平伯的专刊，并配有漫画，进行人身攻击。

本年，在所里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继续接受批判。

一九六八年（戊申）　六十九岁

十二月三十一日，作《一九六八除夕赠荒芜》诗一首，感谢荒芜在“牛棚”中对他的关照。诗中写道：“昔偕同学侣，共榻旅英兰。瞬息五十年，双鬓俄斑斑。李君邂逅欢，寒卧同岁阑。嗟余不自儆，晚节何艰难。感君推解惠，挟纩似春还。何时一尊酒，涤此尘垢颜。”

年内，母亲许之仙夫人逝世。

本年，在所里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继续接受批判。

bbs.hlmbbs.com

一九六九年（己酉）　七十岁

五月一日，作《赠内诗二首》，其二记述了“去年‘十一’君寂寞，今年‘五一’同欢乐”，“小语应胜千行书，不语还能手勤握”，夫妻携手共度难关的情景。

五月至十月末，集体住在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学习班，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写检查，交代自己的“罪行”，接受大小会议的批判。

十一月十五日，偕夫人告别居住了五十年的老君堂寓所，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乘火车赴河南干校。

十二月十一日，辗转抵达息县包信集，借住在小学校一小间西屋，简陋窄小，无煤无电，饮井水，饭食包伙；室温只有摄氏零度上下。

十二月二十五日，冬至，上午步行十五里路至东岳集，听贫下中农的报告。返寓时遇雨，泥泞难行，幸有同行数人帮助，才勉强到家，棉鞋、棉裤、棉大衣无一不湿，泥污不堪。为此，作《至日》诗一首，记述这段经历。

一九七〇年（庚戌）　七十一岁

一月二十三日，由包信移居东岳一间农家小屋，以芦席为门，条件更为恶劣。

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参加文学所总部安排的劳动和学习。仍在菜园班积肥。

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口占一诗以赠夫人。诗云：“世事迁流六十年，前庚戌始缔良缘。荒村茅屋元宵节，为应佳辰作饼圆。”此诗后改写为《庚戌（一九七〇）新正》诗三首，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四月八日，作《村居值雨，和人韵二首》，诗中表达了作者想农家之所想，急农家之所急的心情，也写出了农村的连阴雨给古稀老人带来的困难。

四月中旬，劳动的项目又增加了搓麻绳。在此后的五个多月中，劳动以搓麻绳为主。作《绩麻》诗一首，诗曰："脱离劳动逾三世，来到农村学绩麻。鹅鸭池塘看新绿，依稀风景似归家。"

五月四日，作《戏效辘轳体三首，赠内子》，诗中表达了作者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老妻的感激之情。

五月十八日，作绝句《楝花》二首，记述在东岳认识的楝树花开花落的情景。

六月八日，端午节，作五言绝句《端午节》二首，诗中赞颂了农民热情、朴实、好客的美德。

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外孙韦柰自北京来。为此，作诗《喜外孙韦柰来省视》二首、《偕柰西塘小坐》一首，均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十月十五日，农历九月十六日，成婚五十三年纪念日，作《此日》诗二首。作者在诗序中说："自京来豫，瞬息一年，四迁其居，颇历艰屯。然以积咎负累之身，犹获宁居无恙，同心鸳耦昕夕相依，人生实难，岂易得哉。"作者感谢夫人"耐心坚力搘拄危颠"的功劳。

十一月五日，致儿子俞润民信，写示近作咏东岳居室诗二首。其一："炉灰飘堕又飞扬，清早黄昏要扫床。猪矢气熏柴火味，者般陋室叫'延芳'。"其二："螺蛳壳里且盘桓，墙罅西风透骨寒。出水双鱼相煦活，者般陋室叫'犹欢'。"

十二月，儿子俞润民与孙女俞华栋来河南息县东岳集省亲。为此，作诗《喜润儿、栋孙女来省》一首和《润儿来省感赋》二首，均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bbs.hlmbbs.com

一九七一年（辛亥）　七十二岁

一月三日，应所内专案组要求交出《一年来我思想的动态》，长八千字。

一月十八日，作为老知识分子由河南回到北京。行前，作《将离东岳与农民话别》和《临行前夕赠友人》诗各一首。

一月二十二日，被安排定居于永安南里十号楼三〇三室。

一月二十四日，提前发薪，恢复原工资。

一月三十一日，应章元善之邀作答赠诗一首，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二月七日，得东岳房东之女顾兰芳来信，颇多感慨，口占一诗："连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却言梦里还相见，回首天涯感比邻。"

二月十日，作《元夕得友人书》诗一首，记述读仍在干校的友人吴小如、荒芜来信的欣喜心情。

五月十四日，在学部的学习讨论会上，作专题发言：谈《红楼梦》自传说的批评，着重在自我批判上。

十月二十一日，应嘱为赵朴初藏叶圣陶手书诗词横幅题诗一首，盛赞"圣翁诗笔老逾健，不以华辞掩性真"。

年内，作《辛亥杂诗》十六首，均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一九七二年（壬子）　七十三岁

五月中、下旬，落实党的政策，发还工资、查抄物资及书籍等。

七月十日，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从河南迁回，俞平伯等人的学习组活动停止。

七月下旬，重新归入文学研究所，参加所内组织的学习。

九月三十日，作诗一首，诗云："自叹平生无是处，何曾今我胜当初。只堪步武村夫子，温理儿时所读书。"

一九七三年（癸丑）　**七十四岁**

一月三十一日，文学研究所成立六人领导小组，何其芳任组长；取消连排班的编制，仍以学科分组。俞平伯所在的古代文学研究组约有三十人，余冠英任组长。

二月二日，壬子岁除夕，作《偶忆湖上旧日邻居》诗一首；后改诗题为《枕上忆俞楼旧邻》；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二月六日，邵怀民来访，以盆栽长春藤相赠，遂作《咏长春藤》诗一首。

三月，应嘱为王湜华手抄《俞平伯题顾颉刚藏〈桐桥倚棹录〉兼感吴下旧悰绝句十八章》题词，谈到"吟咏小道，亦通乎性情，寄怀于风月之间，致赏于骊黄之外，其邂逅离合，有不期然而然者，洵乎针芥苔岑，非无缘法也"。

暮春，应刘叶秋之嘱，为其大母李太夫人清光绪戊申山水卷子遗翰题绝句二首。

八月，《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内部发行。

十月，看了钱世明的《大明诗稿》后，为之题词："大作才华英茂，望多诵习前贤名什，俾展辞情则愈彰其美矣，亦即尊诗所云渐趋平易是也。词多隽语，其体更易发挥所长，僭评谅之。"

十一月，《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内部发行。此书实为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论文集，内收他的集外论文和随笔五十三篇。

年内，在朋友的建议下，重新着手做《古槐书屋词》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bbs.hlmbbs.com

一九七四年（甲寅）　七十五岁

五月二日，访王伯祥，将自己仅存的一本一九三五年三月再版的《读词偶得》送给王伯祥。

五月二十日，致陈从周信，婉言辞绝为陈君题识事。他在信中说自己“往昔文字讹谬流传，近在运动中参与学习，更深忏昨非，惧蹈覆辙”。

六月二十四日，端阳节，应孙玄常之嘱，为其书录景物诗四首，皆浙杭旧作，总题为《西湖早春》。孙玄常为之配画后，发表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国老年》杂志第十二期；又发表在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香港《文汇报》。

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既望，成婚五十七周年纪念日，作《甲寅九秋赠内》诗一首。

晚秋，作《题王伯祥先生手书〈遣兴丛钞〉》，叙五十年的交谊，赞王伯祥先生“锲而不舍之精神，老而不衰之气概”，“亦社会青年之南针矣”。

十二月，应刘叶秋之嘱，为其《霜桧楼印存》一集题跋，并将家藏数十年的印谱赠送刘叶秋。

年内，张曼仪、黄继持等八人合编的《现代中国诗选》由香港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内收俞平伯新诗三首，即《凄然》、《北归杂诗·到家了》、《忆》（第十七），诗前有作者简介。

年内，《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翻印出版。

本年，继续参加文学研究所组织的各种学习。

一九七五年（乙卯）　七十六岁

年初，为叶圣陶怀念朱自清所填《兰陵王》词，逐句作评语，

bbs.hlmbbs.com

篇末又作总评，谓周邦彦只赋情艳，“此则笃念心交，事连宗国，尽柔刚之美。与《兰陵王》之声情激越者相应。竟若青蓝竞彩，冰水增寒矣”。

一月二十二日，作札记《谈周美成〈齐天乐〉的评语》，发表在一九八二年《名作欣赏》双月刊第五期；收入《论诗词曲杂著》时，题目为《谈周邦彦〈齐天乐〉的评语》。

二月六日至十六日，偕夫人至天津，与儿子一家欢度春节。

四月十九日，与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同访叶圣陶，共同观赏海棠花，并在海棠花下合影。

四月二十二日，《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写讫，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三月《文史》第十三辑；收入《论诗词曲杂著》。文章探讨了秦妇出京时行踪之描写以及韦庄晚年深讳此诗之原由。

四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由香港太平书局翻印出版。

八月二十一日，收叶圣陶寄赠的牵牛花及附诗，为答谢圣翁拳拳之意，作《倒叠圣陶诗韵奉答》一首。

八月二十二日晨，填《如梦令》一阕，以此为夫人八十岁华诞祝寿。词云：“漫说姻缘凤卜，谁道鸾拘凤束。荏苒十年间，欠了一场痛哭。休哭，休哭，且待重谐花烛。”

十月一日，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宴会后不久，由于过度兴奋和激动，于十月八日突然中风，患脑血栓而偏瘫。

十一月八日，致叶圣陶信，并附赠夫妇俩《咏菊》五言绝句各一首。

十一月十八日，作赠内诗：“去年曾咏红芳句，今岁冬寒尚有花。漫与金英同夕秀，不将迟暮苦咨嗟。”此诗为补农历九月既望结婚五十八周年纪念而作，当时因病未能赋诗赠夫人。

十二月三十日，为相交五十余年的老友王伯祥逝世作挽联：

bbs.hlmbbs.com

“记当年沪渎初逢，久荷深衷怜弱棣；喜晚节京华再叙，忍教残岁失耆英。”

一九七六年（丙辰）　七十七岁

三月，应刘叶秋之嘱，为其《霜桧楼印存》二集题跋。

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大地震，波及津京。自即日起，至八月二十日，写了《丙辰京师地震日记》，后发表在一九八三年一月和二月《朔方》月刊第一、二期。

七月三十一日，填词《浣溪沙》，记地震所感。

十月六日，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

十一月，填词《临江仙·即事》一章，畅抒粉碎“四人帮”后的心情。收入《古槐书屋词》时，只保留词牌，删去了副题。

十二月上旬，作《王湜华迻写朱佩弦先生〈敝帚集〉嘱题》绝句二首，发表在一九七八年十月《文教资料简报》第十期；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年内，给友人、亲属写信数以百计，尤其是与叶圣陶的通信，如“银球往还无间耳”（叶圣陶语）。

一九七七年（丁巳）　七十八岁

一月二十六日，作《悼念周恩来总理》三韵诗一首，称赞周总理“诸葛周郎集一身，罗家演史又翻新。鞠躬尽瘁舆评确，若饮醇醪昔语真。今日阿谁孚众望，为霖作楫继前人”。

二月十八日，丁巳年春节，作《丁巳新正口占》一首，记述自己的近况。诗云：“足不窥园易，迷方即是家。耳沉多慢客，眼昧误涂鸦。欹枕眠难稳，扶墙步屡斜。童心犹十九，周甲过年华。”

七月上旬，集吴玉如、叶圣陶诗句为联，曰：“得句疑人有，

看书不厌忘。”

八月一日，致何其芳夫人牟决鸣信，对何其芳先生病逝表示哀悼。

八月十五日，移居北京西城三里河南沙沟新寓。为此作诗《丁巳秋日》一首，记平安移居的欣喜之情。

八月二十九日，应王湜华之嘱，作《题王湜华珍藏〈角直闲吟图〉卷》。

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九月既望，结婚六十周年纪念日。此前，作成七言长诗《重圆花烛歌》以为纪念。当日，又作七律《偶怀》一首，纪念重谐花烛。

十一月十九日，致姜德明信，回答有关二十年代编辑出版《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的一些问题。

年内，继续与叶圣陶频繁通信，谈诗论文，尤其是十二月，反复通信讨论修改《重圆花烛歌》的意见，叶圣陶称之为“如急拍乒乓，亦复多趣”。

一九七八年（戊午）　**七十九岁**

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八日，以政协委员中“特别邀请人士”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因病未能全部出席。

三月，为感谢谢国桢书写《重圆花烛歌》，作《刚翁写拙句意甚拳拳，书以志感》诗一首，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五月四日，书写自属对联：“别物骊黄以外，约躬夷惠之间”，并作跋语。此写件收入一九八二年八月湖南美术出版社版《当代楹联墨迹选》。

五月二十九日，致黄君坦信，切磋《唐宋词选释》上卷刘禹锡《竹枝》诗的注释问题。

六月十日，端阳节，作和黄君坦诗《戊午端阳》一首并序，后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六月二十日，作《咏红楼·檃栝〈成都古今记〉中前蜀民谣为句》一首，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六月二十二日，致黄君坦信，谈《成都古今记》中有关“红楼”的记载，认为“不堪为红楼书名解惑”。附录《咏红楼》小诗求正。

六月二十八日，致黄君坦信，切磋姜白石词的注释问题及“唐宋词选”一书的定名问题。

七月四日，套用唐人李商隐《隋宫》诗，作《读报偶感》一首，发表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诗刊》第四期；后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七月八日晨，偕夫人与亲友同游北海公园，应亲友之嘱，赋诗四章。其中第三首是自况诗，诗云：“漫言‘足不窥园易’，今倩人扶亦出游。闲步林阴新雨后，碧波红影共舒眸。”

八月十日，作《记与佩弦最后之唱和诗》，发表在本年十一月《战地》增刊第二期。

八月，清华大学为纪念朱自清逝世三十周年，于园内荷塘东侧修葺一方亭，命名“自清亭”。俞平伯因病未能往瞻，作《咏自清亭》诗一首并序，借以抒怀。

九月十七日，中秋节，在北海漪澜堂赏月晚会席上，作诗一首，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十月一日，作《人人》诗一首。诗中写出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

十月十三日，致新加坡周颖南信，感谢他寄赠《迎春夜话》文集。

十月十五日，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将改建摩天大厦，

bbs.hlmbbs.com

心中惊喜，赋诗一首。诗中写道："都销猪圈牛棚迹，及见云窗雾阁齐。二十四层天外矗，鹤归华表意全迷。"

十月十七日，作《索隐与自传说闲评》，未发表。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重新整理，发表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香港《大公报》；又发表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文艺界通讯》第四期；后收入《俞平伯论红楼梦》。

十一月十三日，接待以余英时任团长的美国"汉代研究考察团"四人来访。

十二月，三次致叶圣陶信，将"五四"忆往诗稿呈圣翁阅定。信中说："咏'五四'事诗稿，修改颇费力，既不能违反事实，又不能影响气氛，只可斟酌于虚实轻重之间。"

一九七九年（己未）　**八十岁**

一月六日，农历戊午腊八日，俞平伯八十初度，亲朋好友近四十人聚会，为之祝寿。黄君坦先生亦出席。

一月八日，致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信，回答他们对于作家笔名的征询。此信发表在本年十二月二十日《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

一月二十一日，致乔象钟信，称赞她的新著《李白的思想特点及其社会根源》。

一月二十八日，春节，应周颖南之嘱，为赠送给他的谢国桢书《重圆花烛歌》卷子题跋。

三月，为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题词。

三月，为重新迻录《〈古槐书屋词〉叶遐庵叙》作后记。

三、四月间，应嘱为姜德明所藏丰子恺手书苏曼殊名句条幅题字。

四月五日，手书《后己未五四周甲忆往事诗》长卷，卷末钤

bbs.hlmbbs.com

白文印章“俞铭衡字平伯”，以此赠送新加坡的周颖南。

四月二十三日，致儿子俞润民信，谈到关于《红楼梦》著述已有十篇新作，不拟示人。

五月一日，《“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发表在香港《新晚报》；又发表在本年五月《战地增刊》杂志第三期；同时发表在本年五月四日上海《文汇报》和香港《大公报》，题目为《“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一九八九年，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该诗又发表在《海内外文学》第二期，题目为《一九七九年“五四”周甲忆往事绝句十章》。

五月四日，应邀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

五月上旬，作《赠叶圣陶兄二首》，其一为《答谢圣陶为题〈古槐书屋词〉》，其二为《以“五四”忆往诗再稿呈叶圣陶兄感赋一诗》。

五月十二日，致周颖南信，谈对于诗歌的看法，“认为旧瓶可装新酒，但装得好，也并不太容易”。他提出了应该做到的四点：（一）多用白话句法。（二）少用辞藻。（三）不用典故。（四）思想清楚，情感健康。

五月二十日，应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邀请，出席红楼梦学刊编委会成立大会。

五月二十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为俞平伯签发“学术委员会委员证书”，聘请俞平伯为本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五月二十二日，作《说诗不宜过细》短文，举古典诗词解释中的例子，说明说诗不可拘泥，求深反惑的道理。

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俞平伯因病出席会议次数不多。

bbs.hlmbbs.com

六月十八日，读《政府工作报告》有感，赋诗二首作为发言，刊载于《政协简报》。

七月五日，致牟决鸣信，感谢她赠送新出版的《何其芳诗稿》，并将新作诗《追怀其芳同志二章》寄赠牟决鸣。此诗后改题目为《题新刊〈何其芳诗稿〉》，发表在本年九月《甘肃文艺》月刊第九期。

七月二十四日，致许宏儒信，与他探讨新诗和旧体诗的问题。

九月二十七日中午，宴请香港书谱出版社社长梁披云，叶圣陶父子、黄君坦、王益知、袁绍良等应邀作陪。

九月，《回忆〈新潮〉》发表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

九月，作《略谈诗词的欣赏》，发表在本年十月二十五日《文学评论》双月刊第五期；收入《论诗词曲杂著》。

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出席九三学社第三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十月，《唐宋词选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收唐、五代和宋代七十五人的词共二百五十一首。

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六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俞平伯因病仅去了三次，其间，作《祝第四次文代会》诗一首，表达自己的心情。

一九八〇年（庚申）　**八十一岁**

春，填词《菩萨蛮·庚申小春病榻》，发表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词学》第一辑；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三月二十五日，致牟小东信，请他将叶圣陶、顾颉刚、谢国桢、俞平伯等八人联名致苏州文物局任之彬局长，请求修复苏州曲园的函稿，转呈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

bbs.hlmbbs.com

四月三十日，访叶圣陶。二人均藉助于助听器，谈话殊畅，并在叶寓庭院海棠花前合影。归后，于五月二日晨口占小诗一首作为答谢。

五月二十六日，致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信，信中谈了三点意见：（一）《红楼梦》毕竟是小说，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二）建议编一“入门”、“概论”之类的书，将红学中的“取同、存异、缺疑”三者皆编入，以便于读者阅读《红楼梦》。（三）《红楼梦》虽是杰作，终未完篇；若推崇过高则离大众愈远，曲为比附则冥赏愈迷，良为无益。

五月，《古槐书屋词》由香港书谱出版社影印线装出版，收词七十二首。全书由许宝驯夫人手书，黄君坦题封面，叶圣陶题扉页，另有叶遐庵的序和许宝驯的跋。

六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俞平伯是第一位被邀请的中国红学家，因年老体弱，未能到会。他特意录旧作《题〈红楼梦〉人物》诗一首，托冯其庸带到会上。

七月二日，致周颖南信，谈对“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和目前“红学”现状的看法。

七月十四日，致周颖南信，谈《红楼梦》索隐派与考证派的利与弊。

七月三十日，“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俞平伯被聘为学会顾问。

七月，俞平伯在二十年代校点的《浮生六记》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之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俞平伯的《重刊〈浮生六记〉序》、《〈浮生六记〉年表》以及《题沈复山水画》等作品均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

bbs.hlmbbs.com

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俞平伯因年老体弱，只出席大会四次。

九月二十四日，因病未能参加北京大学纪念已故著名数学家许宝騄教授诞辰七十周年集会，作联一副送去。联云："早岁识奇才，讲舍殷勤共昕夕；暮年空怅望，云天迢递又人天。"

十月二十一日，作《〈浮生六记〉二题》，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二月《文汇》月刊第二期。

十一月二十三日，应嘱为陈从周的《书带集》作序，发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学林漫录》第四集；收入《俞平伯序跋集》。

十二月七日，偕叶圣陶到法源寺，参加弘一大师纪念会，观看"弘一大师书法金石音乐展"。

十二月二十五日，著名历史学家、结交六十余年的老友顾颉刚逝世，闻之悲痛不已。

一九八一年（辛酉）　**八十二岁**

一月，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的不定期刊物《词学》编委会编委。

二月中旬，得陈从周寄赠的"水仙画幅"，并应陈从周之嘱，赋诗一首，诗题为《陈从周绘赠水仙拳石答谢》。

三月二十七日，著名作家、文学家茅盾逝世。俞平伯以悲痛之心，作挽联："惊座文章传四海，新民德业播千秋。"

四月上旬，应嘱为昆曲家俞振飞新编《振飞曲谱》作序，经与叶圣陶商讨修改后定稿。

四月十三日，应"顾颉刚纪念集"编委会征文，作《思往日五首附跋——追怀顾颉刚先生》。诗中述说了他们之间六十余年的交往和友谊。

四月十四日，雨中偕章元善访叶圣陶，在室内照相，畅谈欢

bbs.hlmbbs.com

饮。

四月二十六日，应邀出席《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的宴请，并会晤了日本红学家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两教授。

五月初，被推选为“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委员。

六月四日，周颖南来访。应嘱为他即将出版的《颖南选集》题词：“南国声华”。并与叶圣陶、张伯驹、黄君坦、王益知联合宴请周颖南夫妇。

六月二十日，致周煦良信，就他所关心的《长恨歌》的问题，与之进行探讨。此信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晋阳学刊》第六期；一九八二年《新华文摘》第二期予以转载。

六月，张颂南等编辑的《浙江现代作家创作选》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俞平伯散文《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和《清河坊》两篇，附有作家简介。

七月二十九日，为中央文史研究馆举行庆祝建馆三十周年座谈会赋诗一首致贺。

八月二十七日，作《〈华粹深剧作选〉序》，发表在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剧坛》双月刊第二期。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略作修改，又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三月《文汇》月刊第三期，题目为《〈华粹深剧作选〉小序》。

九月下旬，为祝贺章元善九十华诞，赋七律一首并题在册上，同时赠送“春在堂制墨”二笏，以介双寿。

十月五日至十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俞平伯因病未能出席，应嘱书“题赠第二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横幅一帧，录旧作《咏红楼》诗并序。此诗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文史哲》第一期；又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红楼梦学刊》第一辑。

十月，作《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诗一首，发表在本年十

一月《红专》第八期；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十一月四日，作《荒芜〈纸壁斋集〉评识》，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纽约《华侨日报》；又发表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读书》第一期；收入《俞平伯序跋集》。文中，作者主要谈对旧体诗的看法。

十一月十二日，为西德鲁尔大学教授马汉茂博士的德译本《浮生六记》作序，发表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学林漫录》第八集；收入《俞平伯序跋集》。作者在文中论述了《浮生六记》能够域外流传的内在原因。

一九八二年（壬戌）　**八十三岁**

二月六日至四月六日，在夫人许宝驯病重、逝世期间，记有《壬戌两月日记》，后被收入《俞平伯日记选》。

二月七日，夫人许宝驯病逝。俞平伯无比悲痛，欲哭无泪，形同木立。从此，他不再打桥牌、唱昆曲。

二月十日，开始陆续作《悼亡诗》，哀至即书，共成诗二十首，后总名为《半帷呻吟》，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四月七日，作《壬戌两月日记跋》。

五月一日，《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作讫，发表在本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国烹饪》双月刊第四期；又发表在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和二十二日《星洲日报》。

七月十六日，致邓云乡信，谈《红楼梦》靖本批语原件和照片并佚的经过。

七月二十二日，作《〈丙辰京师地震日记〉跋语》，发表在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五日《朔方》月刊第二期。

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在上海师范学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会前，俞平伯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信

bbs.hlmbbs.com

片，对自己年高久病，不能出席会议表示歉意。

十月二十七日，访叶圣陶，欢饮畅叙，甚为愉悦。归后，作《访圣翁承留饮答谢俚句》一首，诗云："湖海交期永，悠悠六十年。庞眉尊一老，英发侍三贤。愧我鸠居拙，推兄雁序先。两聋空促坐，谐谑酒边妍。"

十二月，经施蛰存推荐，散文集《杂拌儿》作为"百花洲文库第二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比一九二八年原版本删去了《雪耻与御侮》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小记》两篇，增加了施蛰存作《重印〈杂拌儿〉题记》。

十二月，在二十年代与朱自清编辑的文学丛刊《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一九八三年（癸亥）　八十四岁

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壬戌腊八日，俞平伯八十四岁初度，九十高龄的叶圣陶亲至寓所贺寿，并照合影留念。

三月二十七日，作《记家藏日本写经残卷》，发表在本年四月九日《团结报》；又发表在一九八四年《法音》第三期。

四月一日，致荒芜信，谈旧体诗的推陈出新问题。

四月二十日，经叶圣陶介绍，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赵朴初、周绍良来访，将俞平伯捐献法源寺的家藏日本写经亲自取去，并发证书为凭。

四月，经施蛰存推荐，散文集《杂拌儿之二》作为"百花洲文库第二辑"，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该书比一九三三年原版本删去了《〈近代散文钞〉跋》、《没落之前》、《〈苦果〉序》和《〈孟子〉解颐零札》四篇文章。

四月，王保生编选的《俞平伯散文选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俞平伯二三十年代创作的散文四十二篇。

五月八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俞平伯是社会科学界委员。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由东北李赓钧介绍，意大利巴德加利女士来访，请教有关翻译《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俞平伯新诗的事宜。

五月二十四日，叶圣陶来寓访谈。

八月八日，农历六月三十日，曾孙俞丙然出生于天津。次日，作七绝二首，志喜。此诗发表在本年九月三日《团结报》。

八月中旬被聘为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顾问。

十月二十三日晨，填《鹧鸪天》词一首，叙"五伦"事。此词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

十月，《论诗词曲杂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内收《读诗札记》、《读词偶得》、《清真词释》以及有关诗词曲的散篇论文四十八篇。书前有作者的《自题〈论诗词曲杂著〉》诗二首。刘海粟为之题书名。

十一月一日，《谈虎丘剑池》作讫，发表在一九八四年二月《浙江画报》。

十一月四日，农历九月三十日，为庆贺叶圣陶九十寿辰，书赠《寿圣翁九十》诗一首。

十二月二日至十四日，九三学社第四届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俞平伯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九八四年（甲子）　**八十五岁**

二月一日，值癸亥岁除日，为九三学社盛君所赠"俞楼近影"题诗一首。

四月，《燕知草》文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之一，由上海书店以作者自藏盖有朱自清等印章的珍本为底本，影印出版。应作者要求，书前增补了旧作《题〈燕知草〉》七律一首。

bbs.hlmbbs.com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代叶圣陶书写《奉酬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绝句四首。

六月二十日，作《记庚戌田居诗附跋》，发表在本年六月三十日香港《大公报》；收入《俞平伯诗全编》。此诗真实地记述了一九七〇年下放河南农村乡居的情景。

六月，应嘱为孙玄常的《姜白石诗集笺注》作序，收入《俞平伯序跋集》。

七月一日，作《再记日本写经〈胜鬘宝窟〉》，发表在本年七月十四日《团结报》。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庄明理陪同新加坡友人潘受和香港友人梁披云来访。

十月至十二月，忆录《古槐书屋诗》旧作，在孙玉蓉搜集编选的《俞平伯旧体诗钞》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共同商量编次等事宜。

十二月，《读词偶得》由上海书店依原版本影印出版。

一九八五年（乙丑）　八十六岁

二月，为《俞平伯旧体诗钞·槐屋幸草》作《自记》，发表在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团结报》；又发表在本年五月十一日《天津日报》，题目为《〈幸草〉自记》；收入《俞平伯序跋集》。

三月二日，作《乙丑正月十一日午梦二首》，发表在本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收入《俞平伯诗全编》。

五月，黄裳编选的《俞平伯散文》作为“百花青年小文库”中的一本，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散文十四篇。

五月，《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俞平伯杂文《广亡征!》、《元旦试笔》、《人力车》三篇。

一九八六年（丙寅） **八十七岁**

一月二十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庆贺会，俞平伯由亲属陪同，出席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大会致词中，为俞平伯在一九五四年因《红楼梦》的学术问题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彻底平反。俞平伯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红学近作《旧时月色》，其中包括《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书》的摘录和《评〈好了歌〉》两部分。

三月一日，《评〈好了歌〉》发表在《团结报》；又发表在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香港《文汇报》；后又发表在一九九一年二月《红楼梦学刊》第一辑。

三月十五日，《旧时月色（关于〈红楼梦〉短文二篇）》发表在《文学评论》双月刊第二期。

五月，周良沛编选的《袖珍诗丛·新诗钩沉·冬夜》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初版《冬夜》的节选本，收诗十七首，不及原著的三分之一。

五月，《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俞平伯散文《月下老人祠下》、《眠月》、《〈燕知草〉自序》和《打橘子》四篇。

六月，孙玉蓉编选的《俞平伯序跋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内收一九二〇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五年四月所作的序跋五十六篇。

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的邀请，由外孙韦柰陪同，赴香港讲学。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演讲《索隐与自传说闲评》。

bbs.hlmbbs.com

港游期间，成诗一首，诗云："沧桑易代繁华远，更有何人道短长。梦里香江留昨醉，芙蓉秋色一平章。"

一九八七年（丁卯）　**八十八岁**

四月二十六日，应邀出席清华大学建校七十六周年校庆，并与叶圣陶、周培源、闻家驷、陈竹隐等一起参加了朱自清塑像揭幕仪式。同时，作为当年的任课教授，应邀出席三七级校友庆祝毕业五十周年纪念会，并惠赠手书条幅："既受师传于先正，亦教宗族以义方"。

六月七日，老友章元善逝世，闻之甚悲痛。

十二月，为韦柰编选的《俞平伯学术精华录》写《自序》。

一九八八年（戊辰）　**八十九岁**

二月十六日上午，老友叶圣陶逝世，闻之心恸。

三月六日，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俞平伯是社会科学界六十八名代表之一。

三月，《俞平伯论红楼梦》全二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此书为俞平伯数十年《红楼梦》研究的集大成者，共七十七万字。启功题扉页。书前有照片及手迹六帧。

六月，《俞平伯学术精华录》作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名家自选学术精华丛书"第一辑中的第五种，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十月，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的《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作《后记》，谓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论诗词曲杂著》、《俞平伯论红楼梦》以及这本《俞平伯散文杂论编》，"合此三书，我自'五

bbs.hlmbbs.com

四’以来约七十年间所发表的各类文章，已大致搜罗无遗了”。

一九八九年（己巳） **九十岁**

二月，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之一《俞平伯》卷，出版香港第一版，内收新诗六十九首，旧体诗词四十九首，小说三篇，散文十七篇，文论七篇，后附有关“资料”六篇。

春，应嘱为《古今名人长寿要妙》一书口授序文并题写“医学瑰宝”四字。

十月，《俞平伯旧体诗钞》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直排、线装本，内收一九一七至一九五九年诗作二百零四首，另有集外词十首，赋二首，曲三首，小调二十三首。叶圣陶作序。

十月，《重圆花烛歌》纪念册由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影印出版，周颖南出资，以此祝贺俞平伯先生九十华诞。

年内，为德籍汉学家马汉茂翻译出版的《浮生六记》题签。

一九九〇年（庚午） **九十一岁**

一月四日，农历己巳腊月初八，俞平伯九十华诞。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分别赠送了花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以及周有光、张允和、王湜华、吴小如等友人均来贺寿。

一月，《唐宋词选释》第四次印刷，总印数已达十八万册。

三月十六日，应嘱为杭州大学教授华宇清著《鸿轩论学》（一名《郑子瑜与浙江文学家》）口授序言，由外孙韦柰笔录。

四月，《俞平伯散文杂论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内收散文、杂论等作品一百零七篇以及《古槐梦遇》一百零一则。按写作时间编次。书末有作者的《后记》。

bbs.hlmbbs.com

六月，孙玉蓉编选的《俞平伯散文选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散文代表作品六十篇，其中三分之一的作品是从未结集出版过的。

八月，《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现代卷）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俞平伯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城站》、《雪晚归船》、《月下老人祠下》和《打橘子》六篇。

九月，散文集《燕郊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京派文学作品专辑”十种之一，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十月十五日中午，在北京寓所安然逝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全体同志送挽联：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举世咸推真名士

论古今而无所名焉后生痛失大宗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全体同仁送挽联：

青毡继业彩笔雕龙治诗治曲治小说真一世匠师石破天惊逗秋雨

赤子藏诚偏书甲子友松友菊友无弦痛百年名士泣兰道送洒酸铅

十月十六日，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

逝世以后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红楼梦辨》被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第六十二册，由上海书店依据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九年版影印出版。

一九九一年七月，刘麟编选的《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内收俞平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写给周颖南的书信一百五十三封。

一九九一年八月，孙玉蓉编选的《俞平伯书信集》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内收一九一八年十月至一九九〇年三月俞平伯写给友人、亲属的书信五百三十六封。

一九九二年三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俞平伯先生从事文学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由巴蜀书社出版。

一九九二年五月，《俞平伯学术精华录》更名为《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集》，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二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编辑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俞平伯》卷，在北京出版简体字横排本。

一九九二年六月，乐齐、孙玉蓉合编的《俞平伯诗全编》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新诗二百八十二首，旧体诗五百九十五首，词八十九首，译诗四首，另有诗论文章十四篇。

一九九二年六月，俞平伯校点的《浮生六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出版。

一九九二年十月，吴小如编选的《俞平伯美文精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收散文精品三十一篇，另附《〈遥夜闺思引〉跋语》十七篇。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散文集《杂拌儿》作为“开明文库”第一辑，由开明出版社依据原版本重印出版。

一九九三年八月，李大宽选编的俞平伯散文作品选《人生不过如此》作为“人生的盛宴系列”中的一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内收散文作品八十篇。

一九九三年九月，韦柰选编的《俞平伯日记选》作为“文史探索书系”之一，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内收《别后日记》、《赴杭日记》、《赴浙苏日记》、《赴苏北日记》、《偕游北戴河日记》、《香山游记》、《霸县煎茶铺日记》、《“干校”日记》、《赴津日记》、

《丙辰京师地震日记》和《壬戌两月日记》，并以《〈壬戌两月日记〉跋语》代自序。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此书再版。

一九九三年十月，《燕知草》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中的一本，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依据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原版本排印出版。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俞平伯纪念馆”在他的家乡浙江省德清县建成开馆。俞平伯的亲属提供了很多家藏珍品在纪念馆中展出。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后部四十回》和《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共四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次印刷出版。

一九九四年四月，散文选集《古槐梦遇》作为“名士雅品小集书系”第一辑之一，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精装袖珍本。除收《古槐梦遇》一百零一则外，另收入抒情散文二十五篇，均选自《杂拌儿》、《燕知草》和《燕郊集》中。

一九九四年八月，《燕知草》作为“开明文库”第二辑中之一，由开明出版社依据原版本重新排版印制。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红楼梦研究》全书作为“附录”，收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名著全集》三十卷中。

一九九六年一月，《德清籍现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作为《德清文史资料》第五辑，由浙江省德清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一九九六年三月，《俞平伯家书》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内收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俞平伯写给儿孙的信一百四十七封。

一九九六年六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并附录《红楼梦》后四十回全三册，总名“俞平伯权威校本”《红楼梦》由中华书局

bbs.hlmbbs.com

（香港）有限公司再版。

一九九六年八月，诗集《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再版。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浙江省德清县在大家山公园举行“俞平伯半身铜像”揭幕仪式，并将铜像身后的小亭子命名为“古槐亭”，作为对俞平伯先生永恒的纪念。

俞平伯全集

平伯

花山文艺出版社

欢迎使用Kolistan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电子书由 Kolistan 搜集于网络。

本电子书仅供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请访问 抚琴居论坛 获得更多图书信息。